

九尾龟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清 张春帆 著



九尾龟

(一)

〔清〕张春帆 著

目 录

第一集

第 一 回	谈楔子演说九尾龟 访名花调查青杨地	2
第 二 回	真抑塞粉墨登场 假从良姑苏遇旧	12
第 三 回	余香阁初点满堂红 章秋谷重过谈瀛里	21
第 四 回	金月兰无端受气 方幼恠有意寻花	28
第 五 回	陆兰芳游园逢土地 方幼恠摆酒闹金刚	35
第 六 回	留夜厢假装阔客 抢汇票硬捉瘟生	43
第 七 回	车走雷声香尘一瞬 酒酣奇气名士高吟	51
第 八 回	章秋谷意气结新知 方幼恠平康逢旧识	59
第 九 回	章秋谷苦口劝迷途 陆兰芬惊心怜薄命	66
第 十 回	兆贵里刘厚卿行令 吉升栈张书玉发标	74
第 十 一 回	对酒当歌忽逢旧友 阳春白雪快和新诗	82
第 十 二 回	翻花样偷天换日 吊膀子接木移花	90

第十三回	汪宏超花钱代审 金汉良拼命吹牛	98
第十四回	一监生录遗受气 两承差讨赏翻腔	106
第十五回	曲辫子坐轿出风头 红信人有心敲竹杠	114
第十六回	论妍媸畅谈电气 谈嫖界痛骂官场	122
第二集		
第十七回	吃花酒初遇假同知 讽官场怒嘲真令尹	130
第十八回	设机关流氓传电报 卖风情名妓访萧郎	137
第十九回	闯房间恶客怒生波 圆好梦良宵花解语	144
第二十回	王云生安排扎火囤 章秋谷踏破仙人跳	150
第二十一回	闹张园醋海起风潮 苦劝和金刚寻旧好	156
第二十二回	香车宝马陌上相逢 纸醉金迷花前旖旎	164
第二十三回	瘟富翁误堕迷途 名校书安心涩浴	171
第二十四回	邱公子狠心惩爱妾 林黛玉拼命闹华堂	180
第二十五回	恨无良闭户锁金刚 消妒意开笼放鹦鹉	187

第二十六回	说瘟生平心论嫁娶 评嫖客谈笑骂官商	194
第二十七回	林黛玉春宵倚凤 王云生黑夜捉奸	203
第二十八回	吹大话满口牛屎 露真情一箱石块	210
第二十九回	写伏辩光棍无颜 听良言名花有主	216
第三十回	章秋谷乱叉麻雀 陆晚香暗印灵犀	223
第三十一回	西安坊名士讲嫖经 高升栈优伶夸大口	230
第三十二回	吊膀子小丑帮忙 掉枪花秋娘中计	238
第三集		
第三十三回	姘戏子苦劝陆晚香 扳差头驳倒花小舫	246
第三十四回	杀风景莽客醉飞觞 意缠绵良宵花解语	253
第三十五回	暗提调碰和叫局 现开销当面坍台	260
第三十六回	说大话满口吹牛 摆双台安心落局	267
第三十七回	真急色春宵圆好梦 假堂差黑夜渡陈仓	274
第三十八回	还带挡做成圈套 订白头再捉瘟生	280

第三十九回	陆兰芬雨后试新妆 方子衡花前申旧约	286
第四十回	蓝桥咫尺旧雨不来 芳草天涯王孙归去	293
第四十一回	骂瘟生西楼惊好梦 唱骊歌南浦黯销魂	300
第四十二回	吃大菜粲花生妙谗 错房间无意遇名姝	307
第四十三回	章秋谷痛骂无耻奴 王佩兰暗吃山西醋	314
第四十四回	有情人都成新眷属 懊恼记重仿玉台文	321
第四十五回	说官话小子无知 困春愁萧娘多病	328
第四十六回	争闲气怒掷缠头 恶跳槽气伤名妓	336
第四十七回	负心郎黄衫求作合 薄命女紫玉竟成烟	344
第四十八回	章秋谷惊散野鸳鸯 霍春荣排演花蝴蝶	351

第一集

谈楔子演说九尾龟 访名花调查青杨地

第一回

龟有三足，亦有九尾。《尔雅》注云：“南方之龟有九尾，见之者得富贵。”古来麟、凤、龟、龙，列在四灵之内。那乌龟是何等宝贵的东西！降至如今，世风不古，竟把乌龟做了极卑鄙齷齪的混名。妇女或有外遇，群称其夫为“乌龟”。这是个什么讲究呢？大抵也有一个来历。诸公静听，待鄙人慢慢的说来。

从前管仲设女闾三百，以为兵士休宿之所，这便是妓女的滥觞。唐时官妓，多隶教坊，设教坊司以管领女乐。那教坊中的人役，皆头裹绿巾，取其像形，有似乌龟。列公试想，那乌龟一头两眼，不多是碧绿的么？还有取义的一说，是龟不能交。那雌龟善与蛇交，雄不能禁。因此大凡妇女不端，其夫便有“乌龟”之号。在下这部小说，名叫《九尾龟》，是近来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这贵官帷薄不修，闹出许多笑话，倒便宜在下编成了这一部《九尾龟》。

闲话少提，书归正传。且先将一个风流才子架弄登场，好为诸公解秽。正是：莫把酒杯浇块垒，且将绮梦说莺花。

且说这名士，姓章，单名一个莹字，别号秋谷，江南应天府人氏，寄居苏州常熟县。生得白皙丰颐，长身玉立。论他的才调，便是胸罗星斗，倚马万言；论他的胸襟，便是海阔天空，山高月朗；论他的意气，便是蛟龙得雨，鹰隼盘空。这章秋谷有如此的

才华意气，却又谈词爽朗，举止从容。真个是美玉良金，随珠和璧，一望而知，他日必为大器的了。只是秋谷时运不齐，十分偃蹇。十七岁便丁了外艰，三年服阙，便娶了亲。他夫人张氏，身材不长不短，面孔不瘦不肥，虽不是绝世佳人，恰也不十分丑怪，但是性情古执，风趣全无。若在别人，原也不至夫妻反目。无奈秋谷倚着自家万斛清才，一身侠骨，准备着要娶一个才貌双全的绝代名姝，方不辜负他自家才调。娶了这等一个平庸女子，叫他如何不气？气到无可如何之际，便动了个寻花问柳的念头。就借着他事，告禀了太夫人，定了行期，收拾行李，便登舟往苏州进发。

不一日，到了苏州。在盘门外一个客栈名叫“佛照楼”的住下。那苏州自从日本通商以来，在盘门城外开了几条马路，设了两家纱厂。那城内仓桥滨的书寓统统搬到城外来。大菜馆、戏馆、书场，处处俱有，一样的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秋谷落栈之后，歇息了一日，不免往书场、戏馆去涉猎涉猎。坐了几日马车，吃了两回大菜，觉得苏州马路的风景不过如此，与上海大不相同。虽然灯火繁华，却时时露出荒凉景象。日间欢场征逐，自有那一班朋友，声应气求，倒也并不寂寞，只是到了酒阑人散之时，客舍独居，孤灯相对。你道这样风流人物，怎生消受得来？

一日夜饭后，并无应酬，信步出栈，望马路走来。见那来往兜圈子的马车上坐的那些信人，真是杨柳为眉，芙蓉如面。同着客人坐在一车的，更是佯嗔娇笑，情态动人。只苦的自己初到苏州，并无熟识。只得走到一家书场，名叫“余香阁”的，走了进去，拣张桌子，泡茶坐下。细细的打量台上信人，只见左首第三

座上坐着一个倌人，年纪约十六、七岁，珠光侧聚，佩响流葩，眉锁春山，目澄秋水。那粉颊上晕着两个酒窝，似笑非笑的低头敛手，坐在那里弄衣角儿。秋谷一眼看见，吃了一惊，那双眼睛，就如被他勾了去一般，登时神魂不定起来，便呆呆的看着他。一会儿，那堂倌在旁凑趣，低低的问秋谷道：“这倌人名叫许宝琴，名气很大。今年尚只十六岁，唱得好一口京调。老爷可要点他两出？”秋谷不答，只微微的点一点头。堂倌便如飞去取了粉牌过来，并拿一枝笔，递给秋谷。秋谷提起笔来，写了两出《朱砂痣》、《琼林宴》的京戏，《卖花球》、《白兰花》的两支小调，登时喊上台去。

原来苏州规矩与上海不同，点戏是当台招呼的。那倌人听有客人点戏，抬起头来瞟了秋谷一眼，又微笑一笑。只见媚眼横波，红潮上颊，越显得光容绰约，丰彩飞扬。喜得秋谷色舞眉飞，十分得意。又见一个年轻大姐，手拿着银水烟袋，下来装烟，便问秋谷尊姓，随即应酬了几句。秋谷一一的回答了。

此时许宝琴抱着琵琶，弹了一套“开片”，背脸儿亢起娇声来，虽不是裂石穿云，却也引商刻羽。唱过一段《朱砂痣》，便把琵琶捺低一调，低低的唱那小调《白兰花》。唱到关情之处，星眸低漾，杏脸微红，把眼波只顾向秋谷溜来。台下看客，齐声喝采，倒把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来。

一会宝琴唱完，对那大姐使一个眼色。那大姐便又下来，装了几筒烟，说声：“对勿住，停歇请过来！”便扶着宝琴，姗姗而去。临行之际，又向秋谷一笑，方才下楼去了。秋谷急叫堂倌算好了账，立起身来，跟下扶梯。许宝琴还未上轿，立在门口，见秋谷匆匆的下来，含笑招呼道：“章大少，啥勿一淘到倪搭去嘎？”

秋谷答应道：“我正要去坐坐。你叫大姐同我去罢！”宝琴便叫那大姐道：“阿仙，格末倪先转去哉，耐同仔章大少要就来格噃！”阿仙答应一声，宝琴便上轿走了。

秋谷同着阿仙，一路问答，慢慢地走过了甘棠桥。秋谷早看见了许宝琴的牌子，便进门登楼。相帮叫了一声“客人上来！”宝琴早换了衣服，接到扶梯边。秋谷携了宝琴的手，同进房来。抬头一看，房间虽然不大，收拾得十分富丽。秋谷便在炕上坐下。宝琴敬过瓜子，细细的打量秋谷。正是二月初天气，见他穿着一件白灰色灰鼠皮袍，玄色外国缎草上霜一字襟坎肩，外罩天青贡缎洋灰鼠马褂，颜色配搭得十分匀称。长眉凤目，白面丰颐，英爽之气，奕奕逼人。觉得眼中从未见过这样人物，不觉亲热起来。挨着秋谷身旁坐下，应酬了一回。秋谷看他言语之间，尚觉有些羞涩，便知初入青楼，不是那林黛玉、翁梅倩一流人物。又见他低颦浅笑，顾盼生怜，不由心花大放，便向宝琴说道：“我今日虽然还是第一次来，竟要在这里请几个客，不知房间可空不空？”宝琴笑道：“止要大少肯照应，倪是再好勿有格事体，倪阿有啥倒勿肯格？”便回头叫房间里娘姨交代一台菜下去。秋谷叫拿笔砚过来，写好请客票发去。不多一刻，客人陆续到来。发过局票，秋谷叫起手巾。其时台面已经摆好，大家入座。

其中恰有一位客人是秋谷最敬重的朋友，双姓东方，单名一个瑶字，又号小松。生得仪容俊雅，眉目风流，素有璧人之目，同秋谷意气相投，时常会面的。当下到了席中，一眼先看见了许宝琴，山花宝髻，石竹罗衣，神彩惊鸿，珮环回雪，不觉呆了一呆。又见秋谷与他非常亲热，眉语目成，又如飞燕依人，夭桃初放，便大笑道：“秋谷说苏州地方并无相好，这位贵相知难道是

天外飞来的不成？快快实说！是几时做起，为何瞒着我们？是何道理？”秋谷尚未开口，宝琴早已两颊通红，扭转身子，恰好与小松打个照面，更加不好意思。低下头去，口中咕嚅道：“耐笃总是实梗瞎三话四，阿要无淘成，倪是要格面孔格。”秋谷听了好笑，便道：“这位方大少，天生的不老成，没有好话说的，你只当他放屁就是了！”又向小松道：“我向来作事从未瞒你，此处我实是今日第一回来。在余香阁点戏之后，盯梢回来的，你不信，只顾问房间里人便了！”

那房间里娘姨阿彩、大姐阿仙一齐说道：“方大少，勿要勿相信！轧实章大少是今朝做起格勒，倪阿肯骗耐嘎！”小松听了，方才相信。想了一想，又摇摇头道：“我只不信！既然是今天做起，为甚你们先生的神气，倒像与章大少是老相好一样，是何道理？”小松说到此际，早被秋谷捏了一把，使个眼色，小松方才住口。秋谷悄悄埋怨他道：“你取笑也要看地方起的，我今天初次在此请客，你便如此胡言乱语，倘被他真个板起面孔来，你我岂不大家没趣！”小松笑道：“你不要来吓我，我是不怕的！你只好好的叫他转个局，我便不开口了，你肯不肯？”秋谷不觉大笑道：“原来你说了半天，是要割我的靴腰，何不早说，恰要绕着弯儿说呢？”便叫宝琴转过去，坐在小松旁边。宝琴抬起头来，着实盯了秋谷一眼，也不言语。秋谷又催一遍，宝琴方才对着小松说道：“方大少，对勿住！倪间搭格规矩，一帮里客人勿做两个格。阿好谢谢耐勿要扳倪格差头，倪情愿吃仔一杯罚酒末哉！”说罢，便叫阿仙取出一只鸡缸杯来，斟了一杯热酒，立起身来，将杯照着小松，竟自吃干了。小松倒也无可再言，停了一会，忽然笑道：“可恶！可恶！我在堂子里头玩儿，总弄你这促掐鬼不过，

你总要占过上风，究竟我同你是一样的人，难道我短了什么不成？”说着又问宝琴道：“你看我们两人，到底谁的风头好些？”宝琴听小松说得好笑，不免面红一笑，暗中又飞了秋谷一眼。早被对坐的客人名叫孔伯虚的看见，便笑道：“据我看来，秋翁与小翁二人，正是工力悉敌，可算得瑜亮并生，一时两无！只是宝琴的意思，有些看不上小翁。或者小翁的内才短些，比不上秋翁的精力，那我们外人就无从晓得了！”说得合席大笑起来。恰好各人的局陆续到了，彼此打断了话头。

酒过数巡。小松鼓起兴来，便要摆五十杯的庄。秋谷微笑道：“你这种的酒量也敢摆庄，待我来打坍你的！”于是攘肩而起，正与小松旗鼓相当。旁坐一个姓吴的劝道：“五十杯太多，留几杯等别人来打，你打了二十杯罢！”秋谷依了。便与小松五魁三元的叫了一阵。二十杯庄打完，秋谷自己也输了十五六杯。秋谷慢慢的喝了十杯，还有五杯，便折在一个大玻璃缸里，回过身来，递与阿彩，教他代饮。阿彩刚刚接过，早被宝琴劈手夺来，一口气咕嘟嘟的竟喝了一个干净，面上早红晕起来。放下杯子，那两只秋波水汪汪的，更加了几分风韵。小松只顾与别人搗拳，竟不理睬。秋谷恰是留心的，见他杏眼微饬，桃腮带涩，心上觉得好生怜惜，只是说不出来。便低低的合他说道：“你何苦这样拚命的喝酒，喝醉了便怎样呢？”宝琴微笑不答，秋谷更是魂销，两人相视了好一会。

小松的庄早已打完。小松除代酒外，自家也喝了三十余杯，觉得有些沉醉。从腰间掏出一个钟表来一看，早已指到十二点三刻了，便道：“时候不早了，我们散罢，好等你们两人细细的谈心。”上过干稀饭，各人都掏出两块洋钱，放在桌上。秋谷也取

出下脚四元添菜两元，一齐放在台上。相帮进来，收拾台面，把洋钱数了一数，七个客人，共是十四块，一总二十块洋钱。便高叫一声：“多谢各位大少！”拿了洋钱，出房去了。

看官且慢，你道此是什么规矩？原来姑苏书寓规条，大凡请客，须每位客人出台面洋两元，谓之“丢台面”。朋友请吃花酒，若非素日知己，不肯到场。因非但赔贴局钱，又要现丢台面。绝非上海请吃花酒，客人到了就算赏光的风俗；再加上海碰和，一概十二元，苏州却无论长三么二，均是八元。以前上海青楼风俗，凡生客进门，馆人必唱京调或小曲一支，名为堂唱，恰须现钱开销。现在上海此例已除，姑苏却至今未改，这是苏沪不同之处。在下预先一一申明，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

只说客人散后，只有秋谷未曾回去，就在那里借了一夜干铺。止怕名说干铺，明干暗湿也未可知，不在话下。

秋谷睡至晌午方才起来，洗漱已毕，待要回栈。宝琴叫相帮到正元馆端了一碗一钱六分生炒鸡丝面来，让秋谷吃了，又亲自替秋谷梳了一条辫子，方才放他下楼，又叮嘱他晚上要来。秋谷一一答应了，自回栈去，仍就睡了。约至三下钟方睡醒起来，随意吃些东西。正待出去，只见许宝琴家的阿仙笑嘻嘻的走进来道：“章大少，阿是刚刚起来勒？倪先生到书场浪去哉，请耐去点戏！”秋谷也无可不可的，同了阿仙，走到余香阁。正待上楼，只见一顶馆人轿子停在门前。眼前觉得毫光一闪，走出一个馆人来。穿一件黑地银花外国缎灰鼠皮袄，下衬品蓝花缎裤子，玄色缎子弓鞋不到四寸。眉眼虽比许宝琴略逊，那一种的风姿袅娜，骨格轻盈，却比许宝琴更加妩媚。秋谷立在扶梯边，一直等到他上了楼，目光尚有些定定的，被阿仙从后推了一把道：“阿是看

得头里向有点浑淘淘哉，快点上去啻！”秋谷被他一推，吓了一跳，不觉自己好笑，便走上扶梯。拣一个座位刚刚坐下，堂倌早送了点戏牌过来秋谷且不点戏，问着堂倌：“那外国缎袄的叫甚名字？”堂倌道：“他住在谈瀛里，名叫花云香，还是新近从上海来的。章老爷可要也点他两出？”秋谷要过笔来，便写了《二进宫》、《龙虎斗》、《探寒窑》、《铡美案》四出，都要花云香与许宝琴两人合唱。堂倌喊了上去，花云香听得分明，回头一看，就是楼梯边的相遇的人，不免低头一笑，随叫娘姨下来装烟。许宝琴却着实的盯了秋谷一眼。秋谷虽也看见，并不理会。花云香先和了弦，唱出一段《二进宫》，许宝琴随接唱下去。唱到末尾一句，两人一齐背过脸去，把琵琶放高一调，全用轮指合唱。那一声摇板，却唱得顿挫抑扬，十分圆稳。秋谷喝一声采。随后又合唱了一出《铡美案》。许宝琴便先起身走了，只有花云香又独唱一出《探寒窑》。那喉咙愈唱愈高，愈高愈亮。唱到极高之后，一落千丈，就如银瓶落井一般，落到一半，却又陡然提起，又如鹤唳入云，声声摇曳，真是珠喉遏月，逸响回风！只听得台下喝采之声，轰然不绝。秋谷异常得意。花云香唱完之后，方才立起身来，正走秋谷面前经过，向秋谷点一点头，下楼去了。

秋谷见他走了，无精打采的付了账，慢慢的下来，绕到楼下。不防阿仙候在门口，便一把衣袖拉了秋谷，一直拉到甘棠桥，进门推他上楼。只见宝琴欲笑不笑，一付尴尬面孔道：“章大少，耐倒有功夫到倪搭来坐坐，啥勿到花云香搭去嘎？”秋谷听了笑道：“你们这班人，实在难说话得很！叫了我来，又叫我到别处去，我就依着你的吩咐，到花家去！”说着假做回身要走，早被阿仙一把拉住说道：“耐阿要好意思格，花家里明朝去末哉！倪搭小场

化委屈耐点阿好！”宝琴接着说道：“耐放俚去啲，看俚阿好意思走出去！”秋谷呵呵笑道：“你们不要我去，也就罢了，何必做出许多生意筋络来？”一面说一面坐下。宝琴问道：“阿要吃夜饭哉？就倪搭便饭，去叫仔两样菜阿好？”秋谷正待写菜去叫，只听楼下喊声“请客！”把请客条子递将上来一看，原来是小松请到如意里金黛玉家。上面写着“客齐，坐候入席”。秋谷便立起身来，阿仙便说道：“章大少，阿要带局去罢？省得来叫哉”。秋谷点头道：“也好！”因如意里与许家只隔一桥，便不用轿子，催许宝琴换好了出局衣裳，二人携手出门，到了金黛玉家，问了房间，恰在楼下，小松早在房门口招呼。进房坐下，满房客人，都与秋谷相识，不用套谈。小松见秋谷同着宝琴，便道：“你带局来，倒也简便，可还叫别人么？”秋谷因叫小松代写了一张花云香的局票，一同发去。少时大家入席，花云香早姗姗其来，进房含笑叫了一声，便坐在秋谷身后。秋谷不及应酬，便留心打量金黛玉的装束。只见他淡扫蛾眉，薄施脂粉，穿一件蜜色皮袄，衬一条妃色裤子，风鬟雾鬓，虽非倾国之姿；素口蛮腰，稳称芳菲之选。那边小松见了花云香，也打量了一会，忽嚷道：“不好了，又被你抢了一个去了！怎么我到处留心，总没有好的，你遇见的总是好的呢？”秋谷道：“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脾气？今天是你自己的主人，劝你少说两句罢！”说着，金黛玉起身，斟了一巡酒，众客人的局也来了。花云香先唱了一出《取都城》，唱完了对秋谷说声“献丑”，秋谷说声“辛苦”，便慢慢的谈起来。两人咬着耳朵，不知讲些什么，许宝琴却看着冷笑。偶而秋谷回过身来，同宝琴说话，宝琴却只是扭过身去，不肯理他。秋谷正在没做理会处，小松斟了一大杯酒，要与秋谷照杯。又笑道：“知己希逢，佳人

难得，你快干了这一杯！”秋谷猛然听得，触起他的心事来，长叹一声，举杯一饮而尽，口中高吟道：“此时此景不沉醉，岂待三尺蓬蒿坟！”与小松彼此相对黯然。停了一回，小松方勉强笑道：“我们原是寻乐的，怎么倒寻起烦恼来呢？我与你还是喝酒罢！”秋谷也不回言，自己斟了一杯，又高吟道：“今日少年若长在，古之少年安在哉？”就又干了一杯。花云香见秋谷无故不乐，心中觉得十分难过，却又替不得他，便咬着秋谷耳朵道：“耐勿要煞死个吃酒哉？到倪搭去坐歇罢！耐坐仔我个轿子去阿好？”秋谷只点点头。花云香便叫自己的轿子来，亲手将秋谷扶在轿内，自己也立起身来，跟着走出，叫了一部东洋车，傍着轿子同走。秋谷也不顾许宝琴，竟自到花家去了，连主人方小松多未招呼。正是：名士风尘多涕泪，美人香草寄牢骚。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真抑塞粉墨登场 假从良姑苏遇旧

只说方小松见秋谷不辞而别，也晓得他别有伤心，无从劝解。当下草草终席，小松便进城去了。秋谷自从坐着花云香的轿子同到花家之后，便常在许、花二家走动。许宝琴虽只心中不悦，也无可如何。开筵坐花，飞觞醉月，不觉已是一月有余。

一日夜间，秋谷在花家吃过夜膳，想到二马路丹桂去看戏，便同着云香走出谈瀛里。那丹桂就在谈瀛里对门，不用轿子。走到戏园门口，案目认得秋谷，慌忙同了进去。苏州戏园，没有厢楼，就在正桌坐下。那时台上正在演那《翠屏山》，周凤林扮作潘巧云，虽然年纪大些，台容倒还不错。筱荣祥扮的杨雄，陈云仙扮的石秀，却也工力悉敌。末后陈云仙一路单刀，身眼手步，一丝不走。舞到妙处，就如一片电光，满身飞舞。秋谷见了高兴起来，忽然发一个奇想，自己想要粉墨登场，出一出胸中的郁勃。原来秋谷自幼投师习武，拳棒极精，等闲一、二十人近他不得。打定主意，叫了案目过来，叫出开丹桂的老板郝尔铭走到座前。秋谷向来认得，便同他商议，要点一出《鸳鸯楼》，叫陈云仙扮武松，到那舞刀的一场，让秋谷自己登台试演，一场舞过，仍叫陈云仙上场。郝尔铭听了，也觉诧异，踌躇一会，方才答应道：“照例是没有这个规矩，不过既是章老爷高兴，云仙又是我的徒弟，不比外来的武生，不妨迁就！”秋谷大喜。便取出两张十元

的钞票交给他说：“这就算点戏的钱，我既硬出了这个新鲜主意，自然要多出些钱。”郝尔铭随意谢了一声收下，便走了进去。早见挂出一面点戏牌来，随后《翠屏山》唱完，便是《鸳鸯楼》出场。陈云仙仍扮武松，那脱靠的一场，解数筋斗跌扑，十分伶俐。此时秋谷早已走进戏房打扮去了，花云香拦阻不住。少时陈云仙下去。只听得锣声一响，那板鼓的声音，打得犹如飘风疾雨一般。值场的掀开软帘，秋谷执刀在手，迅步登场。花云香见了，呆了一呆，觉得另换了一副英武的精神，绝非秋谷平时缓带轻裘的态度。只见他头系玄缎包巾，上挽英雄结，身穿玄缎密扣紧身。四围用湖色缎镶嵌着灵芝如意，胸前白绒绳绕着双飞蝴蝶。腰扎月蓝带子，约有四寸半阔。上钉着许多水钻，光华夺目。两边倒垂双扣，中间垂着湖色回须。下着黑绉纱兜裆叉裤，脚登玄缎挖嵌快靴。衬着这身装束，越显得狼腰猿臂，鹤势螂形。再加头上用一幅黑纱巾当头紧扎，扎得眼角眉梢高高吊起，那一派的英风锐气，真可辟易千人。加以秋谷出身贵介，天然台步从容，拳棒精通，自尔功夫圆稳。此时台上台下，眼睁睁的多看着秋谷一人。

秋谷左手擎刀，用一个怀中抱月的架式；右手向上一横，亮开门户。“霍”地把身子一蹲，拍的一声，起了一个飞腿，收回右腿，缴转左腿，旋过身来，就势用个金鸡独立。右手接过刀来，慢慢的舞起。初时还松，后来渐紧。起初还见人影，后来只见刀光。那一把刀护着全身，丝毫不漏，只看见一团白光在台上滚来滚去，却没有一些脚步声音。说时迟，那时快！猛然见刀光一散，使一个燕子衔泥，这一个筋斗，直从戏台东边直扑到台角，约有八九尺。那手中的刀，便在自己脚下反折过来，“呼”的一声，收了刀法，现出全身。面上不红，心头不跳，仍用怀中抱月收住了

刀。正待进去，忽听得喝采声中，有一个妇女声音，十分清脆，高叫一声：“好呀！”秋谷诧异起来，回头一看，只见二排上坐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衣装娇艳，态度妖娆，面目有些相熟，好像那里见过的一样。一双莹莹的眼波只注在秋谷身上。照例“武松舞刀”一场，便要进去，此时秋谷见他看得认真，故意卖弄精神。好个章秋谷！另使出一番解数。把腰刀插在背后，空手开了一个“四门”，忽然左右开弓，连扑两交筋斗，翻过身来，脚跟尚未着地，那把明晃晃的刀早掣在手中。这路刀法，与前更是不同。风声飒飒，冷气飕飕，刀光映着灯光，异常精采。这一路刀舞有半刻余钟，方才收住进场。换了衣服，下得台来，并不见一些儿杀气威风，依然是一个风流才子。台上仍换了陈云仙上场接演。

那知这一路刀虽然不打紧，却引出一个人的故事来，就是那喝采的女子。你道是谁？就是三年前盛名之下的大金月兰！这金月兰自从十七岁梳拢之后，不到一年，便有一个杭州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名叫黄伯润的看中了他，花了八千银子的身价将他娶去，做了一位现现成成的姨太太。这位黄公子年方二十，正妻亡过，尚未续弦。性情极是温和，眉目也还清秀。家财巨万，门第清华。至于服色起居，更是一呼百诺，要一奉十。论起来这金月兰也该自家知足，跟他过了一生，倘或生得一男半女，怕不是一位诰命夫人？岂非天外飞来的一段福分？无奈上海这些做馆人的骨相，天生万不能再做良家妇女。这班馆人，马夫、戏子是姘惯了，身体是散淡惯了，性情是放荡惯了。坐马车，游张园，吃大菜，看夜戏，天天如此，也觉得视为固然，行所无事。你叫他从良之后，怎生拘束得来？再如良家妇女，看得“失节”二字，是

一件极重大的事情。倌人出身的，只当作家常便饭一样，并不是什么奇事。就是那一班情愿从良的妓女，偶然见了一个俊俏后生，便由不得背地里私通款曲。这不过如家常便饭之外，偏背了一顿点心，算不得毁名败节，却轻轻的把一顶“绿头巾”暗暗送与主人公戴在头上。这还算是好的。更有那一种倌人，自己或是讨人，不能作主；或是欠了债项，不得自由，便拣一个有钱的客人，预先灌了无数“迷汤”，发下千斤重誓，一定要嫁那客人，身价不是三千，就是五千。这班寿头码子的客人却也奇怪，平时亲戚通融，友朋借贷，就立刻翻转面皮，倒反说穷告苦。非但一毛不拔，而且还要从此断绝往来。独到了遇着这种倌人，却情情愿愿、伏伏贴贴的捧着大把的银子去孝敬他，还不敢说一个“不”字，好似儿子见了父母一样。这班人具有卑鄙龌龊的面目，怀着势利狭窄的心肠，那面目比纯钢炼就的还厚，那心肠比煤炭烧枯的还焦。目不识丁，偏会看不起读书种子；骨头鄙贱，偏要摆着那富贵的规模。真个是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的东西。他自己丧尽良心，所以就有丧尽良心的倌人来收拾他。归根花了一注大钱，不上一年半载，得个方便卷了值钱的衣饰，远走高飞。那时非但人财两空，连他自家的血本都丢在东洋大海去了。这便叫倌人的涖浴，借了他人的财力，自己拔出火坑；及至出了火坑，却又负义忘恩。全不顾人情天理，终究报应循环，丝毫不爽。自家拐骗的邪财，迟早原被那戏子、马夫，一齐骗去。如此得来如此去，依旧是一双空手，蓄积毫无。到了年长色衰，门前冷落，这便追悔也追悔不来了。看官，你道上海的倌人可以娶得的么？

闲话少提，书归正传。只说金月兰嫁了黄公子之后，同到杭

州，不上几时，便觉得十分拘束，渐渐的不惯起来。就撺掇黄公子，要赁房子住在上海。黄公子道：“你的意思，无非拘束不惯，要去住在上海，好游园听戏，散散心情。但是上海地方，不是可以长住得的，况且你更不比从前。做了良家妇女，就要诸事小心。就是住在上海，也不能时常出去。你既然嫁了我，便是我家的人，却要依着我家的规矩。别样的事情我总可答应，这件事情，是答应不来的，劝你不必起这念头罢！”金月兰听了，十分不悦，敢怒而不敢言，心中便有重落风尘之意。存了这条心念，便时时刻刻打算私逃。苦的是侯门如海，无计可施。好容易想着一个主意。那黄府的后进一带房屋都是楼房，最后一进的后楼，就靠着城河。城河内的船都停在黄府楼下，说话都听得见的。月兰便对公子说了，要搬到后楼去住，好看看往来船上的行人。黄公子梦里也想不到他要逃走，就应允了，任他搬去。月兰暗暗欢喜，拣了一个好日，搬了上去。不多几时，买通了楼下一个船户。趁那夜黄公子不在房中，先把金银细软打了一个包袱，开了楼窗，在窗洞内吊将下去。然后自己也用一条汗巾，一头紧系窗搭，一头拴在自己腰间，又用两手紧紧扳住窗口，耐着惊吓，大着胆子，慢慢的在楼上坠下船来，连夜开船逃走，离了杭州，乘轮船到上海去了。

黄府直到明日午后，见月兰还不开门，方才疑惑。在门外大声叫唤，也不见有人答应。黄公子就晓得事情不妙，叫了两个家人打开了门，进去看时，那里有什么金月兰的影子？楼窗大开，箱笼抖乱。开箱看时，所有金珠首饰，值钱细软，都被他收拾一空。黄公子气得目瞪口呆，气了一会，也无可如何。只得取了月兰两张照片，并大略开了一个失单，已有万金开外。自己去拜钱

塘县，托他上紧追拿，又请他发一角公文到上海缉访。一面写信知会华洋同知，将失单、照片一同寄去，叫包探认真探访。明知一时海阔天空，无从缉获，只好暂时放下，再作理会。因是为了此事，心中不乐，便也懒懒的坐在家中，有一月有余，并未出去。屡次叫人到县里催过几趟，也并无影响。

忽一日，钱塘县差了一个家人来黄府报知公子，黄公子方才晓得金月兰现在上海，依旧挂牌应局。自从黄公子将照片、失单寄到上海之后，那华洋同知翁延年便派了两个有名的包探仔细探访。你想上海的包探何等精细！金月兰又不会改头换面。不多几日，早被两个包探访了出来。立时协同巡捕将金月兰人赃并获，解到公堂。会审官略略问了几句道：“我这里也不难为你。只把你移县解回杭州，等你主人自己发落就是了！”就把金月兰移交上海县收禁起来。上海县顿时发了一角咨文到钱塘县，叫他派差来申将金月兰提回核办。钱塘县接了咨文，连忙叫人到黄府送信，请示办法。黄公子听了，心中反又踌躇起来。暗想月兰虽然可恶，既自己已经逃走，便成覆水难收。若仍把他提到杭州，追赃审问，岂不辱没了相府的门楣？况且耐着现在的凄凉，想到当初的恩爱，不觉心早软了一半。心中盘算了一回，打定主意，方对那差人道：“你回去上复你们贵上，这金月兰虽是府中逃妾，但是张扬起来未免声名不雅，据我看来，不必一定去办他逃走的罪名，只不许他再做生意也就是了。请你们贵上就回一角文书，人也不必去提。只叫他具一个以后不再为娼的切结，再切实在上海县存一个案。如金月兰再在苏、杭、沪三处卖娼，便要彻底重究。你照我的话去说就是了！”钱塘差人诺诺连声，回去说了。钱塘县就发一角公文到上海县，存了一个案，准了金月兰具结取保出

去。把一场天大的官司化得来无影无踪，烟消火灭。

谁知金月兰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只不敢上海、苏杭再做生意，闻得人说天津地方富盛，阔客极多。林黛玉、张书玉二人，在天津不到两年，都是服用豪奢，外场阔绰，就是手中私蓄，何止万金！那衣饰尚不在数内。金月兰便想也到天津投奔黛玉。他们本是要好姊妹，那有不收留他的道理？便收拾了随身的金珠衣服，乘了招商局新裕轮船的房舱。不一日到了天津紫竹林，停船上岸。好容易问到侯家后东天保南班林黛玉的寓所。黛玉见了月兰，惊喜交集。便问他如何脱身出来。月兰将逃走被拿、取保释放情形细说一遍，后说到上海不能再做生意，特地到天津投奔他的话。黛玉喜道：“这里正为人少做不出生意，要想去上海请人。我想近来上海的一班人也没有什么色艺双佳、擒纵客人的手段，所以我也敢荐人。如今你既来此，甚是凑巧，那生意料想做得起的。我便叫本家替你预备房间，但房内的铺设是要的，两房间的陈设少也要四、五百块钱，你可打算得出么？”月兰道：“我身旁现银虽然不多，却有几十两金条在此，约莫也有二三千块钱，料想没有什么不够，这倒不用打算的！”黛玉更是欢喜，忙叫本家进来，说明缘故，要他预备房间。那女本家名叫阿毛，也是上海人，大姐出身。近来着实有些积蓄，所以到天津来开这南班堂子。此时听得金月兰要包他的房间，见月兰年纪尚轻，风头又好，也是高兴，便满口答应。月兰开了箱子，取出六十两金条来，托他去换，正正换了三千多块钱。俗语“有钱诸事办”，不上两日，把月兰的房间收拾得花团锦簇。当夜由黛玉的熟客——一个候补道姓钱的替他摆了一个双台。从此之后，果然车马盈门，和酒纷纷不绝，约有半年光景，开销之外，多了二千开外的衣饰，

三千余两的现银。月兰得意非常。

那晓得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却值“拳匪”之乱，联军破了天津。林黛玉、金月兰等一齐狼狈南归。金月兰只逃得一个空身，那黄家卷出来的金珠也丢得干干净净。到了上海，住不两日，联军又进了北京。信息一日紧似一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月兰是个惊弓之鸟，更加寝食不安，只得又逃到苏州，暂时住下，且听消息。恰好与章秋谷同住佛照楼栈房。

此时金月兰除了随身衣服、头上钗环之外，已是一无所有。这一日偶然看戏，无心中遇着了秋谷。他从前在上海时，与秋谷虽然认识，一则记忆不真，二则也不知秋谷有这样的英雄本领。只觉得秋谷人才出众，气宇轩昂，那一把刀舞得来滚雪飞花，神出鬼没，不觉脱口而出，叫了一声“好呀！”及至秋谷下台之后，走到月兰面前，仔细一认，方才猛然记了起来。便对他笑道：“我瞧着就有点像你，只是有些模糊，原来到底是你。我们有二三年不见了，也不知那一阵风，把你这红人儿吹到这苏州地面来了，只怕有什么事情罢？”

原来秋谷虽是认得月兰，嫁与黄公子一节却并不晓得。金月兰此番到得苏州，两手空空，连房饭钱也无从设法，又不敢再做生意。正在进退两难、哭笑不得之际，见了秋谷，好似见了前世亲人一般，一把拉住道：“阿呀，果然是二少，我的事情一言难尽！好在我就住在此地佛照楼，你停回到我栈里去，细细的说罢！”秋谷喜道：“我也是寓在佛照楼，凑巧得很，等会儿回栈再说也好。”说着仍到花云香桌上坐下。花云香早看得明白，冷笑道：“章大少，恭喜耐！咦到仔一位贵相知哉。”秋谷道：“你不要只管疑心，我从前在上海时就认得他的，并没有什么交情，你

放心就是了。”云香道：“倪末阿有啥勿放心格！本来耐章大少格相好，阿关得倪啥事？倪是勿好来管耐格哋？”秋谷见他满面怒容，醋意可掬，便不去分说，只笑了一笑，只顾看戏。台上《杀嫂》做完，换了小喜顺的《珍珠衫》上来。秋谷急欲同着金月兰回栈，要问问他的情形，却碍着花云香不便。恰巧云香的相帮走了进来，手中拿着几张局票来催云香去出堂差。秋谷趁势叫他去罢，云香只得略坐一坐，立起来道：“难倪去哉，倪倒勿做啥讨厌人，等唔笃去，随便那哼末哉！”秋谷也不理会，等到他去了，急急的走到月兰面前，低低说道：“这戏也没有什么看头，我们先回去罢！”月兰会意，点一点头，起身先走。秋谷随后出来，到了栈中，跟到金月兰房中坐下，二人方才剪烛长谈。月兰细细把数年事情一字不遗告诉了秋谷。说到那身世飘零之苦，不觉滴下泪来。秋谷也为之太息不止。正是：襄王旧梦迷巫峡，子建新诗拟洛妃。欲知后事，请听下回。

第三回 余香阁初点满堂红 章秋谷重过谈瀛里

却说金月兰重提旧事，挥泪不已。秋谷劝了一回，又问道：“你现在既到苏州，生意又不能做，总要想个法子才好，难道住在客栈一辈子不成？”月兰乘势说道：“现在我是一个落难的人，还有什么一定的主意？我的意思，只要拣一个中意的客人暂时同住，叫他认了我的开销，或者竟嫁了他。那从前的事也是一时之错，追悔也追悔不来了。”说着眼圈儿又一红。秋谷见了，甚是可怜着他，便道：“你的主意虽好，只是急切之间那里就寻得出什么中意的客人，这又不是一件难事么？”月兰见他假做不知，绝不兜搭，心中暗暗着急。便把坐的椅子往前挪了一挪，挨着秋谷低声说道：“我们既是认得一场，今日又恰好在此相遇，你总要替我打算打算！难不成你看着我落薄在此地么？”秋谷道：“你这样一个人，落薄是万万不会的，但请放心。就是你现在的意思，不过是要人认你的开销，那倒不妨。真到十分过不去的时候，我自然要同你想法。只是你要拣一个中意客人，是个难题目。我又不是你的肚子里蛔虫，我可知道你中意的是什么人呢？”月兰更加着急，皱了眉头，把秋谷的手紧紧拉住道：“你同我认得也不是一天了，我的脾气你也不是不晓得，虽然没有什么交情，我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装着糊涂来取笑我么？”

秋谷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又是粉阵花丛的老手，那有不领会

他的意思。只为金月兰是个豪奢放荡的大名家，与四大金刚不相上下。你想他在黄中堂家尚且逃了出来，别人可是供给他得起的？所以心内徘徊，不肯爽爽快快的答应。此刻见金月兰发了急，方才说道：“你的意思我岂有不知，只是我却也有我的心事。我们现在是要好的，万一将来一言不合，翻转面来，何苦为好成仇，弄到一场没趣？况且我的情形你是向来知道的，不过是一个外场。你是中堂府里出来的人，怎能弄得到一块儿？你倒自己仔细想想，不要一下子闹冒失了，收不回来，我看还是图个暂时的好！”月兰听了秋谷一番说话，真个被他刺入心脾，无从分说，长叹一声道：“你的说话，原也难怪。我如今若要赌神罚咒的分解，料想你也是不相信的，我也勉强不来，只好日后见我的心罢了。只是可怜我金月兰，当初时节，何等锋芒！差不多点有钱的客人，花了无数银钱，休想近着我的身体。不料我一时错了主意，自己在黄家走了出来。到了今日之下，就象做梦一般。我便自家迁就，别人也还有许多推托，今世那得还有出头，不如就……”月兰说到这里，良心发现，心上一酸，早呜呜咽咽的，那眼泪就如断线珍珠一般落了下来，点点滴滴的，秋谷手上也沾了几点。秋谷见他如此，心中老大不忍，连忙偎着他粉面道：“你不要这等伤心，我答应就是了！”月兰趁势把纤腰一扭，和身倒在秋谷怀中，含着一泡眼泪，欲言不语的道：“我命苦到这般田地，你还这样硬着心肠，怎的叫人不上心难过呢？”说着又低头拭泪，那神情态度，犹如雨打桃花，风欺杨柳。正是三眠初起，春融楚国之腰；半面慵妆，香委甄家之髻。那一阵阵的粉香兰气，更熏得人色授魂飞。秋谷见了，好生怜惜，无限关情，心中想道：“这样的上门生意，落得顺水推船，且图现在的风流，莫管将来的牵惹。难

道我章秋谷这样一个人，就会上了他的当么？”当下取出一块丝巾，为他拭干眼泪，又密密切切的劝慰一番。此夜桥填乌鹊，春泛灵槎；玉漏三更，双星照影。杨柳怀中之玉，春意温存；胭脂颊上之痕，梨涡熨贴。真个是：但能神雨销魂夜，便是檀郎得意时。

且说秋谷一连三日不出栈门，花、许二家也来请过几次，秋谷虽随口答应，却只是不去。到得却情不过，勉强也去了两次。只天天与金月兰坐坐马车，吃吃大菜。有时去丹桂看戏，也只到十点多钟便被金月兰拉着回来。如此又是月余，秋谷动了思亲之念，对月兰说知，要回常熟。月兰要跟着到常熟去，秋谷不允，叫月兰先去上海等他。月兰那里肯依，道：“我现在打定主意，没有第二个念头，你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好好歹歹要同在一起，纵然吃苦，也是情愿的！”秋谷被他缠死了，无可奈何，只得权时答应。雇了一只二号快船，搬下行李，算清栈账，明日想要动身，却心中想道：“我在青杨地住了多时，不曾出什么名。明日既要回去，定要花几个钱，闹一个大大的名气，方不枉到此一场。必须如此如此，方才妥当。”主意已定，便取出表来一看，恰才三点一刻。也不与月兰说知，立起身来，出了佛照楼，一直到余香阁来。上了楼一看，只见坐得满满的。堂倌见了秋谷，赶紧走过来招呼，引到台前，好容易在头排排了一张椅子，请秋谷坐下，泡好了茶。秋谷举目看时，花云香、许宝琴二人都尚未到，台上只有十余人。暗想今天已经不早，如何他二人还不见来？一面转念，堂倌早送上点戏牌来。秋谷便问堂倌道：“今日为何人少？”堂倌陪笑道：“现在日长了，要到五点余钟方住。所以有些好的还没有来。若来齐也有二十余人。”

秋谷打量台上的椅位，正面十张，两傍每面八张，一共二十六把椅子。就对堂倌道：“你们这里台上通共二十六张椅子，我要照着椅子的人数，点一个满堂红。你快去叫人，不要迟误！”堂倌听来，屁滚尿流，诺诺连声的，连忙走到柜上帐台说了。立刻叫人到处书寓去催。果然歇不多时，那些倌人陆续的来了。许宝琴也随后而来。只有花云香来得最迟，秋谷看他精神惨淡，宝髻惺忪，脂粉不施，蛾眉半蹙。那一种低徊宛转的神情，明露着十分幽怨。秋谷想他那天临走之时，本是满心醋意，后来一连半月不到他家走动。只听娘姨来请时，说他有病，我只以为是他们请客的一句口头说话。今日看他这副神气，又像真有病的一般。一头思想，一面打量台上的倌人，竟有一半认得的。堂倌早捧着笔砚粉牌在傍伺候。秋谷分付道：“许宝琴、花云香，每人十出，其余一概每人两出，你随便配搭去写罢！”堂倌答应了下去，自去料理。不多时，台上早挂出十几面牌来。秋谷看时，只见一半都是京戏，也有几支小调，一半便是梆子昆腔。那班台上倌人，听得有点“满堂红”的客人，未免众人的视线都聚在秋谷一人身上，大家脉脉含情。跟来的娘姨、大姐，早各人拿着银水烟袋，争先恐后的走下台来装烟应酬，有老有少，有村有俏，登时把一个章秋谷团团围住，就像一座肉屏风一般。秋谷面前，一张台上的银水烟筒排得满台都是。秋谷左顾右盼，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不觉满心大乐。忙乱了一会，众人方才散去。台上花、许二人已经唱了几折，接着别人唱下去。

秋谷此番原不过要闹个名头，并不是有心听曲，见花、许二人唱过，就在身旁摸出一张钞票来点点数目，叫堂倌过来，交代道：“一共七十块钱的钞票，内中六十八块是点戏的钱。至于桌

子的钱，今天并没有，照会你们预定台子，你们也没有地方。多的两块钱，就算赏了你罢！”堂倌连声称谢，接了自去分派。秋谷整顿衣服，待要立起走时，姨娘人等又早一哄而来，拥住秋谷，七张八嘴的，要秋谷去坐坐。秋谷道：“我今日还有别事，一家也不能来。明日两点钟时，叫你们先生早些梳头，我放马车到门口来接，请你们多兜两个圈子何如？”众人还不肯放，你捺我扯的。秋谷洒脱众人的手，头也不回，一直走下楼来，也不回栈，径到谈瀛里花家来。云香尚未回来，只有他的妹子花彩云在家，见秋谷进来，忙起身笑道：“阿呀！贵人勿踏贱地，倪搭长远勿来哉！阿姊牵记得来，请宽仔马褂坐歇。对勿住，阿姊就要转格。”自己走过来，替秋谷脱了马褂，挂上衣架，推他坐下。秋谷问道：“我才看见云香瘦了许多，头也不梳，好像有了病的样子。既然有病，为什么又要出去冒风？”彩云道：“格两日倪阿姊本来勿出来格呀！难末刚刚困好，书场浪来叫哉，说耐二少点子戏下来哉，耐二少爷面子是勿能勿去格！”秋谷笑道：“言重之至，我早知云香有病，我决不来多事的。”

正说不了，早听楼梯上一阵脚步声，云香掀着软帘走了进来，口中喘个不住，一屁股就坐在门口一张椅子上，面色也不很好看。停了约有一杯茶的时候，方才渐渐的住了喘，回过面色来，向秋谷瞪了一眼道：“谢谢耐格好作成，倪今朝头里向正有点发热，困也困哉！勿壳张耐来起花样，阿要诧异！”秋谷走到云香面前，深深一揖道：“千不是，万不是，总是我的不是。但是你既然发热，何苦一定要出来？只要打发人招呼一声就是了，难道我好怪了你么？”云香冷笑一声道：“阿唷！耐章二少爷来叫，阿敢勿去？倪无啥错处末，还要想扳倪个差头，禁得倪再要回报子

勿来，是人也杀得脱个哉！”秋谷道：“好奇怪，我何曾扳过你的错处，你到要说个明白。”云香道：“请仔耐十几垓，耐定规勿来，还说勿曾扳差头！”秋谷道：“我另有应酬，分不开身，并不是怪你不来，难道这就算扳了你的错处么？”云香更板着面孔道：“自然啥，几年格老相好哉，阿肯勿应酬俚，掼脱仔到倪搭来格！”把秋谷说得无言可答。又见他娇嗔满面，情不自禁，自己问心想想，实在有些对不起他。只得陪着小心，殷勤相劝。又道：“你的病不打紧，只要多吃白糖，包管立时就好！”云香诧异道：“咦来瞎三话四哉！阿有啥人生子病，吃点白糖就会好格？”秋谷忍笑道：“你岂不知？糖能解醋，你的毛病不是‘醋’上来的么？”说得云香又觉好笑，又觉好气，把手狠狠在秋谷身上一推道：“阿要热昏，啥人来理耐嘎？”秋谷也“哈哈”的笑了。

当夜不表。且说秋谷明日起来，便到许宝琴家去了一趟，又将各处局账开销清楚，便回佛照楼来。见了月兰，问他昨夜住在什么地方，秋谷依实回答，月兰默然不语。秋谷觉得月兰也有几分“醋”意，便将别话打岔开了，随向月兰说道：“今日一准要下船的，你先到船上招呼行李，我还到朋友人家走走再下船来。”月兰依言，把随身的衣服、铺盖叫娘姨收拾好了发下船去，自己随后下船。秋谷见月兰去了，忙忙的到甘棠桥边叫一个素日相识的马夫名叫歪毛阿桂的，叫他代叫十四辆橡皮马车，立刻等着要兜圈子。阿桂呆了一呆，问要这许多车马何用，秋谷道：“你不要多管闲事，快去叫来！”阿桂果然飞奔去了。不到一点钟时候，马车都已雇齐，齐齐整整，停在甘棠桥下。秋谷便拣了一部最新的橡皮车，两个马夫都穿着玄色丝绒水钻镶嵌的号衣。自己坐下，招呼那一众马夫跟着先到如意堂去接陆韵仙、王二宝、金小

宝；又到翠凤堂接小林黛玉、陈巧林等。许宝琴、花云香家是不必说，自然一定在内的了。原来秋谷安心闹标劲，所以把昨日在余香阁的所有信人通通叫到，要做一个大跑车马的胜会。正是：潘郎年少，香留陌上之尘；苏小风流，春压鞭丝之影。后来究竟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金月兰无端受气 方幼恇有意寻花

却说秋谷叫齐了那班倌人，两人合坐一车，独秋谷在后与花云香同坐。当下十四部马车，别人在前，秋谷压尾，头连尾接，就如一条游龙一般。马夫把马加上一鞭，各逞精神，那一群马车便风驰电掣，滔滔滚滚，直向二马路一带兜转来。旁观的人见十余部马车络绎而来，末后一部车上坐着秋谷，精神轩翥，丰度翩翩，香留荀令之裾，粉傅何郎之面，真似灵和疏柳，张绪当年！花云香与秋谷同坐一车，神彩惊鸿，环珮回雪。半偏云髻，梁家堕马之妆；斜倚香肩，赵后回风之体。又似海棠照夜，芍药扶春。看的人个个目眩心迷，神惊色骇。再兼那前面坐的倌人，也都是骨格轻盈，风姿婀娜，争娇斗艳，目送眉迎。把两边茶楼上的客人以及马路的行人都看得呆了。不觉齐声喝采，啧啧叹美。秋谷听在耳中，甚是舒畅。连兜了两三个圈子，便叫马夫把马车放到纱厂码头上船。到了码头，秋谷跨下车来，随开发马夫叫仍送他们回去，自己便要上船。只见一群倌人一齐下来，拥着秋谷，你一句我一言的说个不了。秋谷忙乱之中，也听不仔细，大约是叫他下次早来的意思，秋谷只点头答应。只有花云香携着秋谷的手再三叮嘱，见秋谷匆匆要走，忍不住淌下泪来。秋谷也只好劝他几句，并说不多时就来的话。云香掩泪点头，秋谷也凄然不舍，狠着心撒开云香，跳上船去，立在船头，望着云香，等上了马车，

看不见了，方才无精打彩的进舱。金月兰在船舱内望见一大群馆人，围住秋谷恋恋不舍，心中不大自然，却又不好发作，此刻见秋谷面上不甚高兴，倒要打起精神，殷殷勤勤的陪着他谈笑。秋谷到底是个豪士，一会儿便不放在心上，分付船家开船，望常熟进发。

那常熟离苏州只有一日路程，本是苏州府属该管。在船上只住了一夜，明日上午却早到了。秋谷想月兰虽然跟来，万不能同着回去，只好自己先行上岸，到一个同窗朋友家中，与他商量要替月兰另租房子。那朋友姓史，字玉卿，很有几处房产，家中颇是有钱。见秋谷与他商量，便道：“你要租房子，却来得凑巧，我对门一所房子，是楼上楼下十间水阁，房客前月才搬去的。我们至好，也不争论你的房租，竟是请你的贵相知搬进去就是了！”秋谷大喜致谢，又道：“既承吾兄如此关切，租金一定加倍奉上，只是没有动用器物，却一总要借你府上的了！”史玉卿也一口应允。秋谷便先付了二十元房租，史玉卿再三推不脱，只得收了。立刻叫人搬了一张花梨六柱藤床，并些桌椅、梳头台等器皿、动用物件过去。好在人多手众，七手八脚，就登时铺设起来。秋谷再回船，叫船家把船放到水阁码头，打发月兰上岸。开销了船钱，船家自去。便同着月兰往楼上房间里来。月兰见房子虽然不大，却甚是精致，也觉心中欢喜。月兰原带着一个娘姨，便打开铺盖铺在大床上，挂好帐子。坐不多一刻，早见史家的家人送了一桌菜过来，还有一坛绍酒，向秋谷道：“家爷说本要与章少爷接风，因自己不便过来，所以送一桌菜在此，要章少爷赏收。”秋谷道：“难为你老爷费心，想得周到，回去替我着实道谢！”封了一块钱赏他。秋谷饭后又到玉卿家，托他寻了一个厨子，当夜晚膳史家

也是送来。秋谷当晚且不回去，就在月兰那边住下。月兰便一心一意的要嫁秋谷，那知秋谷心上却又不然，心中暗暗的打着算盘。想道：“我当初顺口答应，以为他是收不住缰绳的野马，万不肯真心嫁人，不料他竟是认真起来，这便如何是好？”又想了——会道：“此时他一心嫁我，是恋着我貌美力强，也不是贪图什么别事。现在我的极力应酬哄骗他，是趁着一团高兴，博个片刻风情，更不是生死难离的情分。不要说太夫人治家严肃，断断不肯答应娶一个妓女进门，就是瞒着太夫人把他养在外边，一则不是长久之计；二则妓女水性杨花，只图枕席的欢娱，不顾丈夫的廉耻。自己是长要出门的，又不能处处带他同去。那时孤灯寂寞，长夜凄凉，难保不别生他念；三则既做良家妇女，便有良家妇女的规模。他这样一个飞扬荡佚的人，只看中堂府内尚且逃走出来，何况我一个中人之产，怎样供得他的挥霍，称得他的心情？万一再有卷逃等事，难道我还做第二个黄伯润么？”存了这个念头，便觉万万娶他不得。但是他欢天喜地在苏州跟了出来，又不好无缘无故的叫他回去。他既想着一心嫁我的主意，料想也不肯好好开交，便又为难起来。踌躇一会，忽然得计道：“只消如此这般，叫他自己不愿起来，自然改了念头，也就罢了！”定了主意，方才睡去。到了次日，秋谷将自己行李搬回家去，又叫了两个老年诚实的家人看守门户，私自分付，无论何人，不许放进，并不许放金月兰主仆走出大门。两人诺诺领命。秋谷又交代了月兰几句说话，“略停一二日就来看你，你须要定心住下，不可心焦。”交代过了，秋谷便自回去。月兰等了两日不见他来，以为必是家中有事耽搁住了，那知秋谷一去不来，直等到半月有余，还是绝无影响，问问那两个家人，又都是装聋做哑，假推不知。

虽然饭食不缺，却是寂寞异常，无聊之极。月兰发起急来，要叫娘姨到秋谷家中去请，却被那两个看门的家人拦住，说少爷交代过的，一概闲人不许进门，你们也不许出去。月兰气得发昏，与家人闹了一场，家人不去理会，只是守着门口，不放出门。

要知金月兰是个有名荡妇，他此次安心要嫁秋谷，是贪图他貌美力强，要想和他夜夜并头，朝朝交颈，怎禁得秋谷冷淡了半月有余，又把他关在这蓦生的地方，不许他出去消遣，这等情形叫月兰如何忍耐得住？看看已过一月，秋谷依然不来，月兰度日如年，急得没法，方才后悔起来。想道：“现在人还未到他家，尚且把我这般冷淡；将来到了他家之后，还不知要怎生打发，那里保得住久后的恩情？”便暗暗的又想脱身之法。但是自己身无一文，就是脱身出来，作何计较？左思右想没法儿，只得呆呆的等着秋谷。直到了四十余日，秋谷方才来了。月兰见秋谷到来，好似黑夜里拾着了斗大明珠一般，一把拉住道：“你好！你好！去了一个多月，面都不见，却叫着家人来糟蹋我，可是该的么？你临走的时候，说一两天就来看我，那知今日望你不来，明日望你不来，差不多把我的眼睛要望穿了。我只认着你把我丢在这里，一世不来的了，你也还有来的日子么！”秋谷故意道：“那两个家人是我叫他们来看门的，怎么会得罪起你来？他们那里有这样的大胆？”月兰便把要叫娘姨来请，家人不许出门的话说知。秋谷故意把家人叫进来，骂了几句，却暗暗的好笑。月兰又问他多时不来的原故，“可是家里少奶奶管束得凶，不许出来么？”秋谷假作面上一红，口中支吾推托道：“我出来的日子久了，到得家里，就被事情缠住。天天想来看你，实在不得脱身。难道少奶奶管得住我么？若管得住，也不放我到苏州去了！”月兰道：“少奶奶向

来原是相信你的，所以放你出来；现在不相信你了，自然就不肯放你出门了！”秋谷道：“不要胡说！我章秋谷可是惧内的么？”月兰鼻子里“嗤”的笑了一声，又把嘴一撇道：“阿唷！还要海外，凭你如何解说，我也总不上当的了！”秋谷一笑，忙用别话岔开，冷眼看月兰相待的情形，已不似从前十分慰贴、万种缠绵的样子，心中暗暗得计。

到得晚间，月兰慢慢说起从前未嫁黄伯润之先，有两房间外国木器、铁床、藤椅、大菜台、面汤台，一应俱全，寄在娘姨家里，“现在既然嫁你，这些器具丢在上海，也甚可惜。”意思要先到上海一趟去搬了回来，此处也好摆设，只是自家没有盘费去搬的话，婉婉转转的说了出来，心上还是忐忑忐忑的，恐怕秋谷不肯放他。那知秋谷心上虽然明白，外面只做不知，欣然答道：“我正愁此间器具不够使用，既有两房间木器在上海，你去搬来甚好！你明日便可动身前去，盘费是小事，你约着要用多少洋钱，我给你就是了！”月兰见秋谷一口允许，心中大喜。又盘算了一会，方才答道：“明日就走也好！但是我既到上海，总要去会会姊妹们的。我身上没有一件应时的衣饰，怎好意思见人？免不得要你花费，连着往来用度，恐怕也要几百块钱。不知你明日可来得及？”秋谷明知其故，微笑一笑，答道：“几百块洋钱也不是什么大事，料想我还预备得来。但是衣服首饰，也只要略略置备些，场面过得去，不致坍台也就是了！”

月兰更喜，把秋谷竭力奉承。这一夜翠倚红偎，香温玉软。颠狂凤女，春迷洞口之云；前度刘郎，夜捣蓝桥之杵。直到明日午间方起，秋谷便急到一处往来的庄上取了二百洋钱，又向银楼兑了一枝珍珠镶嵌的押发，回到月兰处来，将洋钱、押发交与月

兰道：“这支押发虽不甚好，也可勉强带得。至于衣服，上海农庄现成的很多，你到上海再买也还不迟。这二百洋钱做来去的盘费，并买几件衣服，料也够了。到了上海，若没有甚事，便赶快些回来，不要十分耽搁。今日晚了，来不及开船，我叫人去雇好了船，你就今夜上船，明日一早好开。”月兰听一句，答应一句。偷眼看秋谷甚是高兴，止不住流出眼泪来。又怕秋谷看见根问，慌忙背过脸去将巾拭干。秋谷虽也看见，只作不知。叫了家人进来，叫立刻雇只快船，先到苏州。到了苏州，用小火轮拖至上海。家人答应去了。

秋谷也一面留心金月兰的举动，见他尚有依恋之意，暗中点头，知他天良尚未泯灭，究比林黛玉等较胜一筹，未免心中也有些惆怅。两人大家怀着鬼胎，却不能说出。日西时候，叫船家人回来，船已雇好，开了过来。秋谷便令家人替月兰收拾行李，料理上船。在船上吃了一顿晚膳，秋谷便仍住在船上。此夜比前更加欢畅。天明后，秋谷起身上岸。月兰惶惶两鬓，携着秋谷的手送到船头。秋谷立在岸上看着月兰，月兰却含着两泡眼泪呆呆的也看着秋谷。眼睁睁的看船家拔篙起缆，一棒锣声，那船早顺流而去。秋谷不觉长叹一声。回进水阁把器具一切还了玉卿，又交房子，交代了便自回去。

如今要把秋谷一边暂时按下，再提起两个曲辫子客人来，只为羡慕张书玉、陆兰芬、四大金刚的名望，挟着重资到上海来结交他，但是眼孔不大，终久舍不得大注银钱；又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行动举止不免有些寿头寿脑。你想这等的豪华名妓，那里看得上这种的客人？到后来卒至花了一注大钱，受了几场闷气。正是：人前输却三分丑，被底赢来一段骚。后来幸而遇着章

秋谷，替他出场争回场面，劝他回去。他从此知难而退，不敢再到春申。

闲语休提，书归正传。且说常州东门内有一家著名乡宦，姓方名恂，是个翰林出身，散馆得了知县。论俸推升，做了几年贵州知府，告了病便回来。只生一子，名叫宝椿，别字幼恂。这方知府把他钟爱非常，到得渐渐长成，方知府替他娶了贝季琬太史之妹为媳，便把家事交他掌管。方幼恂出身纨绔，菽麦不辨，甘苦不知，却只爱奢华放荡；又是生性吝啬，等闲不肯破费一文。一向听亲友在上海回来，夸说上海如何热闹，马路如何平坦，馆人如何标致，心中便跃跃欲动。此番趁方知府将家事叫他独掌，便与方知府说明要到上海去见见世面。方知府心中虽觉不甚欢喜，因是向来溺爱惯的，不忍拂他，只得许允。只再三叮嘱，早早回来。这方幼恂便欢天喜地的择了行期，雇好了船，辞别了方知府，竟往上海去了。正是：岂有画堂登犬豕，从来名妓爱金钱。未知方幼恂究竟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陆兰芬游园逢土地 方幼恹摆酒闹金刚

且说方幼恹到了上海，拣了石路上一处客栈，是他的本家一位方运判开的，名叫吉升栈，占了一间大号官房住下。这方幼恹初到上海，没有认得的亲友，叫家人帮着茶房铺好行李之后，便走到帐房中来想和帐房先生谈谈。刚刚跨进帐房门口，只见一个人手中拿着一篇单帐，直闯出来，几乎把幼恹撞了一个满怀。幼恹与那人同吃一惊，停住脚步。那人把幼恹认了一认，便大笑道：“原来是幼恹兄，几时到的？你是难得到上海来的呀！”方幼恹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是他的表亲同乡，姓刘号厚卿，颇有家财，专喜游荡。只是性情刻啬，也同方幼恹一般，平日方幼恹与他极是亲密。此时一见厚卿，便心中大喜，答道：“我是今天才到，你想必到此多时了。”厚卿道：“我也只到得十多日，不到半月。”幼恹道：“今天遇着了你好，很好。我初到此地，一些没有头脑，你比我多到过几次，自然样样熟悉。我此番到此，是仰慕四大金刚的名气，要求见识见识。怎样一个见法，你可认得他们么？”厚卿笑道：“不瞒你老兄说，兄弟此来亦是为此。现在我做的信人就是四大金刚之一，名叫张书玉，应酬工夫再好没有。你今天到此，本要替你接风，晚上就请你到张书玉家吃饭何如？”幼恹听了大乐，便和厚卿同回房间坐了一会。厚卿道：“这栈里的饭菜恶劣非常，我们还是上馆子去罢。”同了幼恹走出吉升栈，望雅

叙园来，拣了一个雅座坐下。堂倌送上烟茶，便来问菜。幼恹先要了红烧大肠、油爆肚，厚卿要了炒肉片、炸八块、鲫鱼汤，要了一壶京庄，又要了醉虾拌腰片、两个碟子。两人先对酌起来，一会堂倌送上菜来，味儿甚好，吃毕算帐，却甚是便宜，只一千六百余文。两人走到柜上，厚卿会了帐。同到四马路来，在升平楼吃了一碗茶，徜徉一刻，已有三点余钟光景。厚卿便同幼恹回到栈房。幼恹要坐马车到张园去，叫茶房去叫了一部橡皮马车来。二人上车坐下，马夫摇动鞭子，那马四蹄跑动，如飞而去。刘厚卿是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方幼恹却从未坐过，觉得双轮一瞬，电闪星流，异常爽快。

那马车望张园一路而来。这日却好是礼拜六，信人来往的马车甚是热闹。方幼恹坐在车中，那头就如泼浪鼓一般，不住的东西摇晃。真是目迷五色，银海生花！到了张园，在安垲第泡了一碗茶，坐下看时，信人来得不多，疏疏落落的。方幼恹见来人尚少，要到别处去走走，被刘厚卿一把拉住道：“少停一会就有信人到来，你且坐着，不要性急到各处去乱走。”方幼恹只得坐下。果然不多时，粉白黛绿，一群群联队而来，一个个都是飞燕新妆，惊鸿态度。身上的衣服，不是绣花，就是外国缎；更有浑身镶嵌水钻，晶光晃耀的。方幼恹正在看得有些头晕，只见一个信人走到面前，朝着刘厚卿微笑点头，便缓步向隔壁一张桌上坐下。方幼恹提起精神，细细的打量他，只见他穿一件蜜色素缎棉袄，下系品蓝绣花缎裙，露着一线湖色镶边的裤子，下着玄色弓鞋，一搦凌波尖如削笋。看得方幼恹已是浑身发痒。再往头上看时，梳一个涵烟笼雾灵蛇髻，插一枝珍珠扎就斜飞凤，簪饰虽是不多几件，而珠光宝气，熠熠照人。薄施脂粉，淡扫蛾眉，虽无林下之

风，大有萧疏之态。直把个方幼恹看得一双眼睛盯在那信人身上，呆呆的出了神去，任凭刘厚卿与他说话，他耳中总未听见。

刘厚卿觉得诧异，回过头来，见他这般光景，不觉失声一笑，方把那方幼恹出窍的神魂重新提上身来，惊得一身冷汗。那信人听得厚卿失笑，也回头一看，见方幼恹虽是衣装炫耀，恰有些土头土脑的神情，又见他两只眼睛对着自家目不转睛的呆看，被刘厚卿这一笑，惊得直立起来，失张落智的，大有曲气。不觉樱唇半启，皓齿微呈，对着方幼恹嫣然微笑。这方幼恹的神魂，方才被刘厚卿一笑吓了回来，又被那信人这一笑，把方幼恹的三魂七魄一齐飞出顶门，飘飘荡荡的不知散向何处，浑身骨节，十分松快。却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满身的不得劲儿。刘厚卿在傍看着，甚是好笑。

幼恹好不容易定了一回神，挣扎住了，回头低问厚卿：“那信人叫甚名字？”厚卿哈哈的笑道：“你两人对看了半天，难道还没有晓得名姓么？待我来同你两位做个媒人，见一个礼可好？”那信人面上一红，瞟了厚卿一眼。厚卿便向那信人道：“这位是方少大人，在常州第一个有名的富户。”回头又向幼恹道：“你道他是谁人？就是四大金刚第一把交椅的陆兰芬哟！你的眼力居然不错！”方幼恹听得就是陆兰芬，心中更加大喜，以为陆兰芬是上海第一个名妓，尚且有情于我，何况别人？在兰芬心上却又是一个念头，想道：“起先我看他是个寿头的码子，所以对他一笑，并不是有心吊他的膀子。但他既是个有名的富户，料想总肯花几个钱，做妓女的钱财为重，不免折些志气，将机就计的去拉拢他。”便放出手段来，那一双勾魂摄魄的媚眼连飞了方幼恹几眼，又向他略略点头。方幼恹虽是门外汉，然而眼风总是看得出的，不觉

乐得手舞足蹈。陆兰芬见他已经入彀，便算了茶钱，立起身来向刘厚卿道：“倪先去哉！”又向方幼恹一笑道：“晏歇一淘请过来！”临去之时又似笑非笑的看了方幼恹一眼，方才姗姗而去。方幼恹直看他出了安垲第，方才要问刘厚卿，陆兰芬住在那里。早见厚卿竖起一个大指头，向着方幼恹道：“好运气！第一回看见就吊你的膀子，看你不出倒是个老手！”幼恹便问什么叫“吊膀子”，刘厚卿笑得打跌道：“你连‘吊膀子’都不晓得么？”便告诉了他原故，幼恹方始恍然大悟。于是两人出了大洋房，寻着马车坐下，径回原路。马夫照例在四马路兜了两个圈子。

其时已是掌灯，厚卿叫马夫不必回栈，到新清和坊停车，叫他回栈到帐房去算帐。二人跳下车来，马夫驱车自去。刘厚卿同着方幼恹走进清和坊街，不多几家，便是张书玉的牌子。厚卿不让幼恹，竟自当先走进，幼恹暗暗诧异。走到扶梯，听得相帮高叫一声，也听不出叫的什么，倒把幼恹吓了一跳，立住了脚，不敢上去。厚卿上了扶梯，连连招手，幼恹方才跟着上来。早见左首的一间房间，高高打起绣花门帘，张书玉满面春风，立在门口，叫了一声“刘大少”。厚卿一面招呼，一面跨进房去。幼恹跟进房门，厚卿让幼恹在炕上坐下。只见一个娘姨过来对幼恹道：“大少宽宽马褂哩！”幼恹慌忙立起身来，脱下马褂，娘姨便来接去，不防张书玉端着一盆西瓜子，要递与幼恹，口内问他尊姓。幼恹见张书玉前来应酬，连忙立起身来，恭恭敬敬的答应了一声：“我姓方！”双手去接书玉手中盆子。书玉忍不住掩口要笑，那接着马褂的娘姨也笑起来。幼恹自知错了，涨红了脸，把手往回一缩。书玉手中一个脱空，把一只高脚玻璃盆子跌在地下，打得粉碎。书玉倒吃一惊，惹得一房间里的人都笑起来。刘厚卿也

止不住要笑，却见方幼恹一张脸上涨得飞红，红中泛紫，紫中又泛出金酱色来，恐他恼羞变怒，连忙摇手止住众人道：“跌碎了个把盆子，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们也要这样的笑法！”众人才止住了笑。一个小大姐便来拾去碎玻璃，将地上瓜子扫得干干净净。书玉还在那里“格格吱吱”的笑个不停。刘厚卿急使个眼色，与方幼恹说些闲话，天南地北的攀谈。停了好一会，幼恹方才转过面色来。

刘厚卿叫娘姨取过请客票，又拿了笔砚过来，请幼恹替他写票请客。幼恹替他写了五六张客票。请的是什么纱厂买办金咏南，轮船买办陈少东；又有什么招商局提调祝华封，电报局文案何令仪等，交与相帮发去。不多时相帮回来，说请客多到，一概就来。厚卿满心大喜，便靠在炕上，一面烧烟，一面与张书玉问答。

方幼恹此时已定了心，晓得张书玉也是金刚队中人物，便也仔细看他。只见张书玉家常穿一件湖色绉纱棉袄，妃色绉纱裤子，下穿品蓝素缎弓鞋，觉得走起路来不甚稳当，想是装着高底的缘故。头上却是满头珠翠，灿烂有光。再打量他的眉目时，只见他浓眉大目，方面高颧，却漆黑的画着两道蛾眉，满满的擦着一面脂粉，乍看去竟是胭脂铅粉同乌煤合成的面孔，辨不出什么妍媸。更且腰圆背厚，舌大声洪，胭脂涂得血红，眉毛高高吊起，只觉得满面上杀气横飞，十分可怕。那里有什么如玉如花，分明是一副夜叉变相。方幼恹看了想道：“原来四大金刚名气也不过如此，都是浪得的虚名，怎么方才见过的陆兰芬又相貌甚好呢？”心中计算。

所请的客人已陆续到来，大家一揖坐下，问起姓名，知是常

州的富户，众人也就肃然起敬。厚卿便写起局票来，问道幼恹，晓得他上海并无相好，厚卿向幼恹道：“你此地没有熟人，就叫了陆兰芬罢！”幼恹点头应允。局票发去，客已到齐。厚卿叫起手巾，邀客入席。坐定之后，张书玉便执壶斟了一巡酒。

陆兰芬却第一个来，走进房门，那几步路就如春云出岫一般，被风冉冉吹将上来。走到身边，方扶着幼恹椅背款款坐下，众客多喝一声彩。兰芬坐下之后，自拉胡琴唱了一支小调。厚卿瞅着兰芬笑道：“你的胡琴有二三年不拉了，怎么今天破例起来了？”兰芬笑不语。方幼恹见陆兰芬换了一件湖色绣花袄，下着玄色缎裙。梳妆雅淡，态度温存，较之张书玉那种可怕的情形，竟有天渊之隔。更是坐近身旁，口脂芬馥，吹气如兰。加以陆兰芬有心勾引，眉梢眼角，卖弄风情，把一个未入柔乡、乍经色界的方幼恹好似雪狮子向火，浑身融化，张大了口，急切再合不拢来。陆兰芬见他如此情形，更加合拍，便慢慢的一问一答，引起谈锋，二人只顾密切谈心起来。直至客人的局到齐，主人要搆通关，方才打断了话头。陆兰芬却依旧坐着不去，早见兰芬相帮拿进一搭局票，约有一二十张，来催他转局。兰芬嗔道：“啥格要紧嘎，倪还要坐歇去勒，耐回报俚转过来，噢噢噢噢吵勿清爽！”相帮不敢多言，座客大家叹羡。陈少东先开口，向兰芬打着强苏州白道：“阿唷！恩得来，一歇歇才啥勿脱个哉！”兰芬正色道：“陈老，倪搭耐一径客客气气，从来勒说过歇笑话格，耐勿要像啥有价事，勒浪瞎三话四。方大少还是第一转叫勒。”陈少东碰了这个钉子，不好意思起来，红了脸，正待回答。厚卿急道：“兰芬说的倒是真话，方幼翁果然今朝第一次叫，少翁也不必动气，我们还是来搆拳罢！”陈少东也便趁势收科道：“我不过随口

说了一句笑话，不料兰芬倒动起气来。我是本来没有动气！”兰芬见陈少东自己转弯，便也笑道：“倪是勿会动啥气格，陈老末也勿要扳倪个差头！”厚卿道：“好了！好了！你们两家本来都没有动气，我来做个和事人罢！”随取过酒壶，斟了二杯，一杯递给少东，一杯递与兰芬。兰芬立起身来笑道：“谢谢耐，勿敢当！”就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陈少东也干了这一杯，便与厚卿搗拳。兰芬却咬着方幼恹的耳朵，悄悄问道：“耐今朝扰仔刘大少末，也应该复复俚个东，停歇阿要就翻到倪搭去，请仔一台罢！”幼恹见合他吃酒，正中下怀，心中大喜，便向厚卿说了，托他代邀在座诸客，停会务必要赏光，翻台到陆兰芬家去，众人一齐应允。只见兰芬的相帮又拿了十余张局票进来，兰芬皱着眉头，对方幼恹道：“格个断命堂差，末厌烦得来，倪头脑子也痛格哉！”方幼恹道：“既是你有转局，你就去罢！只要去去就来招呼台面就是了！”陆兰芬假意坐着尚不肯走，幼恹又连连催他，方才起身，先叫娘姨回去交代台面，却暗暗的把幼恹衣服扯了一把，口中照例说声“对勿住，停歇就请过来”的套话。出了房门，尚回头望着幼恹一笑，下楼而去。

方幼恹被他这一拉，拉得心花怒开，无心饮酒。众客人同厚卿也因还有翻台，便多不肯尽量，大家随意饮了几杯。等菜将近上齐，就叫干稀饭来吃了，谢了主人，一同出门同到四马路陆兰芬寓的洋房内来。到得门口，方幼恹便让客人先走。厚卿大笑道：“阿唷！老兄怎地这般老实，你还没有晓得规矩么？上海堂子的规例，进门时主人在前，出门时主人方才在后。你先走进去，不要混闹的你的怯排场！”幼恹被他排揎了这一阵，觉得不好意思，又羞又笑，方明白刚才张书玉家厚卿先走的道理。到了楼上，兰

芬尚未回来，房间台面已经预备。娘姨请进房中坐下，幼恹便向厚卿道：“此地的规矩我是一毫不懂，你只好替我招呼招呼客人罢！”厚卿应允，便代客人写了局票，先行发去，又叫先起手巾。

不多时兰芬已经回来，一进房门，便含笑招呼，执壶斟酒，应酬得十分圆到。真是满场飞舞，八面张罗。这一台酒吃得十分酣畅，众客人尽醉方休。方幼恹被兰芬灌得沉迷不醒，睡在炕上，犹如死狗一般。刘厚卿恰还清醒，见方幼恹醉倒如此，料想不能回栈的了，便先自回去。兰芬见众人去了，时候已经不早，想把幼恹扶到床上去睡，那里叫得醒他？兰芬无奈，打发姨娘等出去，掩上房门，把炕上烟盘移去，自己即便侧身而睡。又取过一条绒毯，替幼恹盖好。幼恹直到五更方才酒醒，见兰芬睡在身旁，春色横眉，脂香扑鼻。真个是：烟笼芍药，雨洗芙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留夜厢假装阔客 抢汇票硬捉瘟生

且说方幼恹酒醒之后，见陆兰芬睡在身傍，星眼朦胧，玉山颓倒，那一种娇媚之态，真教人心荡神飞。从来酒是色媒，不觉心旌大动，便坐起身来，想去唤他。兰芬早被惊醒，连忙也坐起来，低声问道：“耐故歇心浪那哼，刚刚叫耐勿应，倪吓得来！”幼恹见兰芬陪他坐起，睡眼含饴，桃腮微涩，低言悄语的问他，更是心中快活，便道：“我现在酒已醒了，只是口渴的很。”兰芬忙道：“倪煨好仔开水来浪，倪去冲碗杏仁露来，耐解解酒阿好？”幼恹点头。兰芬便掀开绒毯，掠了一掠鬓发，下炕去把莲子壶上煨现成的开水提了下来，取了一只玻璃杯，又取出一瓶杏仁露，冲入开水，对了一杯，自己放在口边尝了一尝，方走至榻床旁边，挨着幼恹肩头坐下，把玻璃杯送在幼恹口边。幼恹大醉初醒，口中奇苦，干渴非常，把那一杯杏仁茶不多几口，吃个干净，就如醍醐灌顶一般。兰芬候到吃完，放下杯子，又问道：“耐阿要到床浪向去靠歇罢？”幼恹大喜，故意问道：“我睡在床上，你呢？”兰芬低头一笑，觉得有一种脉脉幽情荡漾出来。

看官，你道陆兰芬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名妓，平日有花了无数冤钱，近也不得一近的客人，也是很多。为什么今日见了方幼恹，就这般出奇的迁就起来？原来陆兰芬自张园见了方幼恹，听刘厚卿说他是常州首富，便认定了他是初出茅庐的脚色，有心要

去笼络了他，敲他大注的银钱，好供自家的挥霍，所以第一台酒就留他住下。万想不到幼恹是个一钱如命的人，以致大失所望，所以后来，弄得不欢而散。闲话休提。

且说方幼恹住在兰芬处，明日起来，只给了二十块钱的下脚。兰芬见他出手不大，不像有名富户的规模，心中未免有些不快，还只认自己骗工尚未到家，所以不肯拿出钱来。就连几天不放幼恹回栈，把那擒纵客人的手段施展出来，这几日加倍殷勤，直把个方幼恹弄得神魂颠倒。

这一日，兰芬午后起来，坐在窗下梳头，幼恹就坐在梳头桌边呆呆看他。兰芬梳了头，对方幼恹道：“倪今朝要到亨达利去看点洋货，耐同仔去阿好？”幼恹此时心神已乱，不觉应允。兰芬大喜，随叫相帮去叫了一部马车来。兰芬与幼恹携手登车，径到亨达利洋行门口停车。兰芬同着幼恹进去，先看了些表、练、香水，不过二三十元。末后看了一对戒指，那戒面上镶的金刚钻竟有黄豆大小，光芒四射，要七百两银子。幼恹猛然听见，早吃了一惊。兰芬笑迷迷的把一对戒指套在手上，向方幼恹道：“方大少，耐看格对戒指那哼。”幼恹料着兰芬必要他出钱代买，心内就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七上八落的跳个不住，只好将就看了一看，胡乱称赞了两声，便想走开，被兰芬一把拉住，靠着他的肩头，附耳说道：“倪哋拨洋钱，耐替倪买仔罢？”方幼恹急得涨红了脸，答应不出来。兰芬见他面色来得诧异，便追着问道：“方大少阿肯买拨倪介？”幼恹那里敢答应他？兰芬见此光景，不觉顿时掇转面孔，冷笑一声，便向亨达利的人说道：“物事倪先带得去，洋钱明朝送来！”洋行中人都是久仰大名，向来认得，那有什么不肯？答应了一声。陆兰芬便移步出来，也不招呼幼恹，

径自上车坐下。幼恹老着面孔，只得也跨上马车。马夫问道：“还是一直回去，还是要到张园？”兰芬道：“倪勿到张园哉，一直转去罢！”马夫答应，把马车直赶回四马路来。

不须片刻，早到门前，兰芬径自下车进去。幼恹没法，也跟进去上了楼。兰芬向方幼恹不依道：“方大少，耐是有名气格大客人㗎，倪要耐买两支戒指末，一塌刮仔不过七百两银子，也勿算啥格希奇事体，耐索性勿答应倒也罢哉！板起只面孔，一声勿响，实梗架音。阿是有心坍倪格台？几百两银子格事体，耐方大少也勿造至于㗎？”

方幼恹被他说得满脸通红，无言可答，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了进去。勉强说道：“并不是我不肯答应，实在我带来的银子不够数目，恐怕答应了付不出来。你休要认错了，如今我立刻写信回去汇几千银子来，替你付戒指的钱可好？”兰芬冷笑道：“谢谢耐格好心，只要少坍坍倪格台就好哉。倪穷末穷，七百两银子格事体还出得起来哩，看耐方大少，自家心浪阿意得过！”方幼恹被他逼得愈加局促，只得立刻要了纸笔，写封急信给他家中的帐房，叫他立刻汇二千银子，写完叫相帮赶紧去送，信面上限着日期。兰芬方才有点笑容道：“勿然是倪也无啥希奇，不过俚笃说起来，例说耐方大少买一对戒指才舍勿得，勿要说倪坍勿落格个台，就是耐方大少面浪末，也无啥好看㗎。方大少阿对？”幼恹刚刚被他发作了一场，那里还敢驳回？只好连连答应。自此兰芬相待就冷落了许多，却也还敷衍着他。

刘厚卿也来看过幼恹几次，只是幼恹已经迷惑，也不回栈，终日在兰芬那里昏昏沉沉的。过了几日，那日幼恹还未起身，当差的拿了一封常州来信，并同着一个后马路厚大钱庄的伙计，寻

到兰芬家来。原来是常州汇来的银子，要幼恹亲笔写个收条。娘姨叫醒了幼恹，兰芬正在好睡，便也惊醒。幼恹连忙起来，走到外间。家人送上来，那钱庄伙计拿出一张即期本庄的票子来，共是二千规银。幼恹看完了信，无甚话说，便进房寻着笔砚，写了一个收条，给那钱庄伙计接了自去。进来再看兰芬，已披着衣服，坐在床上。便问幼恹道：“啥格事体，实梗贼形怪气？”幼恹道：“是我家里汇来的银子。”兰芬又问银子放在何处，幼恹笑道：“不过是一张汇票，凭着票子去拿洋钱，那里来的现银？”兰芬道：“汇票是啥个样式介？拨倪看看啲！”幼恹正要炫耀于他，便在袋中取出，递与兰芬。兰芬看了半晌，半真半假的将一张银票向自家衣袋一塞，向幼恹道：“方大少，耐银子未汇得来哉，倪格戒指铜钱好去还脱仔哉啲！”

幼恹见陆兰芬将一张银票轻轻的袋了进去，出其不意，急得满头是汗，急忙赶过来夺时，已经不及。满心烦恼，又不好意思认真，只得勉强按住心神，向兰芬道：“不要取笑！你把票子还了我，那戒指的钱我替你付就是了！”兰芬见他急得不可开交，“嗤”的一笑道：“阿唷！耐放得定点啲，吓得来格副神气，阿要难为情！”又伸出手来，把幼恹拉着坐在床上，轻轻把手去摸他的心口道：“阿唷！急得来，故歇心口里向还勒浪跳，阿要作孽！”这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说得方幼恹满面羞惭，满心难过，又不好意思认真发作，那一时的可笑可怜的情状，竟难以言语形容。陆兰芬料他发作不出，心中暗自好笑，一面还在调侃他道：“方大少，刚刚阿是吓煞哉，头浪出子几化格汗，倒拿倪别生能一跳，现在阿好仔点哉！”方幼恹被兰芬颠来倒去，就如三两岁的小孩一般玩之股掌，哭又哭不得，笑又笑不出，赌气立起身来，一言不发便

要走出房去。早被一个娘姨劈胸搪住道：“方大少，到啥场化去？”幼恹不语，想要夺路走出，娘姨那里肯放？正在扭结固结之际，兰芬已着好衣服，赶下床来，一把衣角拉住，口中说道：“耐格人，阿要无趣！说说笑话末，就说勿连牵哉，可煞作怪！”方幼恹方才本是满心愤恨，想要奔回栈去，与刘厚卿商量一个主意，挖他的出来，所以娘姨留他，毫不瞻顾。不知怎么被兰芬拉了一把，又清描淡写的说了几句，心头那一把三千丈高的无名业火也不知消到哪里去了。身体便不觉软绵绵的，回过身来，被兰芬推他坐在椅上，反埋怨他道：“耐末总是实梗性急，倪又勿做啥强盗，阿好抢耐格铜钱！晏歇点倪自然要还耐格，耐放心末哉，勿要急坏仔自家格身体，倒勿止格点铜钱！”幼恹听兰芬说仍旧还他，心中大喜，却勉强遮饰道：“我是偶然想起一件要事，所以要紧回栈，并不是为着票子。你既不叫我走，我就不走也好！”兰芬又去温存了一番。幼恹虽然迷惑，却究竟后天的“色”字抵不过先天的“财”字，到底二千银子的事情，不是轻易，总有些失神落智的。兰芬口中虽说取笑，却只是哄和着他，不肯真拿出来还他。幼恹又不便只管催逼，只急得团团走转，坐立不宁。兰芬看破他的神气，只当并无此事一般。

幼恹勉强在兰芬处又住了一夜，却通晚不曾合眼。到了天明之后才朦朧睡去。八点余钟便又惊醒，便坐起身来。兰芬问道：“要紧起来到啥场化去？”幼恹道：“我有正事要回栈房去一趟，下午就来的！”兰芬拉着他的手不放道：“耐去仔就要来格噃！”幼恹道：“自然就来！”兰芬道：“耐格人有点鬼头鬼脑，倪倒勿相信耐格闲话！”就在幼恹左手上勒下一个戒指来，带在自家手上道：“耐去罢，耐要戒指末，自家来拿。”原来幼恹这个戒指是他

的母舅徐观察出使美国带来送他的，约来也值一千多块洋钱，现在又被兰芬探去，更加心痛，只得忍住了，穿衣起身。兰芬暗笑，也不留他，任幼恹一径回栈去了。

只说幼恹回至栈中，满心焦躁，便一直走到刘厚卿房间里来，谁知锁着房门，人已不知何处去了。问他的家人，说是好几日没有回来。幼恹想他一定住在张书玉处，便也不回房，寻到新清和来。走进客堂，还是静悄悄的，及至走上楼梯，并不见一个娘姨大姐。张书玉的房门却是虚掩，一半开着。就蹑足进房，只见垂着湖色绉纱帐子，衣架上挂着厚卿常穿的一件漳缎马褂，知是厚卿在此。榻上睡着一个小大姐，听得幼恹脚步之声，方才惊醒，连忙坐起，擦着双眼看不明白，只道是厚卿已经起来，口中说道：“刘大少，啥勿困歇起来介？”方幼恹道：“我不是刘大少，是来看刘大少的，快去请他起来！”小大姐又仔细看了一看，方知认错了人，忙笑道：“阿呀！看错仔眼睛哉，方大少啥能格早介？”一面下了榻床去揭开帐子，低低的叫了两声，把厚卿、书玉一齐惊醒，忙问何人。小大姐道：“方大少来哉，说请刘大少快点起来，有闲话说勒！”刘厚卿听幼恹一早寻到此间，谅必有甚要事，连忙起来，穿好衣服，遂跨下床来，看着幼恹的面孔笑道：“前两日我到兰芬处看你们二人，就如蛤蚧一般，连得紧紧的，一刻也不分开来，怎么今日就这样的早起？可是当差不合，被他赶了出来么？”幼恹皱着眉头摇手道：“我正为一件事心上十分懊恼，要来寻你商量，你怎么开口就是取笑？”厚卿见他面色仓皇，也就不好再取笑他，只问道：“你有什么事情，清早赶到这里寻我？”幼恹恐被张书玉听见不好意思，移过椅子，附着厚卿的耳朵，低低的把兰芬抢去汇票、戒指的情节说了一遍：“所

以来寻你想个法儿去问他要回，可有什么主意？”厚卿听了不住的摇头道：“这是你自家不好，汇票、戒指怎的落在他的手中？我看起来，要去问他拿回只怕是办不到的了！”幼恹再三要他设法。厚卿道：“我只好替你到兰芬那里去问他一声，探探他的口气，至于一定要他拿出来还你，也是拿把不定的。”幼恹听了，略略放心。厚卿问道：“你一早起来，只怕没有吃点心，就在这里吃罢？”厚卿就叫去叫了两碗鸡丝面来，两人吃毕。

张书玉蓬着头，正要下妆梳洗。幼恹看他剩粉残脂，熠然满面，那隔夜画眉的轻煤都一条一条，横七竖八的印在面上，比前更加可怕。暗想这样一副面孔，怎也居然列在金刚之内，上海地方真是无奇不有的了！略坐一坐，便催厚卿前去。

厚卿便叫方幼恹在张书玉处宽坐一会，等他回来，匆匆的穿了马褂出门而去。见了兰芬，说了一回闲话，便提起幼恹的汇票来。兰芬告诉地道：“刘大少，勿要说起！倪末当俚是个户头客人，勿壳张格位方大少，着实有点踱头踱脑。倪前日仔到亨达利去买仔两只戒指，为仔倪自家吮拨洋钱，问仔俚一声，俚就跷起仔格面孔，一理勿理。难末倪也有点光火哉，埋怨仔俚两声。昨日仔俚屋里向汇子洋钱来哉，倪为仔勸看见过歇汇票，问俚要得来看看，说仔一句笑话，俚加二勿对哉。面孔未涨得通红，头浪向汗未出仔几化，急得来要死要活。倪并勿是要抢俚格汇票嘎，为仔俚做出格副急形，有心叫俚难过难过。刘大少，耐去想惶，倪为仔吮拨洋钱，问俚一声，就是耐刘大少末也勿好意思勿答应倪哓，俚倒直头做得出格，阿要讨气？今朝对勿住，刘大少到倪搭来，托耐刘大少带声信拨俚，倪总勿见得要抢仔俚洋钱格，叫俚尽管放心。倪归搭吮拨啥格老虎，勒浪勿会吃脱仔俚格，叫俚

自家只顾来拿末哉！”

厚卿尚未开谈，先被陆兰芬一片大话兜头罩住，竟是无可如何，不便再说，只得自家做个收场道：“他倒并不是不放心，也没有托我问你讨取，我不过自己问问罢了！”说着，更不久坐，回到新清和见了幼恹。慌问事体如何，厚卿摇头道：“这事竟办不到，据我看来你就认个晦气，丢掉了一笔钱也就罢了，若一定要问他讨取，总要你仍旧回去，好好的哄着他，或者可以拿得回来。我是旁人，不好出头多事。”正是：误入销金之窟，荡子堪怜；重寻照夜之屏，莺花无恙。要知方幼恹到底何如，下回交代。

第七回 车走雷声香尘一瞬 酒酣奇气名士高吟

且说方幼恹听了厚卿言语，着急道：“我的口才本不如你，上海又是初到，你既不肯为力，我是更没有指望的了！”厚卿道：“并不是我不肯出力，实在现在上海堂子中的倌人十分歪撇，非但敲竹杠、斫斧头，不肯放松一点。你就是花了整千整万的银钱在他身上，不说一个‘好’字。何况你的银票已经到了他的手中，要再去挖他的出来，是休想的了。不如歇了这个念头罢！”幼恹更加着急。厚卿道：“你着急也无用，还是慢慢的想法。”忽听张书玉冷笑了一声，向厚卿说道：“倪堂子里向格人末，才是勿好格。侬笃客人用脱仔洋钱，也勿犯着像煞耐刘大少勒倪面上，勿知用脱仔几化洋钱，耐倒自家摸摸良心，倪阿曾敲过歇耐啥格竹杠？”厚卿道：“我是说的别人，没有说你。你既没有敲过我的竹杠，为什么要你这样多心？”书玉愈加不依道：“实梗说起来末，倪直头敲仔耐格竹杠哉，阿要热昏！”厚卿也打着苏白回答他道：“倪是昨日仔夜里向发仔一个大昏，直到今朝故歇辰光还勿曾转来格勒！”书玉听得厚卿取笑，便急了，连忙瞪他一眼，赶过来要拧厚卿的嘴，道：“耐阿要瞎三话四哉，倪要拨生活耐吃格哩！”厚卿哈哈的笑道：“我的生活你昨天还没有晓得么？”书玉更加不好意思，红着脸，狠狠的把手在厚卿大腿上拧了两把，拧得厚卿叫声“阿呀坏”，直立起来，幼恹也觉好笑。书玉却才

住手不拧，走了开会，口中还自咕噜着，自去梳头。幼恹终是无精打彩的纳闷。厚卿道：“你心中不快，倒要出去散散，我们还是在此吃过了饭，到张园去走，还可解解你的气闷。”幼恹也无可不可的。厚卿看钟时已是十二点三刻，便开一张菜单，叫相帮到雅叙园去叫一样糟溜鱼片，一样溜鸡丁，一样炸丸子，一样粉蒸肉，并火腿蛤蜊汤，要两壶酒。不多一刻，菜已送来，便与幼恹对坐小酌。张书玉梳完了头，也来斟了两杯酒，坐在旁边。幼恹叫他同坐，书玉推辞道：“倪吃饭还有一歇勒，方大少先请末哉！”幼恹本来量浅，又是喝的闷酒，不多几杯，便觉有些醉意。厚卿见他面上已有酒意，也不劝他，便叫盛饭上来。两人吃完，又停一会，约有三点余钟，叫相帮去叫马车，因书玉也要同去，多叫了一部。当下厚卿、幼恹同车，书玉独坐一车，向张园而来。

进了园门，马夫照例加紧一鞭，如飞疾驶至大洋房门口停下。厚卿、幼恹同下车来，书玉还未下车，只听马蹄声响，一部亨斯美自拉缰马车风一般的跑来，也到安垲第停下。眼光一瞥，早跳下一个美少年，携着一个绝色佳人。那少年身穿湖色熟罗十行绵襦，外罩玄色漳缎马褂。生得细腰窄背，白面朱唇，气概非常，丰仪出众。眉目之间，别有一种英爽之气，咄咄逼人。那佳人生得秋水为神，琼瑶作骨，凌波微步，何殊洛浦惊鸿；袅娜依人，不数汉家飞燕。姿容妍媚，举止大方。穿一件白缎子绣花夹袄，头上不多几件钗环。只在厚卿、幼恹眼前一闪，便先进安垲第去了。幼恹、厚卿觉得眼中从未见过这般人物，暗暗叹美，张书玉更看得呆在一旁。直至厚卿同幼恹进去一会，回头不见书玉，厚卿复身出来寻他，方见书玉立在门旁，好似想着什么心事一般。厚卿问道：“为什么还不进去，可是等什么人？”书玉才被

他提醒，忙道：“倪勿是等啥格人，像煞唔笃还勸进去，所以勒浪看看。”遮掩过了，随同着厚卿走进大洋房，拣了一张桌子，泡茶坐下。幼恹却想着刚刚马车上坐的美少年十分面熟，满腹想不出这个人来，便又留心看他。他却回过头来，见他同着那绝色倌人同坐在斜对一张桌上，真是和璧随珠，珊瑚玉树交枝合璞，掩映生辉。正在细细打量，只见又走进一个倌人，朝着幼恹略略点了点头，却叫了厚卿一声，原来就是陆兰芬。竟不坐下，一直走了进去。忽回头见了那少年，兰芬登时满面堆欢，叫了一声：“二少！”那少年也含笑招呼，招他坐下。兰芬便坐在那少年身旁一张椅上，那绝色倌人也招呼了兰芬一声，兰芬竟和那少年密切长谈起来。

方幼恹这一气非同小可，又不好发作出来，眼睁睁的看着他。不到半点钟时，只见那少年立起身来，同着兰芬三人从右边转出，一面议笑，一面慢慢的缓步往弹子房一带去了。兰芬临去，头也不回一回，直把一个方幼恹气得口呆目瞪，无可如何。刘厚卿却被别个朋友邀在隔壁一张桌上谈心，不曾理会。张书玉也闲步往弹子房去了，只剩幼恹一人，无人可说，就如泥神土佛一般坐着。好不容易刘厚卿走了回来，不见了张书玉，忙问：“书玉他们那里去了？”幼恹回答：“不知！”厚卿道：“天色已晚，是回去的时候了，书玉怎不见来？”便惠了茶钞，同幼恹出来，寻到老洋房照相处，都不见书玉的踪影。厚卿说声“奇怪！”回身要到弹子房去寻他，刚走到门口，劈面遇见方才少年同着兰芬出来，兰芬似欲招呼，早已擦肩过去。随后张书玉跟着出来，见了厚卿，才立住了脚。厚卿对书玉道：“时候已经不早，快些回去罢！”张书玉一言不发，似乎有些不耐烦的意思，同厚卿走到前边。

马车早已等了多时。三人登车回去，兜了几个圈子回到新清和来。相帮送上两张请客票头，一张是金咏南请到迎春坊花琴舫家，一张是祝华封请到兆贵里张月红家。金咏南的是七点钟，祝华封的是八点钟。厚卿便向幼恹道：“这两个既来请我，必定也要请你，想是票头发到陆兰芬那里去了。你就少停同我一淘去可好？”幼恹想来不错，便无别话。厚卿因在嫖赌场中久了，已有了烟瘾，躺下炕去吃烟。幼恹和他对面躺着，张书玉却只是无情无绪，不来应酬。厚卿过好了烟瘾，又坐了一会，早有金咏南的催请票到来，便同着幼恹一同赴席到了花琴舫家。见客人已经到齐，金咏南连忙催摆台面。厚卿举眼看时，却只有一半认得。幼恹更只认得陈少东一人，不免一一寒温，请教名姓。金咏南便问厚卿、幼恹：“你们叫什么人？”厚卿道：“我坐定是张书玉了，幼恹可是仍叫陆兰芬？”幼恹满肚子没得好气，连忙朝他摇头。厚卿向他使个眼色，幼恹不解其故，便不开口，也叫了陆兰芬，随着金咏南去发局票。厚卿乘空附着幼恹耳朵说道：“你在上海又没有做第二个倌人，况且兰芬与你又没翻面，场面上还是好好的，何苦再去叫个陌陌生生的人呢？”幼恹正待回答，那边主人已在邀客入席，便打断了话头。坐定之后，客人的局已经到齐。只有张书玉、陆兰芬两人还不见来，叫人去催催，说是要转过来。幼恹也还罢了，厚卿却满心不自在起来。直等客人的局已经去了一半，方见陆兰芬进来，淡淡的招呼一声，便默然坐下，一言不发。幼恹也低着头不开口，大家看着诧异，晓得一定有些缘故，却见二人面色不好，倒不便去问他。接着张书玉也来了，厚卿问他那里的转局，直到台面快要散才来。书玉冷笑道：“倪格生意就是勿好末，也总有几户客人，勿见得就做仔耐刘大少一千仔，

问得阿要希奇！”

厚卿突然被张书玉顶了只几句，气得他面皮紫涨，竟说不出什么话来。金咏南见此光景，虽明知是书玉的不好，却怕刘厚卿性子暴躁，张书玉的脾气又不是肯省事的人，生恐闹出事来，连忙分解道：“厚翁不要动气，书玉向来也不是这个样儿，想是今天唱多了些，未免有点不自在。你是有过相好的客人，总得要比别人体量他些才好！”厚卿因主人极力劝说，不便发作，只得忍住。张书玉也知自己说话孟浪了些，只因看着刘厚卿是个刮皮客人，不甚放在心上。此刻见厚卿不语，自然不再开口，却只略坐一会，同着陆兰芬起身而去。厚卿、幼恹恨在心头，只得谢了主人，要到兆贵里去。金咏南知他二人另有应酬，便不留他。到得张月红家，祝华封因客齐久等，先已入席，见厚卿、幼恹来了，深致不安，便请一同坐下。随问厚卿、幼恹：“可是仍叫陆兰芬同张书玉？”厚卿赌气，叫换了一个公阳里的林佩珠，又替幼恹带了一个西鼎丰花宝玉。局票去不多时，两人先后来了。

席中大家欢呼畅饮，只有幼恹心中纳闷，没精没神，并连叫来的局也不去理会。却听得对过房间也有客人在内请客，甚是热闹。但并不搗拳，又不听见侑人唱曲，只在那里高谈阔论。有一个人的声音甚是熟落，只听他抗声说道：“你道现在上海的新党、日本的留学生，一个个都是有志之士么？这是认得大错了！他们那班人开口‘奴隶’、闭口‘革命’，实在他的本意是求为奴隶而不可得，又没有夤缘钻刺的本钱，所以就把这一班奴隶当作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今日骂，明日骂，指望要骂得他回心转意，去招致他们新党入幕当差，慢慢的得起法来，借此好脱去这一层穷骨。那知朝中这班大老，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心思是面糊

蒙着的，面孔是牛皮做成的，就是拍着他的脸，痛骂他一场，他也只是不见不闻，我行我素。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奴隶我自为之。凭你怎样的大声疾呼，那里叫他得醒？也有万一碰着运气，逢时得济，遇着了贤明的督抚大臣，聘请他做个问官，居然的当差入幕起来。无奈这班新党中人，却又是一得到优差优馆，便把从前‘革命’‘自由’的宗旨、强种流血的心肠，一齐丢入东洋大海。一个个仍旧改成奴隶性质，天天去奴颜卑膝起来。你道可笑不可笑！他们现在的宗旨是开口闭口总说‘满人不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固然不错！要晓得满洲人虽是蒙古入关，究竟还是我们亚洲的同种。所以欲分满、汉，先分中、西。这班人就该帮扶同种，摒斥外人，方不背同类相扶的主义。不料他们非但不能如此，反去倚仗着外国人的势力，拼命的欺负同种的中国人。总之这班人本是寒士出身，穷得淌屎，却又不中举人，不中进士。无计可施，以致变成了这等一个气质，说起来也甚可怜！那里有什么爱国的热诚，合群的团体！纵使有几个英雄杰士，伤心大局，蒿目时艰，要想力挽狂澜，主持全局，却又是手无寸柄，说也枉然！”

说到这里，便长叹了一口气。又有一人击节叹赏道：“你这话实在说得痛切！新党中间未尝没有通人志士，却被这班无耻小人借着新党的名目，到处招摇撞骗，无所不为。弄得坏的带累了好的，施展不来，真是可恨！”听得方幼恹暗暗不住的点头。

原来方幼恹虽是贵介子弟出身，从小十分聪颖，只是自恃天分，就不肯在书史上用心，只弄些雪月风花的学问。平时也看过几部新书，晓得些中外的大势，向来以新党自居。今天听见这一席议论，却是闻所未闻，不觉爽然自失。又听见那人高吟道：

“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膾脍。”接着说道：“这是《花月痕》中韦痴珠的牢骚气派。我年纪虽不逮痴珠，然而天壤茫茫，置身荆棘，其遇合也就相等的了！”又听一人说道：“你是喝了几杯酒，故态复作，何物狂奴，悲歌击节？”却不听见那人回答。幼恹便静静的听他。停了一会，又听见高吟道：

回首当年万事休，元龙豪气尽销磨。

关山跃马秋横塞，风雨闻鸡夜渡河。

前路苍茫愁日暮，唾壶击缺任悲歌。

何须更忆繁华梦，搔首沉吟唤奈何！

念到末句，那声音就低了好些。只听一人大叫道：“好诗！好诗！沉郁苍凉，读之令人有身世悲凉之感。我当浮一大白，请窥全豹！”便听得又吟道：

一夜西风动客愁，只余身世寄扁舟，

千秋事业怜青史，一代功名负黑头。

蜀国相如今赏酒，天涯王粲莫登楼。

匆匆归去真堪笑，惆怅题诗记玉钩。

梦醒扬州一惘然，可怜往事竟成烟。

桓温种柳只流涕，殷浩书空欲问天。

剩有闲情随逝水，拼将绮思逐华年。

输他绝塞从军客，万里秋风早着鞭。

飘泊谁怜屋上乌，江湖落拓竟何如？

荒唐槐国三年梦，慷慨苏秦十上书。

纵有文章惊四海，更无涕泪哭穷途。

请纓投笔男儿事，夜半床头啸鹿卢。

幼恇听了，赞赏非常，此时再忍不住，便问娘姨：“对房间是何人请客？”娘姨道：“听见说是一格姓章格常熟客人！”幼恇便想私去窥探窥探他到底是个何等样人，居然这样的见识高超，才华卓萃。因立起来，向外便走。走到对房门口，隐在门帘外边，向房里看去，早吃了一惊！原来那向外坐着的主人，就是方才在张园相遇不知姓名的人。心中想到，果然外貌挺秀，内才也自不差。忽听得旁座一人赞道：“秋翁佳作，气韵沉雄。真与杜甫律诗颉颃千古！”正是：伤心身世，悲闻宋玉之辞；极目河山，不断新亭之泪！要知究竟何人，下回交代。

第八回 章秋谷意气结新知 方幼恽平康逢旧识

却说方幼恽正在偷看对过房间的客人，心中转念，甚是面善。忽听得那人称呼他“秋翁”，方才陡的想起这人的姓名，不觉大悟。自己笑道：“我的记性怎地坏到这步田地，隔不多时，竟是想他不起，可不是笑话么？”连忙掀起门帘，进去招呼。

看官，你道那不知姓名的少年是谁？原来就是那风流才子、诗酒名家的章秋谷。自从打发金月兰动身之后，在家中住得不多几日，总觉郁郁寡欢。加以秋谷才华绝世，丰采惊人。论文则援笔万言，论武则上马杀贼。惊心烽火，聊为梁父之吟；举目河山，尽有唐衢之恸。一身傲骨，四海无家。钟期之遇难逢，狂白之金欲尽。不免牢骚郁勃，变成个使酒的灌夫，骂人的刘四。竟有些信陵君醇酒妇人的气象起来。便觉在家无趣，重为沪上之游，也住在四马路吉升栈。到此虽不多几日，却着实结识了几个有名的人。一个叫做辛修甫，是个内阁中书，学问极其渊博，秋谷闻名往访。辛修甫与他谈得十分投合，果然名下无虚，一见如故。一个叫做王小屏，是个报馆的主笔，深通时务，兼擅西文，他从前看过秋谷一篇论说，甚是佩服。此次晓得秋谷来申，急急的到栈相访，成了倾盖之交。还有两个，一个叫葛怀民，是个举人；一个是大挑知县，叫吕仰正，却是辛修甫介绍与秋谷相知的。这几个人，都是金石论心，芝兰合臭。俯视山海，高见风云，绝时无

下少年酒食征逐的恶习。秋谷自到上海，访他去年一个旧好信人，名叫陈文仙，年止十七，花妍柳媚，玉润珠温。去年秋谷做他，甚是要好。这陈文仙气息沉静，居然像个闺阁大家，并无红信人的一种时髦气派，今年从西安坊调到兆贵里来。秋谷除了访友，便到陈文仙处闲坐。文仙也从不叫他吃酒碰和，转是秋谷过意不去，替他绷绷场面。这一日正是秋谷的主人，请的就是辛修甫等数人，并两个同栈居住的同乡。隔夜已经照会客人，点好了菜。秋谷恰午后无事，便到陈文仙处，约他同坐马车，到张园吃茶。又遇见了陆兰芬，谈了一会。秋谷因坐不住，便到弹子房去合人打了两盘弹子，方才同了兰芬、文仙出来。天色已是不早，因兰芬苦邀秋谷同文仙去坐坐，便又到兰芬处坐了一会。看看已有七点多钟，兰芬知有台面，不好留他，只叮嘱秋谷常来走走。原来秋谷与兰芬只是淡淡的交情，并没有什么相好。只是兰芬向来敬重秋谷，所以见了面不觉十分亲热，以致在张园相遇，引起方幼恇的气来。

只说秋谷同文仙回到院中，辛修甫已先来了，余客也便络绎而来。秋谷做了主人，殷勤劝酬，无不尽量。到得酒酣耳热之际，辛修甫偶然说起新党悖谬之处。从来酒在肚里，事在心头，早把章秋谷一肚皮的牢骚提了上来，便高谈阔论了一大篇，又痛饮了几大杯，方才吟出那四首“感怀”的七律来，座客一齐称叹。秋谷连饮了数杯急酒，微觉有了醉意，忽见门帘一起，又走进一个客人，高叫秋谷道：“秋世兄幸会！幸会！你发得好议论，吟得好诗啊！”秋谷醉眼朦胧，急切认不出他是谁，立起身来细看，方认得是小时同学的方幼恇，大笑道：“我的眼钝，几乎认不出来，幼恇兄好眼力！”方幼恇大笑道：“岂敢？你在张园和陆兰芬谈心

的时候，我早就看见你了，觉得面熟，又一肚皮想不起你来！刚才若非有人叫了你一声‘秋翁’，只怕到明年也想不起的了！”秋谷也大笑，慌忙作揖，又请幼恹与众客一一相见道：“不嫌残席，就请一同坐下叙叙可好？”幼恹道：“我是一个姓祝的朋友请我在张月红处吃酒，恰恰遇见你，岂非奇逢。你这边我不能久坐，还要过去应酬。你住在什么栈房，我明早过去奉看就是了！”秋谷连说：“不敢奉屈，现在暂寓吉升栈！”幼恹大喜道：“我也是寓吉升栈。既是同寓，更好相叙，少停回栈，我们再谈罢！”秋谷留他不住。幼恹仍旧过来，见花宝玉、林佩珠一齐走了，台面将散，刘厚卿看见嚷道：“你这半天走到那里去了，马褂也没有穿！”幼恹对他说了缘故，便同着厚卿谢了主人先走。两人又到花宝玉、林佩珠家去打了两个茶围。林佩珠出局没有回来，花宝玉已经回院，应酬得甚是周到。幼恹看他相貌，眉目清扬，腰肢柔细，也算得花丛中一个出色人材。

幼恹为着自己心中不快，也无心久坐，拉着刘厚卿出来，路上埋怨他道：“我朝你摇手不叫陆兰芬，你偏要我仍旧叫他。你看他刚才的形状，口也不开，立起身来就往外走，惹气不惹气？”厚卿被他埋怨，倒也无言可答。幼恹又道：“我以前的银票、戒指被他抢去，不上紧去追他，为的是有过相好，不好意思。不料他钱物到手，顿时翻转面来。他既无情，我亦无义。如今我们就商量一个主意去问他硬讨可好？”厚卿笑道：“这是你说痴话，他东西已经入手，你就去问他硬讨，他可肯拿出来么？”幼恹愈觉气忿道：“难道他不肯拿出来就罢了不成？我一个世家子弟，白白的受了他一场糟踏，还送了一大注钱，竟连个妓女都弄不过，这不是笑话么？”厚卿大笑道：“老弟，怎么看着你这样一个人，

竟是一点不通世故！你的银票、戒指被他抢去，可有什么凭据么？这是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的事，可有什么法儿？就是打了官司，那堂上的官儿也要审情度理。你们自然交情深厚，那银票、戒指才得到他的手中。现在你要硬追回来，难道好当他贼赃追取么？这样的事情都要经官，他吃了皇上的俸禄，那里管得了这些闲事？况且宦家子弟，饮酒宿娼，自己先有一层不合，怎能再去告他？这里又是租界，不能违背章程，不比内地各处的娼寮，若真个十分可恶，便好打掉他的房间，叫他吃了惊吓。上海地方是打闹娼家，先就犯了捕房的规矩，就要拉到捕房里去。我们都是面子上人，可坍得起这个台么？你想这事有甚法儿？”

幼恹先前怒气填胸，恨不得立刻把陆兰芬的房间打毁，方出这一口恶气。被厚卿一番话说得顿口无言，想来想去，呆了多时，觉得这话果然不错，叹了一口气道：“果然如此，我也只好认个晦气，只算自家病了一场，用几个买命的银钱罢了！但是那一张票子被他抢去还是小事，那一个戒指是母舅徐观察美国回来送给我带的，我带在手上，家父还时常叫我留心千万不可失去。现在回去，倘然为不见了戒指查问起来，可不是一件难事？你总要去想个妙法，将那戒指代我收回，感激非浅。那银票就送了他也罢！”厚卿摇头道：“我前天已经碰了他一个钉子，现在就去问他，想来万万无用。你不晓得，我在他那里被他一冷一热的话说得十分难过，我是再不去寻第二个钉子碰了！”幼恹见厚卿不肯答应，便急了道：“不论有用无用，托你务必要去一趟。我本来也不认得什么陆兰芬、林黛玉，原是你的来头。难道我们的交情，这点点小事多应承不来么？”说罢，又连连作揖。厚卿无奈，应允道：“我去是去，然而收得回收不回，我是不管的。我总尽心竭力替

你去干就是了！”幼恹连连称谢，便催他：“此刻就去，我在栈房候你的回信可好？”厚卿知道推却不脱，只得同幼恹分路，幼恹自回栈去。

厚卿到兰芬院中寻见了陆兰芬，婉婉转转的将来意说了一遍，又道：“现在幼恹的意思，情愿将二千银子不要，只望收回戒指，你的意思如何？若肯还他，便交给我带去也好！”兰芬听了，大笑道：“耐刘大少来说仔，论理是勿好勿依，不过俚格人，忒嫌来得希奇，倪叫俚自家来拿，倪自然要拨俚格，啥格人影子也勿见，像煞倪是啥格强盗。倪倒也有点脾气格俚，耐自家勿来末，倪直头抢定仔俚格哉！”厚卿陪笑劝解道：“你也不要动气，他的心上并不怪你，你把戒指给我带去还他，我随后再叫他来陪你的礼可好？”兰芬又冷笑道：“戒指是勿错，倪探仔俚一只勒浪。也勿知拨倪放到仔陆里去哉，现在一时无寻处俚。一定要倪还来，倪只好赔还仔俚一只末哉！”一面说，一面伸出纤手来，两手共带着十余只金刚钻、红蓝宝石的戒指，耀眼争光，向刘厚卿道：“刘大少，耐拣仔一只罢！”厚卿见他伸出手来，吃了一惊。只见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不觉目定口呆。停了一会，方才说道：“既不是他的原物，我怎好胡乱拿去？我回去对他说明，一定叫他自己来拿。好在我是旁人，也不能管你们的事。”兰芬道：“格末谢谢耐，对俚说声，叫俚明朝就来，倪还有闲话说勒！”

厚卿应了，自回吉升栈来见了方幼恹，把手一拍道：“何如？我说是万万无用的！”幼恹忙问如何，厚卿把兰芬的话向幼恹说了。幼恹气得发昏，长叹一声。厚卿也因张书玉忽然改了面孔，不知是为什么，也是闷闷不乐。

过了一夜，幼恹去看章秋谷，原来他住在纳字官房。相见之

后，略叙几句寒温。秋谷见他似有不悦之意，便问道：“幼恹兄为着什么事情，神气这般萧索？”幼恹意欲相告，又觉难以为情，只推头痛，并没有什么心事。秋谷道：“我们两人道义相交，幼同笔砚，如有为难之事，尽可同我商量；或者有可以为力之处，亦未可知。”幼恹听了，沉吟不语，欲言不言。秋谷再三问他，幼恹仍是不肯实说。秋谷心中不悦，拂袖而起道：“我再三请问你有什么心事，原是一片热肠，想要替你排解，怎么你把我看作外人，半吞半吐的，做那妇人女子的样儿，究竟是何意见？”幼恹见秋谷已有怒气，只得把初做兰芬，甚是要好，后来为着一对戒指，顿然翻面，抢去银票、戒指的前后情形细细说明。又道：“并不是把你当作外人不肯相告，实是我在张园见兰芬待你甚是亲近，只道你和他也有什么瓜葛，所以不便说明。”秋谷道：“我与兰芬向来认得，却不曾有过交情，并连局也不曾叫过一个，这有什么嫌疑？”幼恹乘便要秋谷替他要回银物，又道：“昨日的光景，兰芬待你甚好。你如肯替我收回，料想兰芬也不好意思不听。”秋谷道：“我生平为人最爱管人闲事，时常骂那坐观成败的鄙夫，都是凉血动物。自家岂肯遇事退避，畏缩不前？但是天下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公理，不能专听一人的私见。我也要审情度理，方可替你出头。若是没有什么别故，自然可以替你收回。兰芬也不是那种专爱银钱的人。或者你们有了相好，其中另有别情，那我就不能过问了。”幼恹力辩并无别情，秋谷听了心中疑惑，想起兰芬为人尚好，向来待客还算略有良心，何至如此？想了一会，又问幼恹道：“他可晓得你有钱？”幼恹道：“我虽没有同他说过，却是第一天在张园见面的时候，刘厚卿朝他说的。”秋谷猛然拍手笑道：“是了！是了！”便问幼恹：“在兰芬身上，除了那二千

两钱之外，一共花过多少银钱？可曾替他办过什么衣裳首饰？”幼恹道：“通共算来，那二千两票银不算外，只吃了三台酒，现还没有付钱。就是现付了二十块钱的下脚，也没有替他办甚衣饰，他又并没有向我开口，我也乐得省几个钱。”秋谷不待说完，哈哈大笑道：“算了罢！我的老哥，你要省钱，是要住在家里，为什么要走到上海这花钱的地方来？既然到了此间，上了场面，可就讲不起省钱的话了！你且坐着，不要性急慌忙，听我替你讲这道理！”

秋谷言无数句，说出一番道理来。幼恹听了，方才如梦初醒，连连点首。正是：说破高唐之梦，顽石点头；忏除丝竹之情，现身说法。未知章秋谷所说云何，请听下回交代。

第九回 章秋谷苦口劝迷途 陆兰芬惊心怜薄命

且说秋谷向幼恽道：“你想那陆兰芬是四大金刚中数一数二的有名人物，平时何等风头！真有好些大人先生的客人，花了整千整万的银钱，近不到他的身体。你是个初到上海的人，向来又没有甚么名气。通共在张园见过一面，摆了一台酒，却轻轻松松的留你住下，就是平常的馆人也不到如此迁就，他是贪图你的什么？为着晓得你是有名富户，想要弄你一大注钱，先给你些甜头，不怕你不死心塌地的报效，这是他们擒拿客人的第一等厉害工夫。你是个富家子弟，又没有到过此间，那里懂得这些诀窍？以为第一台酒就留你住下，又是个有名妓女，自然荣幸非常。殊不知既已入了他的圈套，便如飞蛾投火，高鸟惊弓，随你一等吝啬的人，也不得不倾筐倒篋。况且他既破格待你，你更该破格待他。非但该应私下送他些值钱的衣饰，或者多送他几百洋钱，替他排排场面。就是那下脚的洋钱，也至少要再加一倍。难道他有名的第一个金刚，这样的排场，那般的声价，留你住了一夜，直值二十块钱不成？他们一班名妓身分自高，轻易不肯向人开口。他初时指望你是个有钱的好客人，自然总肯花费，直等到过了几天，你仍旧一毛不拔，所以向你开场，要你买那一对戒指。你若答应了他，倒也罢了，却又土头土脑的不肯答应。他看透了你是个舍不得用钱的人，所以先把钱物骗到他手中，然后和你翻面，料想

你这样的客人做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才下这一着绝户工夫。你还痴心妄想要去拿回，他遇着你这种不知世故的人，他不敲你一下竹杠，他也不用做生意了。这些情景都是我身亲其境，阅历之谈，并不是说的空话。我向来性直，句句实言，你却不要见怪，把这一番话认作我是有意讥诮之谈，那就辜负了我的好意了！”

这一席话，如雷震耳，如石惊天，把个方幼恹听得面上冷一会热一会，冷了又热，热了又冷。听到后来，竟是通身冰冷，满身汗下。立起来执着秋谷的手道：“你这一番说话，真是金石之谈，发人深省，指我迷途。我怎敢把你直言当作讥诮？惟有自家懊悔而已！”秋谷大喜道：“幼恹兄真是聪明，不消几句话的工夫，已是心中明白。此后只要自己留心，不去上当就是了！”幼恹点头称是。想了一会，忽然又气愤起来，向秋谷道：“这陆兰芬十分可恶，竟把我当作傀儡一般，随他提弄。我想上海妓女爱的是钱，有了钱财，就有情义。我回去另汇几千银子出来，重做一个有名的妓女。料想上海地方甚大，名妓不独是陆兰芬一人。那时叫他在旁看着心中难过，便算报了我的冤仇，你道如何？”

秋谷听了，甚是笑他痴气，不免又要劝解他一番，便道：“你这话，真是公子哥儿的脾气，一步也行不开来。依着你的主意，是赌气跳槽，叫他在旁懊悔。即使果然如此拚着自己的银钱，去博别人的懊悔，试问于你有何好处？万一重做一个，仍与兰芬一般，或者比他更甚，可不是求荣反辱，你又怎地落场？现在你的心上虽然有些省悟，却还是半明不白的，将来一定要重入迷途。我索性把上海嫖界的情形，从头至尾演说出来，好等你死心塌地。“古来教坊之盛，起于唐时，多有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貂裘夜走、桃叶朝迎，亦有一见倾心，终身互订，却又是红颜薄命，

到后来，免不了月缺花残。如那霍小玉、杜十娘之类，都是女子痴情，男儿薄幸，文人才子，千古伤心。至现在上海的倌人，情性却又不然，从没有一个妓女从良，得个好好的收梢结果。不是不安于室，就是席卷私逃。只听见妓女负心，不听见客人薄幸。那杜十娘、霍小玉一般的事，非但眼中不曾看见，并连耳中也不曾听见过来。这是说妓女从良的事。至于逢场作戏，原是面上的应酬，流水行云，本来没有什么深情密意。倌人的心性，爱的因是银钱，然而有了银钱，就有情义，这句话却又未必。无论你在 他面上花了一万八千，就是挥金如土的客人，他们背后也不说他一个‘好’字，反说他是土老儿、曲辫子，这种客人不敲他的竹杠，也没有日子的了。银钱花得越多，背后骂得更加厉害，这是什么原故呢？他做着一个好户头，客人银钱撒漫，不消说心中是如意的了，却又怕同院的姊妹、本家，说他做了恩客，所以背后不肯说他。有钱的客人尚且如此，无钱可知；肯用钱的如此，不肯用钱可知。再说到堂子中近来的规矩，更是日趋日下，无从说起。从前都是倌人巴结客人，现在差不多客人要奉承妓女；以前都是客人要拣妓女的风头，现在差不多倌人要看客人的功架。偶然有几个初入勾栏的客人，不懂他们妓院中的规例，就要百般讥笑，甚至当面批评。你想人家花了钱财，原是去寻欢乐，博个快意，怎禁得倒是这般拘束起来，不是去寻开心，倒是自寻烦恼了，你道现在的嫖界还着得脚么？所以我劝你不要痴心。要晓得现在的上海，非比从前。要想做个倌人，都要有嫖界的资格，不是门外汉可以误打误撞得的。你吃了陆兰芬如此的亏，还不自家猛省，倒要去再汇几千银子，去寻第二个陆兰芬，岂不是一误再误么？”

这番议论，比前一席话，更加切当精微，尽情抉发，说得方幼恽连连叹服。又问道：“男女之情，无人不有。为什么上海这班妓女竟是太上忘情，难道他果然是个野兽山精，不知情爱的么？”

秋谷哈哈笑道：“你的学问竟长进了一层了，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想青楼妓女，朝张暮李，送旧迎新，他做的就是这行生意，叫他拿出什么情义来？古人欲于青楼中觅情种，已是大谬不然。你更要在上海倌人之内寻起情种来，岂非更是谬中之谬。那古来的霍王小女、杜氏名娼，都是千载一时，可遇而不可求的。你道现在上海的倌人之内，千千万万可寻得出这样一个么？”

幼恽听来，虽然佩服他的议论，然而心上毕竟还有些疑惑，又向秋谷道：“如此说来，上海的堂子倌人没有一个好的，竟是足迹不入青楼的好！但是我前天在张园看见你同陈文仙坐在一张桌上，喁喁私语，情意缠绵。就是那陆兰芬待你的情形，也是十分巴结。为什么他们待你，又甚是见好，这是个什么原故呢？我就不懂得了。”

秋谷狂笑道：“我好心劝你，你倒盘驳起我来。我原对你说，上海地方，要做一个倌人，也要有嫖界中的资格。我就把嫖界的资格，与你讲个明白。大凡古来妓女所重者，第一是银钱，第二是相貌，第三是才情。如今却又改了一番局面，换了一派情形。近来的上海倌人，第一是喜欢功架，第二才算着银钱，那相貌倒要算在第三，至于‘才情’两字，不消说起，是挂在瓢底的了！什么叫做‘功架’呢？只‘功架’二字，就如人的工夫架子一般，总要行为豪爽，举止大方，谈吐从容，衫裳倜傥，这是功架的外场。倌人做了这种客人，就是不甚用钱，场面上也十分光彩。再

要说到功架的内场来，这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只好说个大概给你听听：比如初做一个倌人，最怕做出那小家气相，动手动脚，不顾交情的深浅，一味歪缠。这是他们堂子里最犯忌的事情，免不得就要受他们的奚落。至于碰和吃酒，也要看个时候，不可一味听着他们的说话，或者那倌人生意闹忙，和酒不断，便不必去凑他们的热闹。只要不即不离的，每月总有几场和酒也就是了。或者倌人生意并不见好，和酒稀疏，这却就要不等他们开口，自家请客碰和，绷绷他的场面。若是做了多时，已成熟客，倌人未免要留住夜，却万不可一留便住，总要多方推托，直至无可再推，方才下水。倌人们擒纵客人，只靠一个‘色’字，你越是转他的念头，他越是敲你的竹杠。客人们有了这一身‘功架’，倌人就有通天本事，也无可如何。总之，以我之假，应彼之假，我利彼钝，我逸彼劳，这方是老于嫖界的资格。若用了一点真情，一丝真意，就要上他们的当了。这几句话，便是功架的捷径，嫖界的指南。我从前曾经仿着《四书》做这‘功架’二字道：功也者，功夫之谓也；架也者，架子之谓也。有工夫而无架子者，盖有之矣。未有无功夫，而有架子者也。你把这几句揣摩纯熟，便有一半工程了。但是功架出于阅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这是我章秋谷在嫖界中绝大的经济学问，所以歌场酒阵，整整混了三年，从不曾吃亏落后。幼恹兄以为何如？”

幼恹听了秋谷第三篇议论，方才心下通明，笑道：“如此说来，你竟是个嫖界中的三折肱了！不料花柳场中花钱取乐的地方，也有这许多道理，幸而我还沉溺未深，被你这切切实实的几场提醒，说得兴致全无，不然怕不闹个大大的笑话么？但是陆兰

芬拿去那一只戒指，是我母舅徐观察给我的，家严时常查问，不见了却有好些不便。我想另出几百块钱，托你想个法子去赎他的回来，可好么？”

秋谷笑道：“你既然言下悔悟，我怎肯袖手旁观。那银子虽然未见得拿得回来，这戒指在我身上，取了还你便了！”

幼恹虽被秋谷劝醒，却终是个吝啬的人。见秋谷肯替他到陆兰芬处去要回戒指，只喜得眼笑眉开，连忙立起身来，朝着秋谷深深一揖。秋谷慌忙拉住笑道：“这点小事当得效劳，又算什么？”当下便拉了幼恹，同到兰芬院中，幼恹觉得不好意思，不肯同去。秋谷道：“有我同着尽去不妨，你难道怕他再糟塌你么？”竟拉了幼恹的衣袖，向外便走。幼恹力弱，拗他不过，被秋谷一把拖着，好似鸡雏一般。一直走到马路上，幼恹着急道：“你放了手，我去就是了，你不怕马路上人笑么？”秋谷才放了手。

到了兰芬院中，兰芬尚未起来。秋谷问知，昨夜没有客人，便直走到兰芬卧房坐下，叫幼恹去叫兰芬起来，幼恹摇手不肯。要叫娘姨去唤时，秋谷止住，自己掀开帐子，坐在床沿，看兰芬时，穿着一件湖色绉纱小袖紧身夹袄，盖着一条熟罗薄棉被，睡得正浓。星眸双含，杏脸微红。一缕漆黑的头发，拖于枕畔，约有三尺七八寸长，香气扑人。秋谷便低低的叫了两声。兰芬已经惊醒，开眼见是秋谷，忙笑道：“呵唷二少，那哼今朝有工夫到倪搭来，耐是难得格客人嘅！”一面说，一面坐起身来，挽了一挽头发，又披了一件玄色绉纱夹袄，斜盼着秋谷一笑。秋谷乖觉，便走了过来，在靠窗一张洋圈椅上坐下。幼恹却不开口。秋谷正要问他，陆兰芬已下床来，换好弓鞋，又问秋谷道：“二少，倪搭耐是勿大来格，阿是怪仔倪勒勿来介！今朝陆里一阵风，拿耐

格二少吹仔来哉！”秋谷笑道：“那里是什么风？倒是你的方大少同我来的！”兰芬还只认秋谷取笑，口中答应道：“倪陆里来啥格方大少，耐倒说说看哩！”不防回身过来，恰恰的与方幼恹打了一个照面。

原来兰芬下床之时，面向床里，所以不曾看见。当下兰芬吃了一惊，倒诧异起来，只得叫了一声“方大少！”便回头问秋谷道：“唔笃阿是一淘来格，啥格勿声勿响，倒拿倪吓仔一跳！”秋谷笑道：“你说没有方大少，这不是方大少么？”兰芬也笑了。幼恹见了兰芬，脸上不免有些讪讪的。兰芬见他和秋谷同来，心中已瞧科了几分，略略应酬了幼恹几句，便一面梳头，与秋谷细细谈心。

幼恹在旁看他，眉敛春山，含烟如笑，目欺秋水，娇盼欲流。同秋谷谈得娓娓不倦，却并没有狎昵的话头。但觉两人眉目之间，若离若合。幼恹方相信秋谷的话，与兰芬果然没有交情，只听得秋谷同他说道：“现在的客人，固然难做；现在的馆人，更加难做。倒是那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不撑场面还可支持。你们有了这个名气，撑着这个外场，要想从良，又拣不出个可嫁的人。虽然生意闹忙，日后终无结局，你也要自己留心才好。”兰芬拍手道：“划一，耐格闲话一点勿错！勿瞒耐说，要讨倪转去格人多得势来浪，倪为仔一生一世格事体，勿肯瞎来来，拣来拣去总无拨对劲格客人，倪格做格个断命生意，也叫吓说法！”兰芬说到这里，忽咽住不说，神气黯然。秋谷也相对不语。两人这一席长谈，兰芬已梳完了头，秋谷对他招手，将兰芬招至后房，剩幼恹一人在外。

不多一刻，便见秋谷先出来，随后兰芬走出，到床头边去拿

了一个拜匣出来，身边摸出钥匙来开了锁，取出一件东西。幼恹偷眼看时，原来就是他的戒指，喜得心中乱跳。见兰芬将那戒指递与秋谷，秋谷接来，就带在手上。兰芬对秋谷道：“倪也并不是要俚格戒指，为仔怕俚勿来，说戒指放勒倪搭，等俚自家来拿。倒说俚自家末勿来，叫仔俚格朋友来问倪要，倪拨俚要得火光起来哉，索性勿还拨俚。今朝是耐二少爷来，倪勿好勿答应，勿然是随便啥人来要，倪定归勿拨俚格！”秋谷笑道：“承情之至，改日再谢！”便同了方幼恹出来，兰芬送到楼梯，叫秋谷常来走走，秋谷答应，回栈去了。正是：红袖青衫相偎倚，佳人名士两倾心。要知以后如何，请听下回交代。

第十回 兆贵里刘厚卿行令 吉升栈张书玉发标

且说秋谷回栈把戒指交还了幼恹，又劝他早些回去。幼恹已经被他提醒，又因家中有信催归，当下也便应了，收拾行装，径回常州去了。

只有刘厚卿沉迷不改，又做了一个中尚仁里的时髦倌人，叫做洪笑梅。这洪笑梅面貌中平，身材生得甚是长大，走到人前，摇摇摆摆的，毫没有一丝婀娜的神情。自与厚卿落了相好，天天叫他吃酒碰和，还要叫他置办衣饰。厚卿是个钻在钱眼中过日的人，那里拚得这般挥霍？却为着张书玉待他冷淡，跳槽出来，要争这一口闲气，不得不熬住心痛，略略应酬。在洪笑梅虽把他看得并不在眼，刘厚卿却已着实出了一身臭汗。幼恹回去之时，想要与厚卿一同回去，厚卿不肯，依旧住下。这几日工夫，刘厚卿在洪笑梅处约莫花了也有五六百洋钱，曾在笑梅院中，请秋谷吃过一台花酒。秋谷为他是幼恹至亲，自己又与他向来认得，不好推却，勉强应酬，却厌他是个胸无点墨，目不识丁的人，只略略的坐了一坐，便托故先走。隔了数日，秋谷又因他先来应酬，只得在陈文仙处还他一席，坐中免不得仍是辛修甫等几个人。坐定之后，酒过几巡，秋谷便要行令，修甫道：“还是联句，还是飞觞，只不要拈拳摆庄，闹得头痛！”秋谷道：“联句虽好，只是座中恐有不能遵令的人。我想用个容易些的字面飞觞，这才雅俗共

赏，你道如何？”修甫等大家称是。只见刘厚卿连忙嚷道：“章秋翁不要过意难我，兄弟我小时虽然读过几年书，这些年来都已还了先生的了！那里行得出什么酒令？我情愿先行受罚三杯，这酒令是不能遵的！”秋谷微笑道：“酒令严如军令，旁人不许阻挠。怎么令官刚才出令，你就先自喧哗？且先罚酒三杯再说，以后如再有人违令，取大杯来连罚十杯！”厚卿听了，把舌头伸了一伸，不敢再说，怕真要罚起大杯来。秋谷叫娘姨斟了三杯罚酒，放在厚卿面前，逼他一气饮干，厚卿无奈，只得直着喉咙，将三杯酒一齐灌下。

秋谷先饮了令杯道：“我的意思，用‘风花雪月’四字飞觞，我们在座恰好七人，从第一字起，各飞唐宋诗一句，飞至第七字为止。要依着次序，不许颠倒乱飞。各人饮门面杯一杯，说不出者罚五杯，再敬合席一杯，请旁人代说。说错一字者，罚一杯，飞一杯。飞到本地风光，或贴切本身者，大家公贺一杯。如今我是令官，就先从我飞起！”便又饮了一杯门面杯，先飞“风”字道：“风波不信菱枝弱。”大家赞好。

其次却轮着葛怀民了，怀民也干了门面杯，飞第二个“风”字道：“春风得意马蹄疾。”秋谷赞道：“吐属不凡！的是金马玉堂中人物，这是明年恭喜的预兆了！”大家公贺一杯。合席饮了。

第三轮到秋谷的同乡，一同来沪的何玉山，虽然没有什么才情，也还勉强来得。想了一会，飞了一句：“二月春风似剪刀。”秋谷笑道：“虽不甚切当，却也总算亏他。”

待要过令时，早见王小屏立起来拦住道：“且慢！”随取酒壶斟了三杯酒，放在秋谷面前道：“你且吃了罚酒再说！”秋谷呆了一呆道：“为什么要罚起我来？就是说错了，也没有罚到令官的

道理。”小屏道：“你且吃了，再和你说罚酒的缘故！”秋谷不肯。小屏道：“我若说得不是，吃还你加倍罚酒何如？”秋谷一笑，把三杯罚酒折放在一个茶碗内，一饮而尽，小屏方才说道：“怀民说的是第二个‘风’字，第三个‘风’字还没有飞，如何就跳到第四个‘风’字去？他说错也还罢了，你这令官怎不检举出来，还要旁人来替你纠劾？难道要你这令官是摆样的么？”

秋谷方才省悟，大笑道：“该罚该罚！”连忙罚了何玉山一杯，要他再说一句。玉山想不出来，就连饮了五杯罚酒，又自己执壶，敬合席的人各一杯。秋谷代飞了一句：“只愁风日损红芳。”方才轮着小屏，小屏随口飞一句：“飒飒东风细雨来。”

又及修甫，修甫正与一个叫来的倌人，名叫谢兰荪在那里并肩携手，细细的讲话，秋谷叫他过令道：“你们只顾谈心，连酒令也顾不得了！有心违令，要罚十杯！”修甫不答应道：“既要过令，你做令官的就要早些招呼，我不啰唆令官也就罢了，你反要罚起我的酒来？这不是有心罗织么？”秋谷道：“你们既把我举作令官，就要大家遵令。你这般倔强，要加倍罚你二十杯！”修甫愈加不服。吕仰正主张着，罚了修甫五杯。修甫勉强饮了，就把令杯递与仰正，叫他接令，秋谷早劈手夺过令杯道：“第五个‘风’字尚未飞出，便自过令，要罚七杯！”修甫无言可答，也觉得好笑，只得又饮了五杯。谢兰荪因秋谷不许代酒，暗地里替他泼掉了两杯。原来修甫不会喝酒，不多几杯，便要沉醉。吃了这十余杯急酒，已是头晕眼花，勉强撑住了，飞了一句：“山雨欲来风满楼。”秋谷还叫他是敷衍过令，再要罚他五杯，经大家劝住了。

吕仰正便飞了一句：“年初十五最风流。”众人都赞他本地风

光，合席贺了一杯。原来仰正叫来的局是个雏妓，叫做小媛媛，年只十五。玲珑第一，娇小无双，大家都赞他是个后来之秀。所以仰正就借了这个本地风光。

结末才轮到刘厚卿，厚卿一手接了酒杯，面涨通红，假作思索。秋谷将象箸敲着桌子催他，厚卿更加作急，急得咳嗽连声。还是秋谷看不过，向厚卿道：“一时想不出来，我就代飞一句可好？”厚卿就如逢了郊天大赦一般，忙道：“我实在荒了多年，竟一句也搜索不出，秋翁肯替我代说，兄弟认罚就是！”众人十分好笑。秋谷就飞了一句：“昨夜星辰昨夜风。”厚卿连吃了五杯，秋谷也陪了一杯。

正要从新起令，用“花”字飞觞，只见厚卿的家人走了进来，向厚卿道：“张书玉亲到栈里来寻少爷，说有要紧话说，叫小的立刻来请少爷回去。已经坐在房里等了半天，看他着急得了不得，也不知他有什么事情。”

厚卿听得张书玉亲到客栈寻他，还有要紧话说，觉得这句话，耳中甜迷迷的钻了进去，料想他没有什么事情，不过为了几天不到他院中去，所以自己寻他。心中欢喜，面上便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气来，立起身向秋谷道：“我回走走就来，不知他来寻我有甚缘故，须要回栈问他一声！”秋谷却早料到书玉到栈寻他，必定不是什么好意，但厚卿十分高兴，不好当面说穿，便答道：“去去就来也好，我们在此专候！”

厚卿连称“不敢”，告了失陪，穿上马褂，一直回栈而来。到了自己的房间，抬头一看，只见书玉高高的坐在床上，却是怒容满面，同娘姨阿宝姐在那里咬着耳朵说话，见厚卿跨进房门，娘姨便含笑向书玉道：“先生勿要发急哉，刘大少来格哉！有啥闲

话末，同俚商量商量，料想刘大少也总要替耐想点法子格！”

厚卿见书玉面有怒容，已是吃吓，又听得阿宝姐这等话头，虽摸不着头脑，知道事情不妙，老大着忙，又不好退回出去，只得进房坐下。正要开口，只听张书玉迎头问道：“刘大少，耐倒好格，倪就是有啥格推扳耐格地方，耐心浪方舒齐末，也好朝倪说格哝，耐倒好意思跳槽，跳倒仔洪笑梅搭去！倪搭人影子也勿见，还要瞎三话四说勒，倪搭用脱仔几化洋钱哉！耐倒自家摸摸良心，阿有介事，勿要有仔天旯拨仔日头。现在外势才晓得耐刘大少，用仔歹格洋钱拨倪哉。倪格新欠帐格店家，才来问倪收帐，逼得倪走头无路，人也急煞快。耐想半节里向，阿有啥格洋钱还帐，勿还俚笃末。倪又坍勿落格个台，倪想想也无拨啥格法子，横竖横竖格哉，倪归碗断命堂子饭也吃得勿要吃格哉。耐刘大少既然放仔格句闲话出去，叫倪做勿落生意末。倪索性拜托仔耐刘大少，一塌刮仔替倪开销仔罢。耐刘大少也勿在乎此格！”

厚卿听他要他开销帐目，口气说得大了，早发急起来，勉强向张书玉道：“你这话从那里说去？非但我没有对人说过，并且你也没有什么怠慢的地方。不过应酬场面多带了一个局，这就算是跳槽么？馆人也不只做一个客人，客人也不见得做一个馆人，怎么你的店帐要我替你开销？难道你不认得我这个人，就欠的帐目都不要还么？你们想想，可有这个道理？”

书玉听了，只冷笑一声，向阿宝姐道：“耐听听看，才勿关俚事，阿要推得干净！”又正色向厚卿道：“刘大少，耐勿要假痴假呆，倪向来格闲话说一句是一句，勿是啥格说仔搠白相，耐倒要替倪打算打算笃哩！”

厚卿被他逼住没有转身，已是十分惹气，又见张书玉声色利

害，明知他不肯空回，只急得两足乱跳道：“这是什么说话？无缘无故的来寻起我来，叫我怎样的打算？我又没有用你的钱，没有欠你的帐，听凭你怎样便了！”

书玉冷笑道：“上海滩浪有铜钱格人末也多煞。倪啥勒勿去寻着别人，独独寻着耐刘大少一千仔？耐自家想想，说出该号闲话来，阿对倪得住？”

厚卿听他说得没头没脑的，更加摸不着缘故，只是干着急，口中嚷道：“我们到底说了什么？你也要说个明白，不要半吞半吐，弄得人糊里糊涂。依着你的心上要我怎样？你放着正经话不说，单单同我转起大远的圈子来，我可知道你是个什么主意呢？”

书玉道：“耐自家对别人说格闲话，自家明白。倪也勿来替耐对啥格话头，倪现在牌子拿脱仔，生意也勿做哉。娘姨笃格带挡一千几百块，各处格店帐末二千多点，一塌刮仔勿到五千洋钱。说起来，是也呒啥希奇，就不过半中节里一歇辰光。要倪还起洋钱来，收末收勿着，借末无处借，叫倪身浪也勿会出啥洋钱。刘大少，倪一径待耐末也勸坏过歇良心，耐勿应该放倪格谣言，故歇弄得倪勿上勿落，格一杯酒是要挨拨耐吃格哉！”

厚卿听他盘子开得阔绰，心上没有了主意，虽然明知书玉有心敲他的竹杠，然而张书玉既然起了这个念头，料不是三百、五百块钱可以打得倒他的，免不得要忍着心痛，买个彼此相安。却不料他开口就要五千，早吃了一吓。心想就是一半也要二千块钱。厚卿向来为人比幼恹更加刻啬，那里割舍得下？心中躊躇。方寸交战了一会，不觉恨起张书玉来：恨他无故生枝，硬敲他的竹杠。又被书玉说了一席不讲情理、一厢情愿的蛮话，心中更加了几分焦躁。那怒气竟按捺不住起来，便也变了面孔，冷笑道：

“信人敲客人的竹杠也要客人情愿，方才显出交情。你说这样的蜜话，就是我情愿出钱，你也没有什么趣味。我在上海多年，信人要客人的小货，我也见得甚多，却从未看见你这种泛蜜的人，真是第一遭儿，实在可笑！我还有正事在身，也没有功夫和你讲理。你请罢，我却先要失陪了！”说罢，立起身来就要往外走出。

那晓得张书玉性情本来悍泼，淫恶非常，又因厚卿跳槽到洪笑梅家，天天摆酒碰和的报效，眼睁睁看着大肥的鸭子盖在锅里，还被他飞了出去，已是气得不可开交，却没有想到他自己那一天在张园看见了章秋谷，心荡神飞，恨不得立刻与他团成一块，把十分情意都用在章秋谷身上，去吊他的膀子。万不料章秋谷眼力高强，他这一副尊容，那里看得上眼？所以凭着张书玉百般做作，搔头弄姿，抹巾障袖，只如没有看见一般，付之一笑，并不放在心上。张书玉却受了个老大没趣，又羞又气。他却还不死心，想慢慢的跟着再去打动于他，刚刚走出弹子房就遇见厚卿寻他，叫他一同回去。张书玉满肚皮没好气，只得上了马车一同回去，反怪着厚卿不该打断他吊膀子的心肠。看着厚卿的面目委琐，举止堪憎，越看越气，心中便二十四分厌恶他起来。便待他淡淡的，冷言冷语的讥诮。及至厚卿叫局，故意迟至，台面将散，催了几遍方才到来，是有意叫他知难而退的意思。又不料厚卿跳到洪笑梅那里，居然的放开手段，银钱挥霍起来。懊悔前日不该做断了他，便要想个撒下瞒天大网，捞他一个罄尽的主意。同娘姨们商量了几日，才想出这一条计策来，预备先软后硬，要和厚卿大闹一场，万不肯空回白转。他明欺厚卿虽然滑溜，却是个无用怕事的人，就是事情决撒，也不怕他去告状经官。听见厚卿一场发作，正中下怀。只见他：腮边起两朵红云，眉际横一团杀气，

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大声说道：“刘大少，耐勿要勒浪摆啥格松香架子！勿要说耐格种客人，就是比仔耐再要利害点，倪也勿见得吓杀仔人，耐开口闭口说倪敲耐格竹杠，倪就算是敲耐格竹杠末哉！老实说，倪格排客人，勒倪身浪用格一千八百，三千搭仔二千洋钱，也勿算啥事体！只有耐末一格铜钱才勿肯用。寒色搂抖极杀仔人，还要说倪敲仔耐格竹杠哉！倪自然总有道理勒，好敲耐格竹杠！耐今朝到底那哼说一句闲话拨倪，勿要勒浪装啥格马虎！”

厚卿正待要走，却被张书玉翻转面皮，不遗余力的数说了一顿。只气得浑身乱抖，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停了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道：“你这说话，真是岂有此理！难道世上没有王法的么？”一面说一面仍想脱身走出，早被书玉抢上前劈胸揪住。正是：爱河滚滚，大家同在沉沦；情海茫茫，何苦自寻烦恼？不知厚卿怎生打发张书玉，且待下回交代。

第十一回 对酒当歌忽逢旧友 阳春白雪快和新诗

且说书玉抢步上前，把厚卿胸前衣服一把扭住道：“晓得耐刘大少是有财有势，倪也壳张格哉。上海县新衙门随耐刘大少格便，耐勿要走哩！”

厚卿被他扭住，不由的心中乱跳，又急又气嚷道：“你、你、你要怎、怎样？怎、怎么、不、不、不问青红皂白，就动、动、动起手来，这、这、这样拉拉扯扯的，算、算、算什么样子？”书玉道：“耐勿理倪格闲话，要想走出去，倪自然止好动手哉哝！”

厚卿着了急，把书玉用力一推，想要把他的手推开，方好脱身。那知书玉力大非常，一把衣服紧紧的拉住那里肯放？只是脚下踏着高底，立脚不稳，厚卿用力一推，来得势猛，竟是仰面一跤。厚卿因衣服被他带住，也是一跤跌在书玉身上。

那书玉吃了一跤筋斗，愈加撒泼，高声喊道：“耐只顾打末哉！唔笃大家来看哩！”只一闹，把栈中茶房，并隔壁房间的客人，都一齐拥到厚卿房门口来，却不知为着何事。阿宝姐见不是势头，连忙上前拉开厚卿，又把书玉扶起，劝书玉道：“先生勿要实梗哩，有啥闲话末，好好里替刘大少说，刘大少也无啥勿肯格呀！”又向刘厚卿道：“刘大少勿要动气，倪先生末也是一时之火，耐是老相好哉，总要包涵俚点，大家好好里商量末哉！”

书玉跌了一跤，头发已经披下，更如枉死城内放出来的小鬼

一般，愈加可怕。被阿宝姐扶了起来，也趁势住了口，却还咕噜着道：“俚耐要打末，让俚去打末哉！倪索性拿格条性命，交拨仔俚完结！倪活勒世浪，也旣拨啥格好处，拨别人家逼杀快！”

那厚卿被阿宝姐拉开，捺在椅上坐下，看看今天这般风势，料想不得好好开交。走又走不脱，回又回不去，心上就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团团走转，想不出个脱身的法儿，忽想起章秋谷来，曾替方幼恠在陆兰芬处讨回戒指，在上海花柳场中，颇颇的有些名气。大家都晓得这一个人，而且为人重义，风骨非常，若得他肯来劝解书玉，调处这件事情，真是十分把稳。便连忙叫了当差的来，分付他道：“你快快到南兆贵里陈文仙院中，飞请章老爷立刻就来，说我在栈中有要紧事情，无论如何，务必请他就到，不可耽搁！”当差的答应了，忙忙到兆贵里去。

只说秋谷自刘厚卿回栈之后，对修甫等说道：“这个人虽是世家子弟，实在俗不可耐。满面上露着浮华之气，不是个可交的人。听见我要行令，便吓得屎滚尿流，这种人真是可笑。如今他既去了，我们这酒令却只剩了六人，况且这令极是浅近，实在无趣，我们改作即席联句罢！”修甫等一齐称善。秋谷便先干了一杯，修甫等也干了，问娘姨要过纸笔。

秋谷提起笔来正要写起句时，忽见门帘一起，又闯进一个人来，忙起身看时，那人向秋谷兜头一揖道：“你好快活！在苏州闹了个大大名儿，也不来招呼我一声，没有看见你们的胜会。现在又走到上海来，可被我寻着了！”秋谷连忙回揖。

原来这个人与秋谷是总角之交，姓贡，号叫春树，是一个诗词名手，正和秋谷旗鼓相当，且又生得粉面欺何，素腰压沈。那神情意态，一味的温柔妩媚，竟如美女一般，迥非秋谷那一种眉

目清扬、神情英武的态度。秋谷与他诗文知己，互相推许。这贡春树，本是杭州人氏，幼年随着父亲做过一任常州府同知，他父亲终于任所，身后略略有些宦囊，苏州还有几处房屋。贡春树因杭州地方没有什么宗支亲友，便不回原籍，就在常州府城居住。秋谷因曾祖以下坟墓俱在常州，每年春秋二季必到常州扫墓，便住在春树家中，诗酒盘桓，十分相得。

此番贡春树打听得秋谷在苏州青杨地，浪游曲院，用度豪华，便赶到苏州，要与秋谷相会，不料秋谷已经回去，扑了一空。春树在苏州住了两月，顺便收取房租。前日方幼恇自上海回去，路过苏州，恰好遇见了春树，与他说知备细。春树方晓得秋谷已到上海，便急急赶来，打算与秋谷商量一件事情，要秋谷替他出力。恰忘记了问明幼恇住在什么栈房，所以到了码头，只好先将行李发在三洋泾桥长发栈去，自己却各处寻问。上灯之后，方才寻到吉升栈来，晓得秋谷在兆贵里请客，连忙径到陈文仙院中来寻秋谷。

当下秋谷问明了春树行止，方知他特地到沪相访。故友相逢，心中大喜。便向春树道：“你来倒正好，我在此间结了一班朋友，都是性命道义之交。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一般，你且见过了这几位再说别话。”春树便与修甫等拱手，彼此问了姓名。春树见修甫、仰正等意气惊人，行为豪爽。修甫等见春树仪容俊雅，谈吐风流。从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觉大家共相倾慕。修甫等便让春树上坐，春树不肯。修甫道：“春树兄今日才来，又是远客。我等忝为地主，岂有僭坐之理？”春树推辞不得，方才坐下。春树见台上有笔砚信笺，问秋谷道：“你们台上放着笔砚，想是行什么酒令，却被我这催租隶来，败了你们的清兴。”秋谷微

笑，将改令联句，向他说了。

春树大笑道：“席间联句，是近来一班斗方名士的习气，你如何也学起他们来？好好的饮酒何等不妙，却做这等酸子的事情，我是第一个不遵令的！”秋谷一笑答道：“我们的席中联句，是大家抒写性情，平章风月，却不是做了诗，连忙去刻在新闻纸上的斗方名士可比。你既不以为然，我也乐得藏拙，免得去搜索枯肠。但是你刚刚入席，就第一个违了我的酒令，却饶你不得。须罚你十杯，若喝不了这许多，罚你即席赋诗自赎！”春树道：“要我做诗不难，我即席赋诗，你亦要立刻和韵，方算得令官的公允，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就要鼓噪了！”秋谷笑道：“依你！依你！但古人七步八义，俱有成例。若构思迟了，就要加倍罚你二十杯。须要落笔如风，不许停顿，你可敢答应么？”春树毅然作色道：“这个何难！料想也未见得难我得倒，你且吃了令杯，看我立时挥洒如何？”秋谷道：“我做令官并无私曲，你若能文不加点，大家也要公贺三杯！”秋谷果然干了令杯。

春树要过一张八行信笺，也不思索，提起笔来，看他走笔如飞。秋谷等在旁看着，只见写得好一笔赵松雪的行楷，娟秀非常。写着《即席赋·赠秋谷章君》一首七律道：

五陵公子正翩翩，裘马清狂佳客前。

太白豪情穷碧落，冬郎才调况青年。

诗肠对月原如水，剑气凌云快欲仙……

春树写到此处，正欲奋笔直书结句，忽然一想，错了一个韵脚，便略略停了一停，要换个韵，未免就停笔不下。秋谷早大笑道：“温八叉，今竟何如？若再停一刻，便要倍罚二十杯了！”春树笑道：“你不要自恃做了令官，作威作福，停会待我也做一回

令官，考你一考。看你这‘曹子建’还能七步成章否？”秋谷道：“你不要与我斗口，且完了正文再说！”春树一面说，一面早把两句结句写了出来。众人看是——

我愧郊寒并岛瘦，闻君高论为开颜。

修甫等一齐赞好。秋谷笑道：“诗意甚佳，姑且免罚。但是揄扬太过，却要罚你一杯，我也陪你一杯！”春树也不推辞，欣然饮了道：“你的令官已经卸任，待我这令官也来出个题目何如？”秋谷笑道：“任从尊意。”春树道：“我如今先要你原韵和出一首，非但不许停顿，而且还要击钵催诗，若鼓已绝而诗未成，也要罚你二十杯。众位以为何如？”修甫等齐和道：“秋翁向来诗才敏捷，真可倚马万言，想必不至受罚，我辈拭目以俟佳作便了！”秋谷笑了一笑，随取过纸笔来。春树取一支象箸在茶杯上咍的打了一下道：“鼓声已起，速速做来！”秋谷提起便写，兔起鹘落，满纸淋漓。一笔草书比春树更加神速，不一刻早已写完。春树也自怪诧，暗想怎的比自己更快，果然并生瑜、亮，自己较逊一筹。大家看那诗时，只见写着也是一首七律，上写《奉和原韵》：

江南词客太翩翩，况在临安画阁前。

已分玉箫成隔世，漫将锦瑟误流年。

惭无琼阁风前度，应有瑶台下仙。

拼把清樽同一醉，不须惆怅问朱颜。

众人看完道好。秋谷笑道：“我向来不爱和韵，今日被他逼住，无可如何，只得潦草塞责。诸兄怎还要谬赞起来，岂非违心之论？”仰正道：“我们知己相叙，不作套谈。秋谷为何总有一番谦逊？这要罚你一杯！”就斟了一杯酒送过来，秋谷倒也无言可答，只得受罚了一杯。春树还有些心中不服，便又出令道：“我见《随园

诗话》中有新婚诗，以‘阶、乖、骸、埋’四字为韵，我想这四个韵脚虽然难用，也不至十二分艰难。我们在座各依韵和他一首，我却要自家僭妄做个令官，品评甲乙！”向秋谷道：“你可能遵我的令么？”秋谷道：“只要大家承认你做令官，独我一人岂有不肯遵令之理？”修甫等道：“春树兄此令甚好，我们大家遵令而行！”春树大喜，复向众人告罪，先饮了门面一杯，众人也多干来，便各各构思起来。那知看着虽不甚难，却也不甚容易。春树自家也在沉吟，却见秋谷略一思索，取过纸来，早已一挥而就。众人惊异，看时只见写道：

十里珠帘开画靥，两行宫使列瑶阶。

仙裙簇蝶情初定，玉佩和鸾愿未乖。

慧质只应天上有，冰姿直与雪同骸。

明灯更照红绡色，莫令名花宝帐埋。

大家看了，哄然叫好。修甫道：“有此佳作在前，我等只好大家搁笔，不必再去苦思力索的了！”秋谷道：“你们诸位都是高才，怎么也这般谦逊起来？”修甫道：“并不是故意推辞，我同你讲这缘故你就明白了。这四个韵脚，本来难押，有《随园诗话》一首于前，又有你这一首于后，我们就是再做出来，也是拾人唾余，味同嚼蜡了。我们还是受罚一杯罢！”就大家斟了一杯干了，又公贺了秋谷三杯。修甫把秋谷这一首诗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赞叹不置，连贡春树暗中也是十分佩服秋谷，真是天赋清才，不同流俗，就也极意称扬。秋谷谦让不已。

正说之间，只见又闯进一个人，满头大汗，秋谷诧异看时，原来就是刚才来请厚卿回去的家人，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的向秋谷说道：“张书玉来了，家爷叫家人来请老爷立刻前去，有

要话说呢！”秋谷更觉奇异，笑道：“张书玉是去寻你家少爷的。你家少爷同他甚有瓜葛，我却同他没有什么交情。他有话说，怎么你来寻起我来，你不要弄错了人罢？”那家人因厚卿被书玉糟塌不成局面，心中也是着急，又为厚卿分付他，立刻去请秋谷。他果然并不停留，飞一般跑到兆贵里来，跑得气喘，便夹七夹八的说了几句，此时被秋谷提醒，自家也觉好笑。定一定神，方才说道：“家人来得慌忙，说错了话，实是张书玉寻到栈中，要与家爷拚命。家爷着急，才分付家人来请老爷的。”

秋谷更加摸不着头脑，诧异得了不得。修甫等大家也觉稀奇。秋谷又问道：“张书玉好好的，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同你家少爷拚起命来？他既要拚命，又请我去做什么？你可慢慢的讲！”那家人方把书玉要厚卿开销店帐，动手揪扭的话说了出来。秋谷皱着眉头道：“这样的事情何必定来请我，难道我还能止住他不闹么？你去上复你家少爷，说我没有工夫管这闲事！”那家人见秋谷不去，便着了急，又道：“老爷的明见，家爷再三分付家人，说一定要请到老爷。老爷若是不去，家人回去销不得差。况且家爷这事全要仗着老爷调停，别人料想也是分解不来的。还求老爷的恩典，体恤家人罢！”说着又打了一个千，恭恭敬敬直挺挺的站着伺候。

秋谷听那家人说话，倒甚是伶俐，料推却不得，况也要去看看张书玉究竟做出什么悍泼情形，便点了一点头。那家人大喜。秋谷又对修甫等道：“本欲与诸兄畅叙一宵，无如又有别事，只得失陪，改日再行补叙的了！”众人齐称“好说”。秋谷起身要走，陈文仙亲手替他披上马褂，又替他钮好，低问他今夜可还来？秋谷摇头，便别了众人要走。春树一把拉住道：“且慢！我还有正

经话没有同你说呢！”就附着耳朵说了几句，秋谷皱皱眉道：“你又去闯出祸来，我可不能管了！”春树着急，又悄悄说了几句。秋谷道：“你同我回栈去慢慢的商量罢！”春树便同秋谷同走出来，众人因主人已去，随意用过干稀饭，一哄而散。

看官且慢，那有秋谷做了主人，不等客人先散，自己先走的道理？殊不知秋谷是个豪士，落落难合的，同这班人都是道义之交，相交以神，不拘形迹。况且他们数人，都敬重秋谷的才华文采，大家都是胸襟阔大的人，全不在意这些小节。正是：琼枝璧月，人争掷果之姿；斗酒百篇，光照生花之笔。欲知秋谷如何劝解，只看下回便晓。

第十二回 翻花样偷天换日 吊膀子接木移花

不说章秋谷同着贡春树回棧。再说刘厚卿自从打发家人去请秋谷，略觉放心，等了一会，还不见来，心中焦躁。偷眼看张书玉时，头发虽然挽起，那面上还是铁铮铮的杀气横飞，一双眼睛定定的斜睨着他，又有个要发作的意思。只看得厚卿坐立不安，背上如有芒刺，屁股如坐针毡，急得满屋子里团团打转，眼巴巴的只望秋谷到来，好央他劝解书玉。那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原来等人心焦，况且厚卿有事在心，更觉得时候长久，满口里乱骂那家人道：“这个混帐东西。怎么这样没用，去请一个人也请不来。”忽听书玉冷笑道：“耐就是去请仔耐格朋友来，也无拨啥格说法嘛，阿是朋友来仔末，倪就怕耐勿敢替耐说话哉！”厚卿听了又羞又恨，欲待骂他几句，又怕书玉性情凶恶，索性借此大闹起来，客中甚是不好意思，只得忍住了气不敢开口。那一种可笑可怜的情状，真是好看！

好容易等得外间脚步之声，约略是秋谷的声音来了，心中一块石头刚才落地。果然不多时，那家人先抢步进来回道：“章老爷来了！”厚卿大喜，忙走到门口，家人便打起门帘，只见秋谷笑吟吟的进来，口中说道：“有累吾兄久等，心窃不安！”厚卿连称不敢，迎进房来坐下。秋谷道：“刚才盛价来说你与书玉有些口角，但书玉同你向来要好，为什么淘气起来？或者你自家有不

到之处也未可知。我倒要请教请教你们到底是为什么缘故？”先前秋谷进来，书玉本是坐在床上低着头，装做没有看见，及至秋谷开口，并不派着书玉不是，而说厚卿或者有些不到，这本是秋谷的口才，不劝自劝。料想书玉听了自然心中欢喜，方好乘便劝和。

果然张书玉听得秋谷说话在行，不由的就有几分高兴，抬起头来打量秋谷的相貌时，心中早突然一跳，又喜又惊，原来就是张园相遇、眠思梦想不得到手的心上人儿。此际书玉不由自主连忙立起来叫了秋谷一声，登时把方才面上的那一团杀气威光消化得干干净净，变作满面笑容，喜孜孜的在台傍坐下，便告诉秋谷道：“章大少，耐勿晓得倪格事体，倪说拨耐听仔，随便啥人也要心浪惹气格。格个刘大少做仔倪一个多点月哉。自从俚到仔倪搭来，倪倒当俚好客人格，从来^勔叫俚打啥格首饰，做啥格衣裳，碰和吃酒也随俚格便，洋钱是加二^勔见歇，倒说归转仔俚来叫倪格局，倪为仔转局过去晏仔点点，俚就此扳倪格差头，搭倪反子一泡。倪搭勿来哉，跳槽过去，另外做仔格洪笑梅，日日替俚碰和吃酒，做衣裳，打首饰，倪也勿去管俚。只当无介事，不过少做一个客人，算得好说闲话格哉。勿壳张俚勒浪外势，还要说倪格坏话，放倪格谣言，倒说俚勒浪倪搭白相仔，勿到一个月用脱仔论万洋钲哉，难末拨倪格排欠帐格店家借债格，户头听见仔大家勿好哉。一淘到倪搭来收帐格收帐，要债格要债。才问倪要洋钱，章大少，耐去想哩。半节里倪陆里来啥格洋钱？勿还俚笃末倪又坍勿落台，逼得来倪急杀快，格件事体弄僵哉^哪，倪想起来才是刘大少格勿好勿放倪格谣言末，倪也弗造至于实梗样子。今朝倪实在弄勿落哉，跑到刘大少搭来想问俚借点洋钱开销开销，

等倪过仔节收帐下来再好还俚，也勿算敲俚格竹杠，俚耐洋钱末勿借拿倪骂仔一泡勿算，还要动手打倪，推仔倪一跤筋斗，章大少，耐想想看，世界路浪阿有格号道理，请耐章大少替倪评评，倪是横竖啥念头转，今朝定规要俚拨倪一句闲话，随俚去拿倪那哼末哉！”口中说着，一面笑微微的向秋谷连丢几个眼风，又用金莲在桌子底下勾住秋谷。那两只眼睛水汪汪的，把秋谷浑身上下盯住呆看，恨不得要立刻扑在秋谷怀中。

厚卿初时见秋谷进来坐定，刚刚开口，张书玉便是满面含春，撇去了先时凶狠形容，平添出一副温柔体态。厚卿心中暗想：“秋谷果然名不虚传，怎么他才开口，张书玉便不似先前那般形状，出奇的柔顺起来？”后来听张书玉向秋谷一番说话，句句说他不是，甚是气忿。待要开口辩白几句，却被秋谷对他连连摇手，厚卿只得默默无言。

好个张书玉，把一番话说得来婉转非常，却遮掩得自己并没有一些不是。秋谷暗暗点头称赞，到了紧要之地，也还飞他二个眼风，书玉觉得秋谷今日情态温存，绝不是前日在张园那一副待理不理的面孔，更是十分意满。那两边面颊之上早泛起点点桃花，隐隐的眉目之间大含荡意。

秋谷听他说完了一席话，心中想道：“我要驳倒他，叫他无言可答，有何难处？但是书玉本是泼赖非常，厚卿又是十分无用，我一个旁人怎好管他闲事。不要弄得他恼羞变怒，依旧不讲情理起来，于自家面子岂不有碍？只是又有一件难处，书玉本来有心于我，前天在张园极意迁就，吊我的膀子，我却嫌他面貌不好，没有理会于他。如今自家要替厚卿调处劝解。这件事情不用说拿得稳，书玉是一说一听的，既要曲意替他和解，自家却就免不得

要领书玉的盛情。”看着书玉那雄赳赳的神情，着实有些退避三舍，不觉的就为难起来，忽然眉头一皱，想出一条“接木移花”的计策，心中大喜道：“有了！有了！只消如此这般，这事便有二十四分拿手，不怕书玉再要装腔。”

正待开口，只听得厚卿接口道：“秋谷兄，你不要听他的说话，我并没有在外边放他什么谣言，这是他一厢情愿的主意，你须要替我分解分解才好！”书玉在旁冷笑，接口正欲驳他，也被秋谷朝他摇头示意，书玉便不开口。秋谷向厚卿微笑道：“你有也罢，没有也罢，总之书玉无缘无故，不见得起你的花头。你们这班曲辫子的大少爷，专喜对着别人说你自己的阔劲，如何用钱，如何发标，乌烟瘴气，闹得一塌糊涂，在你们的心上，以为不如此，装不出自家的幌子，那晓得嫖场的诀窍世路的人情？非但装不来自家的场面，还出了个吹牛皮说大话的名头，从此别人看你不起，就如自己贴了招子，出卖曲辫子的招牌一般，书玉的说话固然不可全信，未免也有些过甚之谈，然而想情度理起来，你也不要推得干干净净。大约在人前说几句大话，说在书玉面上，用了多少银钱，想去哄动人家来巴结你也是有的。我从你未曾开口早已洞察情形，你若再要在我面前遮掩支吾，不肯说出实话，那却你就怪我不得，不管你们的帐了！”

厚卿被他说着了真病，面上红了一阵，闭口无言，张书玉更是喜欢，五体投地。秋谷却向书玉道：“你的意思我都晓得，自然总有个调停。你且到我的房间去略坐片时，你有什么说话，我再同你商量可好？”书玉巴不得秋谷说这一声，大喜应允，又向秋谷道：“章大少格说话，句句才说到倪格心浪！”回头将手指着厚卿道：“俚耐格闲话，搭耐章大少一样仔末，倪也勿要替俚反

哉！”说着又斜睨着秋谷一笑，以目送情。厚卿看见，岂有不知，虽也不免有些醋意，但是看着秋谷样样较胜一筹，自己那里比得上？况且又要秋谷替他调处，自然只好由他，只在腹中暗暗的叹着冷气，秋谷随手立起来，向厚卿说道：“我去去就来回你的话，你可不要出去！”厚卿连连答应。书玉也不理厚卿，同了阿宝姐，跟在秋谷后面就走。厚卿虽然心中不乐，也无可如何，只自家悔恨当初不该做他，如今弄得这般无趣。

只说书玉跟着秋谷一路走上楼来，心中暗喜，只想秋谷一路引到自己房间，必定有什么心腹的话，却不晓得秋谷另有一番意思。秋谷在兆贵里同了贡春树回来。因他与刘厚卿素不相识，便叫他在自己房中宽坐等候。春树正是等得不耐烦。反背着手，在房中踱来踱去，忽见秋谷进来，背后还同着一个倌人，忙笑道：“你在那里有什么正经？去了半天，把我丢在这里，好不心焦！”书玉跟着秋谷走进房间，见房内还有一个客人，心中觉得不甚自然。及至举目看时，那知不看犹可，一看早又吃了一惊。只见春树容华俊雅，骨格风流，粉面朱唇，细腰窄背。同秋谷立在一处，真是一对璧人，不分上下。但春树是一团的妩媚非常，秋谷是一派的英风流露。若要两人相并，还觉得秋谷胜些。书玉心中暗想：“怎么相貌好的都聚在一处？为什么我在上海见了无数客人，没有一个比得他们的呢？”看看秋谷，又看看春树，把个书玉竟看呆了。秋谷招呼他坐下，方才觉得未免不好意思，随便在窗口一张椅子上坐下了。秋谷却不向书玉说话，叫过春树来，悄悄附耳说了几句。春树微笑，回头把书玉细细的上下打量一番。朝书玉微微一笑，又向秋谷摇头，秋谷顿然不悦道：“你不答应么？”春树点一点头，秋谷便道：“你不听我的说话，回来你有什么事情，

可不必再来找我！”春树忙陪笑道：“你不要着急，我倒不是不答应，倒是怕你要吃……”春树说了半句，又不说了，朝着书玉格格的笑。秋谷道：“吃什么？说下去，你说出不好的话来，可不要怪我粗鲁！”春树听了，连忙将头项缩了缩，舌头伸了一伸说道：“罢了，我不说了！谁不知你是个拳棒名家，我这几根鸡肋，那里当得起你的尊拳！”秋谷也一笑，便剪住了话头。

此时张书玉坐在旁边，呆呆的看着他们两个，听得秋谷与春树互相问答，又看着他笑，心中早已十分明白。若在别人说了这几句说话，书玉早已就扳起面孔来。无奈书玉看着秋谷同春树两人，一个是玉树临风，一个是琼枝照月。恨不得取一碗清水过来，把这两个傅粉郎君，一齐吞下肚去，爱还爱不过来，巴不得他们与他说笑。看张书玉这一时的光景，就是叫他无论如何，他也断无不肯。

当下秋谷携着春树的手，向书玉道：“这是我的把弟贡春树，待我替你们做个媒人！”书玉低鬟一笑，不觉面上生红，把秋谷斜睨了一眼，秋谷对春树道：“你今夜就在他那里请一台酒可好？”春树道：“摆酒不难，只是时候已经不早，那里还请得着什么客人？况且我初到上海，也没人认得。”秋谷大笑道：“你这说话，越说越呆，真真是个饭桶！叫你请客，无非开个堂簿的意思，以后便可往来，难道认真叫你请客么？”春树恍然，也自好笑。书玉眉花眼笑的道：“贡大少要吃酒末，倪先转去预备起来阿好？”秋谷道：“你先回去也好，但是厚卿的事情，你究竟是什么一个主意，你不妨同我说明可好，看我的薄面将就了结！”书玉道：“倪也勿是一定要俚那哼，为仔俚讨气勿过，倪有心要替俚拌拌嘴舌，既然耐章大少说仔末，随便章大少末哉。倪总旣拨啥勿肯

格！”秋谷大喜笑道：“你既听我的说话，也不必与他吵闹，料想你也不是一定希罕他的银钱。只要他以后晓得些轻重，也就是了。现在总算我来替他讨个情，叫他拿出几百银子，罚他个不该乱放谣言，他此后料也无颜再在你家走动。你道如何？”书玉道：“章大少格闲话，倪总听啥勿听，谢谢耐，要耐章大少费心，就是实梗末哉！”秋谷笑道：“这是我承你的情，看我得起，怎么你倒谢起我来？”说着便连忙去厚卿那里替他说了情形，又道：“我的意思，硬作主张。你竟是干干净净送他五百银子，从此一刀两断，他也勉勉强强的应了下来，你的意思怎样？”

厚卿听张书玉居然应允，心中虽是欢喜，却又舍不得五百银子，蝎蝎螫螫的说道：“怎么竟要五百银子，可好费秋翁的心，这数目少些？”秋谷不觉大怒道：“原来你这个人，如此的不知好歹！怪不得张书玉要敲你的竹杠！照你这样说来，倒是我多事的不是？我也不管你们的闲事，我去回复他就是了！”秋谷说这几句话时，声色俱厉。厚卿见秋谷发怒，已是吓慌，知道自己失言，十分懊悔。又见秋谷拂衣要走，更加着急，连忙拦住秋谷，连连作揖，赔了许多不是，秋谷方息了怒气。说定明日汇了银子，由秋谷经手付与书玉，又数说了厚卿几句，便回自己房间里来，见春树与书玉二人谈得正是热闹，阿宝姐坐在一旁打盹，秋谷进来笑道：“时光不早，我们就到书玉院中去罢！”

当下议定，夜深无处请客，单请秋谷一人，先打发书玉回去，二人随后慢慢的同到院中，书玉含笑相迎，房中台面已经摆好，等秋谷一到，就起手巾入席。秋谷见并无外人，便令书玉同吃，书玉不肯。秋谷道：“我们二人不比别客，你难道还要拘着院中规矩么？”书玉一想不错，果然坐了席间，与秋谷谈些旧事。秋

谷酒落欢肠，已觉微醉。

这一席酒虽只有三人，却低酌浅斟，吃得甚是爽快，书玉虽觉有些美中不足，然而看着春树的面貌娇柔，丰姿倜傥，也甚是喜欢。秋谷饮到半酣，便要先走，被春树留住，悄悄谈了一会。秋谷道：“这样的好差使，为什么不去寻着别人，总只缠我一个，这是什么道理？”春树陪笑央求，又朝秋谷作揖，秋谷勉强点一点头道：“也只好碰你的运气便了！”春树大喜，书玉在旁，也不知他们说的什么，又不好问他。秋谷便先回栈去了。正是：一双蝴蝶，可怜同命之虫；卅六鸳鸯，妒煞双飞之鸟。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汪宏超花钱代审 金汉良拼命吹牛

且说秋谷回栈之后，过了一夜，明日一早，便会见了刘厚卿，问他银子可曾齐备。厚卿回称，钞票已经现成，便在枕头傍一个大皮包内取出一卷钞票，点了数目，双手交与秋谷，秋谷收了起来，因见厚卿瘟得利害，觉得他也甚可怜。厚卿将钞票交代了秋谷，又连连致谢秋谷费心。秋谷便想再费一番唇舌，把刘厚卿劝醒转来，使他不至沉迷不醒，也算大家认得一场。便邀厚卿到自己房间坐下，将以前劝解方幼恇的几层说话，恳恳切切的劝了厚卿一遍。又道：“你道张书玉同你吵闹，是要敲你的竹杠么？他是因为你土头土脑的，不甚漂亮，又不肯爽爽快快的花钱，他心上不愿意你在他院中走动，所以平空把你冷淡起来，好等你从此不来的意思。你想上海堂子，还有什么玩头，即如我章秋谷，老于嫖界的人，也要步步留心，不肯一丝大意。凭着你这样一个人，不知嫖界的情形，不懂院中的规矩，平空的走到上海，要去嫖起四大金刚的张书玉来。上海的金刚可是好嫖的么？像你这样没有功架、不肯花钱的客人，他眼睛角里也没有梢着你，你还要想去装呆做傻，与他讲论交情，他不糟塌你，倒糟塌我么？”

厚卿虽是沉迷，到底心上总还明白，听了秋谷这一番议论，把上海堂子的情形，倌人的性度，一齐挾发出来，无论再是下愚不移，听了这种激切的说话，也不由得毛骨悚然，通身汗下，便

向秋谷道：“秋翁现身说法，真令顽石点头，怪不得方幼恹经你一番劝解，立时收拾归家。我如今回想起来，真真是个痴子，花了多少冤钱不算，还惹出许多气来，岂不是自寻苦吃？我在此间略停数日，便也要回到常州，从此看破他们的手段，不再去惹草拈花，省得辜负了秋翁的苦心劝解！”

秋谷起初劝解厚卿之时，还当他未必果能猛省，姑且把他提醒一番。今见厚卿居然言下大悟，心中爽快非常，哈哈大笑道：“果然厚卿兄甚是聪明，一说已经明白。我章秋谷浪游花柳，到处留情，未免也惹下了许多风流孽障。如今仗着这广长妙舌，居然劝得你们勒马回头，也是我一生快心之举了。”厚卿听了，感激万分，想秋谷这样的人侠骨柔肠，真是世间难得，着实谢了几声，秋谷连忙止住，又说了几句闲话，拱手别了厚卿，便到别处寻人去了。

有天午正，方才到栈吃过了饭，想着厚卿的钞票，还在身边尚未交出，本来想去问春树的信，就到新清和张书玉院中来，出了栈房，信步慢慢的行走。新清和离吉升栈本来甚近，不用坐车，正走到大新街口，忽见对面一乘光彩辉煌的轿子，三个轿夫都着绉纱紧身小袄，绉纱兜裆马裤，抬着轿子飞一般直撞过来，那轿子是用翠色洋蓝大呢，做了四围的轿衣，通身用白绒线绣着折枝梅竹，中间还镶嵌着水钻，光华夺目。轿子四角边结着四个湖色流苏。两傍玻璃也衬着绣花软帘，垂着湖色绉纱，黑线洒花的遮阳，瘦瘦的一副杭州香藤轿杠，杠上前后也结着四个小小的彩球。那轿子四围，更用白铜就的各色折枝花样，钉在轿上，耀眼争光，收拾得十分精致。秋谷暗想：“好一乘讲究的轿子，谅来是什么红倌人坐的了。但是天气刚刚过午，为何出这样的早堂

差？”正在暗想，那乘轿子抬得飞快，已是擦肩过来，秋谷要看轿内坐的馆人面貌如何，便住了脚步，仔细往轿内看时，那知不是馆人，竟是坐的一个男子，扶手板也没有，端端正正的坐在轿中。秋谷大为诧异。看那男人时，穿着玄色外国缎马褂，鼻架金丝眼镜，衣裳甚是华丽，帽子上还钉着一块披霞，面上却满面烟色，青生生的甚是难看，獐头鼠目，缩头拱肩坐在轿中，眼睛四围乱转，得意洋洋的神气。秋谷见了这副怪状，忍不住哈哈一笑，心想天下真有如此寿头码子，真是可笑。轿子刚刚过去，忽听得轿中那人叫了一声：“秋谷兄，几时来的？”秋谷不及回答，轿子已折到四马路去了。秋谷听了他的声音，方才想起：“原来是这个人！”

看官，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是常州有名的“冤桶瘟生”，姓金号汉良，是个“乌龟”的儿子。本不姓金，他父亲名叫金幼川，因为自家无子，就把这个“乌龟”儿子抱养成人，便顶姓了金，承受了这金幼川的一分家产。

这金幼川也不是好好出身，本来一贫如洗，在一个徽州汪家管管帐目。可巧这汪家，同一个姓申的举人争夺地基，大家告状，地方官判断不来，姓申的就赶到省中，在臬台衙门告了一状，臬台准了状词，提审起来。汪家虽有家财，却是向来胆小，极是怕见官员，又为自己没有功名，恐怕上堂出丑，便害怕起来，要叫这管帐的去顶名冒审，金幼川那里肯去？汪家急了，便许他若肯替代上堂，无论吃苦与不吃苦，总送他一万银子，这金幼川虽然怕打，却是漆黑的眼睛，见了白花花的银子，由不得就答应了。跟着差人到了苏州，不多两天，臬台挂牌提审。先问了原告的口供，再传被告上来，金幼川仗着胆子，上堂跪下。臬台把他看了

一看，用旗鼓在公案上一拍问道：“你可就是汪宏超么？”金幼川战抖抖的答应了一声：“监生正是。”臬台又问道：“你这监生是在那一案报捐的？折色几层？可曾领到部照？从实讲上来！”两旁吏役齐齐的吆喝一声。金幼川原不曾捐过监生，只道监生是个微末功名，臬台不致追问。不料臬台认真盘驳起来，他如何回答得出？又被两傍差役喊了一声堂威，愈加慌得六神无主，竟说不出什么来。臬台又拍着惊堂道：“讲！”满堂人役又喊了一声，把个金幼川吓得呆了，一句话也挣不出来。臬台大怒道：“怎么本司问你的话，你竟不回答？好大胆的奴才！掌嘴！”值刑皂隶轰然答应一声，赶上几个人来，不由分说，把金幼川拿住，一个捺住他的肩头，一个扳着他的脸面，把个嘴巴放得平平的。金幼川听得臬台叫打，已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就要喊也喊不出来。早被差役取过皮掌，照着金幼川的嘴巴，一五一十的打了四十，方才放他起来。那臬台堂上的刑法十分利害，这四十个嘴巴，直打得金幼川肿了半边的面孔，就如猴儿屁股一般。牙齿也打了两个下来，满口里喷出鲜血，只把他打得昏天黑地，连自己的生年月日都一齐忘了，那里还说得出什么话来？臬台又拍案喝道：“看你这般光景，你这功名，料想不是真的，本司也没有多大的工夫同你追究，只问你争夺基地的案情，你这欺贫倚富的奴才，为什么去争夺人家的基地？在本司这里好好的供上来，若有一字支吾，你可知道本司的刑法！”

金幼川被他打得昏了，也听不出臬台问的什么话来，只连连磕头道：“监生冤枉，求大公祖明镜高悬。”臬台冷笑道：“还敢自称监生，左右与我结实再打！”金幼川急了，连碰响头道：“总是小人该死，求大人开恩！”臬台冷笑一声，又道：“本司看你这

个样子就不是安分良民，那强占人家的地方是然也是有的，你还敢在本司这里称冤道屈么？”只这兜头一盖，把金幼川盖住了，不敢开口。臬台喝道：“快快的供上来。”金幼川只吓得心中乱跳，又不敢再叫冤屈。臬台见他并不开口，发起火来，大声喝道：“我把你这放肆的奴才，你在本司堂上尚敢如此支吾，你平日的倚富欺人，可想而知的了。”一片声叫“看大板伺候”，皂隶吆喝一声，便要来掀金幼川下去，金幼川着了急，高声叫道：“求大人开恩饶打，小的愿招！”臬台吩咐：“不要动手，等他实供！”金幼川无奈，只得胡乱招了几句，不合恃富欺贫，谋占地基是实，招房录了口供，叫他自家画供呈上。臬台看了一遍冷笑道：“本该把你这奴才重重惩办，以儆将来，姑念你在本司这里从实供招，饶你一顿板子，回去好生改过，学做良民。若再有什么案情，犯到本司这里，哼！那是莫怪本司——就不是这样的办法了！下去！”值堂的听臬台叫他下去，齐声吆喝。金幼川只得磕了几个头，走了下来，又羞又气。这里臬台又传了原告上来，将基地断归原告，叫他当堂具领，就此退堂。

原来这臬台也是寒士科第出身，从前未遇之时，着实被本乡的富户欺凌嘲笑。所以做官之后，存了一个偏心，凡是穷人与富户打到官司，到他台下，一定要偏袒穷人，金幼川那里知道？冒冒失失的顶了汪宏超的名字上去，吃了这一场大亏，当下出了衙门，又羞又气，连夜回到常州。汪家见他果然吃苦，免不得要抚慰他一番，又当真给了他一万银子。

这金幼川甚有心计，把这银子同人合股，开了一家钱庄，自己辞了汪家出来，就在钱庄管事。不多几年，竟被他盘了一倍出来。金幼川有了银子，就要摆起臭架子来。家里用了两个粗使的

老妈子，买了两个丫头，叫他自己是“老爷”，老婆是“太太”，儿子是“少爷”。把这过继的儿子，十分钟爱，延师教读，要想替他光大门闾。无奈这金汉良心地极是糊涂，资质更加愚鲁，整整的念了十五年书，连个“之乎也者”的虚字也不曾掉得连牵。这先生明欺金幼川是个外行，不知黑白，对着他反称赞他令郎的学问。金幼川本来满腹草包，那里懂得什么学问，连先生都赞起他的儿子来，可想自家儿子的本事是大到极处了，就把他欢喜得手舞足蹈，无可不可，以为儿子指日就是大官，自己就是现现成成的一位老封君了，便拚命的把儿子恭维起来。他这令郎，本是龟奴的儿子，自然就带些祖父家风，虽然别的事情一样不会，却偏偏生就一副说大话、吹牛皮的本领，凭你无影无踪的事，他偏会说确实非常，有凭有据。至于生性的卑鄙，行为的刻薄，更是他的本色。在下也没有这些闲力，一桩一件的形容他。

只说这金幼川巴结了儿子十年，指望自己好做封君，享受他儿子的福气。不料他年纪已高，等他不及，一病死了。金幼川病死之后，他儿子非但不知哀恸，倒反高兴起来。把金幼川辛苦积来的家产随意花销，鸦片烟瘾甚大，每日要吸二两几钱。同的一班朋友，都是不三不四的人，帮闲篋片，都跟着他吃喝。正经朋友的面上，却是一文不肯花费，吝啬异常。所以人人都赶着他叫“瘟生冤桶”。他家产虽然不多，却最喜人赞他有钱，夸他豪富。他自己也一天到晚，摇摇摆摆的只在街上闲闯，摆着不三不四的架子，打着半南半北的京腔，好像真是世家公子，百万财翁一般。那一年联军进京，开了捐例，秦晋顺直，甚是便宜。他忽然发起官兴来，到处托人，替他捐了一个试用知县，加了三班银两，分发直隶。他捐了这个官十分高兴，登时就戴起水晶顶子，拖着一

条花翎。忽逢城内有什么婚丧喜事，他无论向来认得不认得，一概到场，为的是好摇摆他晶顶花翎的架子。也有几个通品乡绅，见他那种不中款式的样儿，甚是可笑，便问他这五品顶戴可是知县上的加衔？他就大声答道：“兄弟这个顶戴，是五年之前，山东开办黄河口子，抚台奏保兄弟的虚衔，兄弟这个知县倒是在这五品顶戴上加捐的，所以他们这一班新捐知县的人，谁也没有兄弟这个面子！”那问的人几乎笑了出来，知道他是个初出茅庐的人，不好意思同他辩论，只好走了开去，告诉别人，个个把他当作笑谈。他却意气昂昂，毫不为怪。只是他笔下虽然不通，他却自道是个通品，说起话来，满口“之乎也者”的，牵文掉字，人家都不懂他说的什么，适值联军已经退出北京，皇上回銮之后，举行乡试，恩科、正科，并在一起，那中的额子就有二百余名。他又发了一个奇想，又要想去中起举人来。他本来底子是个监生，现在虽然捐了功名，尚未到省，照例可以入场。金汉良就在本县起了一角送考文书，结了几个同伴，径往南京而来，在文德桥左近租了两间房屋住下。

转瞬已在七月廿七，就要进场录遗。这金汉良穿了一身崭新的实地纱袍褂，浑身挂着玉器，叮玲琅琅的，又扣着平金的眼镜袋同扇袋，背后飘着两对荷包，而且挂着大长的忠孝带。头上戴着簇新的凉帽，翡翠翎管拖着上好的花翎，挤进贡院，累得满头大汗。原来学院录遗，也有大员子弟的官卷，也有已经捐过功名的官监，照例都要带着顶戴入场。但都是随身衣服，头上戴顶帽子，脚上穿双靴子，从没有象金汉良这样全身披挂的，好似进士谢恩，大员陛见一般。大家都望着他好笑。正是：傀儡登台，真个官场如戏；沐猴冠服，果然嫖界新闻。不知后事如何，请听下

回交代。

第十四回 一监生录遗受气 两承差讨赏翻腔

且说金汉良见一班录遗的生监，大家都看着他笑，又有指指点点的谈论着他。金汉良那里想到是笑他自己，还认是自家身上衣服过于华丽，所以众人羡慕着他，倒反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衣裳，甚是洋洋得意。

不多时，学台放炮开门，点起名来。那一班生监便一排一排的挨挤上去，点了一会，渐渐点到常州府来。先点武阳二县，金汉良挤在学台的公案旁边，听得点到他名字，他连忙赶到案前，接了卷子。学台见他穿着得袍褂齐整，靴帽时新，头上还拖着一枝花翎，腰中挂的玉器不住的乱响，已觉诧异。到得他缴验官照之时，学台看只有两张部照，并没有加衔同翎枝的执照，却见他明明戴着水晶顶子，拖着花翎，心中诧异起来。又恐自己眼花看错，便把鼻上架的大圆老光眼镜往上撑了一撑，仔细再看时，金汉良见学台大人不住的看他，满心欢喜，只道学台有话问他，便朝着公案，深深的请了一个安，口中恭恭敬敬的说了一声“瞧！”引得两旁的承差吏役多笑起来。学台也觉得这个人大有痴气，便也不去盘问他顶戴的来历。好在学台衙门，只管录遗，那有什么工夫来管你的闲事？只觉得这个人呆得可笑，却又不好笑出来，失了体制。学台把脸沉了一沉，承差便一齐喊道：“进去！进去！接了卷子，还立在这里做什么？”

金汉良正是一团高兴，等着学台同他谈心，不料被承差赶了进来，讨了个大大的没趣，只得走上甬道，一直进文场来，依着卷面上的字号坐了，却只有自己一人，同伴的都不见来。他是做大老官做惯的人，举目无亲的坐着，甚是纳闷。坐了不多一会，他的烟瘾早已发作，烟具是预先带着，急急的拿了出来，苦的是没有榻床，又且四面不住的吹进风来，勉强坐着上了一口吃了，却是塞了几次，好容易吃完。金汉良平时过瘾，总要大口装烟，一顿要吃一两，这样不爽快的吃法，那里挡得住他的烟瘾，正在没法，只见一个差官带着几个承差，前来查号。原来外面已经封门，两边文场，都有学院衙门的差官同着各学的教官一同查察。那差官看看查到金汉良面前，金汉良一见这个差官，心中大喜，认得他就是同乡的胡养甫，向来晓得他是学院衙门的总书房，便连忙招呼他道：“养甫兄，幸会幸会！”胡总书听得有人叫他，回头看见了金汉良，平日彼此原是相识，便也同他拱手，说了几句套谈，胡养甫道：“兄弟还有公事，不能奉陪，改日再叙罢！”便要一直查看过去，金汉良因文场内不能过瘾，心上慌忙，见了胡养甫来，正要托他想法，连忙说道：“养甫兄，且少停一刻。有一件事与你商量，可有什么安稳的地方，可以躺着过瘾的，托你想个法儿？”

胡养甫听了，沉吟道：“里面都是关防地方，外人轻易不能进去，兄弟也担不起这个责成。只好我叫两个承差同你到花厅上去过瘾，那里头本有榻床，很是便当，并好叫他们替你预备茶水。只要你酌量着酬劳他们几个钱就是了！”金汉良听说可以让他同到花厅过瘾，甚是喜欢，忙拱手道谢道：“费心费心，容当后报！至于酬劳，本是小事，兄弟格外从丰便了！”胡养甫谦逊了几句，

随叫过两个承差来，向他们说道：“这金大老爷是个慷慨的人，你们领他到花厅上去，让他在炕上吃烟。回来出了题目牌，你们就送到厅上，好好的预备茶水，伺候金大老爷，等回自有酬劳！”那学院衙门的承差见钱如命，见金汉良衣服辉煌，又是养甫吩咐，大约总可赚他一注赏钱，就连连答应。领着金汉良到花厅上来，金老爷长金老爷短，十分巴结。又去泡上好茶，摆出四盘点心。此时金汉良不顾别的，急忙将烟盘放在炕上，横下身去，取出打就的一罐子烟泡，装得满满约有三四两烟，装上签子，不问青红皂白，呼呼的先抽了二十来口，方才把他的烟瘾挡了回去。坐起身来，吃了些点心。承差已掇了一扇高脚牌来，牌上写着题目，给他看过，题目虽不甚难，金汉良那里做得出？想了一会，一句也没有做出来。只得翻出夹带的书来，什么《宋明四书义》、《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看了多时，拣两个牛头不对马嘴的题目，东边抄两句，西边集几句，自己联上些半通不通的虚字，勉强敷衍了两篇，急急的过了瘾，誊上卷子。

时候已经午后，承差格外殷勤，去开出一桌饭来，四样鸡鱼肉鸭，滋味倒也不坏，另外还有一壶酒。金汉良用了心思，正是腹中饥饿，也不推辞，狼餐虎咽了一顿。吃完了，提笔再誊，写到约有大半，只见两个承差手中拿出一搭收票进来。原来监生录遗，要把监照呈验，验过无误，打一个录遗戳子，候缴卷时，将原照还给本人。这班承差作弊，不于当日交还。于众人缴卷之前，叫众人在收票上注明姓名、籍贯，每人或是一元，或是五角，也要注明数目，仍将这收票交给录遗监生。隔了一日，照着注明的洋钱数目，拿这张收票去学院衙门取回监照。这是承差舞弊贪财之处，学台明知关防衙门差役异常清苦，故意假作不知，不去禁

止。论起理来，也就是驳下不严，辜负朝廷的恩典了。这且按下不表。

再说两个承差手中拿了收票进来，满面笑容的对金汉良说道：“金老爷的官照还没有交回，请在这收票上注明功名姓字，明日好叫人凭票取回，我们还要讨讨你金老爷的赏呢！”说着笑嘻嘻的请了一个安。金汉良大模大样的点了一点头，接过收票，先写了姓名籍贯，又注明了功名。写到那洋钱数目的地方，那承差目不转睛，看着他写，写好了连忙接过去，看那照费时，只觉端端正正的写着，却只一块洋钱。两个承差见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呆了一时，还恐怕忙中有错，或者写错了亦未可知。一个承差便陪着笑仍旧把那张收票放在他面前，说道：“收票上的数目，只怕金老爷写错了。我们靠山吃山，还要你老人家高升一点。”这番说话，在那两个承差也总算小心巴结的了。那知金汉良不知抬举，竟像学院衙门的承差应该伺候他的一般，登时放下面孔，正色说道：“这赏钱的数目，那会写错？本来我们应考的人那有什么赏号？这是我看你小心伺候，所以格外加恩，那里有写错的道理！你们还要争多嫌少么？”

两个承差听了，不觉心中大怒，暗想“天下有这样不知好歹的死囚！”翻转面皮，冷笑一声道：“既然金老爷你看得这一块钱十分郑重，我们虽是当个承差倒还不至于这般小气，你就请不必花费，留着自己买稀饭吃罢！通共花了一块钱，什么大不了的事，还要说格外加恩，我们学院衙门的人，除了我们大人提拔，才说格外加恩。不是我瞧不起你金老爷，还摆不了这个架子！你自己想想，请你坐了花厅，点心茶水的伺候，还要开出饭来，闹得乌烟瘴气。这一块钱还不够做茶水钱呢！”

金汉良听得承差出言不逊，也就大怒起来，高声说道：“学院大人叫你们当差，没有叫你们讹诈！你们勒索考生的银钱，还要辱骂斯文，真是岂有此理！我同你们到学台面前去讲，可是应该这样的么？”

两个承差听他索性发作起来，更觉眼内生烟，鼻中出火，劈面朝他啐了一口唾沫道：“摆你的什么臭架子？像你这样的考生，我们见得很多！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这等放肆骂人？老实说，我们小心伺候，一者是胡老爷的吩咐，二者原是巴结你的银钱，点心酒饭，那一样不是钱买来的？我们倒没有这样老脸去白叨别人的光，只算认一个晦气罢了！你白吃白喝了不算，还要装腔做势的在这里骂起人来，我们当了学院衙门差是来伺候你的么？”把个金汉良骂得闭口无言。两个承差又道：“平常一张监照也要一块多钱，你坐了花厅，伺候你的点心茶酒，没有看见你一个钱，倒反说我们讹作，要同我们去见大人，我们到底讹诈了你什么？你倒讹了我们两顿酒饭点心去了，你要去见大人，你只顾自己去见，我们候着就是了。我们还有公事，不得同你闲谈。这些考生都要像起你来，一毛不拔的，那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说完了，便两人一同出去。一个承差还对他同伴说道：“这个人真是不开眼的东西，我们只当做个好事，给他吃了两顿罢了。”

金汉良明明听见，又气又恼，只好假作不知，心中暗想：“虽被这两个承差骂了一场，究竟省了一注赏钱，吃了他们二顿饭点，算起来也还值得。”便慢慢的抄完了二篇文字，默起圣谕来。他不知格式，把那一段圣谕直抄到底，竟有十二三行，他并不觉得。转得意洋洋的，缴了卷子出来，逢人便说他文字如何好法，必定第一无疑。别人听着好笑，也不去理他。那知发出案来，

单单没有金汉良的名字。

金汉良气得发昏，他还不晓得为着什么缘故。急忙去寻着了胡养甫，要他做个手脚，把名字补出。胡养甫见面不免埋怨他几句道：“那承差原是想你的赏钱，所以出力巴结。你不肯花钱，还要闹你的标劲，连我的面上也不好看相。那天交照的时候，若不是我在里头，你这几张官照就莫想拿回去了。不瞒你说，我还赔掉了好个钱呢。这都是小事，也不必说了。”金汉良被他埋怨，只得向他谢罪，又把来意说了一遍，胡养甫道：“你的卷子只要没有违式之处，过了几天自然会补出来，不必性急。若是违式被贴，那就难了。我且替你去查查，你在这里少待。”说罢立起身来，去了多时方才回来，皱着眉头，像似有些难处的一般。金汉良就吃了一惊，急问事情怎样。养甫道：“你的卷子是多抄了圣谕，违格贴出的。刚才我查着了你的卷子，竟把一段圣谕通通抄完，多写了七八行，照例不能补出，我看你竟另想法子，我却力不从心。实在对你不起！”

金汉良方知是为多抄圣谕以致被贴，又听胡养甫说不能设法，甚是着急，缠住了养甫，打恭作揖的央求，养甫被他恳求不过道：“法子是有个在此，只是我却不能替你赔钱，你自家去酌量而行。”汉良大喜问计，养甫道：“只有替你重换一本卷子等你重新誊好，把你那一本坏卷换出来，我们在内里做些手脚，就可以挂牌补你名字。但是那班承差恨你入骨，一定要你二百块钱，你若肯忍作心痛，我便替你包办下来。除了这个法子，没有第二条路。”金汉良听了，呆了一回，虽然舍不得二百块钱，究竟中举人的心重，发了一个狠，咬着牙齿答应了下来。当晚就把二百块钱悄悄送去。

隔不多两日，果然学院衙前挂了一面粉牌出来，把金汉良的名字高高补出。金汉良欢喜，收拾进场。转眼三场已过，金汉良也随众出来，也不知道他做的什么东西，在卷子上写些什么，做书的不曾见过他的场作，不能备载出来。

金汉良在南京耽搁了几日，便回到常州，安心等榜，以为这个举人是捏在荷包里的了，一味的大言不惭。还说他做梦看见天榜，他的名字高高的列在第三。听见的人付之一笑。等到放榜之期，家里预先染了几千喜蛋，预备榜后送人。不料等了一天，杳无影响。听见报子的锣声接二连三的，在门口敲了过来，又敲了过去，偏偏的不到金汉良家，眼见得这个举人是没分的了。气得金汉良一佛出世，二佛生天，一天到晚，饭也不吃，拍着桌子大骂房官瞎眼，主考糊涂。骂了一会也无可如何，恹恹的过了几天，也就丢过去了。只带着那一班下流社会的人，天天往那妓院、烟灯，开心作乐。往往成日成夜并不回家。

隔了一年，忽然觉得常州玩得不畅，他也久闻四大金刚的名气，想到上海来见识见识，住在宝善街新鼎升栈。到了两日，就去寻着一个书局中朋友，也是常州人，同他向来相识，金汉良央他带着往各处妓院中走动。陆兰芬处也去过两次。兰芬在外出局，没有见他。又到金小宝院中，见了小宝，十分倾倒，当夜就要替他摆酒，拿出现钱来，堂子中的规矩，是现钱摆酒，不能推却的。金小宝只得让他吃了一台，四五日之间，也碰了两场和，吃了两台酒，金小宝看得了然，金汉良却一厢情愿，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小宝却见他满身土气，牛皮倒吹得一塌糊涂。娘姨等人都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取笑，也觉得他假作痴呆，甚是讨厌。而且这金汉良打茶围没有时候，每每天未到午，他已经踱了

进来，坐下了又夹七夹八的不肯走。小宝满心不悦，却又不能回他，看他那嗇钝的情形，料不是出钱的阔客，所以大家心里都在恨他。这一日才打十一点钟，小宝还未起身，金汉良已经来了，坐在小宝房中，娘姨把小宝叫将起来。正是：承差讨赏，才闻狼虎之声；曲院寻欢，又惹莺花之笑。不知小宝说些什么，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十五回 曲辫子坐轿出风头 红倌人有心敲竹杠

且说金小宝被娘姨叫了起来，见了金汉良坐在房中，冷着面孔，冷笑道：“金大少，耐倒直头来得早笃，区得倪吮拨客人！”金汉良还不晓得是骂他的说话，并不理会。坐了一会，一个小大姐进来，向小宝道：“轿子搭得来哉，阿要请先生自家去看看？”汉良忙问谁的轿子，小宝没有睬他，便蓬着头走下楼来，去看轿子。汉良也跟着下来，只见一乘金碧辉煌的轿子停在客堂里面。原来小宝因轿子已经半旧，特地花了一百四十块钱糊出来的这乘轿子，金汉良看了，连连称赞道：“好齐整的轿子，可是你坐的么？”小宝不应，只微微的点一点头。

汉良看小宝这乘轿子，十分华丽，忽发一个痴想，要坐着他的轿子到马路上去出出风头。他的意思，是要叫马路上的人，看他坐着红倌人的轿子，这倌人同他必定有些交情，想要夸耀路人的意思，便向小宝道：“你的轿子果然精致，可肯借给我坐一天，出去拜拜客么？”小宝听了，大为诧异，答道：“倪格轿子，唔笃是勿好坐格嘅！”旁边一个娘姨急在后拉了小宝一把，使个眼色，接口说道：“倪先生格顶轿子，自家勒坐歇格勒。第一转等金大少坐仔去末，再好勿有，让俚笃相帮，也好问金大少讨点赏钱！”小宝听了，微微一笑，便不开言。汉良见小宝允了，大喜，连忙叫了抬轿的相帮，说知缘故，相帮们一齐好笑，却乐得弄他几个

赏钱，就绰出轿子，汉良坐进轿去，小宝看着这般怪状，忍不住格格的只待要笑。相帮将轿子抬上肩头，问汉良抬到何处，金汉良便叫一直到新北门，进城拜客。那轿子便如飞的直过四马路来，在路口无意之中遇见了秋谷，便在轿中叫了一声。及至轿子进城之后，相帮问他拜什么客人，他却又无客可拜，吩咐相帮抬出小东门，一径回去。相帮抬着他空走一回，真是可笑，暗想从没有看见这样曲辫子的客人。路上的人见了，大家拍手笑他，金汉良毫不在意。一直抬着，仍到小宝院中来。

汉良出轿上楼，便问金小宝：“你的相帮抬我一趟，约莫要赏他几块钱？”小宝却正色说道：“倪堂子里向格规矩，换仔轿子，第一转坐出去，相帮笃才要问倪讨赏格，故歇耐金大少来替倪开销，真真请也请耐勿到。俚笃抬着仔耐金大少，是俚格运气来哉，倪平日脚末，赏格几十洋钱。耐金大少多赏点末，顶好哉。随耐金大少自家格心浪。”金汉良被小宝一番话，说得呆在一旁，不敢开口，不想小宝开出这个大盘子来，尚未回答得出，小宝又接口说道：“像耐金大少格牌子末，至少赏格四十洋钱，再多末也可以勿必格哉！”说着便看金汉良的面色，汉良依然答应不出。小宝又道：“金大少身浪旡拨洋钱末，倪有来浪，倪替耐垫仔一垫罢！”不由分说，即在枕旁一个大大的皮包内取出一大卷钞票来。

金汉良吃了一惊，暗想他那里来的这许多钞票，偷眼看时，只见小宝将一卷钞票打开，却都是一百元一张的。汉良更加吃吓。估量那一卷足有一百多张。又见小宝仍把这一卷放入皮包，重新又取出一卷来，方才检着十元的钞票，检了四张，交在娘姨手内，向他说道：“格个是金大少格赏钱，耐去交拨俚笃，叫俚

笃上来谢声。”娘姨答应出去，不多时，带了三个抬轿的相帮上来，对金汉良谢了一声，便都下去。金汉良满心懊恼，却说不出口来。好一会，才问小宝说道：“怎么我坐了一趟轿子，就要赏这许多？”小宝冷笑道：“格是耐金大少自家格场面哋。老实说，上海滩浪要出来白相顾勿得舍铜钱，倪堂子里向加二，才是铜钱格世界。倪为仔耐金大少，是格体面客人，所以替耐装装场面，故歇耐舍勿得末，倪到拿子出去，坍勿落格个台，就算仔倪格末哉。倪多末勿成功，四十块洋钱格东，还作得起！金大少耐勿要放勒心浪，倪倒也勿在乎此格！”金汉良听他话中有刺，看得他不值一文，羞得满面飞红。娘姨大姐等又在旁边冷言冷语的取笑，再坐不住，只得立起来要走。小宝并不相送，随他下楼而去。这且不表。

再说秋谷走到书玉院中，春树与书玉刚刚起身，书玉正在梳洗，秋谷一见，便向书玉说了一声：“恭喜！我这媒人做得何如？”书玉瞟了秋谷一眼，低头而笑。秋谷将厚卿的钞票交给书玉，书玉接了，称谢秋谷费心。春树便与秋谷长谈起来，书玉在旁静听。只听秋谷道：“你的事情我虽然答应，然而不能立刻就去，总要等我上海回去，方能径到苏州，大约不至误事就是了。但是你的朋友也不止我一人，难道竟没个有些热血的？偏偏的将这样好差使硬栽在我的身上，这不是无妄之灾么？”春树道：“我的朋友虽然甚多，那里有你这般的意气？他们这一班现在的朋友，平常时候倒也说义谈忠，十分要好，一到那有事之时，或是问他借钱，或是要他出力，他就缩起头来，躲得你远远的，影子也寻不着他。如今世上这朋友一伦，是可以不讲的了。你是近今有名的黄衫客古押衙，所以特地前来寻你，料想只有你还可以商量，别人那里

担当得起？你务必要替我设法儿！”秋谷大笑道：“言重之至，当不起！当不起！请你少灌两句米汤罢。怎么把我近今的一个人去比起古时剑侠来？岂不是刻划无盐，唐突西子？”说得春树也笑起来，又问秋谷几时回去，秋谷笑道：“怎么你这般性急？我此次来沪，有些正事，大约还要耽搁月余，你若等不及，就去托别人如何？”春树忙分解：“并不是我性急，只是我虽然走了，却实实的不放心。恐怕日子长了，弄出事来，我怎地对人得起？”秋谷道：“看你不出，倒是个多情种子，但是耽搁月余，料想还不至误你的事。”春树听了点头。

张书玉在傍听他们一问一答，说得热闹，却是没头没脑，一句也听不出来。忍不住在傍问道：“偁笃说仔半日，倪一句也听勿出，倒底啥格事体介？”秋谷、春树一齐笑而不答。书玉又问了两声，秋谷道：“不关我事！是你们的贡大少做的事情，你去问他就是了。”书玉果然走到春树身傍低低的问道：“到底啥格事体，替倪说呶。”春树攒眉朝他摇头道：“此刻不便，停会再和你说。”书玉见他不说话，也无可如何，口中咕噜了两声，也就罢了，只在自己腹中猜想他们这个闷葫芦。

看官且住，不要说张书玉在那里猜想，就是看官，料想也在腹中猜想，做书的在下心中虽然明白，却不好直说出来，要留着这个波澜，做那文章的曲折。看官们暂时掩卷平章，等到《九尾龟》后集出来，自然明白。并且在下这书名目叫做《九尾龟》，原说是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怎么平铺直叙，到来第十五回还没有提起一字？只把那章秋谷一人，颠来倒去，说个不了，说的又都是苏州上海的繁华，名妓金刚的小影，这与《九尾龟》的正文，有什么干涉呢？须知在下这前半部小说，原叫做《嫖界醒世小

说》，不过把《九尾龟》做个提头，下半部方是《九尾龟》的正文，只因限于篇幅，所以把一部小说，分做两段出来，并不是在下脱枝失节。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且说秋谷同春树谈了一会，秋谷笑道：“我今日看见一桩笑话，真是奇谈！”就把在大新街遇见金汉良坐着信人的轿子，在四马路过去他还在轿中招呼了我一声，“天下竟有这样土气的人，你道可笑不可笑？”春树听了，笑不可仰，张书玉也笑起来。春树道：“这个人，本来是个出名的寿头码子，现在忽然跑到上海来出起风头来，正不知以后还要闹出多少笑话呢，我们只打点着耳朵听就是了。”大家又笑了一会。春树问秋谷：“可有什么事情，我们去吃大菜可好？”秋谷点头。当下二人就同着张书玉到一品香去，吃完了大菜回来，已是家家上火。春树便要秋谷同他到有名的红信人处多打几个茶围，秋谷微笑，拍着张书玉道：“他还不是个红信人么？你还要另外去寻别人，真是岂有此理。”书玉被他说得一笑，回道：“倪是勿好格，耐勿要钝！”却把眼望着春树。春树便向秋谷道：“我要你同去打几个茶围，是不过去见识见识，并没有别的心肠，你就说出许多牵枝带叶的话来。”秋谷哈哈大笑，对着春树，把手在自己面上捋了一捋道：“算了罢，你不用和我支吾。”又向书玉道：“你只管放心，等他出去走走，有我这保镖的跟着他，包你没人抢夺，停回晚上我亲送他来此何如？”书玉面上一红道：“耐末总无拨好闲话，阿要瞎三话四！”说着忍不住也笑了。秋谷道：“我原是走你的心经，你倒不见我的情，还叫我没有好话，真是好人难做！”一面同了春树走出院中，顺便先到陆兰芬处。兰芬却好在家，见了春树，暗暗喝采，那面貌竟与秋谷不相上下，只是秋谷丰采惊人，风华

出众，比春树的一味柔弱，又觉较胜一筹。略坐一会，秋谷见兰芬房间甚忙，便起身辞去。又到金小宝院中，秋谷走进客堂，一眼就看见小宝那乘轿子，便指给春树道：“日间看见金汉良坐的，就是这乘轿子，想必他做的是小宝，不知小宝待他何如？”一面说，走上楼梯，直到小宝房中。小宝与秋谷本来相识，便含笑相迎。刚刚坐下，秋谷猛然笑道：“我们今日特地到你这里烧香，快点起蜡烛来！”小宝虽也晓得秋谷定是取笑着他，却摸不清头路，呆呆的看着他。秋谷又笑道：“你这里新近到了一个土地客人，你岂不是个土地奶奶？我们是到土地庙来烧香的，你还不点起大蜡烛来么？”小宝方才明白说的是姓金的客人，便也笑道：“随便啥格闲话到仔耐嘴里向末，就变坏哉。格个客人，唔笃阿认得俚介？”秋谷道：“非但认得，而且还看见他坐你的轿子！”小宝笑道：“阿唷！信息倒灵笃啦！俚坐仔倪格轿子，倒来问起倪来？说相帮笃，约摸要赏俚几化洋钱，拨倪敲仔一记小小里格竹杠，相帮笃倒弄仔四十洋钱，耐想格号人，阿要讨气，倪上海滩浪，住末住仔几年，客人也见得勿少哉。格种曲辫子，倪倒从来勔碰着过歇。”秋谷笑道：“这点小事，算得什么。你还没有晓得他向来的历史呢。”就将金汉良以前所作所为、极可笑的事情一一的演说出来，把个金小宝笑得如花枝乱颤，伏在桌上，气也喘不过来。春树见小宝笑得红潮晕颊，俊眼流波，娇小玲珑，动人怜爱，比张书玉大是不同，便细细的看他。小宝住了笑，坐在榻上，掠着鬓脚，也抬头打量二人。秋谷是素来认得，不必说了。看了春树朱唇粉面，那相貌竟同大家闺秀一般。也觉脉脉无言，芳心自动。后来小宝与书玉二人为着春树，几乎闹出绝大风潮，后文自有交代，此处一言表过不提。

且说秋谷又问小宝道：“这样的客人，虽然可恶，你这一下竹杠也敲得太凶，留着他吃吃酒，碰碰和，也是你的场面。为什么一定要吓得他不敢再来呢？”小宝笑道：“二少耐勦晓得格当中格道理，倪告诉仔耐末，就明白哉，俚耐一千仔，也替倪装勿出啥格场面，加仔格排常州客人格辫子，就是勿曲末，也有点弯弯里格。倪拨俚吵勿清爽，闹得头脑子才痛格哉。格号客人，勒倪房间里向摆酒碰和，勿要说替倪绷啥格场面，连搭仔倪格台，才拨俚坍完格哉！”秋谷听了，狂笑道：“骂得畅快，真是雕心镂肺之谈也！等那班曲辫子的客人听听，好叫他们知难而退，才晓得你们四大金刚的院中，不是他们可以轻易踏得进的。”说着把春树肩头一拍道：“你这个常州客人，可听见么？”春树不觉面上一红道：“别人拿我们常州人取笑，也还罢了，怎么你也说起常州人来？”小宝听得春树是常州人，甚觉不好意思，忙向贡春树陪笑道：“大少勿要生气，倪说格是姓金格客人，耐勿要听章二少格闲话！”说罢，向春树嫣然一笑，笑得春树神志荡然，细细把小宝恣意看了他一会，觉得他无处不好。正是：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落。便向秋谷道：“我有一件事情，却不明白，要来请问你，你可说得这个道理么？上海的倌人声价，名妓平章，出于众口，那相貌好的红倌人不用说了，自然是有目共赏，众口交称。一登龙门，声价十倍。最奇怪的是一班自抬声价的倌人，相貌极是平常，酬应更无可取，偏会走着运气，无缘无故的红起来。又自然有那班瞎了眼睛的人，当他是名妓，倒去巴结着他，好象不是他去用钱，倒是倌人倒贴一般。你道诧异不诧异？这还说是烟花曲院，没有什么定评，我所最不解的，是一样一个人，我看着他竟是越国西施，你看着却是东邻

嫫母；或者你看着就是赵家飞燕，别人看着却竟是齐国无盐。同是一双眼睛，怎么眼中的妍媸好恶，就这般的各别？还是真个是没有凭据的呢？还是依着那稗官小说，世间男女，都是月下老人注定的前缘，所以分辨不清的呢？你向来自诩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你且演说演说这个道理！”章秋谷言无数句，果然说出一篇闻所未闻的道理来。正是：一曲琵琶之恨，名士多情；十年歌舞之场，秋娘未老。未知秋谷如何回答，且听下回。

第十六回 论妍媸畅谈电气 谈嫖界痛骂官场

且说秋谷听了春树问他的说话，嗤的笑了一声道：“亏你平时还自命通人，怎么迷信起稗官野史家的话来，连这点道理都分解不出，你想‘月下老人’有什么凭据，又有谁人见过？世界上的男女千千万万，婚姻配合，那里捉摸得住？都要一个个注起册来，这‘月下老人’如何有这许多手脚？再说起众人的公论来，同是一双眼睛，又同是一副面貌，怎么妍媸好恶，截然不同，这究竟是个什么缘故呢？也不是什么偏见，也不是什么前缘，是男女身体之中，各人天生的一股电气。大凡人的性情面目各有不同，那禀赋的电气也就不同。合着电气的，看他就是西子南威；合不着电气的，看他便是东施嫫母。那电气又怎的会合呢？将男女二人的电气比较起来，差不多的性质，所以那电气热度高的，便喜欢面有春气，温和柔媚的人；电气热度低的，便喜欢清洁俏俐，一团秋气的人。这是男女的电气大概了。还有一种的男女，初时两情相爱，电气原是相合的，后来忽然两下变心起来，这是各人的电气慢慢的改了性质，就如人的气血一般。也有少年时本来强壮，到中年忽然无故衰疲；也有少年时本是衰颓，到中年忽地变成强壮。气血既然改变，电气也自然慢慢的不同。无论什么丑陋的人，他的身体之中，自有他本来的电气。天下之大，总有同他合着电气的人。所以齐国无盐人人唾弃，齐宣王倒反将他立

作正宫，这就是合着电气的证据。齐景公宠幸弥子瑕，初时十分相爱，后来弥子将近中年，景公见之如有芒刺在背，这就是电气先后不同的证据。总之电气相同，便一颦一笑，俱觉生妍；电气不同，便一举一动，也觉生厌。这是说各人眼界之中，另有一番境界。有时可以为凭，却又不能一定。在你看这个人是国色天香，笑着别人没有眼力。焉知别人看他却是个蛇神牛鬼，也在那里笑你的眼界不高。这又从何说起呢？至于上海的倌人声价，名妓品评，却不是这般讲究，另有一番可笑的情形。大约现在的嫖界，就是今日的官场，第一要讲究资格，第二就是讲究应酬。那‘色艺’两字竟可以不讲的了。资格熬炼得年深月久，声价一定会高。应酬习学得圆到随和，生意自然会好。就有一两个色艺俱佳的人，到了这种昏天黑地的地方，也不得不学些应酬，熬些资格，忍着一肚子的气，去同那猪狗一般的客人，夜叉一般的同辈，勉强周旋，真正屈杀了许多女子，这才是佳人名士，同一伤心！”

秋谷说到此处，早不觉引起他的牢骚来，春树也默然相对，觉得大有天壤茫茫之感。回头看金小宝，呆坐在旁，听着秋谷说的一字一句都打入自家心里，想起当年的情景，竟是流下泪来。再听秋谷说道：“最可恨的是这班瞎眼聋耳的客人，他也不晓得‘色艺’两字是个什么东西，只看见这个倌人声价高抬，他便道他一定是才貌双全的名妓，花了大把的钱子去巴结他。那真正有些才貌、没有名气的倌人，他正眼也不去看他一看，你想还有什么公论么？”小宝拭泪向秋谷说道：“二少格闲话一点勿错。倪刚刚出来格辰光，勿懂啥格应酬，生意末旡拨，节浪向总归极煞快。看看别家格倌人，面孔生得怕煞，生意倒好得野噪，碰和吃酒闹忙得来格。当中啥格道理，倪也解说勿得。直到过仔几年，生意

也慢慢里好哉，名气也慢慢里出哉，到仔故歇辰光，大家才晓得上海滩浪，有倪格金小宝格名字。倪人末还是从前格人，勿见得换仔一只面孔，想起倪归格辰光，真真作孽。二少，耐想上海滩浪格事体，阿有啥淘成？倪也不过是得过且过，混混哉罢！”

秋谷点头称是，叹息不已。春树道：“你这一番议论，真是绝后空前，未经人道。实在佩服得很！但是官人的难处，你也说得切当不移，你又没有做过官人，怎么这般明白，还是有人同你说过的呢？”秋谷微笑道：“我这般的苦口提撕，开你的见解，你反取笑起我来！我章秋谷歌场酒阵整整混了五年，难道这点阅历工夫都没有？定要像着你们遇事绝不经心，出口便谈市语的酒囊饭袋么？”春树笑道：“骂得结实。但是如今世上像我一般的人，在在皆是。而且未必如我一般，你何不一个个去寻着他们痛骂，却单在这里骂我一人？这就是你的不公之处！”秋谷道：“我原是借你一个，骂着众人，也不是一定骂你。至于那些更不如你的人，是天生的没有意识、不生气血的畜生。那就无从骂起了。”春树道：“你一概骂在里头，也是情愿。但是竟把他们比做畜生，未免过于挖苦。”秋谷道：“我把他们比做禽兽，还把他们程度看得高了，觉得有些拟不于伦。你想羔羊跪乳，鼯鼠成群，虽是禽兽，也还都有孝义之心。他们这班混帐东西，那里赶得上禽兽。你还嫌我过于挖苦么？”一席话说得贡春树咨嗟不已。

秋谷因辛修甫请春树在西安坊龙蟠珠家吃酒，要他作陪，略歇了一会，便辞了小宝，同春树到西安坊来。到了院中，辛修甫同了章秋谷等走进房间，龙蟠珠也来应酬了两声。春树看蟠珠淡扫双眉，轻施朱粉，穿一件素缎夹袄。面目之间颇有清气，便称赞了几句。到得写起局条，秋谷自然是陈文仙了，要叫春树去叫

书玉，春树不肯，叫了金小宝。秋谷道：“你这个人真是得陇望蜀。你还没有晓得他的脾气，将来若是被他晓得，必定要闹出笑话来。”春树看着秋谷，似信不信的，摇头不语。正值相帮递上手巾，秋谷也没工夫再说闲话。局条去了不多一刻，叫局的相帮未曾回转，金小宝早已姗姗而来，走进房门，香风已到。那几步路儿，放出全副的身段来，走得十分圆稳，走到春树背后刚刚立住，觉得有些微微娇喘的样儿。一手掠着鬓发，一手扶着椅背，抬起一对秋波，将座上的客人四围飞了一转。众人觉得金小宝这双俊眼，如秋月光明，如宝珠闪烁，一顾一盼，华彩非常。

当下小宝笑容满面，一一招呼，又向秋谷应酬了几句，方才坐下，回头向着春树，低鬟微笑。春树大喜，待要和他说话时，小宝却又扭过头去装作不知，只低头敛手的弄手帕子，却时时飞出眼风，暗中关照。合席人的眼光都注在他的身上，暗赞小宝的场面工夫，真个是八面张罗，满场飞舞。秋谷更是击节叹赏，忽向小宝道：“我同你虽然认识多年，局却不曾叫过。今天我竟要借光转一个局，不知你赏光不赏光？”小宝道：“二少，笑话哉。只怕耐勿肯照应倪哓。阿有啥倪倒勿肯格！”随叫跟局的大姐，把豆蔻匣子，放在秋谷面前，随向春树说了一声“对勿住，”便坐到秋谷背后来。秋谷同他谈谈说说，甚是投机。小宝向来敬重秋谷，况且秋谷的神情意气身段，都比春树较胜一等，小宝自然愈加亲热。在秋谷意中，又另是一个念头。那一班现在有名的时髦倌人，个个都晓得章秋谷的名字，而且待他要好非常，却并没有什么邪念。大抵秋谷聪明绝世，意气如云，陈王八斗之才，李泌九仙之骨。又且花丛阅历已有数年，那班名妓金刚倾慕他的才华，想望他的丰采，大家传说，到处承迎。秋谷却只是淡淡的交

接，从没有迷恋过什么倌人，这也就是他绝大的定力。真是庸中佼佼，铁中铮铮的了。一言表过不提。

只说秋谷与小宝谈了一会，陈文仙也走了进来。春树暗想文仙见了小宝，定要吃醋，要看秋谷怎样调停。谁知陈文仙醋意毫无，仍是笑盈盈的打起精神应酬秋谷。秋谷与小宝说得正是热闹，不甚理会于他，陈文仙也没有一毫怒意。春树暗暗希奇，想秋谷拿人的手段，真是利害。正在暗想，仰正等所叫的局已是接踵而来，春树一个个看时，也有相貌好的，也有相貌平常的，却没有十分粗蠢的在里头。那些倌人看见秋谷、春树这样两个临风玉树的少年，未免有情，大家都要飞他两眼。小宝因堂差甚忙，相帮来催了几次，秋谷叫他快些前去。小宝尚在俄延，秋谷道：“我们不是曲辫子的客人，你尽管去罢！”小宝一笑，方才辞了秋谷，又向春树招呼了一声，斜扶着大姐金妹的肩头，好似风吹杨柳一般，一步步的挨出门去。跨出房门，那眼波正与秋谷打个照面，却好秋谷眼光一转，也飞到小宝那边，同小宝那一对水汪汪的秋波，碰了一个针锋相对。小宝登时红潮晕颊，似笑非笑的，斜睨了秋谷一眼，急急别转了头，下楼去了。这里众人并未留心，不曾看见，只有陈文仙坐在秋谷背后看得分明，忍不住低叫一声：“好呀！”秋谷急回头，示之以目，文仙会意，微笑不言。

秋谷因要早些回栈，还有分拨的事情，便先起身辞了主人，到陈文仙处坐了一会。文仙知他有事，也不留他。秋谷便回吉升栈来，到了自己房间门首，只见隔壁一间“福”字官房已经有了客人，那说话的声音，夹着些妇女的口气，一口杭州说话，清脆异常。秋谷心痒起来，且不进房，隐在隔壁房间门外，悄悄的在门帘缝里偷看时，只见房内床横头放着五六只皮箱，床上挂着一

顶湖色绉纱的帐子，行装甚是辉煌，床上放着一副烟具，明晃晃的点着烟灯。那男人躺在床上吃烟，看不见他什么面貌。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子，坐在对面床沿，神情流动，意态鲜妍，眉目清扬，身材纤巧。穿一件杨妃色绉纱紧身夹袄，蜜色绉纱裤子。一双红缎弓鞋，约有四寸。看着这身打扮，更觉动人，想是临睡卸妆，所以只穿着这一身小衣服，衬着这酥胸玉腕，粉颈香肩，越显得态度温存，丰姿妩媚。秋谷看了一回，觉得这女子风头甚好，竟和陈文仙差得不多，同苏州的许宝琴、花云香比较起来，却也不相上下。秋谷再要看时，只见那男人坐起来，“噗”的一声吹灭了烟灯，就走来关门。秋谷恐怕被他看见，急忙缩进自己房中，听见“呀”的一声，想是把门关了。

秋谷回房坐在灯下想了一回，也就睡了。明早十点钟刚刚打过，秋谷起来，还未洗面，忽见茶房领进一个人来，灰布袍子，天青背心，脚下蹬着黑布快靴，手内拿着一张名片，向秋谷道：“家爷过来奉拜！”秋谷不知是什么人，接过名片看时，写着“王保健”三字。正在疑惑，客人已经进来，穿着一件银灰绉纱夹衫，玄色外国缎马褂，跨进房来，对着秋谷就是深深一揖，秋谷忙还礼让坐，家人送上茶来。秋谷问他来历，方晓得他号叫“云生”，安徽人氏，就是隔壁房间的客人，是个浙江同知，向在杭州候补，此番同着如君到上海苏州游玩。因上海没有熟人，要结交几个相识。原来秋谷昨夜窥见的妙人，就是这王云生的姨太太，秋谷见他语言伶俐，应对圆融，觉得这个人也不甚讨厌，便随口也敷衍了他几句，送他出来，当时就过去回拜了一趟。王云生把秋谷十分巴结，秋谷却只是想那女人的面貌，要想个法子见他一见，却又想不出什么主意来。

次日王云生来请秋谷吃酒，在公阳里林桂芬家，秋谷欣然赶席。正是：酒绿灯红之夜，别有深情；征歌选舞之场，忽逢局骗。下文，章秋谷识破仙人跳，张书玉大闹味莼园。倒脱一靴，两番骗局。康伯宣帷簿不修，留学生弹打章秋谷。这些情节都在下回交代。此时只好暂停演说，下回再续《九尾龟》的正文。不知王云生请秋谷赴席，后来究竟如何，请看后集分解。

第二集

第十七回 吃花酒初遇假同知 讽官场怒嘲真令尹

且说前集中，章秋谷住在上海吉升栈内，无意中结识了王云生。那王云生把秋谷十分巴结，百倍恭维。秋谷觉得云生这人，并不十分讨厌，且又极会凑趣奉承，便渐渐的与他莫逆起来。但秋谷那夜，门隙偷窥，看见王云生的姨太太，虽然年近三旬，却是生得娇媚非常，风头甚好。王云生住的房间，又与秋谷的房间，只隔一重板壁。偏偏这位王姨太太行为放诞，举止风流，每常趁着王云生出去，秋谷在栈的时候，他偏要走到房门口来，合那带来的娘姨说长道短，卖弄风情，又常常到秋谷房间门口，偷窥秋谷。这章秋谷是个脂粉丛中的老手，未免也要领领他的盛情。虽然言语未通，却已两心相印。正是：高唐旧梦迷神女，巫峡新欢隔楚王。

闲语休提，书归正传。只说那一天，王云生在公阳里林桂芬家摆酒，专请秋谷、春树二人。恰好春树正在秋谷栈中，两人也不等他催请，便同到公阳里来。寻着了林桂芬的牌子，问了房间，相帮说在楼上，二人缓步登楼。王云生早迎出房门，笑容满面的招呼二人进去。秋谷当先，春树在后，进得房来。举眼一看，先有三四个面生客人坐在房内，秋谷一一招呼。那四位客人，一个姓宋号叫伯容，自己说也在浙江候补，与王云生却是同寅；一个姓朱号惠甫，是上海城内有名的富户；那两个是胞兄弟，一个叫

施理仲，一个叫施务仲，也是安徽人氏，现在上海开着厚德钱庄。恰都是语言无味，目不识丁的人。秋谷觉得他们的谈吐，甚是浊气，眼中便有些看不起。他随便坐下，林桂芬出来应酬了一遍。秋谷看他的相貌甚是平常，心中不解王云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信人。正在心内转念，忽见后房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绝色大姐来，瓜子脸儿，长挑身材，穿一件湖色熟罗夹袄，玄色绉纱裤子，一双不到五寸的金莲，穿着宝蓝缎子白绒线挑绣的鞋子，长眉掩鬓，笑靥承颧。流光欲活，眼含秋水之波；弱燕惊风，腰似汉宫之柳。秋谷见了，不觉吃了一惊，便打着苏州白，赞道：“阿唷！电气灯来哉！”那大姐听见有人赞他，方才抬起头来，恰恰与秋谷打了一个照面，见秋谷衫裳倜傥，举止安详，目光眉彩，奕奕照人，眼光也定了一定，微微的笑了一声。秋谷早立起身来，携着那大姐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那大姐回头一笑，答道：“倪是旣拨名字格。”王云生在旁，代他说道：“他叫做阿媛，来得不多几时，上节是在中尚仁金寓的。秋翁你看相貌如何？”秋谷笑道：“我在上海看见了无数的娘姨大姐，却从没有遇见这样一个人，真是天上神仙，人间珠玉！”阿媛听秋谷将他极口称扬，心内虽是十分欢喜，却被众人视线所逼，面上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想要洒脱秋谷的手，跑了开去，怎奈秋谷紧紧携住他的纤腕，细细的打量他，那里洒他得脱。阿媛面上更加红晕起来，只得低低向秋谷说道：“勿要实梗惶，阿要难为情。”众人听了，轰然都乱叫起好来。秋谷一笑，放了阿媛的手。阿媛早一溜烟，仍旧跑到后房去了。王云生还恐秋谷动气，向秋谷说道：“这孩子到底年轻，不懂顽笑，待我去叫他出来。”秋谷连忙止住，大笑道：“你做的地方，我来割了你的靴腰，你不吃醋也就罢了，倒反帮起我

的腔来。只怕你这个贤惠，觉得过分了些。”说得众人哈哈大笑。云生也笑道：“我是好心照应，你倒取笑起来。”

说话之间，那阿媛又在后房跑将出来，也不言语，坐在床边一张凳上，眉眼之间，总觉得与秋谷有些关会，若离若合，脉脉含情。秋谷也默坐不言，暗中领略。王云生同那一班朋友，都是粗人，那里看得出来？只有贡春树在旁看着，含笑点头。直至又有客人，方才打断。秋谷立起身来看时，只见门帘起处，早走进一个客人，年约三十余岁，衣裳甚是时新，深目高鼻，尖嘴寡腮。走进来，似招呼非招呼的，向秋谷点一点头，也不作揖，大模大样的便向炕上坐下。秋谷见他这傲慢的样儿，心中十分有气，不去理他。王云生过来张罗道：“这位邵大令，是吴淞钓船委员，台甫是允甫二字。”秋谷不应，只从鼻子管里哼了一声。云生又向那邵允甫，通了秋谷的姓名。略坐了一会，摆好台面，起过手巾，大家入席。云生本来要让秋谷首座，只因邵允甫是个本省的候补官员，又与他认识不久，便虚让了他一声。那知他竟不推辞，居然得意洋洋的坐了首席，只向秋谷微笑，道声“有僭。”秋谷见他进来的时候，目中无人，已是可厌，又见他占了首席，那有好气答他，秋谷便勉勉强强的坐在邵允甫肩下。贡春树坐了第三，其余众客，以次坐定。

林桂芬斟了一巡酒，唱了一支京调，一支昆腔。秋谷叫的陈文仙，却第一个先到，坐在秋谷身后，低问他为甚两日不来，可是身体有些不快，秋谷道：“我因前两日应酬多了，把正事搁了下来。这两日在栈中料理事情，没有工夫出去。”文仙点头，便拉着胡琴，唱了一支小调，对秋谷道：“前日仔倪勒浪一品香出堂差，拨格断命客人，灌仔几杯酒，格两日喉咙唱勿出哉。”秋

谷皱眉道：“你既然喉咙不好，何必一定要唱呢？”两人凭肩私语，情致缠绵。不多一刻，春树叫的金小宝也来了，穿一身湖色缎子绣花的衣裤，越显得宜嗔宜喜，如玉如花。刚刚坐下，便问秋谷道：“二少，耐阿晓得张书玉要替倪翻腔？”秋谷诧异道：“我又没有到你同书玉院中去过，怎么晓得你们的事情？春树为什么口多不开，没有同我提起？”回头便向春树道：“何如？我早晓得你们这件事情，迟早总有一个乱子。”春树觉得有些惭愧，俯首无言。金小宝又告诉秋谷道：“格个张书玉，实头勿要面皮，几转叫娘姨到倪搭来，要请贡大少过去。倪回报仔俚勿勒浪俚，就一直闯到倪房间里来，刚刚拨俚撞着，拨俚翻转面孔来，说仔一泡。难末格个张书玉，恨伤仔倪，说倪抢仔俚格客人哉，要来替倪讲理性。二少耐想想看，阿有格号道理？真真是上海滩浪，少有出见格事体。”秋谷正要回答，王云生做了主人，要划通关，便把秋谷话头打断。秋谷打起精神，划了五拳。秋谷输了两杯，便一气饮干。王云生完了通关，邵允甫鼓起兴来，便要摆庄。云生道：“不必一定摆庄，也划了通关罢。”允甫依言。原来那邵允甫酒量极大，叫娘姨拿了几只大玻璃杯出来，那杯子一杯，大约可盛十二两酒。那邵允甫先从秋谷划起，秋谷无奈，推辞不得，只得也同他划了五拳，恰是秋谷输的。邵允甫便送过一大杯酒来，陈文仙伸手过来，要想拿去代吃，早被邵允甫一手按住酒杯道：“不准代酒，代者要罚十大杯。”文仙便缩住了手。秋谷赌气，取过酒杯，一口气灌了下去。那知秋谷吃得太急，又是热酒，登时呛得咳嗽起来，吃了几口茶，方才慢慢平复。

秋谷本来甚是鄙薄这位邵大老爷，又听他开口抚宪，闭口藩台，更是心中厌恶，忍不住向邵允甫笑道：“老公祖是个官场，兄

弟恰有一个官场笑话：你们贵省湖南，从前有一位抚台，是翰林出身，侍郎外放，性情蕴藉，极爱诙谐。有一次这抚台出省阅兵，阅到常德府属。恰好这常德府知府和抚台是同年同学，又是同乡，一向顽皮惯的，抚台阅过了兵，这位府尊就请他署中安息。抚台因同他是多年旧友，十分隆重，欣然答应，便到府署中来。吃过午饭，抚台换了便衣，同常德府到大堂闲走。忽见那大堂旁边，竖着两块石碑，约有一丈多高，下面驮碑的乌龟，雕得甚是工细，高大异常。抚台看了一会，忽向常德府笑道：‘这个乌龟，雕得工细非常。大约老兄一府之中，要推这乌龟第一的了！’常德府也笑道：‘回大帅的话，这个乌龟，岂但是常德府中第一，就是湖南合省，也没有这样的大乌龟。依卑府看来，竟是湖南第一！’说罢，彼此相视大笑。我看你老公祖，气象巍巍，今天一定要把你推为第一。况且你公祖善于谋干，将来平地飞升，怕不是个抚台么？”那邵允甫，本是个胸无点墨的人，那里听得出秋谷是骂他的话，还当秋谷真是恭维着他，心中大乐，只喜得手舞足蹈，眉开眼笑，向秋谷拱手谦让道：“承赞承赞。兄弟现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知县，那里一时就会升到抚台，也只好碰碰运气罢了！”春树听了秋谷取笑他的说话，已是忍笑不住，又听邵允甫懵懵懂懂说了一番得意之言，再也熬忍不住，恰好正喝了一口酒在嘴里，只听得“噗嗤”一声，把口中的酒，一齐吐了出来。不及回头，喷了金小宝一头一脸，淋淋漓漓的，连衣裳也带湿了好些。春树越发觉得好笑，竟哈哈大笑起来。邵允甫同王云生等，不知春树笑的什么，大家眼睁睁的看他。金小宝皱着眉头，取一方洋巾揩干头面。秋谷叫人绞了一把手巾过来，亲手递与小宝。小宝接了，含笑说声：“对勿住。”秋谷笑道：“好呀！你同我闹

起这个来了。”小宝一笑，用手巾把身上酒痕揩净，看春树时，还在那里狂笑不已。小宝推了春树一把，瞅他一眼道：“啥格好笑介？拨耐格一笑，笑脱仔倪一件衣裳，倪要问耐赔格。”春树方才住了笑道：“件把衣裳，什么了不得了的事！我就立刻赔你一件，何如？”便立时叫了相帮上来，要写张条子，叫他到石路生大衣庄去拿。却被小宝一把拦住道：“耐格种人，直头少有出见格，倪搭耐说说笑话，耐就当起真来哉。勿要说倪格件衣裳，就是随便啥格物事末，倪也玩拨格号道理哋！耐一定要赔倪格衣裳，是有心勒浪扳倪格差头哉！阿要忒嫌难为情仔点？”春树笑道：“原是你叫我赔的，我又不是你肚子里蛔虫，怎么晓得你的意思呢？”小宝听了，轻轻举起手来，在春树背上打了一下。春树道：“你替我捶背，索性多捶两下。这样的棉花拳头，捶得不痛不痒的，却是难受得很。”小宝被他说得也笑起来。

坐了一会，金小宝因有转局，便先走了。秋谷又与陈文仙附耳说了几句，文仙约他当夜到他院中，秋谷应允，文仙便也走了。不多时菜已上齐，上过干稀饭，客人各散。秋谷也要告辞，被王云生一把拉住，再三苦留。秋谷道：“实不相瞒，我今天要到兆贵里去，所以不能耽搁。”王云生道：“我晓得你要去应酬相好，但时候尚早，在此略坐何妨？”秋谷仍是不肯。阿媛在旁听了，瞪了秋谷一个白眼，口中说道：“王老勿要拉俚，俚耐是要到陈文仙搭去格，倪格号小地方，阿肯赏光？洛里好委屈俚介。”说着，又把秋谷衣袖一推道：“耐豪燥点去啲！别人家等耐勿来，要性急格哋。”秋谷哈哈一笑，回过身来，坐在炕上。把阿媛拉着，坐在身旁，问道：“我就是到兆贵里去，与你什么相干，要你这样着急？你既然把我留在此间，我今天就在院中借个干铺，你可

肯赔我么？”阿媛听秋谷说得刻薄，登时满面生红，想要立起身来走进后房，又被秋谷拉住，只得说道：“耐到兆贵里去，本来勿关倪事，倪好心叫耐豪燥点去，耐倒勿见倪格情，耐格人阿有良心？”秋谷笑道：“不要动气，就算我的不是何如？”阿媛道：“勿是耐错，倒是倪错？”云生忽向秋谷道：“秋翁既然赏识阿媛，我把林桂芬荐与秋翁可好？”秋谷大喜，深喜云生为人随和，全无醋意。当夜秋谷就在林桂芬家，摆了一个双台，直闹至四更方散。从此与王云生交谊又深了一层。有分教：灵犀一点，暗传青鸟之书；彩凤双飞，不隔蓬山之路。欲知后事如何，但听下回交代。

第十八回 设机关流氓传电报 卖风情名妓访萧郎

且说章秋谷与王云生二人，同住栈中，十分莫逆，云生便要
与秋谷换起贴来。秋谷道：“我向来没有换贴的朋友，你我既然
要好，就不换贴也是一般。”云生便向秋谷道：“我们既是通家，
小妾理当相见，就请到我房内，等他叩见。”秋谷一听，心中大
喜。秋谷自从那夜一见之后，思思索索的，一直想要设法见他，
现在听见此言，真是求之不得。便换了衣服，同着王云生走进隔
壁房中。只见这位姨太太，坐在靠窗一张桌上，斜倚香肩，双蛾
半蹙，好像想什么心事一般。见云生同了秋谷进来，连忙立起。
他每天见秋谷在门口往来出入，本来认得，不用招呼。云生叫他
过来行礼，他连忙走近秋谷身旁，凌波微步，罗袜无尘，袅袅娜
娜的好似风吹杨柳一般，望着秋谷，磕下头去。秋谷连忙闪在一
边，还礼不及。云生便邀秋谷坐下。姨太太也坐下来，低着头一
言不发，双颊微红。秋谷口中天南地北的同云生谈论，暗中细细
的偷看着他：只见他穿一件春纱夹袄，系一条玄色缎裙，梳妆淡
雅，骨格风华，那一双俊眼，水汪汪的活泼非常，巧笑流波，瞳
神欲活，左顾右盼，宛转关情。正是：羞态矜持，秋剪横波之影；
欢痕融洽，春添媚妩之云。秋谷看得十分畅满。那位姨太太，也
时时偷转秋波，暗中窥觑。秋谷坐了一会，不好意思再坐下去，
起身辞出。云生同步出来，姨太太送到门边，方才进去。

自此秋谷与云生，居然竟是通家。有时云生不在栈中，姨太太见了秋谷，也并不回避，彼此目成眉语，差不多要学那红拂私奔。幸而秋谷为人伉直，虽然倜傥风流，不拘小节，却是性情阔大，举止端方。以前同王云生没有什么瓜葛，所以胸中存着这个念头，现在既然同他彼此通家，交情莫逆，便不免有些惭愧在心，轻易不肯孟浪从事。忽一日，秋谷正在栈中，刚刚起身，尚未洗脸。忽见王云生神色仓皇，满头是汗，手中拿着一封电报，匆匆的走了进来。秋谷见他这样，不晓得什么事情，尚未开口，云生已进房坐下，向秋谷道：“我刚才接到一封急电，是安徽家母寄来，说内人病在垂危，叫我立时回去。但是我有一件为难的事要同你商量，不知你肯答应不肯答应？我此刻方寸已乱，一些也摆布不来。况且我今天晚上就要动身，这事情实在尴尬得很。”说罢，便立起来，向秋谷深深打了一拱。秋谷急忙回礼，不知他要相托什么事情，便道：“原来令正病危，这自然该立时回去。此间如有什么不了之事，只要我力量做得到的，总可商量，你只顾请说。”王云生听了，脸上露出十分感激的样子来，随把坐的椅子，挪到床边，低声诉说。原来这位姨太太，也是个苏州人氏，妓女出身，名叫李双林，向在芜湖女戏馆中唱戏。王云生路过芜湖，见他生得标致，用了一千二百银子，将他讨做二房。但是云生十分惧内，太夫人家教极严，虽然娶了双林，那里敢同他回去，所以一向住在浙江。现在云生接到了这封电报，当天晚上就要上船，只得把双林暂时留在吉升栈中，要托秋谷代为照应，等他到了安徽，再作道理。秋谷听了，慨然应允。云生感激非常，又略谈了几句，便连忙辞去。直至七点余钟，云生方才回栈，将衣箱行李打叠起来，只带了一只衣箱，一个脚篮，其余箱笼，一齐留

在上海。先叫栈内轿夫，把行李发下船去。那天刚刚是礼拜一，长江是招商轮船，恰恰正是“江裕”。又叫家人同着先去招呼。云生自己又到秋谷房间内来，作揖告别，就同着秋谷到自己房内坐定。双林红潮晕颊，故意立得远远的，倚着床后的栏杆。云生叫他过来道：“我今天回去，论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你住在栈中，如有什么事情，可请章老爷招呼一切，我与他就如自家兄弟一般，你自己须要小心为上。”双林腼腼腆腆的叫了秋谷一声。秋谷谦让不遑，只得含糊答应。秋谷要与云生送行，云生道：“秋翁厚意，本不敢辞，但兄弟今天实在没有心绪，并且要早些上船，只好心领了罢。”说着，便有匆匆要走的样子。叮嘱了双林几句，便移步出门。秋谷此时留心看双林举动，只见他眉敛湘烟，眼含秋水，似有许多幽怨说不出来。当下送出门外，觉得眼圈儿一红，连忙背过脸去，袖回香雪，衣展春云，急急的回进房去。秋谷暗暗称赏，便一直送了云生上船，在轮船上又谈了一会，方才别去。这里王云生自转安庆不提。

且说秋谷回到栈房，过了几日，已是端阳将近。秋谷把一切局钱开销清楚，自己也到陈文仙家住了几天，开销了二十块钱的手巾。文仙劝他不要浪费，秋谷不肯听他。到了端阳这一天，秋谷上午没有出去，忽见陈文仙明妆丽服，珠翠满头，打扮得婷婷袅袅的，走将进来，背后跟着一个相帮，挑进一担物事。秋谷诧异起来，向文仙道：“你们的节盘已经担过，为什么要送第二回？”文仙含笑答道：“节盘末是相帮笃格孝敬，勿关倪事格，格是倪自家买仔，送拨耐格，请耐赏赏倪格光。”说着，叫相帮一一搬将上来。秋谷大为诧异，看那送的礼时，只见是两只上好金腿，十簍白沙枇杷，一厘吕宋烟，一身外国纱衣料，又见相帮端过一

只提篮。文仙道：“晓得耐客栈里向格菜勿好吃，倪自家烧仔几样菜，一淘带得来。”就自己去开了篮盖，一样一样的，摆在台上。秋谷看时，见是一大盆鲋鱼，一盆白汁巴翅，又是一只整鸭，一碗鲍鱼。原来陈文仙晓得秋谷素来爱吃的品味，所以特地做了送他。秋谷看了，大为奇怪，向文仙笑道：“怎么你忽然这样的破费起来？真是意想不到。又不好辜负你的来意，只好照数全收，但是大大的破费你了。”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收拾。又叫把送来的四样菜，送到双林那边，与他过节。留文仙坐了一会，文仙恐院中有客，起身要走。秋谷取出二十块钱的钞票来，交与当差的，叫他交给相帮，作为轿钱送力。却被文仙一把拦住道：“格个物事，是倪自家格一点意思，俚笃送仔来，随便赏点好哉。倪实梗搭耐说格闲话，总勿肯听倪一句格！”秋谷笑道：“我原晓得你的意思，不要我浪费银钱。但既是相帮送来，我给他二十块钱，也是你的场面。我们要好，放在心上，倒不必讲论甚么银钱。”文仙不肯道：“实梗说起来，是倪有心叫相帮来，打耐格把式哉嘛？耐勿要看仔堂子里向，一塌刮子才是坏人，倪倒并无拨格号心思，耐勿要缠错哩！”秋谷听了，只得收回，给了四块洋钱的送力，两块洋钱轿钱，文仙方才欢喜。临行，问秋谷几点钟来吃酒。秋谷道：“大约八九点钟，你须要让出房间才好。”文仙应允。秋谷待文仙走后，出去应酬了一转，傍晚方才回来。

尚未坐定，只见隔壁那位王姨太太娘姨走来，向秋谷道：“姨太太叫我来请章老爷过去，说是有话面谈。姨太太已经候了多时，请章老爷就去。”秋谷听了，也不知什么事情，便立起身来，走过隔壁。见双林满面春风的迎了出来，向秋谷道了一个万福，又谢他送菜的盛情。秋谷世谦让了几句，随便坐下。举眼看

时，只见双林打扮得十分齐整；蛾眉挹翠，檀口含朱，媚态横妍，珠光侧聚；穿一件玄色花纱夹袄，衬一条湖色熟罗裤子，却把裤管高高吊起，露出一对尖尖瘦瘦的双翘。真是踏青有迹，一钩软玉之魂；落地无声，两瓣秋莲之影。秋谷见他这一身打扮，已觉得有些心荡神摇，不能自主。暗想道：“怪道他见了客人，不穿裙子，故意卖弄他一对金莲。”再往双林面上看时，只见他盈盈欲语，羌巧笑以含情；怯怯回眸，欲通辞而未敢。那一双俊眼，注着秋谷，半晌无言。秋谷此时看了双林的神景，止不住色胆如天，便起身走过这边，想要与他并坐，猛见门帘一起，那娘姨端着盖碗，送上茶来。秋谷吃了一惊，连忙缩住了脚，却已经走到床边，禁不住红生满面。双林见了会意，急唤娘姨道：“你到我镜匣内，把那一瓶香水拿来，请章老爷看个样子，明天好请章老爷照着牌子代买两瓶。”娘姨应了一声，自到后房去取香水，秋谷方才心定。双林对着秋谷微笑点头，又略略向他摇手，似乎叫他不要性急的样子。秋谷更是满心喜欢。不一刻，那娘姨已在后房把香水取来。双林立起来接着，就走到秋谷身旁，亲手把香水交与秋谷。秋谷伸手接时，双林微微一笑，背转身去，下面那一双凌波三寸的鞋尖，早有意无意的在秋谷脚上碰了一下。这一碰，越发把秋谷引得心痒难搔。双林回身坐下，一面手掠云鬟，一面向秋谷道：“费心代买两瓶香水，今天如晚间没有甚么应酬，再请过来坐坐。”秋谷是个绝顶聪明的人，那有不领略的道理？答应了，移步出来。双林送到门口，眼波莹莹，打了一个暗号，方才回身进去。那娘姨是个粗人，站在门旁，眼睁睁的看着，一毫不懂。

秋谷回到自己房中，觉得心满意足，准备着夜间暗渡蓝桥。

忽然回过心来，自家一想道：“好不好，我章秋谷一生自负品学兼优，虽然花柳陶情，却从不曾干过这钻穴竅墙的行止。况且王云生与我虽是新交，尚称莫逆。从来说朋友之妻不可欺，朋友之妾不可灭。我难道这点定力都没有么？”想到此间，便把先前的高兴，减了一半，有些问心自疚起来。忽又回念想道：“虽然如此，但是双林十分情况，专注在我一人，又不肯辜负了他的意思。”左思右想，那一缕情丝，把个顶天立地的章秋谷，缠得定定的，休想展动分毫。以心问口，以口问心了好一会，跃然而起道：“倾国倾城，佳人难得，就是明知祸水，也只得姑且一行。”主意已定。便在行篋中抽出一本《渔洋诗稿》来，歪在床上看着，那知看了半天，一页也不曾翻动，连秋谷自己也不解看的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心上扑扑的跳过不住，不知是忧是喜，好像有无数的酸甜苦辣，一齐并上心来，觉得好笑。猛然又想起陈文仙约的话来，心中暗想：“我非但答应文仙吃酒，叫他腾出房间，而且还有几处应酬，不能不去。”便定一定神，掏出表来一看，已有七点余钟，想起辛修甫请他在西安坊吃酒，正是约的七点钟。便连忙立起身来，锁好了房门出去。

到得龙蟠珠院中，主客一齐久候，见秋谷一到，立刻叫起手巾，相将入坐。秋谷虽在席上应酬，面上却无精打彩，冷冷的不甚高兴。修甫见他这般形景，不由不疑惑起来，便问秋谷道：“你今天为着什么事情这个样子，只怕有什么心罢事？”秋谷笑道：“你这一问问得奇怪，我好好的有什么心事？你忽然考察起我来。”修甫不好再问。饮过数巡，忽听见秋谷口中微吟道：“谁将三足鸟，来向天上搁？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轮落。”修甫不觉笑道：“怪道你今天失神落智的样儿，原来你有了奇遇，所以不

肯告诉别人。”秋谷无意之中，因为心上想念双林，随口吟了几句《西厢记》中的口白，却被辛修甫猜破，说了出来。秋谷也无从分辩，只得彼此一笑而罢。这一席酒，因在席诸人多要翻台，草草终席。秋谷又应酬了王小屏、贡春树两处花酒，方才同着春树、修甫等一班客人，同到兆贵里来。走进陈文仙院内，尚未上楼，便听得陈文仙房中有人在那里高声吵闹，打着一口京腔，又夹着些娘姨大姐劝解之声，十分热闹。秋谷甚是诧异，估量不出那吵闹的是何等样人，到底为着何事，秋谷急于要问，急步登楼，到了客堂，听那吵闹之声，依然未息。文仙同娘姨等吓得昏了，也不听见客人上来。秋谷邀众人暂在客堂坐下，仔细听时，有分教：留云借月，果然别有深情；煮鹤焚琴，何处忽来伧父？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

第十九回 闯房间恶客怒生波 圆好梦良宵花解语

且说章秋谷同了客人，来到陈文仙院中，听得有人吵闹。秋谷在外听时，只听见大房间内的客人，高声骂道：“我把你这班不知抬举的奴才，你不过是个婊子罢了！咱们到你院中，是照顾你的生意，你靠着谁的势头，竟把咱们糟塌起来？房间里明明没有客人，你下着门帘，不叫咱们进去。咱们是不给钱的么？你的客人那里去了？咱们倒要见见你这个客人，是多大的来头。难道缩着脖子跑了，咱们就罢了不成？”秋谷不听犹可，一听这几句说话，不由的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霍地立起身来，把纱马褂脱去，抢前一步，闯进房来。

看官，你道这个吵闹的客人，是什么来历？为何与文仙有意为难？原来这人姓金，名叫和甫，是个吴淞口炮台统领的儿子。平日间仗着他父亲的势耀，在外面无所不为。走到堂子里头，看中了这个倌人，立时立刻，硬要摆酒住夜；却又是白吃白喝，一个钱也不肯拿出来。若有那个倌人得罪了他，他一定要带着一班流氓光棍，寻事生非，把倌人的房间打一个落花流水。以此北里中人，闻着金和甫的大名，一个个心惊头痛。这金和甫二三月间，在聚丰园看见陈文仙出局，一身香艳，满面春情，就如失了魂魄一般，一直跟到兆贵里。走进院中，硬要摆酒，当夜就吃了一个双台。依着金和甫，就要在院中住宿。文仙急了，慌与娘姨商量，

叫相帮假着叫局，叫到后马路董公馆去碰和，方得脱身逃去。在隔壁花小兰家，暗听消息。这里金和甫一直等到一点多钟，不见文仙回院，等得他意懒心灰。娘姨等把他千哄百骗的，说先生代客碰和，一时不能回院，少大人有心照应，隔日再来未哉，好容易把他骗出门去。自此之后，一连也来过几次，多亏娘姨宝珠姐知风识势，诸事在行，把他敷衍过去。金和甫也渐渐晓得他们的意思，含怒在心，只是宝珠姐等人，当面十分巴结，扳不着他的错头。

到了端午晚间，金和甫有心寻事，带了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喝得醺醺大醉，闯到文仙院中。文仙出局未回，娘姨等晓得秋谷要来摆酒，又经文仙吩咐，把大房间留着等他。宝珠姐把门帘放下，刚刚回转身来，劈面撞着金和甫跟着一班流氓，一哄而上，就要拥进房去。宝珠姐吃了一惊，连忙拦住和甫，陪着笑面说道：“对勿住，金少大人，里向有客人勒浪，只好先请客堂间里坐歇，等客人去仔，再调阿好？”金和甫听说房内有客，无可如何，只得就在客堂坐下。那些无赖，立的立，坐的坐，挨挨挤挤，塞满一屋。恰好文仙堂唱回来，见金和甫坐在客堂，无数短衣窄袖的人在旁拥护，心下大惊，明知今日金和甫安心寻衅，一定要打闹房间，然而既然如此，也是无可如何。又刚刚走到客堂，已被金和甫一眼看见，躲避不来，没奈何硬着头皮，双蛾紧蹙，勉勉强强的走进来，叫了一声“金少大人”，便坐在旁边，低头不语。和甫正要开口，忽然有一个带来的流氓，走过来在和甫耳边低低说了几句。和甫登时大怒，问宝珠姐道：“刚才你同我说里房现有客人，为什么我来了半天，不听见一些儿声气？分明里房没有客人。我也不管你们青红皂白，我自己闯进房间看看，若

是没有客人，你休想安然无事！”说着，不由分说，跳起身来，一拥进去。见果然没有客人，更加火上添油，把文仙同宝珠姐叫进房去，问他甚么原故把他不当客人。宝珠姐任是伶俐，到了此刻，也只是顿口无言。文仙被金和甫一惊一气，不觉满面通红，蛾眉倒竖，索心横了心肠，便冷笑道：“金少大人，耐末勿是做倪一个信人，倪末也勿是做耐一千仔客人，付仔现洋钱，定倪格房间吃酒，倪接仔俚格洋钱，自然只好留拨俚啖。比方耐少大人定好房间，要来请客，拨别人抢仔房间去，耐少大人阿肯答应倪格？”金和甫听了，怒不可遏，厉声喝道：“别人吃酒有了现钱，你们就留给房间，咱们是没有钱的么？你好好的把房间让给咱们，好多着的呢！如若不然……”金和甫一面说着，一面早伸一只巨灵般的手掌来，五个手指，就如葫芦一般，把文仙的衣袖一把拉住，两眼圆睁，势将用武。文仙只吓得金莲倒退，脚步踉跄，几乎放出哭声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门帘一起，一条人影，“噗”的穿将进来，直穿到二人身旁，方才立住，也不开口，轻轻的把左手往金和甫臂上一格，金和甫不由得臂上酸麻，放了手，连退几步，一个鹞子翻身，跌下地去。文仙定一定神，方才看见进来的是秋谷，不觉滚下泪来。秋谷不及温存，挥手叫他：“快快躲开，这班人不要怕他，有我在此。”文仙听见，一愁一喜：愁的是恐怕秋谷吃亏，喜的是秋谷既已到来，那班朋友辛修甫、王小屏等，自然一同到此。修甫住在上海，本来结纳官场，在租界中着实有些手面，不怕金和甫再起风波。便连忙一溜烟同着宝珠姐躲到隔壁去了。

这里众无赖见金和甫被秋谷一掌打翻，便大嚷起来，一拥上前。先把和甫扶起，乱嚷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好生大胆，竟

敢打起我们少大人来！”秋谷微笑道：“不要说是少大人，就是老大人来，我姓章的也不是怕事的人物，你们这班奴才光棍，大胆的只管上来！”金和甫从地上起来，跌得浑身生痛，气得眼中出火，鼻内生烟，倚仗人多势众，指挥一群无赖揎拳掳袖的蜂拥而来。秋谷不慌不忙，把两手往两边一分，把一班流氓，就像倒骨牌的一般，匹力拍六，一齐跌倒。金和甫见此情形，正在发燥，不防被秋谷当胸一把，揪住衣裳，擒了过来，就如一支小鸡一样，就势往地下一摔，摔得“阿呀”一声。秋谷一脚把他踏定，骂道：“你这个撒泼的奴才！你占了房间，也还罢了，还敢不三不四的骂人，我看你这个样儿，一定是外来的流棍，你好好的替我滚了出去，万事全休，若有一声不字，叫你进来有路，出去无门！”那金和甫被秋谷踏在地上，口中还硬挣道：“我是个统领少爷，你不可如此糟塌。”秋谷哈哈笑道：“好一个营官公子，统领公郎，你供了家世出来，难道我就怕了你么？你的老子，既在上海统带营兵，你就该凡事敛迹，保守他的官声才是。怎样你在外边这般胡闹，不怕上司得着风声，提参你的老子么？你今日遇见了我，尚且如此横行，平日间在外的不法招摇，可想而知的了。我就立刻写信到营，把你的恶迹说个明白。再托各报馆上起报来，看你老子的统领，可做得成做不成？”金和甫被秋谷一脚踏在地下，踏得浑身骨节酸痛非常，还想着自己是统领的少爷，姑且吓他几句，或者吓退了也未可知。现在听得秋谷话头厉害，像是个大来历的人，已是着慌。又见秋谷人才轩爽，举止大方，一定是个宦家公子。知道今天脱不得身，却又不肯折了志气，出口告饶。

正在为难之际，恰好辛修甫等听得秋谷将他打倒，恐怕秋谷一时不分轻重，打出事来，大家联步进房。修甫一眼看去，就认

得他是炮台统领金建屏的儿子金和甫，修甫与他同席几回，所以认得。便连忙上前，拦住秋谷道：“此人与我素来相识，你且放他起来，大家坐下，有话慢慢的说。”秋谷的意思，本来不要打他，不过警戒他的下回罢了。见修甫上前相劝，顺水推船，趁势把脚一松，回身坐下。金和甫也从地下爬了起来，满面羞惭，与修甫相见。刚刚坐下，未及开言，修甫先拦住道：“你们今日的事情，原是大家鲁莽，你既然把房间占去，不该出口伤人，以致这秋翁忍耐不住，动起手来。你虽然跌了两交筋斗，幸而并未受伤。据我看来，大家都有不是。俗语说得好：不打不成相识。你们二位从此打成相识，各不介怀。改日我在西安坊摆酒，请你二人，与你们做个和事，你们以为如何？可肯听我旁人的解劝么？”那金和甫本来是个外强中干的人，瞒着金建屏在外闲闯，惟恐金建屏查了出来，巴不得有人替他和事，就满口答应道：“既是辛修翁的朋友，彼此都是相知，大家不知不罪。只是章秋翁也要释然才好。”秋谷微笑一笑，答道：“金和甫言重了，我拳脚无情，多多得罪，改天当得负荆。”金和甫连称不敢，面上生红，回身又与修甫说了几句仰仗费心的话，自觉坐身不安，拱手告辞。秋谷也不相留，任他带着众人，狐兔成群，一哄而去。

金和甫既走之后，陈文仙方从后房走了出来，云髻半偏，花钿不整，眼含泪晕，颊褪红潮，含怒含颦的向秋谷道：“谢谢耐，帮子倪格忙。格格断命杀千刀！格付架形，赛过是格‘长毛’，人也杀得脱格。倪拨俚吓得来，主意才吮拨格哉，勿知拿俚那哼仔格好。区得耐刚刚跑来，拿俚赶仔出去。勿然，是直头一塌糊涂哉。想起来总是倪做仔格断命生意勿好，随便啥人，才好出倪格花头。换仔倪是好好俚格人家人，俚阿敢碰倪一碰？”说着，牵

了秋谷的手，泪流不已。秋谷也不觉凄然，安慰了好一会，文仙方才止住。拭干眼泪，走到镜台旁边，一面照呼相帮摆好台面，一面重施朱粉，再画蛾眉，收拾去满面啼妆，平添出一团春色。换好了衣服，移步上前，斟了一巡酒。这一席酒，因是秋谷把金和甫赶走，大家十分高兴，连房间里娘姨大姐，也十分巴结，竭力招呼。文仙坐在秋谷身后，虽然不讲什么说话，他两人默然相对，眉目之间，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情况流露出来。

秋谷忽回头，见秋谷叫的金小宝刚刚走进，便问他张书玉的事情，可曾到院中去过？小宝道：“俚耐来是勔来歇，必过倪听见说，俚要勒浪张园里向，等着仔倪，要坍坍倪格台。倪也勿见得怕仔俚勒，勿到张园去，随便俚去那哼末哉。”春树笑道：“张书玉要同你吵闹，你只要请章二少保镖，还你无事。”小宝认他取笑，回道：“倪勒浪讲正经闲话，耐啲要来瞎三话四哉。”春树笑着，把方才的事——同他说了，又道：“他有了这样本事，你请他替你保镖，还怕什么张书玉么？”小宝听了，似信不信的，看着秋谷笑道：“倒看耐勿出，阿是真格介？”文仙又代说了一遍，小宝方才相信。那席上的倌人听了，大家凝视秋谷，眼波脉脉，俱有欣慕之情。正是：银灯依约，香迷六曲之屏；宝篆温存，春满九华之帐。欲知后事如何，下回交代。

第二十回 王云生安排扎火囤 章秋谷踏破仙人跳

且说当夜席散之后，客人谢过主人，一齐散去。秋谷略坐一会，又慰藉了陈文仙几句，便立起身来，也想回栈。文仙牵住秋谷的衣服，不肯放他回去。秋谷因惦记双林约他晚间过去，一定不肯住在院中。文仙见留他不住，生起气来，放了手，回身坐在床前，翠黛低颦，一言不发。秋谷回过身来，见文仙泪搵秋波，红生宝靥，那一副西子捧心的态度，直令人动魄销魂，不觉怜惜起来。心上不知怎样的好，连忙笑道：“你不要我回去，我就不去。只望你不要生气，无论什么说话，总可商量。”文仙见秋谷应了下去，方才抬起头来，拭泪应道：“耐要去末，只管去末哉！倪是勿好拉住仔格哋。倪就是千日勿好末，也有一日格好处，耐倒直头好意思格？”秋谷笑道：“不要说了，总是我的不是。”说着就走过去，与文仙并肩坐下。文仙一手推开秋谷道：“勿要像煞有介事，倪间搭是小地方，勿要委屈仔耐，耐豪燥点到别人家去！勿要倪末拉住仔耐格章二少，叫别人家勒浪瞎等一泡，阿要罪过。”秋谷对着宝珠姐等，把舌头一伸道：“呵唷！唔笃格先生凶得来，拿倪横俚勿好竖俚勿好，倒直头利害喲！舍勒刚刚金家里勒浪格辰光，勿拿点本事出来介？”几句话，说得宝珠姐同文仙都笑起来。文仙道：“倪是从来勿晓得凶别人格，耐自家勿好哋。”秋谷也一笑而罢。坐谈一刻，相帮已开了稀饭上来，秋谷

吃了半碗，文仙也略略点饥，相携就寝。但见：罗帐四垂，华灯背影，锦帟不卷，珍簟新铺；宝靺偎霞，纤腰抱月。半念雀舌，春融檀口之酥；低照云鬟，暗度麝兰之气。卧后之清宵细细，凤女颠狂；枕边之私语轻轻，檀奴珍重。欢能解事，旖旎如云；依本多情，温柔似水。正是：果然知己心无那，博得蛾眉死也甘。

且说秋谷初六一早醒来，听得自鸣钟“铛铛”的响了六下。那时五月天气，不比冬间，天已大亮。秋谷惦记双林昨夜在栈内空等了一夜，想要回去看他，便坐起身来。回头再看陈文仙时，只见他杏眼朦胧，樱桃半绽，一缕黑的头发拖在枕边，膏沐之香，中人的肺腑。一双雪白的手腕，搁在枕上，带着一副金镯、一翡翠镯头，正在好睡。呼吸之间，微微透出豆蔻香味。秋谷悄悄坐起，竟自不知。秋谷见了他这一副可爱的神情，不忍叫唤，恐怕惊醒了他，轻轻的跨下床去，穿好衣服。但宝珠姐睡在榻上，兀自呼声大作。秋谷觉得好笑，不去惊动他们，慢慢的开了房门，走出院中，竟自回栈。

栈内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起来。秋谷一直走到自己房间门首，且不开门，先向隔壁一看，只见房门虚掩，露着一条微微的缝儿。秋谷暗想：“果然等了一夜，背地里不知要怎生埋怨呢？”便轻轻的推开了半扇门，没有一毫声息，挨身进去。见双林尚未睡，却坐在床边，开了箱子，像似要寻什么衣裳。忽听得脚步之声，急回头，见秋谷悄然走进，不觉大吃一惊。惟恐秋谷走到床横看见箱子里的物件，连忙“砰”的一声，把箱子盖盖上。那光景就像箱子里头，有什么宝贝一般。随手抢过一把洋锁来，“咯噔”的把箱子锁好，方才回过身来。秋谷看双林如此张致，觉得有些疑惑起来，便低低问道：“你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如此贵

重？我又不是强盗，难道会抢了你的么？”一句话问得双林张口结舌，一时回答不出，面上竟红起来。定了一定，方才勉强遮饰道：“你不要瞎起疑心，我箱子里头并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有什么罕物，给你看看，也是不妨。我因等你一夜不来，心上好生懊恼，打算你是不来的了。刚才忽然见你走了进来，恐怕天色已明，有人看见，不是玩的，所以我不觉害怕起来。你为什么昨夜不来？累得我吊胆提心，坐守了一夜。你自己想想，恋了别处的相好，哄骗别人，还要来瞎起疑心，你可过意得去么？”好个李双林，这一席话，说得来婉转圆融，有情有理，竟被他遮掩过去。一面斜视秋谷，含笑微颦，欲言不语。章秋谷听了双林这一番言语，虽然不去驳他，却觉得有些诧异，未免还有脱枝失节的地方，心上虽如此想，面上却一丝不露，仍旧满面笑容的敷衍着他。又低低的告诉他昨夜不得回来的原故。双林未免还要撒娇撒痴，埋怨几句。秋谷竭意温存。自此章秋谷与李双林，竟成眷属。窥中堂之韩令，贾午留香；感汉浦之郑郎，洛妃解佩。早不觉一连又是几天，秋谷同双林，早把那娘姨买通一路，朝欢暮乐，夜去明来。

有一天，秋谷尚未起身，茶房已经起来扫地。双林着急叫醒秋谷，叫他速速回到自己房间，免得茶房知觉。秋谷被双林唤醒，冒冒失失的起来一看，房门外已经有人行动，出去不得，只好关着房门，乘空再行出去。秋谷见双林起来梳洗，枕旁遗下一串钥匙。秋谷随手取来看时，见那钥匙的形式，十分古怪。秋谷便拿着钥匙，走到箱子旁边去，配那锁门，当作消遣。双林正在梳头，听见钥匙声响，急回头看时，见秋谷已将一把洋锁，开在旁边，正要去揭开箱盖。双林大惊失色，三脚两步的急急跑来，将秋谷

手中钥匙，一把夺去，捺住箱盖，仍旧锁上，方埋怨秋谷道：“外面有人行动，你还要翻箱倒笼的吵闹，不肯悄悄的坐守一回。万一被人看见，将来我家老爷晓得风声，追究起来，如何了得？我劝你悄没声儿的，守过一刻罢！”秋谷见双林这样惊慌抢去钥匙，锁好箱子，把前日的疑惑，兜的又提上心来。心中想道：“现在茶房等虽已起来，却是关着房门，那里一时就会被他们看见？就是怕我开箱吵闹，也用不着这等惊慌。明明是这箱子里头，有什么秘密事务，所以一连两次，都是如此张皇，这是不问可知的了。但是我与他既然有了交情，何必还要这般遮掩？真是诧异的事情。”心中盘算，外面假作不知，反笑双林，低低说道：“我们关着房门，料想断断无人闯进，你何必这样胆小？”双林道：“你说得好太平话儿，事情闹了出来，你是不怕，我还有性命么？”秋谷一笑不语。等了一刻，趁着房外无人，一溜烟溜回房去。心中疑虑思索，却想不出他到底是什么原故来。便想要设个调虎离山之计，把他调出栈外，要看看他的行李，究竟是何等珍贵的东西。

前两日，秋谷请过双林逛了两次张园。秋谷也和他同去，却是两部马车，双林登车先走，秋谷少停一刻，然后登车。到了张园，两张桌子泡茶。所以去过两回，没有露出一毫形迹。隔了一日，秋谷便哄着双林道：“我前日在张园看见一个信人，名叫洪菊香。那身材相貌，竟和你生得一般无二，只有口音不同。若是你们二人站在一处，不要开口，竟是分辨不出的。你可要去看看么？”那李双林以前两次开箱，见秋谷毫不在意，面上更没有露出一丝疑惑情形，那里想得到秋谷是哄他的说话？听见有个信人的相貌与他生得一模一样，自然要去认认他，究竟相貌如何？况

又是秋谷一同前去，更觉放心，便欢欢喜喜的答应了。秋谷便立刻叫了两部马车来。秋谷向双林道：“我要先到兆贵里去一趟，看那洪菊香可曾前去，他是照例天天要到一趟张园的。你随后就来，不要耽搁。”说罢，便自己登车先走。双林见秋谷先走，更自坦然无忌，随后上了马车，带着娘姨向张园去了。不防秋谷关照马夫，只把马车放到麦家圈略停一会，仍旧回到吉升栈来。见双林已经去了，心中大喜，便走到帐房，要了双林的房门钥匙，一直进去，开了房门。茶房虽然看见，因秋谷与云生往来甚密，云生走后，又把姨太太托他招呼，那里有什么疑忌，任他开进房门。秋谷在自己身旁，取出一把钥匙。原来秋谷两天之内，早暗暗画了锁门，将钥匙配好，就随带在身。在秋谷想起来，不过少年好事，喜欢闹玩意儿。要看看他箱内倒底装的什么，要这样的避人眼目？原不是什么歹心。当下开了锁，揭開箱盖看时，只见箱子里头不过几件半旧的平常衣服。翻开衣服，箱底并没有什么东西，只有被单裹作几大包挺硬的东西，重得振手。暗想这般呆气，带着现银子出来，所以怕人看见。便提出一包，打开再看时，那知不看犹可，这一看，把个章秋谷看得目定口呆。

看官：你道是什么东西，这般珍重？哈哈！原来不是别的，是一包的砖头石块。大的小的、整的碎的，假充银子，放在箱中。秋谷呆了一会，还疑惑他是防备盗贼的意思，替他原封不动的放好。索性再打开底下的箱子，看个明白。五只箱子，多是一般，装着碎砖乱石，上面铺着几件衣裳。开到着底两只时，连一件衣服也没有了，一箱都是碎石，塞着许多败絮破棉。秋谷到了此际，方才恍然大悟，信云生也不是什么浙江候补的官员，这李双林也不是什么芜湖戏馆的妓女，多是王云生的瞒天大谎，掉着那天字

第一号的枪花。真个是“仙人跳”的都头，“扎火囤”的光棍。他见秋谷性情豪爽，用度奢华，故意赔着本钱，有心结识。王云生却假做了一封电报，立时立刻，要回到安徽，把双林留在栈中，托他照应，却叫双林暗地把秋谷勾搭上手。到得秋谷上钩之后，隔了十天半月，王云生与双林暗中约定，蓦然闯了回来，将男女二人双双捉住，假意摆着架子，说着大话，哄吓别人，要杀要打，再不就要送官。他们拿定章秋谷是场面中人，最怕的是出乖露丑。那时要求他息事，不要当官，怕不三千二千银子，双手高高的捧出来，孝敬了他！还要叫你写张伏辩。到了这个时光，就是明晓得他是个“仙人跳”的流氓，中了他的诡计，也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说不出一个“不”字。你道利害不利害？凭你章秋谷这样一个聪明人物，平时何等精明，若不是为了两次开箱生出一番疑忌，也几乎着了他的道儿，险不被他敲了一下大大的竹杠。当下秋谷暗恨王云生、李双林做得好事，竟顽起“仙人跳”的勾当来。又想道：“我现在既然识破，随处可以留心，面上只当不知，暗中仍旧与他来往，试试他怎样的一个开场。就是被他们当场拿住，难道我章秋谷，就怕这一班光棍么？”主意打定，便把箱子一只只通通装好，照着原排的步位一毫不错。又把房门锁好，便跳上马车，叫马夫加紧一鞭，星飞电掣的赶到张园。正是：大海鲸鰐，不上金钩之饵；摩天鸾鹤，难惊高鸟之弓。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交待。

第二十一回 闹张园醋海起风潮 苦劝和金刚寻旧好

且说前回书中，章秋谷几乎被骗，幸而识破机关。列公且住，这王云生倒底是个何等样人？为什么不骗别人，单单要寻着秋谷，这是什么道理呢？其中也有一个原故，诸君耐烦静听，待在下——的演说出来，好待看官明白。

这王云生的原籍，本是扬州。从小爱嫖爱赌，家中很有点儿田产，父母死后，不上几年，被他嫖赌得干干净净。无可奈何，便改了行业，出去当差。央人荐到浙江一个候补知府公馆内，当了几年跟班，居然也有了积蓄。后来这知府轮署了绍兴府，王云生跟到署中，作威作福，无所不为。直闹到风声大了，地方绅士联名上控起来，上台准了状词，就把这知府当时撤任。知府恨极，便把王云生发到县里打了二千板子，又把他监禁一年。期满出来，浙江住不得了，便挟着几年的积蓄，直到苏州，要想寻条门路，依旧跟官。寻了多时，门路不曾寻着，银钱用得一空，却在青杨地结识了一班朋友，多是流氓马夫一流人物。这王云生绝了资斧，免不得跟了这班流氓，拆梢度日。适值章秋谷游玩苏州，就住在佛照楼栈内，银钱挥霍，服御奢华。又见他临行之际，在余香阁点了一个“满堂红”，不到两点钟时，就用去了百元上下。隔了一天，又雇了十余部马车，在二马路兜到阊门，通通兜了一个圈子。王云生同着一班流氓，看在眼里，见秋谷这般散漫，一

定是个富家，便想要纠集众人，敲他一下竹杠。一则见章秋谷气宇不凡，不敢冒昧。二则那一天，秋谷在丹桂戏园，粉墨登台，那舞刀的一场解数，不但看戏的众人称道，就是本园的武小生陈云仙，也是极口称扬，自叹不及。明晓得秋谷是个拳棒名家，若突然去拆起他的梢来，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要折梢没有拆成，反被秋谷白打一顿。有此两层畏缩，所以大家不敢开场。众人彼此商量了一会，想不着个计较出来。王云生便想出这个“扎火囤”主意。包了一个城内摆碰和台子的私窠子，叫做李雪梅，替他改了名字，说知原故，约定将来得彩，三七均分。因王云生久在官场，颇谙礼节，众人就推他做了老大，把李雪梅充了他的姨太太。大家凑出本钱，又拣两个略为漂亮些的，当作家人。部署已定，方才雇船到常熟来。那知秋谷回了常熟，正事甚忙，那有工夫闲走。好容易等待秋谷送了金月兰回到上海，不多几时，秋谷自家也到沪江。这王云生就跟到上海来，与秋谷同栈房住下。磨拳擦掌的，想要大大的弄他一注银钱。他在苏州看了秋谷的豪华气派，料定他是个百万财翁。那知章秋谷不过一个中人之产，全是外面的排场。又且阅历甚深，十分精细。这王云生到了上海候了半月有余，只指望秋谷见了双林先来拜会。那知候了多时，秋谷的面也不曾见着。只得借着同栈为名，先去拜望。慢慢的亲热起来，假说要和他换帖，其实是要叫双林出来相见，卖弄风骚。秋谷果然着了他的道儿。王云生便假做一封电报，说是妻子病重，立刻要回到安徽。故意把双林留在栈内，托秋谷随时照应，好等他们慢慢的上钩。他自己却并不当真回去。那一夜上船之后，打发了栈内的茶房回去，依旧把行李搬上岸来，在左近一个小栈房内，暗暗住下，打听风声。双林用的娘姨，也是他们一路，便悄

悄的传送消息，知道秋谷早已上钩。只因这王云生自己假充是浙江的候补官员，此番接了家中电报，赶回安庆，却是众目昭彰，大家都晓得的事体，若过了三天五日，突然走了回来，不但秋谷疑心，就是客栈中人在旁看见，也不免要心中疑惑，明是“仙人跳”的行为。况且他那一封电报，又是假的，不敢出场，未免有些不妥之处，所以定要扣准日期，装做在安庆回来的样儿，方好遮掩众人的耳目。计算的安排的智出万全，要叫秋谷无从摆脱。万不料这两天之内，双林无意之中，露出马脚，自己还全然不晓，却被秋谷做了提防，把他们多时的计算安排，一朝化作子虚乌有。赔了应酬的本钱不算，还出了一个名声，上海地方从此无颜再到。在他们看起来，也就叫“周郎妙计高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且说章秋谷上了马车，一口气直到张园，马车在安垲第门口停下。秋谷因恐怕双林在张园等久，要起疑心，急于进去，便一跃而下。正要进门，忽见门口拥着一班不三不四的马夫，多是纺绸短衫，纺绸裤子，窄袖高领，盘着油晃晃的一根大辫，脚下多是挖花鞋子，一个个揎拳掳袖，怒目横眉的，像是要与人寻事一般。秋谷看了这班人的行径，心中甚是骇怪，估量不出为的什么事情。回过头来，见草地上还有一群马夫，却三个一堆，五个一簇的往来闲走。秋谷虽然看见，不去管他，便一直进去。刚刚走到中间，耳中听见好像一个倌人的口声在那里与人相骂，却像金小宝的声音。秋谷想起前日小宝席间的说话，心中早已瞧科了几分，顺着那相骂的声音看去，只见张书玉不施脂粉，穿着一身半旧的衣裳，头上也没有一些首饰，双眉倒竖，杀气横飞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又见金小宝立在当地，对

着众人，指手划脚的，不知说些什么。秋谷方才明白，定是张书玉因贡春树被金小宝平空夺去，吃起醋来，所以在张园等着小宝，要和他一决雌雄，争回嫖客。秋谷看见，心中想道：“刚才门外的那班马夫，一定是书玉约来帮助的了。但是金小宝没有防备，恐怕未免吃亏。”又四面看了一转，却不见春树的影儿。又恐被小宝、书玉二人看见，多要请他评起理来，无从偏袒，便把身子隐在一旁。只听得金小宝道：“别人家格吃醋末，放勒心浪，俚耐格吃醋，放勒面浪仔勿算，还要跑到归搭来，搭倪讲啥格理性。赛过恐怕吓拨人晓得，自家勒浪挂招牌。唔笃大家想想看，客人末勿止做一格信人，信人末勿止做一个客人。有本事末伴牢仔客人，勿要放俚出去，现在俚耐总说倪抢仔俚格客人哉，倪做仔生意，挂仔牌子，客人来来去去，只好随俚个便，倪阿好叫俚勿来格？就算是倪抢仔俚格客人末，也是客人自家情愿到倪搭来格。耐亦勿是俚格家主婆阿，好管牢仔俚介，做出格副极形来，阿要跟踎！”这几句不痛不痒、尖刁刻薄的说话，张书玉听了，气得面青唇白，半晌无言，一言竟回答不出什么来。停了一刻，方才跳起身来，指着金小宝骂道：“耐格禽千人格烂污婊子，直头勿要面皮！倪搭格客人，做得好好里格，平空拨耐引子过去，还要背后说倪格邱话。耐要拉客人末，四马路浪，几几化化格人勒浪，耐做仔野鸡，随便去拉格两格好哉噠？拉仔倪格客人去，还勒浪像煞有介事，勿要面孔格禽千人！”一席话，把个金小宝骂得火星直冒，冷笑道：“倪是烂污婊子，耐是好好里是人家人噠，倪归格辰光，是花烟间里格出身，所以大家才勒浪叫倪‘老枪’。耐去想噠，倪花烟间里向出身格人末，阿要啥格面孔。自然马夫戏子，拼得一塌糊涂哉噠！耐格实梗一个规矩人，阿好搭

倪说话？”说得旁人多大笑起来，秋谷也暗笑不已。

张书玉听小宝说得愈加刻薄，臬着了她的痛疮，越发无名业火按捺不住，霍地立起身，向外便走，口中说道：“倪也无啥闲话替耐说，耐有本事末，跑到外势来，倪大家说个明白。勿敢出来末，是只众生！”小宝微笑答道：“随便到啥地方，倪怕仔耐勿去末，上海滩浪，倪也勿要住哉！”一面立起来，跟着张书玉，往外就走。那知刚刚走出门前，张书玉对着一班马夫，使个眼色，这些马夫大家会意，一拥而上，竟把一个金小宝围在当中。小宝见此情形，大惊失色，方才晓得张书玉有心算计，今已入了牢笼，今天免不了一场羞辱。只见张书玉对着金小宝冷笑道：“耐格烂污婊子，阿敢再凶，今朝勿拨点生活耐吃吃末，旣拨日脚格哉！”那些马夫听了，七手八脚的围着金小宝，正要动手。小宝只急得红生粉面，汗透罗衣。正在窘急万分，分说不得之际，只见那些马夫，忽然往旁边一卸，开了一条路出来。小宝大喜，举目看时，原来就是章秋谷。先前隐在一旁，恐怕被他们看见，后来听得书玉与小宝恶言相抵，大家翻了面皮，又见张书玉立起身来，金小宝随后出去，暗说“不好，小宝跟他出去，定要吃亏。”便连忙随后跟来。出了洋房门口，便看见一班马夫围着小宝，势头汹汹，小宝只急得粉黛霏霏，喘汗交下。秋谷见此光景，心中不忍，知道不得开交，便急急的走上前一步，把两手往人丛插进，两下一分。那班马夫多是淘虚身体的人，那里禁得起秋谷的神力？被秋谷轻轻这一分，早一个个东倒西歪，让出一条大路。秋谷见这班马夫如此无用，暗暗好笑。走进围中，向书玉、小宝二人说道：“你们有什么事情，也要好好的讲说，为什么一言不合，就这样胡闹起来，不怕打出祸来的么？你们聚了这许多的人，在此七乱七八糟

的吵闹，倘被巡捕听见赶了进来，大家不便。无论你们两下有什么委屈，有我在此承当，你们大家不许多说。”张书玉听了，尚未开口。金小宝见秋谷进来排解，心中大喜，抢先说道：“倪今朝礼拜日，到间搭来坐歇，勿亮张俚耐来起倪格花头，倪是从来勿搭别人吵过歇。二少，耐替倪评评格个理性看！”秋谷摇手道：“你们的事情我统通晓得。你也不许多言，书玉也不消生气。大家同我进来，有话好说。”说罢便一手携了小宝，一手携着书玉，拔步向内便走。张书玉心中虽然怪着秋谷不该多事，待要发作几句时，无奈书玉一见章秋谷那一副玉树临风的骨格，一个身子就酥麻了半边，不由的怒气全消，春云上颊，伏伏贴贴的跟着秋谷，举步进来。那班马夫，原是张书玉约来的人，要想把金小宝羞辱一场，出出他的酸风醋气，不料突然走出一个章秋谷，分开了众人，同着书玉、小宝二人，往内便走。那班人见张书玉一言不发，跟着他走进洋房，蛇无头而不行，大家只得一哄而散。

这里秋谷携着两人的纤手，走了进来，拣一张桌子，泡茶坐定。方才对着张书玉笑道：“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这样生气？我来替你们做个和事如何？”张书玉见秋谷问他，把先前的一腔怒气丢到了东洋大海去了，只向秋谷似嗔不笑的道：“耐倒好格，阿对倪得起？”说着，便低下头去，眼圈儿一红，似有无穷愁恨说不出来。秋谷明知其故，陪笑说道：“你们彼此不要相争，大家伤了和气。我叫他两边走走，不要冷落你一边可好？”书玉听了，抬起头来，低低的“啐”了秋谷一口，又把嘴一撇道：“耐格人末，说说就旣拨好话出来哉，格号旣拨良心格众生，啥人来说俚介？故歇倪想起来，才是耐格勿好，耐勿该应？”书玉说到此际，说了半句，咽住不说。却只呆呆的瞅着秋谷。瞅了半晌，方把一

个指头，向秋谷额上狠狠的推了一推道：“你也无啥说头，耐自家去想想罢！”秋谷听了书玉的话，回心一想，觉得自己果然有些对不起他的地方，便先向金小宝道：“你在此间没有什么事情，你先回去罢。以后或者你们席上相逢，大家不消提起，免得旁观不雅，坏了彼此的名声。”小宝受了这一场惊吓，云鬓蓬松，钗钿撩乱，身上的一身外国纱衫裤，也都有了绉痕，巴不得要立时回院，去重新插带梳头。听了秋谷叫他先自回去，答应一声，立起身来，叫了同来的一个小大姐，一同出去。

这里秋谷着实安慰书玉一番，又说：“这件事情与小宝无干，多是春树一人不好，做了相好，三三两两的，没有良心，就如垃圾马车一般，你也犯不着为他生气。我明天一定把他拉到你的院中，凭你怎生处治便了。”书玉听了秋谷这一番心平气和的说话，方才敛怒成欢，转忧为喜，向秋谷笑道：“倪本来勿认得啥姓贡格客人，才是耐荐拨仔倪，弄得鸭屎臭。老实说，格号客人，倪做仔俚，也勿见得绷得出啥格场面，不过情理浪讲勿过去末，倪总要搭俚说两声闲话。故歇俚耐勿高兴来末，倪也勿在乎此。只要耐二少有心照应，绷绷倪格场面，勿要坍倪格台好哉。”说着，斜视而笑。秋谷正要回答，忽想起双林尚在园中，不知可曾回去，怎么刚才不见他的影儿？便不及和书玉说话，立起来，向书玉道：“我还有些小事，要在这里寻一个人。你先回到院中，停会晚间我再来与你细谈。”书玉听了，俊眼含娇，眉尖微蹙道：“倪闲话才说完哉，耐勿去末，倪也只好随耐格便。只要耐天理良心，自家去想想看末哉！”秋谷连声：“晚间决不负约，你只管放心。”一面说着一面急往四下里寻觅双林，那里寻找他得着！秋谷十分焦躁，正要上楼去找，先一抬头只见双林倚在靠东的一带栏杆上

面，看着秋谷，微微而笑。秋谷大喜，急往走上楼去，问他：“何故不到楼下泡茶？累得我寻了一身大汗。”双林道：“我因楼下人多，又见有人吵闹，所以改在楼上。等了多时，方才见你来了。为什么又不上来？”正是：催花折柳，大兴醋海之波；倚玉偎香，又入桃源之洞。欲知以后如何，下文分解。

第二十二回 香车宝马陌上相逢 纸醉金迷花前旖旎

且说秋谷向双林说道：“我先到兆贵里去了一趟，刚刚他们院中有客摆酒，菊香要应酬台面，料想今天不得出来。我出了兆贵里，跳上马车，一直到此，听得他们相骂，两下几乎动起手来。我因张书玉、金小宝两人，都是向来认得，恐怕他们闹出事来，所以把他们解劝回去。方才想着你尚在园中，未曾回栈，急急的四边寻你。想不到忽然在楼上泡起茶来。”说着，双林因菊香不来，便要回栈。秋谷一同下来，马车已在门前伺候，秋谷与双林先后登车。但见夕照衔山，林梢倒影，一路滔滔滚滚的，直望大马路泥城桥一带跑来。帽影鞭丝，马龙车水，在着那斜阳影里驰驱争先。秋谷与双林两部马车，一前一后紧紧跟着。一个是徐娘未老，春风三月之花；一个是张绪当年，汉苑灵和之柳。秋谷前面有几部倜傥人的马车，时时回过头来，秋波送娇，瓠犀微露的对秋谷，脉脉含情。

秋谷正在心旷神怡，应接不暇之际，忽见对面飞也似的一般，来了一部马车。两个马夫，一齐穿着号衣，马车上的装饰，也十分精致：杨妃色的车垫车围，倚着绣花靠枕。车上坐着一个倜傥人，翠羽明珰，烟鬟雾鬓；感飞仙于洛浦，神彩回风；拥宜主之罗衣，佩环照夜；珠光外露，宝气内含。虽不是什么国色天香，而顾盼之间，婀娜多姿，丰神绝世。秋谷不觉目光定了一定，微

吃一惊，暗想：“这个倌人甚是面熟，好似在那里见过的一般，却又不是金刚队中的人物。这一副身段，煞是可人；看他眉目之间，也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相貌，不过善于装饰，一天风韵，随处撩人，就觉得比那天上丽质，还要略胜一筹。”正在心中思想，忽又见那倌人欠起身来，一对秋波眼不转睛的注视秋谷。两下眼光一错，那马夫跑得电掣风驰，已离有一箭之地。猛听得那倌人巧啭莺喉，高叫一声“二少”。秋谷听了，甚觉诧异，便立起身来，远远的应了一声，心中还在盘算，不知他究竟是谁？又见那倌人指挥马夫勒住缰绳，缓缓地回过车来，加上一鞭，跟在秋谷的马车后面。秋谷见他来得切近，仔细看了一回，忽失声道：“你是黛玉呀！听说你先前嫁了邱八，甚是得意，为何又要出来？”

看官，你道那马车是谁？原来真是去年嫁人，坐第二把交椅的金刚林黛玉。当下黛玉含笑答道：“倪格闲话，一时也说俚勿完，等歇倪到大菜间去搭耐说罢。”秋谷也因隔着马车，谈心不便，点了一点头，便关照自己车上的马夫，叫双林的马车先回吉升栈去。自己的马车，同着林黛玉，一直到一品香来。马车到了门前，一齐停下。黛玉款步下车，一同上了楼梯，占了第六号房间，进去坐下。秋谷尚未开口，黛玉先向秋谷笑道：“耐格眼睛总算还好，倒还认得倪勒。”原来秋谷从前与黛玉甚要好，彼此无话不谈。不过秋谷醉翁之意并不在酒，所以他们两下虽然往来秘密，却没有什么交情。后来秋谷回去之后，再到申江，听见黛玉已经嫁了邱八。秋谷不禁怅然，未免有人面桃花之恨。现在旧好重逢，心上自然欢喜。当下秋谷答道：“我们相别不到一年，倒像过了好几十年的样子！你的面貌，比先前瘦了好些，却觉得神采飞扬，容光照耀，比从前更是不同。所以我觑面相逢，也没有

想着是你。后来听了你的声气，方才记起你来。”说着，秋谷急于要问他在邱家为着何故重落风尘？几时到的上海？细细盘问。黛玉因秋谷问他，不觉触起去年的苦境，长叹一声道：“说起倪格事体来，真真作孽！倪今朝到仔上海，赛过是重投格人身。”说到这里，便滚下泪来。真如微风振萧，幽鸣欲泣。秋谷连忙安慰他几句，逼他快说。黛玉方才噙着珠泪，把初嫁邱八，以及近日下堂的情形，从头至尾，一字一句的诉说出来。说到此间，做书的不得不暂停笔墨，把林黛玉嫁人复出的情节，细细的铺叙一番，提清眉目，免得看官们无从捉摸，抱怨在下的头绪不清。

闲话休提。只说那邱八，是个甚等样人物。原来他祖籍湖州，家财百万，浙江一省，大家都晓得邱八公子的大名。从小儿父母双亡，家无兄弟，幸亏他一个嫡亲母舅把他抚养成人。到了娶亲之后，他母舅见邱八心地也还明白，便把那百万家财，一齐交代，叫他自己支持门户。这邱八从小极是聪明，为人浑厚，举止大方。作事虽然精爽，却没有一毫吝刻的心肠；性情虽是豪华，却没有一点骄奢的气习。若有明师益友，朝夕追随，把他成就起来，岂不是绝好的青年子弟？无奈无人管束，渐渐的自家放荡身心，就自然而然有那一班帮闲绰趣的朋友，掇臀放屁的把声色狗马来引动他。这邱八虽然质地聪明，却是个少年公子的心性，那里有什么定力把持？就不由的挟着重资，同了这一班朋友，走到上海，任情的挥霍起来。在妓院中，做着那天字第一号的“瘟生”；赌场中，做那有一无二的“冤桶”。无论长三么二、野鸡住家，以及广东堂子、外国妓院，各处的番摊牌九，甚至城隍庙内的地摊，他也要一处处的阅历过来，尝些滋味。不到两年，就把那百万的家财，销化了十分之四。虽然挥霍了数十万金，他自己却也长了

十分见识，无论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自此以后，这邱八也不肯像从前一般憨嫖滥赌，收拾行李，回到湖州。每年之中，一定要到上海四次：春夏秋冬，每季一次。身边带着一万银子的钞票，纵情花柳，到处留名，要把这一万银子用得精光，方才立刻束装回去。若有朋友约他去到赌场玩耍，他也不推辞，却只带一千银子，进了赌场。动起手来，他若赢了，就把身边所有的本利，一齐滚上，庄家每每被他卷得精光，吃亏不小。若是风头不顺，他却又甚是调皮，输掉的身边带的一千银子，他就回转身来，尘土不沾，拍腿就走，也不作翻本的念头。以此一班赌腿，见了邱八进来，一个个攒眉蹙额，却又无可如何。到了嫖界之中，他若看中了一个馆人，随意到院中走走，却只是随随便便的，不一定去转他的念头，就是吃酒碰和，也要他自己高兴，不肯附和着馆人。倘若馆人偶然开口，要他请客碰和，绷绷场面，他就立刻翻转面皮，把局账开销清楚，从此绝了交情。有此馆人做得久了，摸着他的脾气，从不轻易开口叫他吃酒、叫他碰和，他却又不等馆人开口，自家先就和酒连绵，十分报效。并且打首饰做衣裳，绝没有一毫吝啬。也有那些馆人，不知道邱八的性情，想要敲他的竹杠，他非但不肯答应，把那馆人教训一场，还要立刻跳槽，当时叫局，给一个大大的没趣。就是住夜留宿，也要那馆人再三俯就，方肯应酬，从不肯轻易自家开口。以此妓院中人，见了邱八，十分巴结，处处小心，惟恐有些儿不到之处，被他扳着了岔头，他立时就要发挥，不顾馆人的场面。真是个赌博场中的大彼得，平康巷里的拿破仑。

这一年，邱八到了上海，正值林黛玉也在申江挂牌应客。黛玉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应酬队里的能员，况且盛名之下，自然枇

柘门巷，车马纷纷。无奈黛玉的生意虽然甚好，却是浪费银钱，奢华无度。做了两节，渐渐的支持不来，勉强各处移挪，略为敷衍过节。之后，各处店家因黛玉旧欠未清，大家不肯赊欠。刚刚过了中秋，正是起生意的时候，黛玉两手空空，借尽当绝。没有垫场，这生意如何做得下去？直把个林黛玉急得走头无路，进退两难。左思右想，只有“湔浴”的一个法子，却一时那里寻得出这样的主儿？说也凑巧，却好邱八到了上海，住在鼎升栈内，已经耽搁了一月有余。因邱八在上海试办一家丝厂，那丝厂开办之初，未免事情忙碌，所以暂时不得回家。邱八这回到此，看中了范彩霞，就到东荟芳范彩霞院中，接二连三的碰和摆酒，不多几日，便有了交情。这范彩霞生得皓腕纤腰，长生玉立，蛾眉挹翠，凤目流波，也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有名人物。应酬圆转，丰骨轻盈，但是神气之间，觉得有些秋气，迥不如林黛玉的一团和霭，八面春风。半月之前，邱八在范彩霞家请客。有一个姓马的客人，把黛玉叫到席上。黛玉素来认得邱八，况又久闻大名，故极意应酬了邱八一回，暗想范彩霞做着了这种客人，也是他交的花运甚好。邱八见了黛玉，虽是向来相识，恰见他回眸顾盼，卖弄风头，一到席间，就唱了一折昆腔《长生殿》里的“絮阁”。原来林黛玉的昆腔，上海颇颇的有名，轻易不肯就唱，真是穿云裂石之音，刻羽引宫之技。唱完之后，又把在席主客，一个个的应酬转来，丝毫不漏。邱八着实赞了黛玉几句，心中也在暗想：“彩霞的应酬工夫，虽然不错，若要比起林黛玉，未免较逊一筹。”心中便存了个要做黛玉的念头，两下都有些意思。此番被林黛玉千思万想，想着了他，心中大喜。便盘算了一会，就备了几色极丰盛的礼物，叫一个房间里娘姨名叫金秀的教导了一番说话，带

一个相帮，挑着礼盒，又取了自己一张林黛玉的名片，又附着金秀的耳朵，说了几句极密切的话。金秀点头会意，带了礼物，一直送到鼎升栈来。在账房内问明了邱八的房间，是二十五号楼上官房。却好邱八还未出去，正同他手下的一班朋友，在那里谈论丝厂的事情。见金秀进来，笑迷迷的叫了一声“八少，”相帮跟着进来，呈上礼物，乃是鹿脯、燕窝、金腿、鱼翅四样。邱八见了，甚觉奇异，看着金秀，却又不认得他，疑惑他是新到范彩霞家，彩霞叫他来的。便道：“想你是新到他家，我所以不认得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要送起礼来？”金秀含着笑，袋里取出黛玉的名片来，放在桌上，口中说道：“倪先生特为叫倪过来，请请八少格安。格点点物事勿好算啥格礼，倪先生说，总是倪格意思，请八少留仔赏赏人。难末倪先生有两句闲话搭八少说，叫倪来请八少过去坐歇。倪搭末不过地方小点，勿得知八少阿肯赏倪格光？”邱八听得金秀一番说话，来得十分圆转，心中自是欢喜。晓得林黛玉要吊他的膀子，特地叫娘姨过来请他。这邱八前回在席上见了黛玉，已是留情，更兼林黛玉也是个金刚队里的出色人员，又是这般的迁就着他，不觉心花怒开，十分得意。便向金秀道：“既是你先生这般要好，送来礼物，我自然一概全收。停会晚间，再到你们院中请客。”便叫家人进来，把送的礼都收了进去。又朝着那家人使个眼色。不多一会，取出一卷红纸封的洋钱，也不知他多少，放在盘内。金秀是已经受了黛玉的教导，成竹在胸，急忙抢上一步，把那一封洋钱，仍旧取出，放在邱八面前，陪笑说道：“笑话哉，倪送仔格点物事，八少还要赏啥格洋钱！倪来格辰光，先生再三再四，交代倪格，叫倪勿许收八少格赏钱。八少有心照应末，等八少到倪格来仔，再说末哉。倪先生实便交

代仔，倪要拿仔转去，是先生要搭倪反得一塌糊涂哉。倪先生说过歇格，说八少搭里真心要好末，放勒心浪，勿在乎一定要绷格场面。八少，耐是格明白人，洛里一样事体瞒耐得过？耐阿好体贴倪点，叫倪转去，少吃两句钝杠。”说也奇怪，自有个茶花女的放诞风流，就有个收服他的亚猛，自有个莫立亚堆的奸巧诈伪，就有个侦缉他的唔尔阿斯。这也是新法格致家心理学中的一种作用。这邱八的性情，向来极是尴尬，不知怎样，听了金秀的两番说话，觉得甜迷迷的，不知不觉，在耳朵中钻了进去，不由得满面是笑，连连点头。这真是名妓的揣摩，迷人的伎俩。可惜那林黛玉终究不是格致专门，不懂心理学中他心通的妙用。后来终久弄得棋输一着，几乎九死一生，真是林黛玉一生哄骗客人的报应。

当下金秀同着相帮回去，见了黛玉，把邱八的情形，说了一番。黛玉大喜，晓得有了几分意思。果然上灯之后，邱八已到院中，黛玉打起全副的精神，应酬得邱八甚是喜欢。当时写了请客票头，叫相帮分头去发，就摆了一个双台面。黛玉坐在席间，竭力巴结。不多一会，叫局的局条，一起一起，陆续而来，顷刻之间，已接了二十余张局票。黛玉叫娘姨回报，多要在王家库转过来，依然坐着不去，与邱八谈得甚是亲密。一时之间，把邱八灌了无数迷汤。邱八被黛玉一番追魂摄魄的言语，说得头里觉得有些浑淘淘的，六神无主，竟把持不定起来。只见黛玉忽地起身，走到后房去了。过了一刻，走了出来，却是换了一身衣服，连弓鞋裤子，一齐更换，明妆丽服，光艳照人。黛玉先前是穿一件湖色外国缎夹袄，杨妃色外国缎裤子、宝蓝弓鞋。现在进去，换了一件玄色织银夹袄、宝蓝织金裤子、玄色平金弓鞋。越显得明眸

皓齿，粉颈香肩。邱八见了，甚觉高兴，恨不得立刻把黛玉搂了过来，团成一片，上上下下的把林黛玉看个不住。黛玉故意一手扶着椅背，用指尖掠着云鬓，俊眼四流，娇波欲笑。又把眉尖微蹙，跷起弓鞋，欠身下去用手握作鞋尖，捏了几捏，方才背转身来，退到原处坐下。那光景就是风飐蜻蜓，十分娇弱。黛玉坐在邱八背后，低垂云鬓，斜亸香肩，那眼光四面飘来，将到邱八面前，忽地回头斜坐，从背后转过秋波，大宽转的打了一个圈子，眼波澄澄，正注到邱八面上，见邱八不转睛的看他，面红微笑，依旧低下头来。正是：低颦浅笑，春添颊上之涡；宝枕银屏，花压双星之影。欲知邱八与黛玉究竟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瘟富翁误堕迷途 名校书安心涩浴

且说林黛玉见邱八仔细看他，低低的朝着邱八笑道：“啥格好看介，阿是勿认得倪？”邱八笑道：“并不是不认得你，只为你一刻之间换了两身衣服，越觉娇媚动人。所以我留心打量一番，打算替画个小照。”黛玉听了，把嘴一撇道：“倪是勿好格，陆里赶得上范彩霞，耐勿要钝喎。”邱八一笑，也学着苏白道：“阿唷？先生，勿要客气，倪倒是真心闲话喎。”说得一席客人，通笑起来。黛玉故意把邱八瞟了一眼道：“故歇未说得实梗好，只怕隔脱仔两日，厌烦起来，倪搭请也请耐勿到！”说话之间，黛玉又进去转了一转，又换了一身衣服：蜜色绣花缎袄，妃色绣花裤子，天青缎子弓鞋，将头上珠花一齐卸去，单带着一只一条龙珍珠押发；脸上的脂粉洗得淡了些儿，那粉颊之上，略略晕起两个酒窝。觉得他淡抹浓妆，无一不好。邱八虽然是个花丛老手，却从来没有经过这样风情，只乐得心窝上奇痒难熬，扒搔不着。黛玉见邱八已经入彀，越发的笑语殷勤，风生四座。邱八忽然想着，问林黛玉道：“刚刚有好几张叫局的票头，来叫你的局，你为什么不去应酬？台面虽然要紧，好去了再回来的呀！你不怕脱了局，得罪客人么。”黛玉含笑道：“耐八少是难得到倪搭来格，耐肯赏仔倪格光，就是倪交仔运哉。格两个堂差勿去，得罪仔客人末，啥格希奇勿煞。倪刚刚关照下去，说倪今朝堂差勿出哉。”邱八听

了，十分欢喜。那一班客人要拍邱八的马屁，好讨他的喜欢，大家极力称扬，恨不得把个林黛玉立时就抬上天去，依着他们的口气，差不多说得个邱八就是个再世的李药师，林黛玉便是个当今的张红拂。

这一席酒，直吃到十二点钟方才散席。客人陆续辞去。黛玉见邱八贼忒嘻嘻的坐下，天南地北的扳谈，明知邱八心中，巴不得要想住下，却做个欲擒姑纵的法儿。立起身来，袅袅娜娜的走到邱八身旁，低声问道：“辰光勿早哉！耐阿要原到范彩霞搭去罢？倪是勿好留耐格，明朝说起来，大家难为情。”说着，把身子一倒，直倒入邱八怀中，并倚香肩，低偎檀口。又问着邱八道：“八少，倪格说闲话阿对？”邱八此时已经心荡魂摇，六神无主，急切间张开大口，一时说不出话来。黛玉又逼他一句道：“勿然末勒浪倪搭，借仔一夜干铺罢。倪到后房去困，让耐一干仔舒舒齐齐阿好？故歇是深秋天气哉，勿要半夜里转去，受仔风寒，倪倒担勿落格个干系。耐格身体又亏，勿是约约乎格！”邱八听了，觉得林黛玉说的话，一句一句的打入心坎里来，十分熨贴。就是自己家中妻子，那里有这样关心？便含笑向黛玉道：“你特地叫娘姨过去，把我请到院中，现在好意思推我出去么？我就依着你的话儿，在你院中借个干铺。但你却不许避到后房，我们大家规规矩矩的可好？”黛玉道：“只要耐八少肯赏光，是再好勿有哉！耐八少说格闲话，随便那哼，倪总吓啥勿肯格，只怕倪吓拨格号福气。”说着，背脸低头，掩口而笑。邱八更觉魂消，这一夜就在黛玉院中住下。黛玉把平生第一等迷人的伎俩，施展出来，任是邱八的外交学问再好些儿，已不知不觉的把一块主权所及的地方，轻轻的输到林黛玉的势力圈内去了；施着那禁制的

压力，渐渐的不得自由起来。

这邱八住了一夜，被黛玉骗得骨软筋酥，给了五十块钱的下脚，又体己给了黛玉三百块钱。黛玉故意分毫不要，退还邱八道：“倪故歇旡拨啥格用场，等到倪有用场格辰光，再问耐拿好哉？倪倒勿像格号信人，单敲客人格竹杠。既然大家要好末，也勿在乎格点洋钱。八少阿是？”邱八听他说得有理，也便收回，心上反觉过意不去，便问黛玉可要什么衣裳首饰？黛玉一口咬定不要，反说邱八不晓得他的脾气，当他是爱抄小货的信人。邱八听了，那里晓得黛玉存着一个要借他“恣浴”的念头，只认是黛玉同他恩到极处，所以不肯叫他浪费银钱。隔了两日，黛玉关照相帮，说先生有病，暂时不能出局，须要调理几时。就有什么客人来到院中，黛玉自己不去应酬，只叫娘姨回复有病，不能出来，却成日成夜的伴着邱八，和他寸步不离。邱八一举一动，都是黛玉亲身伏侍，不肯假手他人。那班娘姨大姐的趋奉殷勤，更不消说。邱八因他们连日辛苦，另外给了一百块钱。黛玉执意不许，叫娘姨依旧退还。自己却向邱八说道：“倪出仔工钱，用仔俚笃，生来该应伏侍格，要赏啥格洋钱？倪也晓得耐格脾气，勿要说是——一百洋钱，就是一千一万，耐也勿放勒心浪！不过倪人未吃仔格碗断命堂子饭，倒勿是格号坏人。要倪坏仔良心，敲客人笃格竹杠，倪从来勿行格！”说得邱八更加欢喜，伏伏贴贴的住在院中。

又隔了几天，黛玉看准邱八的性情已是死心塌地，没有什么变卦了。那一天夜饭之后，黛玉正陪着邱八，说说笑笑，甚是高兴，忽然皱着双眉看着邱八。看了半晌，长叹一声，那一对秋波便流下泪来。慌得邱八连忙追问。黛玉只是不答应他，尽管低头搵泪。那一种可怜情态，如雨打桃花，风欺杨柳，画也画不出。

邱八见他这样，十分心痛，便挨着黛玉一处坐了，低低的问他。黛玉一言不发，只把粉面偎着脸儿，拉着他的手，呜呜咽咽的，他眼中的泪，就是如乱滚珍珠一般，扑簌簌的流个不住，凭着邱八怎样温存，怎生追问，只是漠漠无言。直把个邱八哭得急了，恨不得自己替他，拍着胸脯道：“无论你有天大的为难，总有一人承认，料想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你快快住了哭，和我说明白。你可知你哭到这个样儿，叫我心上好生难过？替又替你不得，倘若哭坏了，怎么好呢？”黛玉听邱八说到这句话儿，心上好生欢喜，方才停住了哭，拭了泪痕，抬起头来，看着邱八，叹了一口气道：“别人家看仔倪末，像煞蛮开心，倪心浪说勿出格心事，赛过勒浪黄柏树底下弹琴。”急得个邱八顿足道：“急惊风撞着了你这慢郎中，我这样的问你，你还要说着闲话！”黛玉道：“倪格事体，才是脰里脰搭格，说起来也叫作孽。”黛玉便装点了一番说话，说自己的亏空约有二万开外，又不肯坏了良心，敲客人的竹杠，所以生意虽然甚好，总是不够开消，以致亏空愈拖愈重；前节又被客人漂了两笔局账，各店账开消不转，几乎坏了名头，生意做不下去，添枝带叶，细细的向邱八说了一遍。又道：“倪故歇想起来，做仔格个断命生意，总归吮拨收梢，倪倒是早点肯坏坏良心末，也勿造至于弄到实梗样式。故歇倒是上勿上，落勿落；除脱仔牌子，勿做生意末，倪坍勿起格个台；要做下去末，倪实在拖勿起格亏空。八少，耐替倪想想看，叫倪阿有啥格法子？”邱八听了，哈哈的笑道：“我道你是什么天大的事情，要急得这般模样。原来不过是为着一点儿亏空，也值得放在心上，这样的张皇。难道我姓邱的这点事儿，都担当不起么？”黛玉道：“耐八少看仔格点亏空，自然吮啥希奇！像倪陆里想得出啥法

子？”邱八道：“你究竟有若干亏空，不妨对我说明，待我替你慢慢的想法。”黛玉朝着邱八看了一眼，面上做出一副感激的样儿，却又朝他摇手道：“谢谢耐格好心，肯替倪想法，原是再好勿有格事体。不过倪无缘无故拿仔格耐洋钱，叫倪心浪陆里意得过！故歇倪想起来，随便那哼，总归还是嫁仔人格好。不过倪要嫁起人来，比仔别个倌人，加二烦难：倪勒浪上海滩浪总算有点名气。老实说，推扳点格客人，倪也看俚勿上，再说起格排猥头码子格年轻客人，要讨倪转去格，多煞来浪格，是加二勿连牵哉。格个嫁人，是一生一世格正经事体，勿是勒浪弄白相。倪又勿比格排吮拨长心格倌人，嫁仔人再要出来做生意。倪要末勿嫁，嫁仔人末，陆里再好出来！所以倪拣来拣去，总归吮拨中意格客人。像耐八少一样格客人，倪看得总算中意格哉，耐八少啷是格规规矩矩格人，陆里肯讨格倌人转去？八少，耐去搭倪想，倪看中仔客人末，客人笃勿肯要倪；客人看中仔倪末，偏生倪又勿肯嫁俚。说来说去，总归一格，勿成功！倪格种人，活勒世浪，真真叫作孽！”说着，把眼睛挤了一挤，觉得眼里酸酸的，好像又要流下泪来。

邱八听了黛玉这一番说话，就如新莺巧嘴，娇鸟弄晴；又似成衣的熨斗一般，浑身熨贴三万六千毛孔，无一处不曾熨到，满身发起奇痒，从骨髓缝中透出一股说不出快活来。向黛玉笑道：“你也太多虑了！你既然想要嫁人，何不早些与我商议？只要你自己心中情愿，没有什么委屈的地方，我总可以替你设法。只怕你心中不愿嫁人，三心两意的打不定主见，我就无从提起了。”黛玉道：“倪末阿有啥勿愿意格？倪格碗断命饭，也吃得勿要吃格哉！只怕倪八少看倪勿中，勿肯要倪。倪也啥念头转。”邱

八道：“只要你拿定念头，不要到了将来，自家懊悔，我岂有倒反推辞的道理？但有一件，我却有些不甚放心，你须要自己心中打算，免得懊悔嫌迟。”黛玉问他还有那件事儿不甚放心，邱八道：“你们做了信人，身体是散淡惯了的。一嫁了人，便要依着良家的规矩，有许多不能自由的地方。你们堂子出身的人，那里受得住这般的拘束！我们二人现在的交情是再好没有的了，但是要讲到嫁娶二字，也甚是烦难，不是可以鲁莽从事得的。万一你心中不愿，口是心非，那时我把你娶到家中，进退不得，岂不是为好成恶，耽误了你一生一世的事情？所以我也要预先同你说明，好等你自家筹划，不要勉强应承，这倒不是玩的。”黛玉听了着急起来，便拉邱八的手道：“倪格闲话，一塌刮仔才搭耐说完哉。耐再要说倪三心两意，耐格人阿有良心？耐既然勿相信倪末，等倪罚格咒拨耐听听，省得耐吓杀仔人！”说着便发誓道：“倪要说仔一句假话，咤末真心末，叫倪活勿过今年格大年夜！”邱八听了，连忙按住黛玉的嘴道：“我不过一句话儿，你也值得这样的着急，一定要发起誓来？”黛玉道：“耐开口闭口，总说倪是坏人，叫倪阿要发极格！”邱八此时觉得心满意足，畅快非常，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只看着黛玉，嘻嘻的笑个不住。黛玉横波斜睨，星眼朦胧，也用一方白细手巾，掩口匿笑；四体慵抬，玉山自倒；倚在邱八身上，好像没有一丝气力一般。邱八便问到底有多少亏空。黛玉便一一的细说出来。却只有一半真情，其余都是虚报，约有二万开外。若在别人，听了这许多亏空，怕不先就吓得顿口无言，筋酥骨软！幸而邱八家中，真有百万家财，听了黛玉这些亏空，不过口中答应一声，全不在他心上。当夜黛玉又把邱八灌了无数迷汤，说了许多刺骨锥心的说话，追魂摄魄的深

情。任是邱八花丛阅历的惯家，也免不得被他梦魂颠倒。

到了次日，邱八便请了他一个朋友来，名叫陆友恭的，却是个有名的堂子帮闲，青楼篋片。请了他来，与黛玉讨论身价。黛玉却一口咬定不要丝毫身价，只要邱八替他还清亏空，此外不取分文。并说他拣来拣去，并不是为着邱八有钱，为的是拣中邱八的人物，所以情愿嫁他。邱八起先尚有些疑疑惑惑的，没有十分决定，及至听了黛玉这一番说话，觉得十分入耳，好似鱼吞香饵，蝶恋花心，被他钩得定定的，那里还计算什么将来？当下一口许定，先替他还清亏空，然后择日迎娶。林黛玉见邱八已经应允，便立刻叫相帮出去，把门首那一块一尺余长、四寸余阔，金地黑字的书寓牌子，探了进来。黛玉亲手接了，放在桌上，回过身来，笑迷迷的走到邱八身旁，并肩坐下，向邱八道：“故歇倪探仔格块牌子下来，倪就是耐格人哉。难是随便啥人到倪搭来，倪也勿见格哉！”邱八见他做事爽快，自是欢喜。

隔了一天，邱八便去划了一张二万银子的期票，先交与黛玉，到期付银。又择了三日之后，迎娶黛玉进门。黛玉收了邱八这张银票，也不知他究竟还了许多亏空，自家留下若干。这却做书的人未曾看见，不便讲他。

再说邱八在新马路赁了一所五楼五底的洋房，作为公馆，以为迎娶黛玉的地方。那公馆内铺设得十分富丽，尽是红木紫檀镶嵌螺甸的木器，夺目辉煌，又有两间大菜间，都是外国傢生，装饰得更是雅洁。邱八在上海的应酬，本来阔大，那班知己我的朋友，公送了两班时髦儿戏，热闹非常。到了吉期，一样的红裙披风，朝珠补褂，清香彩轿，顶马高灯，把个四大金刚的林黛玉，抬到家中。新人出轿之后，喜娘扶着黛玉，独自一人，参拜天地，

然后向邱八见礼。邱八连忙朝着喜娘摇手，叫他不要叩头，只行常礼。于是喜娘扶着黛玉，深深万福。邱八也微微还了一躬，方才送入洞房，大家饮酒。正是：楼上花枝之影，昨夜星辰；枕边钿合之盟，春宵苦短。欲知黛玉嫁了邱八，究竟如何，下回交代。

第二十四回 邱公子狠心惩爱妾 林黛玉拼命闹华堂

且说林黛玉嫁了邱八之后，邱八看承黛玉，甚是殷勤，又恐黛玉坐在家中气闷，天天同着黛玉，坐了马车，到张园去兜个圈子，上灯之后，便同到了一品香去，吃顿番菜。有时吃过大菜，再到丹桂茶园去看看夜戏，以为常事。黛玉倒也并不寂寞，所以嫁了邱八将近半月有余，倒还没有寻事生非，借端吵闹。光阴迅速，已经一月有余，邱八因在上海耽搁久了，便和黛玉商议，要退了房子，同他回到湖州。黛玉心上虽然不愿，却也无可如何，只好暂时答应，一同回去。到了湖州之后，再行计较脱身的法儿。邱八便雇了一号大船，把公馆中一切新买的器具，一齐装载上船，黛玉也带了一个娘姨，两个大姐，收拾登舟。邱八到轮船局中，单雇了一号轮船拖带。不消一日，早到了湖州，大船直顶到邱八门口的水码头停下。

早有许多当差的，一哄上船，先见了主人，再叩见了这位新姨太太，便乱哄哄把行李搬上岸去。邱八向黛玉道：“你既然到此，却不比住在上海的时候，上岸之后，见了我们内人，先要你委屈一遭，朝他行个全礼。好在他平素为人甚是贤惠，待你一定不差。你凡事看在我的面上，退让一分，尽他一个面子。我不肯叫你吃亏。你可肯听我一句话么？”黛玉听了，面上登时变色，半晌不应。邱八见他不肯，又说了无数安慰解劝的说话。黛玉无奈，

只得勉强应承。进门之后，见了那位八少奶奶，忍气吞声行了一个全礼，少奶奶果然甚是和气，见林黛玉朝他叩下头去，满面堆下笑来，一把拉住，连说不要客气。黛玉已叩完了头起来，连忙叫他坐下，说了几句闲话。又叫人替他赶紧收拾房间。一会儿，房间已经铺设齐整，少奶奶便携了黛玉的手，一同过来。黛玉见房屋高大，铺设鲜明，比上海的房间，收拾得更加富丽，略略觉得安心。少奶奶送了黛玉进房，又向他道：“你要什么，只管向我去取。我家事烦杂，恐怕有料理不到的地方。”当夜又送了一席菜，摆在黛玉房内，算是替他暖房。请了邱八进来，一同坐下。是夜邱八依旧在黛玉房中。到了明日，众家亲友晓得邱八回家，又新在上海娶了一个妓女，大家陆续登堂，纷纷道喜。只为邱八是城中首富，没有一人不趋奉他，把邱八倒忙了好几天。接着就是本城绅士大家请酒，忙得打发不开。有时通宵在外，竟不回家，有时在家中书房安歇。还要料理家事、清算田租、盘查各处的账目。因邱八出门已久，那账目就堆积了一大堆。忙得个发昏章第十一，哪里有退归内室的工夫？不要说林黛玉房内，绝脚不来；就这正室夫人，也难得和他一面。别人也还罢了，这林黛玉是个有名的荡妇，熬得清水直流。依着黛玉的本心，原只要借着邱八恣一个浴，替他还清债务，好等他脱然无累的重落风尘，并不是真心要嫁。现在邱八已经落了他的圈套，化了二万多银子，把他娶到家中，总算是达其目的如愿以偿的了。黛玉到了此际，也没有别的心肠，只是辗转思量，要想一个脱身之计。但是邱八是个有名富户，家中仆婢如云，而且规矩极其严肃。黛玉平日之间，不要说想脱身逃走，就是等闲要走出中门一步，也是艰难。倒弄得进退两难，展变不得，黛玉方才懊悔起来。左思右想，没有法

儿，只得慢慢的打鸡骂狗，借事生端，渐渐的露出不安于室的样子来。幸亏邱八的正室夫人甚是贤惠，不去与他计较。黛玉无从费气，无可奈何。

不觉又过了几天，邱八把两月中欠债的事情料理清楚，应酬也渐渐的少了，晓得黛玉已经久旷，便先到黛玉房中，住了一夜。觉得黛玉待他冷冷的不甚应接，那神气之间也是十分萧索，默默无言。邱八大为诧异，便留意看他举动，却又不好意思问他。到了午后，黛玉便向邱八道：“倪到仔间搭一格多月，人也几乎闷煞快。再也实梗样式下去，是实头要生病哉！倪明朝要到上海去住个两日，让倪去坐坐马车，吃吃大菜，等倪散散心看。勿然是坐勒屋里向，倪头脑子也涨格哉，耐阿肯同倪去？”邱八听黛玉说得容易，倒好笑起来，便回报他道：“你从前住在上海，是在堂子里头，况且又是自家身体，天天总可以出门。现在你既已嫁人，便是良家妇女。理应守着规矩，轻易不可出门。就算现在你要到上海，我和你一同前去，也比不得当初你做着倌人，可以随心所欲，到处招摇。我先时原曾和你讲说过，恐怕你做过倌人，受不得人家的拘束。我现在娶你到家，未上两月，你果然已经不惯起来，可不被我料着了么？”黛玉听了，面红眉竖，不发一言。停了半晌，方才冷笑道：“倪住勒浪上海格辰光，看见几化人家格太太小姐，日日勒浪坐马车，游张园。做仔人家人，勿相信大门才出勿得格哉！倪又勿到上海轧啥格姘头，啥格希奇勿煞格事体，阿要向煞有介事！”说着又冷笑了一声。

邱八听黛玉出言生硬，忽然同他顶撞起来，从前那一副温柔婉转的神情，不知消到那里去了，顿时换出一副铁铮铮的面色来，心中已有了七八分怒意。还只道黛玉是无心顶撞，勉强按住

怒气，又向他说道：“你坐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气闷起来，原也怪你不得。只要你除了上海去的念头，凭你要想着法儿，如何消遣，我总依你的话就是了。”黛玉听邱八的口风，始终不肯放松，心中甚是着急。又见邱八并不翻腔，话风倒反有些迁就，越发大胆起来，把邱八也只当作寻常公子哥儿，易于打发。便又向邱八道：“倪上海是定规要去格，耐勿要勒浪扭结固结，耐勿肯同倪去末，倪自家一干仔去末哉！”邱八听了，再捺不住，那心上的火直冒到顶门上来，也冷笑道：“你说得好轻松说话！从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既然嫁我，便要听我的指挥！你还当在上海做着倌人，凭着你的性儿胡闹，无人管束么？老实对你说声，我邱八不是个省事的人物！叫你自家见亮，早早收篷，如若再要不知进退，随口胡言，那时间莫怪我反面无情，不留你的地步！”黛玉见邱八反了面皮，心上一毫不怕，却自己心中想道：“若不与他这一个决裂，那里撒手得开？这样蝎蝎螫螫的将就下来，何时得过了局？不如借着 he 反脸的题目，索性和他大闹一场，且看他怎生应付，再作道理。”想定主意，便也翻转面来，粉面通红，蛾眉倒竖，大声说道：“耐勿要缠错仔人，倪嫁末总算嫁拨仔耐，勿见得有啥格卖身文书。耐要管牢仔倪，叫倪一直勿要出去，今生今世，耐做勿到格哉。老实搭耐说，倪上海未定规要去格！明朝倪一干仔动身，看耐有本事拉牢仔倪。随便耐去那哼，倪总勿见得怕仔耐格！”邱八起初还认林黛玉真是看中了他的人物，一心一意的嫁他，并没有要他写什么婚书卖契。现在听了黛玉这一番说话，方才晓得黛玉是借他“恣浴”，骗得他的银钱到手，登时掉过头来，拿定邱八没有婚书，又没有借据，就是告到当官，那邱八也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重落风尘，说不出一个不字。也算

得诡计阴谋，毒如蛇蝎了。

当下邱八听他说出这一番说话来，明知自己当初一时大意，没有婚书，拿不住他的把柄。这一气气得非同小可，顿口无言，一时呆在椅子上，竟说不出什么说话。呆了半晌，方才回过这一口气来，定一定神，跳起身来，指着林黛玉的面孔骂道：“我把你这良心丧尽的混账东西！你把我当作‘瘟生’，这是你的运气来了。你当初没有进我的门，也还罢了；现在你既然进了我的大门，凭你如何，你休想移挪一步！你把我当作那班曲辫子的客人，就如木偶一般，凭着你颠来倒去的闹玩意儿么？你口口声声想到上海，那里有什么事情？无非想到了上海，捉个空儿逃走出去，过了一年半载，等得我这里事情冷了，你却依然做起生意来。我劝你休要打错念头！你既然嫁我，便是我的人，我不许你出去，看你有什么本事，飞上了天！”黛玉听了，愈加着恼，也立起身来道：“耐无许倪出去末，倪定规要去，看耐有本事那哼！开口闭口，总说倪故歇嫁仔耐哉。倪嫁耐阿有啥格凭据？耐倒拿倪格婚书出来，大家看看！老实搭里说仔罢，嫁人吮拨婚书，是勿好算数格！耐格一转末，总算上仔倪格当哉，下转叫耐学学倪格乖，勿要再上仔别人家格当！阿晓得！”一面说着，一面带着同来的娘姨，往外就走。口中说道：“倪要少陪耐哉！倪格衣格裳首饰一塌刮仔送耐阿好？倪也勿要哉！”邱八被黛玉说得七窍生烟，三尸暴躁。回过念头一想：“当初果然上了他的恶当，不曾要得一张婚书。现在就是和他打到官司，两下都没有凭据，他只要绝口不招，也和他争执不得。花了二万开外的钱子，也还罢了，但是自己向来自负是个花柳惯家，从不曾着了别人的圈套，花过了冤枉的银钱。现在受了林黛玉这样的一个骗局，还仍旧被他走到上

海，再落平康，非但坏了向来的名气，将来到了上海，怎样有脸见人？”心中正在万分恼悔，又见黛玉摇摇摆摆的一直往外就走，更是烈火飞腾。猛然间把心一横，想道：“他这样的奸刁十恶，难道我就看他走了不成？无论如何拼着再花掉一注银钱，也没有什么不了的事！”主意已定，连忙追上前去。黛玉刚刚跨出中堂，被邱八赶到后边，把黛玉的衣服一把揪住，用尽平生之力，向内一拖，把个林黛玉拖得几乎跌倒。邱八拖住黛玉，不等黛玉开口，一片声叫人来，就有四五个家人听见，答应一声，齐赶进来。见主人与黛玉这个样儿，都吓得不敢开口，垂手立在一旁。邱八气呼呼的指着黛玉道：“你们快把他捆起来！”众家人听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一个也不敢动手。黛玉听得邱八要叫人捆他，趁势撒起泼来，望着邱八，一头撞去，把邱八撞了一个踉跄，黛玉便滚倒在地，把头发披在背后，就像活鬼一般，反大哭起来。急得邱八朝着家人顿足骂道：“你们这一班无用的奴才，怎么我叫你们捆他，你们大家不肯动手，明天你们替我一起儿滚蛋，我用不着你们这起混帐东西！”众家人立在旁边，本来不敢动手，听得主人这般发急，没奈何上来几个，走到黛玉身旁，正要动手。谁知林黛玉老奸巨猾，看见邱八认真翻起面来，不是头路，此刻自家身体，还在别人手内，眼前不免吃亏。见众家人一拥上前，明知不好，连忙住了哭，在地上扒起身来，不等家人动手，一溜烟望自家房内就走。

邱八见他仍旧缩回房内，冷笑一声，暂时叫住家人不要动手，自己跟着黛玉，也走进来。只见黛玉刚刚走到房内，一直抢至烟榻旁边，把榻上烟盘内的一个洋鍍白银烟盒，抢在手中；随手开了盒盖，把那一盒子装得满满的鸦片烟，望着自己的口内，

作势便倒。说时迟，那时快，早被旁边一个带来的娘姨，从背后伸过一支手来，劈手夺去。口中喊道：“大小姐，耐有啥格闲话末，好好里搭俚说末哉！年纪轻轻啥格就要寻死路？”黛玉装作恨恨的样儿，向那娘姨道：“倪格号人身，活勒世浪，无啥趣势，还是死仔格好！耐勿要来多管哩！”说着，假作要夺那娘姨手中的烟盒。娘姨急得看着邱八，口中嚷道：“大小姐要吃生鸦片烟哉呀！唔笃大家来劝劝哩！”黛玉一面在那里用力的要抢娘姨手中的烟盒，两人结做一堆；一面却偷眼看着邱八的面孔，指望他怕他寻死，心中不忍起来，过来解劝，便算自己占了上风。那知道邱八绝不关心，也不过来相劝，只望着黛玉和娘姨二人不住的冷笑。黛玉见了这般光景，明晓得邱八已经看破机关，倒反弄得开交不得。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恰好那位八少奶奶听得他们吵闹，赶了过来。刚刚走进房门，见黛玉这般做作，以为真，不免大吃一惊。连忙赶上前去，把娘姨手中的一支烟盒接了过来，随手就向门外一摔。只听得“咣啷”一声，一个装烟的银盒子，不知撩到那里去了。又把黛玉拖了过来，捺他坐下，口中劝道：“你们偶然斗口，也是人家常有的事情。有话也须好好的说，为什么这样的认起真来？”黛玉此时正是不得落场，万分惭愧，巴不得有人相劝，连忙借此坐下，泪流满面，默默无言。忽听得邱八冷笑一声，指着那位少奶奶道：“你这个人，真是十分多事，为什么要去劝他？你道他的寻死，是当真的么？”正是：画中爱宠，凄凉白纛之歌；镜里萧郎，辜负天魔之舞。欲知邱八究竟肯放黛玉出来与否，请看下回。

第二十五回 恨无良闭户锁金刚 消妒意开笼放鹦鹉

且说邱八见他正室夫人进来相劝，便指着黛玉，把前后被骗的情形，细细告诉他：黛玉如何叫娘姨请他，摆了一个双台，当时就落了水，如何黛玉竭力奉承，把他哄得死心塌地，花了二万几千银子，把他娶到家中；如何上了他的圈套，没有要他的婚书。现在他翻转面皮，一定要往上海，因我不肯放他出去，他同我抢白了一场，竟自往外走。我把他拉了转来，又要叫人把他捆住，他便打滚撒泼，寻死撞头。他的意思是要我怕他时常吵闹，放他出去，他便好随心适意，安安稳稳的重落风尘。后来见我咬定口风不肯答应，他没有什么法子，只好寻死觅活的，指望吓倒别人。幸而遇着我，不怕什么风波，若是换了别人，怕不被他吓倒？你道他这样的心思，可刻毒不刻毒？这样的混帐东西，凭他当真死了便罢！为什么你又多起事来？

那位八少奶奶听了邱八这一番言语，方才如梦初醒。暗想堂子里头的人，果然恶毒，又恐黛玉当真的寻起死来，也是一条人命。便劝着邱八道：“虽然如此，人命关天，不是玩的。况且我们这样人家，也不在乎这点儿银子，他既不肯跟你，勉强留他在此，料想也没有真心。依着我的意见，不如依着他的话，把他打发出去，省得他心中不愿，天天的弄事生非。何必费了自己的功夫，同他淘这般闲气？”邱八听了，低头想了一会道：“你的说话

虽是不差，但是你还没有晓得细情：我花了许多银子替他还债，倒也并不怪他；最可恨的是他把我当作‘瘟生’看待，说的话都是虚无缥缈的，没有一句真情！我当初再三再四的问他，可是真心嫁我，他一口咬定，不肯露出一句话风，哄得我满心欢喜，对着一班朋友说了许多大话，吹了无数牛皮，到了今日之下，依旧把他放到上海做起生意来，将来他们追问起来，叫我怎生回答？岂不是倒坏名声？不瞒你说，我自从出世以来，从没有受过这般恶气。现在他既然同我蛮缠，不讲情理；我也会些蛮缠，把他关锁起来，不怕他生出翅膀飞上天去！就算他当真死了，这样害人不浅的东西，省得把他留在世上，再害别人！你若是怕他死了，有他的父母兄弟来同我吵闹，告状经官；我只要拚得再花掉一注银钱，就买了他一条性命。料想如今世上，只要银钱作主，没有什么不了的事情！你凭着我怎样安排，不要来多管闲事！”说着，便喝叫众人一齐出去，单留黛玉一人在房。邱八也立起来，指着黛玉的脸道：“你要寻死，凭你去上吊、吞烟，快些死了，好等我预备官司。我拚着再花二万银子，买嘱你的尸亲，怕不是安安稳稳的闭口无言！你丢了一条性命，我只当着死了一支狗猫一般，看还是你的性命值钱，还是我的银子值钱？”一面说着，便走出房去，就取了一把洋锁，“咯噔”一声，把房门锁上。又叫家人去叫了一个木匠来，在板壁中间，开了一个尺余见方的壁洞，就像衙门内的转桶一般，好做传送食物的地方。另派两个家人，交起板铺来，睡在中堂，看守房门，防他逃走。

只说黛玉听了邱八的话，心中暗暗吃惊，又见邱八气势汹汹，料想他已经气到极处，万万挽回不来，却又怕吃了现亏，不敢开口。眼睁睁的看他锁着房门，走了出去，方才懊悔自己当初

不应错了念头，同他蛮闹，却已无可如何。又不肯当真自寻死路。跳又跳不出，走又走不出，只得坐在房中哭泣咒骂。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糟塌得蓬头傻面，就如个腌臢花子一般，那里还有当初的丰致！真是慵梳宝髻，惺忪堕马之妆；愁倚熏笼，寂寞惊鸿之影；银华不御，芳泽无加；珠泪琳琅，玉容惨淡。一个邱八公子的府中，差不多变做了江采苹的宫院。

黛玉被他锁在房中，一连就是半月，虽是饮食不缺，却是懊闷异常。幸而黛玉还有几年花运，平空降了一个救星下来。你道那救星是谁，原来就是那位八少奶奶。从来女子的性情，总不免有些娇妒。这位八少奶奶，正在妙龄，又同邱八十分恩爱，平空的邱八娶了一个花枝般的宠妾，要与他分恩夺爱起来，那得不心怀妒意？但是平日为人温厚，性格和平，无论什么事情，不肯放在面上。所以黛玉进门之后，心上虽然不乐，面子上却做得甚是殷勤。不但讨了邱八的喜欢，还落得博一个贤惠的名气。现在见邱八把黛玉关锁起来，心中未免一愁一喜：喜的是眼前去了这样一个搔头弄姿、颜影自喜的妖姬，邱八心无二用，那夫妇间的恩爱，登时就加了几分。正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愁的是邱八既然把他锁在房中，却是余情不断，时常叫家人仆妇走到那壁洞之前，与他问答，探问他的意思，看他可有些儿悟悔。分明邱八的心上，尚在系念着他。万一将来回味思量，磨折几时，依旧把他放出。他二人一个是风月名娼，一个是豪华公子，那时黛玉放出二十四分的工夫手段，怕不把邱八依然骗得个意服心输？到了这个时候，赛又赛他不过，赶又赶他不掉，岂不倒是一个后患？他想着这两层主意，心中便怀着鬼胎，天天解劝邱八道：“黛玉虽然可恶，然而也是妓女的常情，不算什么奇异。本来一个堂子

出身的妓女，那里有什么良心，你把他当作好人，已经错了；现在你又把他锁了起来，他是个散淡惯了的人，那里受得起这般折磨？我们世代忠厚，从来没有做过刻薄事情，万一他当真死了，你虽然没有逼他，总是你身上的孽障。不如看破些儿，放他出去，听凭他去再做生意，或者重新嫁人，譬如当初没有嫁你，你也管不着他。况且你娶他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媒证婚书，更是着不得准。难道你丢下了一个妓女，就算坏了你的名气么？”劝来劝去，邱八起先那里肯听，连连摇头。当不得他被底温存，枕边旖旎。今日劝，明日劝，竟把个邱八劝得活动起来，便一口答应。

八少奶奶大喜，还恐他要变卦，连忙叫人去开了房门，把林黛玉叫将出来。黛玉此时，已经被邱八把十分性子，磨去了九分，粉黛纵横，泪痕隐约，听得叫他出去，心中估量着一定是邱八回心，却想不到竟肯放他出去。当下将就换了一件衣服，淡扫峨眉，走到邱八房中，叫了“八少奶奶”一声，又瞅了邱八一眼，粉颈低垂，春山不展。邱八留意看他，只见他云鬓蓬松，芙蓉惨淡；瘦比经秋之燕，弱不禁风；娇如解语之花，含情欲涕；真个是暗鸣如泣，幽怨可怜，大有伤心之色，早不觉心上怜惜起来。八少奶奶明知邱八的意思，不等他开口，先把自家劝解的话，向黛玉说了一遍。又说八少已经应允放你出门，你可快去把你随身带来的衣饰，立时收拾，你要到上海，今天就可动身，省得又要耽搁一夜。黛玉忽然听见邱八答应放他，这一喜非同小可，好像那寒儒登第，枯木逢春，又好是刑部狱中的囚犯，逢了郊天大赦一般。登时色舞眉飞，走将过来，朝着八少奶奶，花摇柳颤的磕下头去。八少奶奶连忙扶起。黛玉回过身来，见邱八一双眼睛，只钉在他的身上。黛玉此时喜到极处，忘其所以，便无可无不可的，朝

着邱八也磕了一个头。邱八别转头去，没有扶他，却不由的口中长叹一声，默然无语。八少奶奶怕他又要反悔，急急的催着黛玉收拾衣箱。黛玉嫁来的时候，自家止有六只衣箱，其余都是邱八替他置备。现在仍叫黛玉把原来带来的衣箱带去。黛玉草草的收拾了一会，带着同来的娘姨，两个大姐，辞别邱八和八少奶奶，便要出门。八少奶奶索性做个好人，早叫人替他雇了一乘轿子，一直送他到轮船码头。黛玉此时就是鲸鱼脱网，彩凤开笼。恨不得就一步跨出门去，忙忙登舆而去。这里邱八见黛玉出门，心中不免有些恋恋。但一则已经答应，反悔不来；二则明知黛玉不是真心，留他无益，乐得听了他夫人的说话，做个好人；三则自己把他关锁多时，不肯折着志气反去留他。有此三层事理，所以邱八勉强放他出去。虽则心中不舍，也是无可如何。可笑那林黛玉，骗了邱八二万余金替他还债，自以为是得计的了，不料偏偏遇着了这样的一个皮癩人物，非但吓诈不倒，反吃了一场大亏，几乎白送了一条性命。这也是林黛玉平时丧尽良心的报应。邱八这边按下不提。

且说黛玉出门之后，一直径到轮船码头，发下衣箱行李，写了一间上海房舱。不消一日工夫，早到上海，暂时落了客寓。不多几日，便看中了惠福里的一家房子，三楼三底，甚是宽大。当时付了房租，立时搬了过去。置办了些中西器具，登时铺设得焕然一新。他从前骗了邱八的二万银子，还债赎当，只用得一万多些，其余的都暗地托人存在庄上，此番到了上海，犹如死里逃生的一般，觉得喜出望外，便自己到钱庄上去了一趟，把他些存项取了一半回来，任情挥霍。依旧的珠翠围绕，罗绮辉煌。时常坐着马车到张园兜个圈子，回来的时候，在大马路、四马路一带出

出风头。却暂时不敢再做生意，听着邱八的风声，只把惠福里的房子，当作住家。早不知不觉的过了两节，打听得邱八已经到过两趟上海，却把林黛玉的事绝口不提。就是那一班朋友，也恐他要恼羞成怒，不便去追问于他。黛玉打听得实在，放下了心，方才打算要再做生意，挂起牌子来。这一天，黛玉坐着马车，正要到张园去，刚刚马车跑到泥城桥左近，无意之中遇着了章秋谷的马车。黛玉见秋谷坐在车中，气宇轩昂，衣裳倜傥，长眉秀目，光彩照人，不觉芳心微动，便横波凝睇，以目送情。无奈两下的马车，都跑得风卷云驰，顷刻之间，那眼前就如电光一闪，两下早已跑开。黛玉直待马车跑过之后，方才猛然想起，好像章秋谷的神情，姑且冒叫一声，看他答应不答应，便立起来，高叫一声。听得秋谷在前答应，方知真个是他。黛玉心中大喜，连忙叫马车夫转过马车，跟着秋谷直到一品香来。当下把一年的境遇，向秋谷细细说明，说到邱八把他关锁在房一节，黛玉不免还有些谈虎色变，毫发悚然。当下二人促膝密坐，谈了一回。秋谷便问黛玉，究竟作何行止？黛玉道：“倪也无拨啥一定格主意，晏歇点耐阿好到倪搭来一埭，大家商量商量。”秋谷摇头道：“我今天有自己的事情，连几处台面，都不能应酬，料想没有空儿。我看还是明天罢。”黛玉点头答应，又告诉了他住处的门牌。不一时吃完大菜，已是掌灯，黛玉自回惠福里去，秋谷便一直到吉升栈来。

到了栈内，在自己的房内略坐一刻，便走到双林房内来。双林早已回来，凝妆悄坐，低问秋谷为何此刻回来，秋谷把遇见黛玉之后，在大菜门谈了一点余钟，所以回来晚了。双林又问他今天可要出去？秋谷不答，只把头点了一点。双林睂了秋谷一眼，便不作声。秋谷心中暗笑，假作不知。略谈几句，便起身出栈。

径到新清和张书玉院中来。书玉恰好在家，迎门相候，满面堆欢的叫了一声“二少”。秋谷含笑招呼，跨进房来。书玉替他亲手宽了马褂，又叫他脱去长衫。秋谷因五月中旬天气，已经燥热，便略略点头。书玉一并替他宽了下来，把一件罗纺长衫、单纱马褂，交与旁边的娘姨，朝他使个眼色。那娘姨会意，把两件衣服折叠起来，开了衣橱，把秋谷的衣服放在橱内，取过一把锁来，轻轻的锁好。秋谷见了，明知书玉的意思，并不开言，只是对着书玉微微而笑。书玉此时心花大放，乐不可支，极力的应酬秋谷。秋谷心上虽然不甚情愿，却已到了这步田地，就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也不得不随和起来。夜分之后，书玉扫榻熏香，殷勤留宿。秋谷料想推辞不得，只得应承。这一夜章秋谷的神情，却是曾经沧海，难为洛浦之波；除却云英，不是蓝桥之路。在张书玉，是当时相见，已销倩女之魂；今日重逢，留得宓妃之枕。凤女之颠狂如许，赵后回风；檀奴之华彩非常，何郎无恙。

只说秋谷在书玉院内住了一宵，明日起来，照例开销了二十块钱下脚。书玉一定不肯，推了多时，见秋谷面上已经微含怒意，方才叫娘姨收了。秋谷便要起身，书玉千叮万嘱的叫他晚上一定要来。秋谷道：“这却不能一定，没有事情，自然来的；倘或有了正事，这却要耽搁一天的了。”书玉无奈，一直送下楼梯，走到屏门边，方才立住。望着秋谷出了院中，一步懒一步的回上楼去。正是：窥中堂之韩令，贾午留香；感汉浦之郑郎，洛妃解佩。未知秋谷再到何处，请听下回交代。

第二十六回

说瘟生平心论嫁娶 评嫖客谈笑骂官商

却说章秋谷在张书玉院中住了一夜，将近午刻，方才出来。走出新清和弄内，穿进迎春坊，径到金小宝院中来，上了扶梯走进房内，只见金小宝坐在当窗一张桌上，正在那里对镜梳头，鬟凤低垂，新妆未竟，那隔夜的胭脂映在脸上，晕出淡淡的红色，越觉得丰神绝世，妩媚天然。身上穿一件半新的湖色熟罗短袄，衬着粉红席法布紧身，胸前的钮扣，一齐解散，微微的露出酥胸，内着湖色春纱兜肚，下身穿一条品蓝实地纱裤子，脚下拖着一双湖色缎子绣花的拖鞋，双翘瘦削，就如玉笋一般，不盈四寸，手中正在那里调和花露，一阵阵脂粉之香，中人肺腑。眉弯秋月，颊晕朝霞，真是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秋谷见了小宝这般风格，不由不暗暗称扬。又见贡春树坐在小宝旁边，呆呆的看着，一言不发。秋谷悄步进来，走到小宝背后。春树正在那里看得出神，全不觉得有人走进。小宝本是对窗坐着，秋谷轻轻掩至后边，连那同小宝梳头的娘姨，都一毫不觉。金小宝正在对着镜子，细匀铅黄，忽然看见镜子中间添了一个朱唇粉面的美少年，立在自家背后，笑容可掬的，像要和他说话一般，金小宝出其不意，大吃一惊，吓得他满身香汗，直立起来，叫得一声“阿呀！”回头一看，见是章秋谷立在身后，方才定了心神，已经吓得花容失色，娇喘微微。重新坐下，向秋谷笑道：“耐末总是实梗，走进来响

也勿响，人也拨耐吓煞快，人吓人，要吓杀人格哩。”春树被小宝叫了一声“阿呀”，直头起来，也吓了一跳，抬头见是秋谷，急忙离座相迎，拱手称谢他昨日替小宝解围的好意。秋谷笑道：“你为什么预先躲避，有心不到张园？你还没见昨日的势头，若不是我来解劝，恐怕小宝定要吃亏！从前我原曾向你说过几次，张书玉性情十分惫赖，不是好说话的人，你住的一夜，又没有什么口角，无缘无故的忽然不去，冷淡起来。偏又被他晓得风声，你成日成夜的钻在这里，差不多竟是和他断了交情。怪不得书玉吃起醋来，闹出这一场笑话。幸而昨日遇着我，小宝没有吃亏。万一我不到张园，无人解劝，小宝必定被他揪扭，吃了一场大亏。在千人百众的地方，叫他受气坍台，你怎的对他得起？”一席话，说得春树闭口无言，面上很觉有些惭愧。小宝又在旁插口道：“二少格闲话，倒的刮哩。昨日仔勿是二少刚正跑来，拿格张书玉拉仔进去，是倪直头一塌糊涂格哉。”说着，便拉着秋谷手笑道：“谢谢耐替倪拉开仔格张书玉，总算倪勦坍台。倪也呒啥补报，耐只好屁股吃人参，后补格哉。”说着小宝先格格的笑了。秋谷道：“你们真好良心，果然一张床上，睡不出两样人来。”说到这里，小宝脸一红，把秋谷肩上打了一下。秋谷又道：“昨天的事情，原是因你二人而起，我本来是个旁人，不干我事，好意前来解劝，恐怕你要吃亏。那知你们二人一样心肠，把自己的事情都卸到旁人身上，一个预先不肯出来，一个连忙走了回去，只叫我替你顶缸，今天还要开我的玩笑。你们自己想想，可有良心么？”春树道：“我昨日实是有事进城，并不是有心躲避。直至晚上一点钟的时候，方才回到此间。不信你问小宝，便知真假。”秋谷道：“你们两人这样的开心，却苦着我这旁人！调停劝解，费

了我无数的功夫。你自己不听我的言语，惹出事来，你倒像没事的一般，可不是笑话么？”春树听了，果然回心一想，有些过意不去的地方。连忙向他谢罪，秋谷也一笑无言。

金小宝坐在旁边，听他说话，却不住的一双俊眼，看着秋谷的脸儿，目不转睛的，浑身上下只顾打量。秋谷回头看见，不觉笑道：“诧异得很，你为着何事，看得这样认真？”小宝不答，又细细的看了秋谷一回，方向秋谷笑道：“耐一面孔格勿尴尬，定规是昨日勒浪张书玉搭出来嘅？”秋谷被他一口道着，不觉微笑点头。小宝又笑道：“耐前日仔末，叫倪土地奶奶，寻倪格开心；故歇倪也要叫耐金刚老爷哉！”说得一房间内的娘姨多笑起来。秋谷更狂笑道：“我倒不是什么金刚老爷。”拍着春树道：“你们这位贡大少爷，倒是个实缺的金刚奶奶。”春树笑道：“你们大家取笑，却无缘无故的把我带上，可和我有什么相干呢？”大家说笑一回，随意坐下，秋谷问小宝道：“你可晓得林黛玉如今又到了上海么？”小宝道：“倪是老早就晓得格哉，张园里向也看见歇俚几转。俚耐上年嫁仔邱八，一淘转去格，勿晓得俚为啥要出来？”秋谷就把黛玉嫁了邱八之后，这些腌臢事情，一段一节的对着小宝细讲，原原本本的直讲了一点余钟。

却好贡春树见秋谷道来，料想他没有吃饭，就到聚丰园叫几样菜，两壶京庄，一同摆了上来，小宝过来，斟了一杯酒，便请秋谷上坐，贡春树坐在横头。小宝因秋谷是极熟的客人，便也不拘俗套，随意相陪。秋谷一面饮酒，一面演说林黛玉嫁人复出的事情。把个金小宝听得津津有味，春树在旁听着，也嗟叹不已。小宝道：“格是林黛玉自家勿好，^曾看得清客人，马马虎虎格跟仔别人就走，自然弄勿好哉嘅！”春树道：“妓女嫁人嫁着了邱八

这样人家，也算千中选一的了，为什么黛玉还要闹着出来，可见得堂子里头的人，果然一个个丧尽良心！怪不得邱八要这般着恼。幸而邱八毕竟是个好人，还肯开笼放鸟，若是我做了邱八，直把他要关禁终身，那里有这样便宜，好好的放他出去？”金小宝听了春树这样话风，瞪了他一个白眼，冷笑道：“倪堂子里向格人，生来阿有啥良心？就是客人到倪搭来末，也是客人笃自家情愿。勿见得客人勿来，倪去拉仔进来格。耐下转当心点，倪堂子里向才是坏人，耐勿要上仔倪格当！”说着，眉尖微竖，俊眼含瞋，薄有几分怒意。春树道：“我不过一句话儿，又不是有心说你，你为什么要这样留心，无端生气？”小宝道：“耐说倪堂子里向才是丧尽良心，还说勿是有心骂倪，阿要叫仔倪金小宝格名字，多骂两声？”春树见小宝一定说骂的是他，无从分辨，只得任他说了两声，含笑不语。

秋谷向春树道：“你刚才的话虽然不错，未免也太过了些，不可一概而论。据我看来，青楼妓女自然大半都是些无耻丧心之辈，然而替他们设身处地细细想来，却也怪他不得。为什么呢？你想堂子里的倌人，做的本来是迎新送旧的生涯，若不说着假话哄骗客人，那里有什么生意？没有生意，岂不要倒贴开销？你叫他的良心，如何好法？大凡一个好好的良家女子，无可奈何做到了这行生意，已是可怜。做客人的，应当可怜他，爱惜他，不要扳他的错处，把他们当作个暂时消遣的名花好鸟一般，方是做客人的道理。所以花街柳巷，俗说叫做玩耍的地方，你想既是玩耍之地，原不过趁着一时高兴，博那片刻的风情。倌人相待殷勤，固然最好；就是倌人看承不好，也没有什么希奇。上海的地方甚大，堂子极多，除了一处，还有别人，你就随意跳槽，他也不能

禁止。更何苦去争风吃醋，处处认真，实做那‘瘟生’二字？总而言之，信人看待客人，纯用一个假字，客人看待信人，也纯用一个‘假’字去应他，切不可当作真心，自寻烦恼。若要在酒阵歌场之内，处处认起真来，就要如邱八一般，三十岁老娘，倒绷孩儿，免不得要闹出一场笑话。你们以为何如？”金小宝听了，连连点头。春树又道：“话虽如此，但邱八看承黛玉，很是不差。况且邱八预先问过黛玉，叫他自己商量。黛玉一口咬定，定要嫁他，邱八方肯娶他回去。娶到家中之后，黛玉不该又要出来。既然不肯嫁他，为什么要随口答应，叫他还债呢？这不是有心敲邱八的竹杠么！你为什么还要偏护着他，说他不错？”秋谷道：“你说的是通是公子哥儿的痴话，全不是我的本心，我何曾偏护黛玉，说他不错？我的意思是说黛玉虽然丧尽良心，邱八也有一半自己不好，平空的去问黛玉，可肯嫁他。你想堂子里的信人，做什么生意？又做着了邱八这样的一个有名阔客，乐得顺水推船，哄得他一个死心塌地，方好骗他大注的银钱。那里有当面回报，不肯嫁他之理！就是别个客人，也不能这样有心得罪，何况邱八是个浙江通省的富家。你这问岂不是问得痴到极处么？还有你这般痴子，当真的同我辩驳起来，可不比邱八更痴一倍么？”春树听了，觉得果然是言言透彻，沁入心脾。便道：“如此说来，上海的信人是万娶不得的了。”秋谷道：“也不是这般说法，大凡天地生人，必有本来的性情。就是客人，也有客人的脾气；信人也有信人的性情。倘或嫖客的性情同信人不合，信人的脾气与嫖客不投，就有石崇、王恺的家财，西子、太真的丰调，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弄不到一块来。若勉强把他并到一堆，彼此的性情不合，一定闹出笑话，没有好好的收场。岂不是一个好成仇，一个求

荣反辱，何苦要闹到这步田地，弄得两败俱伤呢？即如邱八与黛玉的交情原是十分要好，不过是大家一时鲁莽，没有仔细思量。草草的一个嫁了过来，一个娶了回去。到后来毕竟闹了一场笑柄，倒反大家结了冤仇。所以依我看来，花柳场中，只可暂时取乐，就如行云流水一般，万万不可认真，免得后来烦恼。譬如一树名花，种在那水边篱落，临流照影，姿媚横生，你就天天载酒看花，暂时领略也未尝不妙，何苦一定要伤根动叶，把他移到家中？虽然锦帐雕栏，殷勤爱护，却是离开了他自己的托根之地，未免水土不宜，雨露不润，眼看着那一株可爱的名花，不由的叶萎花落，渐渐的憔悴起来。这还算是好的，更有硬硬的折了一枝，把他供在花瓶之内，天天相对，爱惜非常，却过得不多几天，依然枯死。假使花能解语，你问他可是愿意的么？大抵上海的倌人，只好把他当作名花娇鸟一般，博个片时的欢乐，若定要将他娶到家中，就免不得要煞风景了，从古以来煮鹤焚琴、蹂香跣玉，煞是伤心，这就是这班妓女嫁人的小影。”说到此间回过头来，向金小宝打着苏白道：“先生，倪格闲话阿对？”金小宝正在听得出神，就如醍醐灌顶，草木当春，正在赞叹之际，忽听秋谷问他，连忙点头笑道：“二少格闲话，一句勿错。真真是格过来人哉，说出来格闲话，赛过勒倪心浪挖出来格。不过倪要说起来，讲勿出格当中格道理。”

春树又问秋谷道：“上海倌人的现形你已经同我说过几番，大约也不过如此。但是上海嫖客的情形，你没有和我讲过。究竟倌人做起客人来，情愿做那一种呢？”秋谷道：“现在上海的客人大约要分两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商界。论起来，自然是商界的客人好做，既有花钱，又不闹什么标劲。倌人们看着银钱面上，

也不得不敷衍他些。但是也有一种难处，那些商人平日之间，寸铢积累，刻薄成家，看得那银钱十分郑重，你若要起他的钱来，比要他的命更加刻毒，万一浪费了他一文半钞，便是一生的切骨之仇；独到堂子里头，挥霍起来，一日千金，绝无吝色，面子上装得甚是大方；谁知他花了银钱，暗中在那里心痛异常，恨不得要想法儿仍旧拿回家去，真是哑子梦见妈，说不出的苦。所以那些呆商，虽然在那信人身上，略略花钱，却是见了信人，自以为花钱客人，大模大样，呼么喝六的不算外，还要拉拉扯扯动手动脚的做出无数的丑态来，差不多要捞回他的本钱，方才算数。信人们虽是心上恨他，无奈自家做着生意，也只好勉强应酬，这是商界中人的现形了。再说起官场客人来，更加可笑。无论什么龟奴皂隶出身，只要有了几千银子，遵例报捐，指省分发，到省之后，连他自己也忘了自家的本来面目，居然是一位候补老爷。有时被他撞着木钟，凑着运气，委了一个差使，就立刻花天酒地，驷马高车的阔起来。你想他们的出身本是卑微，又不是什么世家的公子，更兼那候补的时候，只晓得磕头请安、大人卑职这一套仪注，余外的事情都是昏天黑地，一事不知。这样的一班人物，那里晓得什么嫖界的情形？到了堂子里头，自然而然闹出许多笑话。他除了不肯化钱，还要对着信人乱吹牛皮，混摆官派。这样官场客人，你道可笑不可笑？总而言之，官场中人，到了嫖界，真是那天字第一号的‘瘟生’，世界之上，有一无二的‘饭桶’。到了堂子里头，也是懵懵懂懂的，那该应‘跳眼儿’的地方，他却一毫不懂；偏是那不该‘跳眼’之处，却又忽然撞着他的高兴，平空地发起标来。就是花那几个钱儿，也花得不伦不类的，全不着系腔板；那场面上的花钱，就如吃酒碰和等类，偏偏不肯花销，

反说信人敲他的竹杠；及至信人私下放起差来，他却情情愿愿一千八百、三百五百的双手奉送，去塞那无底的狗洞，全不见一些响声。如有朋友问起他来，他还赖得干干净净，不肯招承，好似属员馈送上司一般。信人若做着了这种客人，还有些儿贪取。就只有一件，官商两途的嫖客，大约‘寿头码子’居多。一到堂子里头，就把那信人钉住，跟前跟后，一步不离，一双色眼，贼忒嘻嘻，毛手毛脚的，就如饿鬼一般。在旁人看起来，不晓得里头的缘故，不说那客人的曲气，是个寿头，反说信人烂污，做了恩客。所以信人做着他们这样的客人，有了这样的贪图，便有那样的惹厌。如今上海的堂子生意，也渐渐的不好做了。”又道：“他们这班做官的东西，真是饭桶！一个‘嫖’字都学不会，你想他还有什么用头？不是我说句笑话：这些堂子里信人，若叫他去替他们做起官来，怕不倒是个通省有名的能吏！官场如此，时事可知，那班穿靴戴帽的长官，倒不如个敷粉调脂的名妓，你道如今的官场，还有什么交代？”说着，长叹一声。春树听了多时，等他说完了，便哈哈的笑道：“算了算了，不用再往下说了，你那里是讲论什么嫖界，竟是在这里骂人。不过是借着嫖界的名目，发你的牢骚罢了。”秋谷不觉也笑起来道：“我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狂奴故态，何足为奇。难道他们这班无意识的畜生，还不该骂么？”就高吟道：“少年努力纵谈笑，万事终伤不自保。”言下不觉怅然。春树听了，不由的也提起心事来。大家相对无言，觉得大有天壤茫茫之感。

秋谷坐了一会，忽想起林黛玉约他前去，便立起身来告辞出去，便一直到惠福里来。走进街中，数清了门牌，见双扉紧掩，寂寂无人。秋谷轻轻的扣了两声，里边问是啥人，秋谷道声：

“是我”，只听得“呀”的一声，一个小大姐走来，把门开了。秋谷问他“大小姐可在家中”，小大姐回他“尚未出去。”秋谷便走进来。见这几间房子，收拾得甚是精致。忽听楼窗“呀”的开了一扇，林黛玉探出身来。正是：十年一觉，扬州杜牧之狂；载酒看花，太白西川之痛。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林黛玉春宵倚凤 王云生黑夜捉奸

且说秋谷走进天井，见黛玉在楼上探出半身，淡妆素服，丰艳动人。向着秋谷笑道：“楼浪坐哩。”秋谷点一点头，走上楼去。黛玉一直迎到扶梯边来，携着秋谷的手，进房坐下。秋谷举目看时，只见一并三间房子，中间摆着客堂，上首一间是黛玉的卧房，一律是红木器具，铺设的华丽非常；下首一间挂着绝精致的东洋门帘，想是外国房间了。坐定之后，黛玉亲手送上茶来。秋谷连忙立起来，接了茶碗，笑道：“阿唷！对勿住先生，倪是勿敢当格。”黛玉横波一盼，黍谷春回，微微笑道：“耐搭倪客气起来哉？”便仍旧推他坐下，黛玉自己也趁势坐在秋谷身旁。秋谷问他还做生意不做，黛玉道：“倪自家无拨主意，正要搭耐商量。倪心浪本来打算到仔下节，再做生意，不过倪做起生意来，生意随便那哼好法，总归开销勿落；格当中勿知啥讲究，二少，耐替倪想想主意看。”秋谷道：“你的开销本来太大，平日间任情挥霍，到了节上，自然要开销不来。若要就是这样做个住家，眼前虽然尚可支持，久后终非了局。但是你要现在再做生意，却还有一件为难。那邱八虽然放你出来，总算是把你已经置于度外的了，万一他再到上海，听见你又落风尘，一时发狠，同你说话起来，虽不怕他怎样，也是个累赘的事情。依我看来，你还是权时不必悬牌应局，包一个十三四岁的雏姬，叫他出局；你自己在院中酬应房间，既

可节省开销，又一样好招罗生意，你道如何？”黛玉听了，点头称是。说话之间，听得壁上挂钟已打了“咣咣”的七下，早有姨娘进房，点起自来火来。黛玉料着秋谷没有吃饭，便叫相帮去到宝丰楼天津馆内，叫了几样菜来。秋谷因五月中天气已是燥热，不太吃酒，只饮了一杯，便放下杯子。黛玉道：“耐勿吃热酒，倪搭有口力沙勒浪，阿要开一瓶来？”秋谷素来最爱口力沙同勃蓝地两种洋酒。听说有口力沙，心中大喜，便叫快快开来。黛玉便自己走过外国房间取得了一个酒瓶来，叫娘姨开了，替秋谷斟了一杯。黛玉自家侧坐相陪，二人促坐谈心。

浅斟低酌了一会，黛玉问秋谷可去看戏？秋谷点头道：“看戏也好，但是现在不知那一家戏院的戏好些？”黛玉道：“桂仙里的花旦倒呒啥，倪看桂仙阿好？”秋谷点一点头，黛玉就催他吃饭。吃完之后，黛玉便去对镜晚妆，再画蛾眉，重施脂粉。换了一件湖色闪光外国纱衫，玄色纱裤子；头上也不带什么珠花，止带着一头风凉押发。只见他媚眼流波，盈盈欲笑，纤腰约素，款款随风。真个是清丽天然，丰姿绝俗。打扮已毕，恰好秋谷也立起身来，一同出去。秋谷自有包车，黛玉坐着轿子。到了桂仙，案目连忙同到楼上，坐了一间二包，送上戏单来。秋谷看时，只见做花旦戏的小喜凤，恰好排的“武十回”，正是他拿手的好戏。那时场上锣鼓喧天的，正在那里做着“四杰村”，差不多说话都听不见。秋谷甚是厌烦，便问黛玉跟来的娘姨，取过一个千里镜来，拿在手中四围照看，也没有看见什么熟人。好容易盼到做完了“四杰村”，又做了两回配戏，直到第五回上，方是小喜凤的“武十回”。手锣响处，小喜凤袅袅婷婷走将出来，那几步跷工，真如杨柳随风，春云出岫。戏台下的看客，早大家哄然叫起好来。

秋谷仔细看时，只见他丰格轻盈，容光飞舞，宛然就像个小家碧玉一般，就是唱那两声，也是清越非常，余音不绝。秋谷甚是欣赏，做到“挑帘”一段，小喜凤和那扮西门庆的小生，目挑眉语，卖弄风骚，那只眼睛就如一对流星，在场上滚来滚去，四面关情，到了吃紧之际，又像那吸铁石和铁针一般，吸铁石刚刚一动，早把铁针吸了过来，并在一处。小喜凤的眼光四面飘来，那小生扮的西门庆，就随着他的眼光，满场乱转，那一种轻佻狂荡的情形，真做得体贴入微，形容尽妙，一时那里说得出来！只听得台下边喝彩之声，殷然雷动。秋谷也不觉喝一声彩。不多一刻，“武十回”已经完了，小喜凤走进后场。

秋谷叫黛玉早些回去，便同下楼来。秋谷意欲回栈，黛玉那里肯放，依然同到惠福里来。那时已将近十一点钟。秋谷坐了一会，因回来的时候，身上衣裳单薄，受了夜凉，腹中觉得有些隐隐的作痛，便叫黛玉去暖了一杯勃蓝地来，赶赶腹中的凉气。黛玉忙叫娘姨温好了酒，又排上几只盆子来，却就是稀饭小菜，甚是精美。秋谷看时，见是一盆鸡松，一盆熏鱼，还有油鸡南腿，以及糟蛋乳腐之类，排了八盆。秋谷随意吃些。黛玉便和他并肩坐下，一手拿了一只勃蓝地的杯子，直送到秋谷口边。秋谷一口气“咕嘟嘟”的就干了一杯，觉得一股热气，从喉间直达腹中，把风寒一齐赶尽，登时周身就松快起来，心中大喜。黛玉便又斟上一杯。秋谷又饮了半杯，觉得已经微微的有些醉意，便停杯不饮。黛玉劝他再喝一杯。秋谷摇头不答，却把吃剩的一杯残酒，递在黛玉手中，微微含笑。黛玉会意，接了杯子便就喝了一口，抬起头来，看着秋谷。四目偷窥，两心互印；灵犀一点，暗暗关情。黛玉又连喝了几口酒，已经红上脸来。媚眼横斜，春情荡漾，

把一支纤手，托着香腮，好像一个身体没有放处一般，坐立不安，和身融化，却又伸过一只手来，把秋谷的手拉住，用力揉搓，杏脸微红，星眸半闭，那两边颊上透出点点桃花，晕着那淡淡胭脂，十分精彩。秋谷留意看他，只见他鬓影惺忪，酒情撩乱；樱唇之内，时时咽着香津，大有芍药含烟，海棠带露之致。

看官且住，那林黛玉虽是上海的有名人物，却并不是什么倾城倾国的姿容，既没有金小宝那样的纤浓，又没有陆兰芬这般的清丽，不过比起张书玉来较胜一筹，是个中人之质罢了。为什么在下要这般极力揄扬，岂不要受看官的指责么？列公请听，那林黛玉虽然相貌平常，却是个天生尤物，丰韵天然。那一颦一笑的风头，一举一动的身段，真是姑苏第一，上海无双，更兼那一双媚眼，顾盼起来，真可销荡子之魂，摄登徒之魄，这便是林黛玉出奇制胜第一等的工夫。看官们老于嫖界，认得黛玉的人，方晓得在下的说话不是无根之论。

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见黛玉这般光景，风月场中的老手，哪有不知？装着不曾理会的样子。看黛玉时看着秋谷的面孔，像要说话，刚要开口，却又缩住了，一语不发。有时秋谷抬起头来，他却又低下头去。约有一刻多钟，娘姨早搬了稀饭上来。秋谷吃了半碗，就不吃了，黛玉也随便吃了些儿，卸妆就寝。一个是刘郎再到，人面依然；一个是倩女还家，檀奴无恙，自然比旧不同，一宵无话不提。明日，秋谷与黛玉商量，借着黛玉的房间请辛修甫等一班朋友，欢聚一天。散席之后黛玉还想留他，秋谷坚辞，定要回栈，黛玉苦留不住，只得由他。

秋谷回到栈中，歇了一夜。早间起来，就有双林房中的娘姨请他过去。秋谷梳洗过了，便走过来，见双林靓妆相待，一见秋

谷进来，问他为什么这样忙法，一连两夜没有回来。秋谷一笑不答。双林就取出一封王云生的信来，叫秋谷看，说是云生在家里寄的。秋谷抽出信来看时，也没有什么要紧说话，就说他夫人病虽好了，一时不能脱身，恐怕要直到下月中旬，方能到此，一切事情暂托秋谷照应等话。秋谷看了，明知是假，心中却暗暗好笑。自己想道：“明是王云生等了好多时，预备下手，所以有意发这一封信来，好叫我放心大胆的全不提防，主意倒也甚是恶毒。我虽然大胆，这样冒险事情，也要打算一个对付的法儿方好。”心下盘算，面上不露丝毫，对着双林笑道：“他迟至下月方到，却便宜了我们，多聚几天。”双林瞋了他一眼，劈手把秋谷手中的信夺了过来道：“你说得倒很是要好，只怕你口不应心。一连两夜住在外边，还要在我面前虚情假意装着幌子。我倒不领你这个情！”说着，微微的冷笑了一声。秋谷仔细打量双林，见他虽是年纪略大些儿，眉目之间，饶有媚态，更加身段轻盈，走起路来，直欲随风飞去。心中倒有些替他可惜起来，暗想：“这样一个人才，可惜从了流氓，做这‘扎火囤’的勾当。”

自从这一天起，秋谷至陈文仙院中去了一趟，在栈内住了一夜，却并未到双林那边去。隔了一天，秋谷故意晚间回来，约摸不到十点钟的光景，才到房中。姨娘已来相请。秋谷悄对姨娘说道：“此刻还有茶房在外，不便过来。停回等人静了，我来就是。”姨娘答应去了。那班茶房见秋谷与他们鬼鬼祟祟的，不免疑心，早已料着了七八分光景。只是上海地方视为常事，没有什么希奇，哪有人来管你们的闲事。只说秋谷心中想道：“今夜他叫人来请，大约事情的发作就在今天。若要谨慎些儿，从此同他一刀两断，凭他们再有通天本事，也是无可如何。只是我正要看那王

云生怎样开场，那里肯就此不去？只要我自家小心防备，料想也不怕他，我倒偏要冒险一遭，看他们究竟如何做作？”想定主意，又坐了一会。已敲过十二点钟，秋谷单穿一身纺绸衫裤，悄悄带上了自己房门，走将过去。见双林坐在灯下，默默无言，见秋谷走进，立起身来，含笑拉他坐下。秋谷觉得双林今夜的神情，甚是巴结，比平时大不相同，暗暗的说声“不好”。虽然胆大，到底也不免带着惊慌，只是毫不放在面上。略坐一刻，双林先自睡了。秋谷也勉强登床，提心吊胆的听着外边。那时已有两点多钟，却没有一毫响动，略觉放心，或者今夜不来的了。那知心一放下，便觉得睡意朦胧，正在将睡未睡之际，忽听得房门“啜”的一声，把个章秋谷登时惊醒，在床上直跳起来，知道一定是事情发作，连忙下得床来，穿好鞋子。原来秋谷本有心防备，所以不脱衣裳。秋谷下床之后，把两边衣袖，往上捎一捎，侧耳再听时，只听得房门上连连敲了几下，外边大声叫道：“快些起来开门！你们都睡死了么？”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来答应。秋谷听得十分清楚，正是王云生的口音。双林本来没有睡着，假作惊醒的样儿，听了外边云生敲门的声音，只装作吓得浑身乱抖，由床上起来，拉着秋谷的衣裳不肯放手。身上只穿着一件汗衫，一条洋布睡裤，口中只低说“如何是好”，满眼中流下泪来。秋谷见双林紧紧拉住自己的衣服，明晓得是要借着惊吓的样子，拉住了他，好叫他脱身不得的意思。外边王云生见叫门不开，便把那房门一连踢了几脚。你想那客栈房子，那得坚牢？不多两脚，已被踢得门摇轴动，“吱吱”的响起来。秋谷见风势已急，便想走到门前，预备好脱身出去，怎奈双林抵死的两手吊住，那里肯放？秋谷大怒，不由分说，把右手轻轻一洒，把个双林早洒得头晕眼花，立足不住，

一跤筋斗直跌倒墙脚边去。说时迟，那时快，那两扇松木板门早被王云生用力一脚，“轰”的一声，倒了一扇。秋谷在灯光之下，见王云生直抢进来，门外还有三四人，都是当差的打扮。王云生走进房内，见了秋谷假做吃惊道：“你为什么在这边房内，怪道我叫门不应，原来你们这班奸夫淫妇，干得好大的乾坤，真是混帐！”一面说着，抢步上前，要扭秋谷。回头又叫门外人道：“你们快些进来，与我把奸夫淫妇一齐都捆起来。明日送官究治。”门外一声答应，都拥进来。王云生揎拳掳袖的正要动手，不料被秋谷把他拦腰一掌，王云生不及提防，一声“阿呀”，早已滚在一旁。秋谷不待他们动手，两手略略向人群里一拉，拉得众人让开一线，秋谷一个蹲身，“噗”的早穿出房门去了。王云生急急从地下扒起，带着众人追出门来，见秋谷立在自己房间门首。此时茶房已经被王云生踢门惊醒。隔壁房间也还有未睡的客人，听见外边大闹起来，大家出来看视。只见王云生装做气得气喘吁吁的样子，指着秋谷骂道：“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我倒把你当作好人，托你招呼家口，你竟敢丧了良心，奸骗起人家的内眷来，难道世上没有王法的么？”正是：锦瑟华年之恨，绮阁春深；含沙射影之场，书生胆大。要知秋谷怎样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吹大话满口牛屎 露真情一箱石块

且说章秋谷见云生追赶出来，不慌不忙，指着他微微冷笑道：“你这扎火圈的大胆奴才，你哄骗别人也还罢了，竟敢班门弄斧，在我面前做起这个勾当来，你未曾起意，也该打听姓名，我章秋谷可是这样人物，受你哄骗的么？我劝你快些息了念头，不要多开臭口，免得张扬，还是你的造化。你若再要扬威耀武，在这里混摆你的官腔，那时送到当官，追究羽党，莫怪我反面无情！”王云生正在乱嚷乱跳之际，忽然听见秋谷这番说话，正如当心一拳，打个正着，劈头浇了一桶冷水下来，免不得心中大大的吃了一惊。回过念头一想，就算章秋谷看破机关，终久拿不住他的凭据，况且今夜的好情，又是当场捉破。有双林的活口为凭，不怕他有本事跳上天去。便做出那铁铮铮的面色，暴跳如雷，口中叫道：“真是反了！你奸了我的内眷，还要说我是个扎火圈的流氓。这里也和你分辨不清，我也没有工夫同你费气，我只问那贱妇便了。”便一片声叫捆那贱人出来。两旁家人听了，故意都不动手。王云生自家抢进房内，一把头发把双林拖了出来。双林哭哭啼啼，装得真是十分相像。王云生把他拖至门外，问着他道：“你这不要脸的烂污货！我不在此间，你干得好事，你们两人，是从几时起手？从实说来！”双林呜呜咽咽的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王云生连喝“快说”，双林看着秋谷的面孔，半晌方

说出一句话道：“我当初原是不肯的，被他勾引了多时，一时没有主意。只求老爷耽待这一次，留了我的脸面罢。”王云生不待说完，火星直冒，只听“噗”的一声，双林粉面上，早着了云生一掌。一面指着秋谷道：“你干了这样的事情，倒像没事人一般模样。难道你假作痴呆，我就罢了不成？”又向旁边的说道：“你们各位请看，可有这个道理么？”

秋谷见王云生这般做作，觉得甚是可笑，却故意拿他开心道：“我便算骗了你的家眷，是我一时之错，却已经追悔不来。现在据你的意思，要怎么样呢？或者要我出几个钱，遮遮你们的脸面，也要好好的商量。那有一味恃强的道理！”这几句话，直把个王云生气得拍着胸脯大骂道：“你们听听，他自己干了犯法的事，反要寻找我开心。我也不怕你飞上天去，明日同你到上海县讲便了！”众人在旁听了，都替着秋谷捏着一把汗，怪他既是干错了事，不应该一味蛮凶，暗暗的都在那里说他不知风色。秋谷却对着云生正色说道：“你还是当真到上海县去，还是说着大话吓人？若当真要到上海县去，认真究问起来，我倒没有什么虚心，只怕坏了你的钱树还在其次，并且出了名声，从此在上海地方，做不得生意，岂不是我绝了你们的衣食么？我劝你还是趁早收蓬，彼此讲和的好！”众人听了秋谷这番说话，不觉大家都笑起来。笑他说的话儿，好似孩子一般，到这个时候，还这样定心，随口说这般希松的说话，那里晓得他们两下的机关。只有王云生听这几句话儿，入耳钻心，由不得心上“扑扑”的跳个不住。但是明知没有被他拿住什么破绽，料想也不怕他，只得板着面皮喝道：“我没有这样工夫和你蛮闹。你倚着自己有些拳棒，一味恃强，还要说出这般撒赖的话来，真是岂有此理！我只叫你好好的

等着便了。”秋谷哈哈的笑道：“我倒留你些儿体面，不肯翻出你的证据，你倒这样的猖獗起来，我也晓得你们这班光棍，不叫你们见些手段，你也不肯死心。”说着，四边一望，见栈内帐房先生，身上披着一件短褂，也走了进来。便招呼他道：“他们这些光棍，想要扎我的‘火囤’。我去取出他们的证据来，烦你做个证见，不要被他们跑了。”

那帐房先生是个老于上海的人，见王云生半夜回来，并不是轮船到埠的时候，心上已是了然。但是章秋谷被他们当场捉破，凭你们再有通天的手段，一时也施展不来。这帐房先生向来同秋谷甚是要好，见秋谷这般说话，便走进一步，拉着秋谷附耳说道：“你若拿不住真凭实据，万万不可出场，还是私下讲和的好。”秋谷也低声答道：“少停我自有证据，给你们大家看视，你且不用心慌。”王云生听得分明，心上着急，想不出个落场的法儿，却还没有猜着秋谷已经开过了他的皮箱。急得只把眼看着双林，要想他出来硬证。恰好秋谷一回身，如飞的抢进云生房中，要想去开他的箱子。双林立在门外，一把拉住他的手臂道：“你把我害到这般地步，还说我们扎你的‘火囤’，你的良心何在？”秋谷大怒，觉得火上加油，兜面“呸”了双林一口道：“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人，又生了这般的容貌，那样事儿不好去做，却姘着这班光棍，干这忘廉丧耻的勾当！你自己想想，可有什么出头？我倒替你十分可惜，你还要硬作证见，说出这样的话来，岂不是可羞可恨！”说得个双林满面羞惭，满心懊悔。暗想果然为什么错了主意，要干这样无耻的事情？登时耳热面红，放了秋谷的手，随他进去。只见秋谷走进房中，两手提了两只箱子出来。众人不解其故。王云生一见，急得面色如灰，连忙指挥众人，要夺秋谷手中

的箱子，口中叫道：“你们众位请看，他破了奸情，还要硬抢我们的箱子。请你们众位发个公论何如？”秋谷见众人七手八脚，想要夺还箱子，忙把手中箱子摔在地下，两手拦住众人大声说道：“谁要你的箱子？只把你箱子内装的东西，给他们大家看看！”王云生听了，虽然着急，口中却说不出话来，只得嚷道：“你要开我的箱子，我也没有犯法的东西。但是我箱子里头都是要紧的物件，若走失了我一件，你们赔偿得起么？”

一句话，早恼了客栈的帐房先生，上前说道：“王先生什么说话！大家都在此间看得明明白白，难道开了箱子，就有人偷了你的物件么？况且你们两人现在各执一词，你便叫他奸骗，他却叫你们是扎他的火囤，大家都是一面之词，叫我们旁人何从捉摸？不如任他开了衣箱，大家看看。他若拿不出你‘扎火囤’的凭据，料想他也抵赖不来。那时任你将他官了私休，我们旁人自然也有个公论。”帐房先生这几句话儿方才出口，大家齐和一声，说这样办法甚是平允。

王云生到了此际，明知变化不来，急得他顿口无言，面青唇白，口里还想要硬挺几句。怎奈他受了惊吓的人，那一个舌头竟不肯由他做主，结结截截的说了半日，始终挣不出一句话来。大家看他急得这样，早已心中明白，只不好多开口儿。双林早已躲进屋中去了。秋谷便问王云生要那箱子上的钥匙，王云生那里答应得出。秋谷见他不肯，便对着众人说道：“他既拿不出钥匙，只好把他的锁扭开，请你们大家看看，不要回来又说遗失了什么紧要东西。”那旁边看热闹的客人，以及栈内茶房，初时虽然并不开言，却大家暗怪作章秋谷持蛮无理，现在见王云生神色仓皇，已经露了马脚；又见章秋谷语言清朗，神采飞扬，不觉暗暗心中

称美。便大家附和起来，七张八嘴的道：“你只管把锁扭开，里头有什么东西我们自然都是见证。”秋谷听了，甚是欢喜，便把那两只衣箱的锁轻轻一扭，把锁硬扭成两断，打开箱盖。大家近前看时：只见箱面上都是些半新不旧的男女衣服，并没有贵重之物。翻了一半，早把那包好的砖石翻了出来，每箱约有十余包的光景。众人把那纸包放在手里，顿了一顿，觉得沉甸甸的。大家倒吃一惊，面面相觑，做声不得。秋谷笑道：“你们不要心慌，且把这包儿打开来看看，可是什么东西？”众人便大家去拆那纸包。王云生见了，真是急得汗流浃背，魄荡魂摇，明晓得难逃公道。看看手下的同党，早已乘空逃去了两人，还有这两个是向来扮作他的家人，脱身不得。正在着急之时，忽见众人一齐拥至前边，看他的箱子。他便想乘空脱逃，向那两个家人使了一个眼色，轻轻的绕到天井中间一溜烟正待逃走。众人并不提防，秋谷却时刻留心，防他弄鬼。忽地回头，不见了王云生，慌忙向外看时，见王云生的背影一闪，已到腰门。秋谷大怒，急忙跳到窗外，就如燕子穿帘一般，只一步，已扑到王云生背后，连肩夹背一把拖来，依旧把王云生扭了回去。大家笑道：“你原来也只这点儿本领，一般害怕起来。刚才你的威风，那里去了？”羞得王云生把头拜倒，不敢作声。

说话之间，众人已将纸包拆开几个，仔细看时，哪里有什么宝玉明珠，尽是那砖头石块。一齐大噪道：“怪不得他形迹可疑，原来果然是个骗子！”秋谷对着众人说道：“我的说话何如？若没有拿住他实据真赃，也不敢说这般蛮话，如今既是破露出来，想他在上海地方，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子弟，既然撞在我的手内，我却就要替那以前受害的报仇。明日我托人写信到新衙门去，把他

们一同解案，重重的办他，也好警戒他的下次。但是要屈你们做一个公正的证人方好。”章秋谷的意思，原不过呼吓他们，并不要一定送官究治。因为自己同双林既有交情，免不得先落一层不是，也占不着什么便宜。就是赢了官司，于自己又无益处，反同这班小人结了个不解之仇。

只说众人听得秋谷要把他们送到当官，并且要旁人见证，不约而同的一齐劝解。双林躲在房中，听见秋谷要将他们一同送官，更吓得涕泪俱下。只得老着面皮走出房去，望着秋谷，“扑”地跪将下去，也不开口，只把袖子遮住脸儿，泪流不止，几乎哭出声来。王云生正在为难，见双林出来跪下，便由不得也赶过来，一同屈膝。正是：盲风怪雨浑闲事，舞袖弓腰妒莫愁。要知秋谷如何发放他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写伏辩光棍无颜 听良言名花有主

且说王云生哀求秋谷道：“我们虽然丧了良心，章老爷却没有落了我们的圈套。只求章老爷看破些儿，高抬贵手，免了送官究治，我们就感激万分了。不瞒章老爷说，我们凑了许多本钱，原想做着这注生意，现在弄得人财两空，还丢了这般脸面，我们当光棍的人，落到这个下场，总算可怜的了。只求章老爷开个恩典罢！”说着，就叩了几个响头，双林更是羞容可掬，掩面歔歔。秋谷见了，心中软了一半。又听着云生的话，虽然可笑，却也句句真情。便一手先把双林扶起，又叫王云生起来。双林低头立在一旁，深锁蛾眉，半含珠泪。秋谷更觉得心中不忍起来，便向众人说道：“我本待把他们送到当官，但既是你们众位同声相劝，我也不好意思扫了众位的面光。现在他们既然自家认错，我看着大家分上，放过了他，免了他一场出丑。但还有一件，今夜的事情，是你们当场共见，不要我转背之后，他倒同我说话起来。那时事过无凭，我也奈何他不得！这须要叫他写张伏辩方好。”众人听了都赞秋谷的见识不差。原来王云生虽做流氓，却上海未曾犯案，所以极怕见官。当下听见要叫他写张伏辩，虽然心中不愿，料想推托不来，只说：“这张伏辩，不知章老爷要叫怎生写法？”秋谷道：“这也容易，我起个稿子，你誊就是了。”随叫家人取出笔墨，秋谷随意起了一个稿子，递给众人看了，便叫王云生用端

楷誊好。王云生勉强写好了一张。秋谷取过，同众人看时，只见那伏辩上写道：“立伏辩王云生：今因冒充官长，图诈未成，求免送官究治。此后如再有讹诈等情，听从惩治。立此伏辩是实。”后面写着年月并王云生亲笔的几个字儿。秋谷看罢，见他写得不差，又叫他在名字底下画了一个花押，收在身边，却向众人举手谢道：“今天都有费神，改日再谢。”众人多称“好说”，见事已停当，渐渐地散去。一番扰攘，不觉天已大明。

秋谷正要进房略睡片刻，见栈内帐房走了进来，手中拿了一篇单帐，交给云生道：“你闹了这样事情，我们这里是不能再住的了！你快把栈帐算清，立刻就搬出去。并不是我们赶你动身，你可知这里是租界地方，捕房的规矩十分严紧。设或被包探查了出来，这容留匪类的名儿，我却担当不起！”可怜王云生好不容易花了无数本钱，结交了章秋谷，想要在他身上捞回一注大钱，不料章秋谷看破机关，弄得个人财两失。此时手中正是空空洞洞的时候，那里拿得出钱来？看一看那张单子，倒开着六十余元。心上万分着急，只得老着面皮，央求帐房道：“我此时手中实在无钱，请你们暂时宕欠，待我出去设法归还，二三日内，决不误事便了。”那帐房见他没钱，就变了面孔道：“这个不能，你说得倒很是容易！我刚刚同你说过的，你今天还想住在我们的栈内么？我实对你说罢，我们的房饭帐是不能少的，你休想短了一毫！你若真没有钱，我立把你们的行李衣箱一齐留下，算个押头；你去取了钱来，赎回行李，就是这两句说话，没有别的商量！并且结好了帐，还要快些请你们出门，免得叫我们受累。”云生听了，无可如何，只得走进房去，与双林说知。原来王云生的衣箱虽是空的，却还有几件单夹罗纱的时新衣服，连着双林的衣饰并那床上

的熟罗帐子，以及烟盘烟枪各物，也还值得一二百块钱，云生和双林商量，要暂时当了他的首饰，去还栈内的饭钱，双林自从秋谷拉他来，晓得秋谷还有些可怜他的意思，只懊悔自家打不定主意，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包了出来，做着这无耻的勾当。眼看着章秋谷这样一个风流人物，反要去哄骗他。现在弄得破了机关，当场出丑，从此回到苏州去，有什么面目见人？愈悔愈惭，愈惭愈恨，不觉咬牙切齿的恨起王云生来。正在那里暗泣，忽见王云生进来，要将他的首饰去抵当栈帐。心中忍不住怒恨交并，便恨恨的道：“我上了你这般大当，弄到出丑当场，这还是我自家不好，不该听信你的言语，跟你出来。亏你还说得这般说话，问我要起首饰来。我的首饰是我自己带来，又不是你出钱置备，怎么要拿我的东西，去抵你的栈帐！”说着，越想越是愧悔，止不住两行珠泪，直流下来，那说话的声音早已岔了。秋谷在外，听得甚是明白。心中不忍，便把双林叫了出来，问道：“你还是打算跟他回到苏州，还是怎样？”双林拭泪应道：“我一时听了他们的哄骗，跟了出来。现在弄得这般结局，叫我回去怎样的见人？”不觉呜咽起来。秋谷慨然道：“你既不肯同他回去，不妨你在此间，耽搁数天，等他们先自回去。至于你们的栈帐，既然拿不出来，我同你总算认得一场，这几个钱，我来出了就是。”双林听了，感激秋谷真是重生父母一般。王云生也十分喜欢，谢了秋谷，自去收拾行李，立刻搬出栈去。

这里秋谷向帐房说明，把他们所欠的房饭钱一并归在秋谷的帐上。双林归并了自己的物件，仍然住在原旧房内，秋谷打发了他们，觉得畅满非常，便歪上床去，一觉直睡到日中时候，方才起来。对面双林听得秋谷起身的声息，连忙走了过来，含羞带

愧，双泪盈盈，对着秋谷，又要行下礼去。秋谷看他态度惶惶，神情寂寞，低眉承睫，煞是可怜。老大的心中怜惜，急把他一把拉住道：“你好多礼呀！这件事情多是他们不好，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不过受他们的指使罢了，我方才放松他些，一半是为的你。只要从今改过，就是好人，倒不必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双林听了，又谢了秋谷，含情凝睇的说道：“我懊悔自家没有主意，冒冒失失地跟着这般光棍出来，非但受这一场羞辱，并且被他们拖累了名声，将来不知怎样的收场？真算得十分命苦的了。”说着，眼圈儿早又红了，不觉哽咽起来。秋谷听双林的情景，实在是真心懊悔，并不是随口之言，随趁势劝他道：“你从前虽然错了念头，犹幸你现在回头甚早。只要你真心愧悔，自然不至于流落终身，但我替你想来，你有了这样的姿容，何苦要做着这般生意？何不留心物色，拣一个合意的客人，嫁了他去，就是年纪比你略略大些，或者家中并不十分富足，只要大家中意，不妨成就姻缘。切不可倚着自家的容貌，不肯嫁人，一年一年的耽搁下去，白白的辜负自己的青春，岂不可惜？从来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凭你有薛涛、苏小的清才，樊素、小蛮的丰调，若要尽着在枇杷花下，做这卖笑的生涯，只怕不到几年，终久免不了车马稀疏，门前冷落，趁着自己妙龄之际不肯从良，到了那年华老大之时，方才回过念头，急急的想要嫁人，那时更有谁来要你？再说起你们这般勾当，更不如堂子里做生意的倌人，反赔了自家的身体，冒险担惊，就使敲到了别人的竹杠，却先花了无数本钱，装出许多圈套，传扬开去还不免坏了名头，在我替你想来，已经不值，再要遇着那一班精明人物，看破阴谋，将你们一起送官究治，那时问起供来，免不得受些刑罚，我看你这样的娇柔身体，那里受得起堂上

的官刑？比如昨天的事情，若要换了别人，恐怕不见得把你轻轻放过。到了那懊悔嫌迟时候，他们一班光棍，可替得你么？”好个章秋谷，果然舌吐莲花，词霏金玉，随处若心劝说，指点迷途。双林先前尚是呆呆的听着，听到一半，已经止不住泪滚珍珠；及至秋谷说到后来，竟是不顾别人，滚在秋谷怀中，低声掩泣，虽然不敢出声，却已涕泗汎澜，罗衣尽湿，连章秋谷也不自觉地替他凄惋起来，倒着实温慰了他几句。当夜秋谷又细细的劝他一番，更把现在那一班嫁人复出的倌人，出来之后，倚着有些金珠积蓄，贴戏子、姘马夫，闹得一塌糊涂。拖了许多亏空不算外，还带了一身毒疮，这些事情和他详细演说，要想把他提醒痴迷。又道：“还有一个最近的倌人，因为不肯从良，弄得穷饿而死。二十年前的朱桂宝，大名鼎鼎，是个上海花榜的状元。当初时候真是缠头千万，车马如云，大家争着要娶他回去，他却恋着堂子里的风光，不肯答应，不多几年，年纪大了，渐渐地无人过问起来，穷到无可如何，只得在四马路衙堂一弄，拎着一只竹篮，卖些瓜子花生度日。岂不可怜！”把个李双林说得毛骨悚然，通身是汗，感激秋谷的心念直透心脾，秋谷把他留了几天，给他一百块钱，叫家人送他回苏州去。双林千恩万谢。临走的时候，依依不舍，望着秋谷，只顾把罗巾拭泪，点点滴滴的，把一件纱衫上湿了好些，一步九回头地走了出来，秋谷也只得硬着心肠任他去了。后来双林回到苏州，果然听了秋谷的话，留心择配，嫁一个阊门内开绸缎庄的老板，居然生了儿子，齐眉到老。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秋谷在栈中，方要出去，忽见茶房传了一张请客票进来，却是辛修甫请在西安坊龙蟠珠家，上写着“竹酒两叙，务请早光”的字样。秋谷看了，叫茶房回他就来，秋谷随穿好了衣服，

先到林黛玉处。黛玉要留他晚饭，秋谷不肯，说在西安坊有应酬，黛玉便不好留他。秋谷略坐一刻，直到西安坊来。进了房间，只见主人之外，王小屏、葛怀民已经在座，还有一个四十上下的客人，并不认识。见章秋谷进来，便起身一揖道：“章秋翁，久仰久仰！”秋谷连忙还礼，问起姓名，方知这人姓陈，号海秋，是个广东南海县的拔贡，现在都中当一个七品小京官，是辛修甫的好友。现由京城出来，听得辛修甫极赞秋谷是个当今名士，肝胆照人，所以甚是仰慕。当下两人周旋了一回，陈海秋看着章秋谷，绮年玉貌，大雅不群。章秋谷看着陈海秋，气宇深沉，老成持重。彼此甚相爱敬。坐谈未久，已见娘姨进来，摆开桌子，派好筹码，议定章秋谷、陈海秋、王小屏与主人辛修甫，四人一局，五十块底二四。秋谷道：“我们彼此朋友，不见得想要赢钱，五十块底二四，不太大么？”修甫道：“我原没有什么一定，今天是陈海翁的意思，要略略碰得大些。”秋谷听是陈海秋要碰大些，就不开口了。扳了位，轮该章秋谷起庄，碰了两圈台上甚是平稳，没有大牌，秋谷正在起牌之际，蓦地抬起头来往对面一看，只见辛修甫背后坐着蟾珠，正在那里同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咬着耳朵说话。秋谷留心地看去，见这个人的神气打扮，不像娘姨，不像大姐，随身衣服，懒散梳妆，却生得体态娇娆，风姿艳丽。一眼瞅着秋谷，正与蟾珠说话。秋谷见了他的面貌，吃了一惊。寻思他这副神气，好似二年前在天津东阁乐的陆晚香。越看越像，不觉看得出了神去，把手内的牌，乱发起来。恰好秋谷自己的庄，辛修甫坐在对面，已经碰出三张西风，手中做的是万子一色，三张二万，三张白板，一对中风，一对九万，已经等张。秋谷自己手中本有一对中风，一张白板，恰好碰了三张一去，打算要发去

白板，便好等张。说也可笑，秋谷往对面看得认真，正在心中摹拟那陆晚香的风度，不觉忘其所以，有些模模糊糊起来，本来想抽出白板，一个不留心，误抽了一张中风出去。辛修甫“扑”的把牌摊了出来。秋谷见他和了这样一副大牌，又有三张中风，诧异起来，连忙把自己的牌摊出一看，见白板依然不动，中风却少了一张。方才晓得误发了一张中风，被辛修甫和了一副倒勒。忍不住哈哈大笑道：“我真是有些昏了！你们来看喏，一对中风竟会打了一张出去！被他和了这样一副大牌，你说可笑不可笑？”正是：旧日之桃花无恙，小杜魂销；重来之人面依然，徐娘未老。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第三十回 章秋谷乱叉麻雀 陆晚香暗印灵犀

且说章秋谷发错了一张中风，哈哈大笑。对面那人，先前见秋谷看得诧异，已觉得有些好笑，及至见他翻出牌来，自家本有一对中风，不知怎的会误打了一张出去，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得扭过脸去，弯着腰，扶了修甫的椅背，立不起来。秋谷如见此情形，更加狂笑。好容易大家收住笑声，方才算帐。秋谷自己的庄，要输一底多些码子，秋谷如数付讫。修甫方问他道：“你到底为着何事，如此的失神落智，连碰和都会错误起来？”秋谷指着对面道：“我看见他甚是面熟，好像我从前在天津见过的陆晚香。”龙蟾珠不等秋谷说完，急叉口道：“俚耐就是陆晚香呀！到仔上海勿多两日勒。”那陆晚香连忙走过来，仔细把秋谷认了一认，方才认得，忙笑着道：“阿呀！真格是二少。倪隔仔两年，实头勿认得哉。”

原来这陆晚香，前两年在上海生意不好，所以到天津去看看情形。谁知刚到天津，便是烘然一声，名声大震。各处的堂子老板，大家拿着重金去罗致他。陆晚香就搭了东阁乐的班子。年纪又轻，品貌又好，更兼唱的梆子京腔、昆曲小调，无一不好。又弹得一手的好琵琶，应酬更不必说。天天冠盖如云，颇为热闹，比在上海的光景，大不相同。陆晚香高兴非常。

那时正值章秋谷进京，路过天津的同乡便同他去打茶围。秋

谷一见畹香，甚是赏识。畹香也见章秋谷相貌堂堂，倾心结纳。正彼此有意思，秋谷因家中有事，打电报来催他回去，匆匆归棹，不免怅然。后来“拳匪”闹事，联军破了天津。陆畹香逃到德州。住了两月，因德州做不出生意，便折回天津，由天津进京，想要做些生意。那知兵乱之后，景象萧条，那里支持得住？那时李文忠公已经同外国讲和，把天津地方退还中国。那侯家后的窑子，依旧的笙歌彻夜，灯火连云。这陆畹香只得重到天津，搭在宝华班内。那知他花运已退，生意大不如前，竟一节不如一节起来。没奈何离了天津，回到上海，要想做个住家，摆只碰和台子。他与龙蟾珠是旧时姊妹，所以到了上海，住在蟾珠院中，暂时帮他应酬照应。不料无意之中，遇着了章秋谷。两年不见的旧交，重新相遇，自然欢喜，连忙极力的应酬。

秋谷一面碰和，一面絮絮的问他别后的情景。畹香一一的告诉他。二人就谈个不住。那知秋谷一面同畹香说话，分了神思，早不觉又打错了几张牌。畹香在旁看得明白，恐怕他要输钱，叫秋谷不要和他说话，一心一意的碰和。秋谷那里肯听，还是口中杂七杂八的寻着说话问他。一个不留心，发了一张东风出去，又被下家王小屏和了一副一百二十和的筒子一色。恰恰的小屏又是庄家，秋谷差不多又要输他半底码子。急得陆畹香和他嚷道：“叫耐勿要说话，耐偏生勿肯，瞎碰一出，输得一塌糊涂。倪来替耐碰仔两副罢！”辛修甫也说秋谷心神乱了，不妨等畹香替你代碰两圈。秋谷不肯，笑道：“你们就把我看得这般无用，输了两副，就要请起替身来。通共碰了不到四圈，就见得出什么输赢么？”

大家听了，不好再说，于是重复掳牌。秋谷果然不和畹香说

话，用心用意的碰起来。畹香坐在秋谷背后，静静的看他。这一副却是秋谷和了一副，止有三十二和。接着陈海秋的庄，秋谷和了一副，五十六和的万字浑一色。轮到秋谷做庄，起出牌来。畹香看秋谷的牌时，只见一对东风、一对西风、一张南风、一张北风，还有三张万子、三张索子、两张筒子。秋谷把头摇了一摇，皱着眉头，略略想了一想，不打南风，反打了一张索子出去。畹香见了，连忙把秋谷一拉道：“耐打错仔一只牌哉！”秋谷不语，只叫他不要多言。接着王小屏打了一张东风，秋谷连忙一碰，便又发了一张筒子，下家不要，辛修甫便发了一张南风。接着王小屏又摸着一张北风，随后打去，秋谷见南风、北风已经见过，打算也打北风，便先发了北风出去，再去摸牌，不料刚刚凑巧，摸起的牌恰恰是北风，秋谷连忙把前发的北风缩了进来，打去一张筒子。辛修甫发出一张西风，秋谷又是一碰，再发一张索子，陈秋海见了，忙招呼小屏同修甫道：“庄家东风、西风一齐碰出，刚才又缩进去一张北风，一定是手中做着四喜。我们须要小心。”秋谷微笑不语，过了一转，秋谷又摸起一张南风，发了一张索子，已经等张，南北风对碰和到，恰好王小屏摸起一张南风，放在手中，正要发时，被陈海秋拦住道：“南北风万发不得！庄家一定是等这两张。”小屏听了，只得扣住南风，拆了一搭索子。轮到陈海秋摸牌时，刚正摸着一张北风，放在手中，向王小屏一扬道：“我又摸得一只北风，大约庄家的牌，要被我们扣住了。”秋谷看台上时，西北风已经有了两张，自家现有两对；他们两人每人扣了一张，死也不肯发出；这牌断断的和不出来，再看那牌时，已差不多将要到底，止有二十余张。秋谷猛然想出一个主意，要出奇制胜的冒险一回，正摸了一张九索，这九索是台上极熟的牌

张。秋谷故意把九索翻了转来，明叫众人看见，却拆了北风对子，打了一张北风，晚香见了，急得连声咳嗽，拉着秋谷的衣裳，想叫他缩回重打。秋谷故作不知，凭你怎么，他只是如无其事的样子，气得个陆晚香走了开去，向龙蟾珠道：“我看二少今朝格碰和，实头有点昏哉。从来勒看见歇格号打法！”秋谷听见晚香的话，只是微微而笑。王小屏见秋谷打了一张北风，料想不是“四喜”，又明明看见他上了一张九索，便放心大胆的不怕他，把先前扣住的一张南风发了出去。秋谷急忙一碰，却故意装作懊悔道：“早晓得还有南风出来，刚刚不该把北风发掉。”王小屏道：“你通是说的痴话，你不把北风发掉，我肯放南风给你么？”秋谷又故作踌躇了一会，方才发了一支九索。大家那里留心，只有陆晚香听了秋谷碰了南风，发出九索，方觉恍然大悟，他用的是那欲擒姑纵的法儿，暗暗甚是佩服秋谷的心机圆活，陈海秋坐在秋谷的上家，见秋谷才打北风，料他不要，便也打了一张北风道：“你刚刚不要北风，我且现顶你一支北风，何如？”“扑”的把牌打出。秋谷大笑一声，将牌摊出道：“你现顶北风，我就现领你的盛情。”三家见秋谷这副牌和的诧异，一个个目定口呆。直把一个陆晚香喜得心花怒开，满心奇痒，张开了一张樱桃小口，笑得“吱吱格格”的，再合不拢来。大家看了秋谷的牌，方才明白他拆了北风对子，是要骗出王小屏的南风；却又明知陈秋海手中还扣着一张北风，所以翻转身来，重吊北风和到。算一算“四喜”要另加三倍，不消说已经倒勒。秋谷这一副牌，就赢了三底半筹码。除了前输一底半之外，恰好还赢着两底。

大家便重新洗起牌来，正碰之际，忽见贡春树同着吕仰正一前一后匆匆的走进来，大家招呼过了，修甫问他为什么此刻才

来？春树道：“我在路上遇见仰正，同去打了两处茶围，所以迟了。”秋谷便告诉他刚才和了一副“四喜”的缘故。春树也说秋谷和的这副牌，和得十分巧妙，便也坐下看看牌。直到八圈碰完，也有十点钟的光景，各人都觉得腹中有些雷响起来。修甫便一叠声叫快摆台面。娘姨们早摆上四碟点心。秋谷等随意点饥，相将坐下，算起和账来。秋谷恰恰的赢了一百五十块钱，海秋、仰正各输一半，修甫没有输赢。当下吕仰正同陈海秋取出一叠钞票，点了数目，双手交与秋谷。秋谷不肯就接道：“这几个钱儿，什么要紧。难道还一定要现钱交易么？”仍就要送还他们，叫他们不妨以后碰和再算。两人那里肯依道：“我们的玩耍，原为大家消遣，并不是一定要斗输赢。况且通共这点儿洋钱，你若一定不收，倒不是豪士的举动了。”秋谷只得收下。

这一席酒，辛修甫作了主人，殷勤相劝，无不尽欢。龙蟾珠的应酬本来不错，又添了一个陆晚香帮着招呼，客人更是高兴。陆晚香应酬一会台面，便来坐在秋谷背后，咬着耳朵，侧着面庞，密密切切的不知说些什么。直到陈文仙出局到来，方走了开去。又朝着秋谷横波微笑道：“耐绰仔倪格烂污，是勿成功格哩。”秋谷只点点头，并不开口。贡春树见了，一把挽着晚香的手，要问他什么事情。却被陆晚香把手洒脱，跑了开去。春树一个没趣，面上竟红起来。却被秋谷看见，狂笑道：“你今天剪边，明天剪边。今夜遇着了他，可碰在顶子上了！”众人听了，不觉都笑起来。春树发急道：“你见我剪过谁的边？这般胡说，定要罚你一杯。”就取过一支大杯，斟了满满的一杯，送到秋谷面前。秋谷也不推辞，却自家不饮，回过头来，见陆晚香远远的立着，正在着衣镜内端详自己的形容，又侧过头去，整理鬓发。便向他招招

手儿，叫他走来。陆晚香见秋谷向他招手，微微含笑，却扭过身去，像个不肯来的样儿。秋谷见他不动，又连连招手。陆晚香方才忍着笑，趑趄趑趄欲前不前的，走了两步，又回身坐在榻上，背着脸笑个不住。秋谷见他娇痴可掬，又连叫了两声，晚香才立起来，慢慢地轻移莲步，慢款纤腰，袅袅婷婷，一步一步的，走到秋谷身畔，好似那蜻蜓点水，荷叶随风；轻回掌上之身，低蹴鞋尖之凤；更不数汉家飞燕，洛浦凌波，把合席的人都看呆了，不由齐齐的喝起采来。陆晚香听得众人喝采，略略有些羞愧的意思，两颊微醉，秋波凝睇，一手弄着衣角，一手摸着云鬓，倚在秋谷椅背之上，问道：“啥格事体叫倪？”秋谷一手携着他的纤腕，一手端着那杯罚酒道：“这一杯酒是你的作成，你代了我罢。”说着，把酒杯直送到他口边。陆晚香待要吃时，见众人的眼光，多注在他一人身上，看得晚香面上越红起来。桃腮薄晕，杏脸含嗔，似怒非怒的瞅了秋谷一眼道：“勿要实梗哩，等倪自家慢慢里吃末哉。”秋谷见他被众人看得急了，恐怕他当起真来，便放了他的手，晚香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洋洋的走到那边去了。

秋谷自同主人说话，又同众人拈了个通关，秋谷输了十余杯。陈文仙代了三杯，跟局娘姨代了三杯，秋谷自家连吃了七八杯，觉得额头上蒸蒸汗出。陈文仙取出丝巾，替他拭汗。秋谷有了些酒意，兴会勃然，自家提起精神，笑语劝酬，风生四座。陆晚香在傍偷看，见章秋谷丰姿灌灌，骨格珊珊，目比春星，神同秋水；李泌九仙之骨，何郎十日之香。坐在席上，就如玉山在座，清朗照人。再看别人时，虽然也都气度翩翩，却那里比得上章秋谷？只有贡春树丰仪出众，同秋谷相比起来，似乎在伯仲之间。但是贡春树神情妩媚，就像个大家闺秀一般，腆腆腼腼的全没有

一点昂藏体态。两下比较起来，毕竟还是章秋谷棱棱风骨，英气逼人。陆晚香暗暗称羨，觑作秋谷，不觉看得出神。秋谷一面虽在那里敷衍着修甫等一班主客，却只是望着陆晚香，把眼光不住的膘来。可煞作怪，章秋谷的眼光膘到晚香头上，晚香不知不觉的连忙去对着穿衣镜，整理云鬓；章秋谷的眼光膘到晚香脚下，晚香便不因不由的连忙把三寸春纤搁在膝上，重加约束，徘徊弄影，跌宕生姿。那陆晚香的一笑一颦，竟和那章秋谷的一顾一盼，互相关合，差不多就和无线电机一般，不期而然的两边相应。这一种灵犀暗逗的深情，就是吴道子的画工，也万万描摹不出，叫作书的在下那里演说得来！列公中有温柔乡里的惯家，脂粉场中的老手，一定也晓得这种情形，须不是在下欺人之论。

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与陆晚香眉来眼去，正在得意。众人却没有留意，只有贡春树最是留心，看得甚是亲切，看了一会，猛然对众人笑道：“我一向不知秋谷吊膀子的本事，竟是绝顶功夫！你们来看他们吊膀子的样儿，真是再要好看没有。”众人听了一齐好笑。陆晚香被春树说得不好意思，面上一红道：“啥格叫‘吊膀子’？倪是勿懂格。唔笃末总是实梗瞎三话四说出闲话来，阿有啥格淘成？”正是：西川公子，犹开东阁之樽；北地胭脂，重入南朝之选。直教：鞋凤暗钩南浦月，指尖亲掠楚山云。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西安坊名士讲嫖经 高升栈优伶夸大口

且说贡春树说得陆晚香面上一红，一扭身，跑进后房去了。春树又道：“秋谷吊膀子的手段真个不差。就是他在堂子里头做的馆人，也是做一个要好一个。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本事？看他也不过是随随便便的样儿，却把那些馆人一个个哄得死心塌地。我们同着他到堂子里头玩耍，真是吃亏。”秋谷笑道：“你只顾寻我开心，你不自己去照照镜子，那副顾影自怜的态度，真个是我见犹怜。好像个有名的花旦，全没有一毫男子的神情。怪不得张书玉为了你，要同金小宝吃起醋来。”春树被他说着毛病，早不觉脸上生红，有些惭愧，却又回答不出。只瞟了秋谷一眼，并不开言。修甫便问秋谷究操何术，那些有名的红馆人，个个倾心，人人要好？

秋谷道：“天下的事情，总不外情理二字。我在堂子里头玩耍，也不过是依着情理而行，并不是有什么秘密的口诀。你们总说堂子里头的妓女待人没有真心。这句话固然不错。然而仔细想来，馆人们做着这门生意，万万不能纯用真心，不得不用些假情假意。譬如你做了一个馆人，面子上十分要好。但是堂子里头，人来客往，并不是单单做你一人；或者他昨夜留了别的客人住夜，今天却又留你住在院中。他可肯对你讲作真话，说他昨夜接客的么？假使他果然纯用真心，竟对你说了真话，可你肯坦坦平

平的，不着一毫醋意么？总而言之，馆人见了客人，总有几分顾忌，到了那转弯不来的地处，左右为难，只好说些假话，瞒过客人。原为恐怕客人动气，所以要两下遮瞒，卫顾客人的面子。这是他们馆人体贴客人的好心，凡事之中，留着客人的地步。无奈那系瘟生曲辫子的客人，不懂情形，不知规矩，动不动要发标吃醋，闹得一塌糊涂。岂不埋没了馆人的一片苦心，一腔好意？馆人遇着了这样不知甘苦的客人，那里还肯真心相待，自然就要坏着良心，敲起他的竹杠来。你们试想，他们做了馆人，挂着牌子，无论什么家人皂隶都可以走进院中，不能把他们赶了出去。在馆人也是无可如何，怪他不得。何苦要争风吃醋，弄得那馆人进退两难，又有什么趣味？假使那馆人见客人这样歪缠，他也用些蛮派出来，不顾客人的面子，无论什么话儿，竟是直言拜上，毫不遮瞒，那时你又将他怎样？难道他挂了牌子，你好不许他接第二个客人么？”

辛修甫等秋谷说完，击节叹赏道：“你的说话，真是花柳场中千古不磨之论，比到那场面上的劝人说话，更觉深进一层。但是你说了半天，还没有提到正文，究竟你用的是什么法儿呢？”秋谷道：“要他们真心要好，却也不难，大约不外三层做法，第一不发标，第二不吃醋，第三不认真。久而久之，那些馆人就自然而然的同你要好起来。再用些体贴的工夫，温存的伎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怕他不一个个死心塌地。你想这班馆人，平日之间，只有巴结别人，何曾受过别人的熨贴？忽然的客人倒反迁就起来，那有不喜欢的道理？所以我在堂子里头并不认真，把馆人当作孩子一般，随口哄骗，把他们哄得喜欢，图个一时的快乐，再不去吃醋发标，自寻烦恼。这便是我章秋谷一生得力的地方。

不知你们众位的意思如何？”秋谷说到此处，王小屏猛然笑道：“如此说来，你不是同那一班马夫戏子一样的主意么？”秋谷也笑道：“在外边看去，原也和他们差得不多；其实内里的情形，却是迥然各别。他们那一班马夫戏子，和信人轧了姘头，非但不肯花钱，并且还专要信人倒贴，自然就只好颠倒过来，倒反去奉承妓女了。我在堂子里头，虽然不闹什么脾气，却也是一样的花钱客人，不过到了他们为难的时候，体贴他些便了。到了后来，你越是体贴他的艰难，他越是感激你的情意。所以我做的信人，起初的时候，两边要好，原是假的；及至做到一年半载，渐渐的倒真心要好起来，可不是乐得这样的么？”一席话，说得席上的主客，个个点头。

席散之后，秋谷将要告辞，陆晚香从后房走出，和秋谷两人靠在烟榻之上，一面烧烟，不知悄悄的又说了些什么。秋谷临走，在怀中取出一卷钞票，交与晚香。晚香笑迷迷接了过来，秋谷就走了。你道陆晚香和章秋谷说了半晌，是什么事情？原来陆晚香到了上海，想暂时不做生意，先摆起一支碰和台子来。但是两手空空，就是碰和台子用不着什么垫场，却也不是空手做得的事。现在晚香遇见了章秋谷是二年前在天津要好的客人，便悄悄的告诉他一番苦境，并要问章秋谷借二百块钱，说得情词恳切。章秋谷本来是个慷慨丈夫，昂藏男子，况且前在天津，又甚是同他要好，那有不肯的道理？便慨然应允。晚香大喜，又向他说：“只要一有了钱，诸事好办。明天我去看看房子，大约三五天内可以舒齐，那时搬进新居，再来请你过去。”秋谷就把刚才碰和赢的钞票，自家又添了五十元，一并交给晚香。果然隔了一天，晚香出去看了几处房子，看中了聚宝坊的一家房子。两楼两底，房租

甚是便宜。便又置备了些木器，用了一个娘姨，两个大姐，不到一礼拜的工夫，晚香已经搬了进去。章秋谷十分高兴，约了一班朋友，替他碰了两场和。晚香因感激章秋谷备了二百块钱，当晚就留他住下。这一夜誓海盟山，两情缱绻。到了次日，秋谷去后，晚香直至午后起来，想到自己的身世飘零之恨，不觉呆了一回。又想章秋谷为人慷慨，性格温存，又见了无数客人，竟没有这般人物。心上盘算了一会，竟一心一意的想要嫁起章秋谷来。但一时不便出口，想随后再看秋谷的情形。到了晚间，章秋谷因听人传说张园的烟火甚好，便坐了马车，到聚宝坊约晚香同出。晚香欣然换了衣服，一同登车。马车在泥城桥一带行来，晚风拂面，露气当空，甚是凉爽。到了张园，便同着晚香在草地上徘徊一刻，回身拣了一张桌子，离着那烟火架子远些，免得火星飞落。

坐得不多一刻，烟火将要开场，忽见一个滑头滑脑的人，穿着一身极华丽的衣服，带一副金丝眼镜，头上边的刘海发约有二寸多长，口中衔着一支吕宋烟，襟上插一个茉莉花球，香风触鼻，摇摇摆摆的晃了过来。走到桌子面前，把秋谷仔细看了一会，忽然回头除下眼镜，叫了一声“章老爷”。秋谷听了，大诧起来，立起身，将那人认了一会，方才隐隐约约的想起来道：“你可是苏州丹桂戏园的赛飞珠么？”原来果然是他。这赛飞珠是苏州丹桂的著名旦脚，秋谷极是赏识他，曾在上海替他登报揄扬。后来秋谷到苏，赛飞珠亲到秋谷寓所称谢，所以彼此认得。当下赛飞珠笑道：“章老爷的眼力不差。”秋谷便问他来此何干？赛飞珠道：“丹桂园主因生意清淡，恐怕开不下去，托我来至上海替他请人。住在高升栈内，隔几天就要回去。”说话之间，赛飞珠就飞了陆晚香一眼；晚香微笑，也还飞一个眼风。秋谷何等留心，早已看

见，只作不知。赛飞珠和秋谷立谈一会，便走了开去。秋谷任其自便，不去留他。恰好烟火已经放起，流星满地，月炮横飞，火树银花，五光十色，做得甚是巧妙。大家喝彩如雷。一连放了八套，方才放完。游客纷纷各散，秋谷也同晚香回去。

又过两日，晚香对着秋谷渐渐的要露出嫁他的意思来。在晚香料着秋谷，以为不至推辞。那知秋谷听了，冷冷的并不接口，却对他笑道：“不瞒你说，我自从十七岁出来玩耍，花丛柳阵，整整混了五年。这五年之中，同我要好的信人，一时也数他不尽。那初落交情的时候，一个个都是盟山誓海，一定要跟我终身。那甜蜜蜜的话儿，说得一连串的好似漳州的百子炮一般，我也记不得许多。我当时很是痴心，把他们说的都当作真话，认真的要娶起他来。那晓得那班信人，听得你真要娶他，便指东话西的和你白赖。不是说老鸨不从，就是说父母不肯，再不就自己的亏空太多。闹了多时，许多要好的信人终久没有娶成一个，反冤枉花了无数的瘟钱，方晓得信人们说要嫁人，是一句随口应酬的说话，并没有一点真心。客人们若要当起真来，就免不得要落他的圈套了。你自然不是那样的人，我没有什么不信。但是我们要好在心，也不必一定要讲什么嫁娶。万一你嫁我之后，将来有些不像意思地方，那就不妥当了。我看还是慢慢的再谈罢。”

这几句话，秋谷也未免说得过分了些，把个陆晚香直气得呆了，花容失色，面罩浓霜，心头一股酸气透到顶门之上，一直酸到鼻尖上来。再也忍耐不住，两行珠泪直滚下来。也不言语，径自走到床边，面向里床睡下，暗暗流泪。秋谷见了，方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急了些，懊悔不该这般老辣。便也走到床边来，叫了几声不应；走到床沿上，又温存劝解了一番，仍不见晚香开口。

秋谷便一把挽着他的纤手，勉强扶起他来。宝髻横斜，花钿不整，容光惨淡，珠泪阑干。真似雨打梨花，风吹菡萏。秋谷见他甚觉可怜，便自家认错道：“我说的并不是你，休得这样多心。如今也不必说了，总是我的说话太过了些，惹得你这般生气。只好你原谅些儿的了。”晚香听了，只是一言不发，听凭章秋谷怎样温存，如何劝解，只当没有听见一般，把秋谷的手推开，别转头去。把章秋谷磨得急了，欲待不去理他，觉得心上过意不去，只得说道：“我这样的认错，你总是不发一言，究竟你要怎样方好呢？”晚香方才说道：“耐勿答应末，也只要回报一声，倪勿见得好自家。上仔门格，倪又勿是林黛玉、陆兰芬，好借仔嫁人，自家恣浴。耐拿倪说得实梗坏法，叫倪阿要动气？”秋谷又劝一回，晚香只是紧锁双眉，全无喜色。秋谷没法，想道：“看他这种样儿，或者竟是真心也未可知。我不妨姑且答应了他，博得个大家欢喜，随后再想法儿回他便了。”便道：“你这个样儿，真是叫人难过。只要你欢欢喜喜的不要动气，凡事总好商量。我方才说的话，是怕你将来有些过不惯的地方，并不是我不肯。只要你自家情愿，我岂有颠倒不肯的道理？”晚香两手齐摇道：“呵唷！倪呀，格号福气，勿要折煞仔人！耐就是实梗仔罢，倪格闲话，才是假格，耐豪燥当心点，勿要上仔倪格当。”秋谷倒笑起来，又着实安慰了一番。晚香方才有点笑容：“倪好好里勒浪天津，拨格断命格外国人打仔进来，吓末拨俚吓煞快，逃来逃去，吃仔几几化格苦头，总算逃仔一条性命。故歇倪想起来，勿到天津去末，也吃勿着格个大吓头。阿是总是吃仔格碗堂子饭格勿好。倪想来想去，直头呒啥趋势，譬如倪勒浪天津格辰光，拨外国人杀脱仔，故歇是随便啥格事体，倪才看穿哉。只想拣着一个客人，嫁拨仔

俚完结。勿壳张倪刚刚说仔一句，就吃着耐格个钝杠。耐想耐格人，阿要刁裹？”

秋谷听他这几句话，像似真的一般，虽然含糊答应了他，不免也在心中思索，懊悔自家不该拈花惹草，到处留情，牵惹出这些枝节。虽然娶个侧室也不算什么希奇，无奈堂子出身的人总是一般脾气。在堂子的时候，终日应酬客人，忙忙碌碌，不知不觉的把日子混了过去；一到嫁人之后，无事可做，英雄无用武之地，就不免有些懊闷起来。况且他们生长在堂子里头，耳濡目染的都是些无耻的行为，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竟不知人世之间尚有廉耻。就使他们的嫁人果是真心，没有什么歹意，但是他们见惯了这些勾当，不知道妇人名节是最重的事情，那里好做得良家的妇女！万一他将来见了个风流子弟，保不住他不起邪心。做过妓女的人，看得这偶然轧个姘头，更是希松的事，好似他平常出去坐回马车吃顿大菜，借此消遣性情一般，非但算不得背主通情，并且也不是昧良失节。你想那倌人可是娶得的么？方才看那陆晚香的情形，或者竟是真心也未可定。然而与其将来懊悔，不如眼下推开。但已经答应了他，说得结结实实的，怎样好无故反悔呢？章秋谷的心上，左轮右转，一时就如轱辘一般，转移不定。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想道：“何不如此这般，试他一试。他若全然不动，便是个娶得的人，不妨竟把他娶回家去，料想不至齟齬；若是他中了机关，我就当他的面一口叫穿，只不要和他翻面，此后照旧往来，料他不好意思再提嫁我的一层说话。只要彼此暗中明白就是了。”主意已定。过了一夜，明天一早起来，一直赶到赛飞珠的寓处高升栈内，寻着了赛飞珠。那赛飞珠正在和人说话，忽见章秋谷走了进来，出其不意，连忙迎出房中，笑道：“章老

爷，什么风儿把你吹到此地？”秋谷笑道：“我因有一件事情同你商议，所以一早到来。你务必要帮我一个忙儿。”赛飞珠听了，诧异道：“章老爷有什么事情要托起我来，可是要定什么堂戏么？若是我办得到的，一定效劳。”秋谷微笑，叫赛飞珠走到面前，附着他的耳朵，说了半晌。只见赛飞珠连连含笑摇头道：“这件事我却答应不来，请章老爷照顾别人罢。现在章老爷虽是这般说法，不过是一时高兴，说着玩罢了。设或将来懊悔，吃起醋来，我却担当不起。”正是：推出窗前之月，分付梅花；移来别岫之云，温存桃叶。不知秋谷怎生说法，请听下回。

第三十二回 吊膀子小丑帮忙 掉枪花秋娘中计

却说章秋谷见赛飞珠不肯答应，又附耳说了一回，又道：“这是我央你的事情，你若肯帮我的忙，我只有感激你的，那有反来怪你之理！你若果然办得成这件事儿，我一定重重的谢你。”赛飞珠方才点头答应。又向秋谷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在章老爷面前夸句口儿，手到擒来，十分容易。但是办成了，也没有什么凭据，他又万不肯说出口来。难道我好去和他当面质对么？”秋谷一想，果然不错。踌躇了一会，便向赛飞珠道：“这个不难，我教给你一个法子。”又低低的说了几句道：“你只消如此这般。到手之后，便送到我栈内来，我自然从丰酬谢。但是你在外边千万谨言，切不可向人提起。万一被他得了风声，就莫想他肯来上钩了。”赛飞珠听了，心领神会，连连点头。秋谷便回栈去了。

一连过了几天，秋谷也常到陆晚香家走走，并不提起那天早起的事情。这一天下午，正在栈内会着客人，忽见茶房领着一个娘姨进来。秋谷认得是林黛玉的娘姨，便问他来此何事，那娘姨向秋谷道：“大小姐叫倪来请二少过去。有格苏州来格先生，勒浪倪搭，说俚一径认得二少格，要请二少过去说两声闲话。”秋谷听了，摸不着头路，便问那娘姨道：“我在苏州，虽然认得几个馆人，然而同你们大小姐都不认得。况且无缘无故，也不见得到上海来寻我。你可晓得他的名字么？”娘姨道：“倪勿晓得俚叫

啥格名字，像煞是姓格金。”秋谷想了一会，依然记不起来，便道：“你先回去，说我少停一刻就来。”娘姨答应而去。秋谷等得客人去了，急于要到惠福里去，看看那来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儿，便忙忙的走出吉升栈，上了包车，飞一般的到惠福里来。不多几时，已到门前。秋谷下车进弄，直走进去，三脚两步的走上扶梯。进房一看，只见一个丽人正坐在窗前，和林黛玉低声说话。香肩琐琐，艳影亭亭。秋谷定睛看时，早吃了一惊。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大金月兰。当下连忙问道：“你说到上海来的，为什么直到如今才到？在苏州有什么事情？”月兰见了秋谷，不免有些惭愧，答应不出来。转是林黛玉替他把来去的情事一一说明，又道：“俚耐现在人未倒仔上海，事体弄得尴尬哉。俚耐心浪原要想跟耐转去，耐看那哼？”

原来这金月兰自从在常熟和秋谷分手之后，到了苏州。他却不到上海，仍在佛照楼住了两天。他自家打算到上海去，又没有什么熟人，又不敢再做生意，只得且住苏州耽搁几时再作道理。住了不多几日，早又姘了一个姓潘的叫潘吉卿。住在阊门城内，却是个有名的败落乡绅。这潘吉卿平日之间，专用那吊膀子的工夫，衣服一天要换三回，辫子一天要打两次。那引见皂口香糖、嫩面粉、花露水，更是随身法宝，时刻不离。到了堂子里头，不肯化一个大钱，专想信人倒贴。真是一个花丛蠹贼，体面流氓。他在佛照楼客栈遇见了金月兰，便留心去吊他的膀子。那相貌的好歹，这潘吉卿倒也不论，无论再是半老的秋娘，暮年名妓，鸠盘一般的面貌，夜叉一样的形容，只要肯倒贴银钱，他也肯欣然笑纳。只因打听得金月兰是在黄相国府中逃走出来，料想他手中必定有些积蓄，所以竭力的笼络他。不上两天居然被他上手。住

了两夜，竟明目张胆的把金月兰同转家中。这潘吉卿的正室，久已病亡，家中止有几个家人仆妇，那敢管他？潘吉卿的本意，原想要大大的骗月兰一注银钱，等到银钱骗至手中，再慢慢想个法儿把他打发出去。这个生意，比那信人“湔浴”，光棍“拆梢”还要恶毒了几倍。不料那金月兰在天津遇了兵乱，单单逃得一个空身，就连那箱子里头的二百块钱还是章秋谷送他的。潘吉卿高高兴兴的把他骗到家中，想不到扑了一个空，大失所望。方晓得金月兰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把他留在家中，反要倒贴饮食。潘吉卿气得发昏，并渐渐的寻着事端，与金月兰吵闹，非止一次。月兰已经看破了潘吉卿的行为，心中也十分怨恨，便也要想一个绝户计儿，拿出那以前在黄府内的手段来，把他一捞一个罄净。便故意把自家的几件衣饰并秋谷送他的二百块钱一齐交在潘吉卿手内，凡遇潘吉卿与他吵闹，月兰并不争执，一味的认错低头，潘吉卿故不防备他有什么歹意。不料金月兰有心算计着他，和带来的娘姨合成一路，趁着潘吉卿出去，把房间内的细软金珠，还有些古董字画打了两个大包，乘着天色将晚，那娘姨挟着两个包，一溜烟走出后门，叫了一号小船，放在船上，把船一直放出城去，停在那丝厂码头，悄悄的等候月兰。这里月兰不慌不忙的叫家人叫一乘轿子，说是要出城去看戏。那些家人见月兰平日常常出去看戏，不以为奇；又见他是个空身，那轿夫又是向来相熟的靠班，更加大意，梦里也想不到月兰逃走起来。那知月兰上了轿子，一直抬出盘门。到了戏园，便在包箱坐下，吩咐轿夫散戏场的时候再来相接。轿夫并不疑心，乐得自去。月兰略坐一会，看轿夫时，不见了他们的影子，心中大喜，霍地起身，望外便走。剧园内人多于蚁，那有人来查问他？出了园门，雇了一部马车，

直到丝厂码头。寻着那小船，便叫那船家开到洋关左近的地方停了一夜，等到明天三公司的小火轮验过了关，开过来，半路叫住轮船，登时带缆拖在后边，径往上海而去。到了码头，月兰就寓在后马路晋升栈内。虽然走了出来，心上总有些儿鹮突，恐怕被那潘吉卿赶到上海寻访出来，那时两案齐发，不是玩的。虽然杭州的事情已经结案，却担不起再加一个卷逃的罪名。想来想去，无计可施，打听得知林黛玉现在上海，便一直寻到黛玉院中，要同他商议一个安身的法儿。黛玉也是束手无策，便想到把秋谷请来，或者想得什么主意也未可知。月兰听得秋谷也在此间，惊喜交集，便向林黛玉把他在苏州和秋谷相处的情形细说一遍。但是走的时候，曾经说过即日回来，现在又闹了这样的事儿，未免有些惭愧。黛玉道：“格是说勿得格哉，耐既然居格辰光说过歇要嫁仔末，故歇正好跟仔倪耐转去，避避风头啖。”月兰一想，真是顾不得许多，便点头称是。及至秋谷来了，听得金月兰又在苏州潘家逃了出来，暗想道：“这真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幸而我当初乖觉些儿，不然，几乎上了他的圈套。”因鄙薄月兰的为人，不免微含怒意。又听黛玉说月兰想要同他回去，连忙摇手，微微的冷笑道：“这件事情，免劳照顾了罢。他刚刚在潘家走了出来，我却连忙把他同回家去，将来被人晓得风声，这不是明明是我叫他逃走的么？况且他这样的性情，我也不敢领，劝你少管些儿闲事罢。”月兰见秋谷回得斩钉削铁，好似钢刀刮了他的面皮一般，红云满面，眦泪溶溶，满心的委屈。正待开口，忽见秋谷的家人闯了进来道：“栈里有客人，立等老爷说话，说有要紧的话儿。”

秋谷趁此立起来，向黛玉、月兰说道：“我有事要回去，你

们还有什么说话，我们明天再说罢。”说罢，就走了出去。黛玉拉他不住，只得由他。秋谷疑疑惑惑的，不知那客人到底是谁？问那家人时，家人说向来不认得他，好像个外路的口音。秋谷听了，心中一动，想外路口音的人，不要是赛飞珠来了？回得栈中看时，果然是赛飞珠坐在那里。秋谷大喜，问那件事儿怎么了？赛飞珠微笑，走上一步，怀内取出一个黄澄澄的戒指来，递与秋谷。秋谷急看时，只见这戒指雕镂工细，花样时新，中间嵌着一粒小小的钻石。果然是自己在银楼定制，前几天被陆晚香要去的那只戒指，不觉呆了一呆。停了一刻，方向赛飞珠笑道：“果然你的本领不差，费心得很。等我把这件事儿交涉清楚再行酬谢。”赛飞珠道：“章老爷笑话了！我是因为章老爷再三重托，碍着面情，不好意思不答应。难道我是贪这一点儿谢仪么？”秋谷见他说得认真，倒不便一定怎样。只得笑道：“既然如此，我们随后再说就是了。”赛飞珠方才欢喜，辞别秋谷去了。

秋谷便把戒指藏在身边，匆匆的到聚宝坊去了，见了晚香。晚香满面堆下笑来，请他坐下说了几句闲话。秋谷忽向晚香道：“我前日给你的那个戒指可在这里么？”晚香突然被秋谷这一问，不觉陡吃一惊，面上早红起来。顿了一顿，方说道：“耐问俚做啥？自然勒倪搭碗。耐阿是啥勿得哉？倪勿成功格？”秋谷笑道：“那只戒指虽有一粒金刚钻在上面，也不值什么钱，不过花样打得好些罢了。前天有个朋友看见这个戒指，要照样去定一只，所以问我要个样儿。他只要拿去看一看，立刻还来。并不是我舍不得给你，不要这般小气。快些去寻出来。”晚香被秋谷逼住，腾挪不得，迟迟疑疑的不肯去寻。秋谷催了他几次，又逼他道：“你不肯寻，难道我要骗你一只戒指么？”晚香见秋谷将要动气，

无可如何，只得走进后房，一步挪不了三寸，慢慢的进去。假装着寻了一回，故作惊诧之声道：“阿唷！格只戒指勿知拨倪弄到仔陆里去哉？”又叫娘姨来寻，那里有什么戒指的影儿？秋谷听得他们装神做鬼，暗中甚是好笑。晚香乱了一会，又在后房和娘姨密密切切的讲了一会，不知说的什么。恰才走出来，面有愧色，吞吞吐吐的向秋谷说道：“格只戒指，实头诧异。倪昨日仔还带格，今朝勿知放仔陆搭去哉？”秋谷尚未开口，旁边的娘姨接口道：“大小姐，耐记记看，像煞昨日仔大阿姐来，借仔两只戒指。勿知阿就是二少格一只？”晚香拍手道：“划一！大阿姐昨日仔拿仔两只戒指去。倪格记性实头坏得无拨仔淘成哉。”又向秋谷道：“耐要做样子末，只好明朝到大阿姐搭去拿格哉。”秋谷微笑道：“只怕这只戒指，不是大阿姐借去，是高升棧的四阿哥来借去的罢？”晚香一听，就如当头一个霹雳一般，慌忙说道：“啥格四阿哥？倪是勿晓得格。耐说说末，咦要瞎三话四哉。”秋谷微笑，也不回言，向衣袋内取出那只戒指来，向陆晚香面前一掷道：“你看，这不是四阿哥借去的戒指，被我要来的么？”章秋谷这一来，真是出于意外，满房人众齐吃一惊，面面相觑，不敢开口。只把一个陆晚香羞得满面飞红，急得浑身香汗，一句话也回不出来，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了下去。正是：暗赠搔头之玉，绮梦缠绵；强追约指之银，萧郎薄幸。欲知章秋谷和赛飞珠商量的究竟是甚事情，陆晚香为什么见了一个戒指便要这般惭愧，编书的在下写到此间，笔秃不花，灯昏无焰，权且学些近日时下说书的习气，到了紧要之处，把笔墨收束起来，直至三集书中再行分解。还有许多嫖界官场的现状，卑鄙龌龊的情形，倒脱靴再行逼局，康中丞

帷薄不修等诸般事实，请看三四续集，便知分晓。

第三集

第三十三回 姘戏子苦劝陆晚香 扳差头驳倒花小舫

前回书中做到陆晚香见了戒指，满面羞惭，无言可答，恨不得当时有个地洞钻了下去。潇湘花侍做到此间，暂停笔墨，作个《九尾龟》二集的收场。正要续成三集，就有一位花丛的大涉猎家来批驳在下道：“你初、二集书中记那四大金刚和大金月兰、陆晚香的事迹，虽然大半都是实情，但是他们出现的时代和那来去的行踪，却不免有些舛错。为什么呢？你说金月兰在杭州黄中堂府内逃走出来，一直径到天津去搭了东天保的班子，后来‘拳匪’闹事，联军破了天津，金月兰同着林黛玉等一班名妓狼狈逃归，一无所有。这金月兰几年内的历史是不错的了。但是林黛玉嫁了邱八之后，重又闹了出来，上海议论纷纷，存身不住，方才无可如何的北上津沽，打算要作个孤注一掷。及至遇了‘拳匪’之乱，一直由天津逃到山东，在山东再折回上海，这便是林黛玉在津、沪来去的行踪。你却说他在邱八家中出来之后，就在上海做了住家，并不提起天津一节。这不是老大的一个岔子么？况且那年庚子之乱，上海的倌人大家逃避，是在六、七月内的事情，你的书中好像是二、三月间的样子。你何不将前二集书中这几段的舛误之处重新改正，把这一部书成了全璧呢？”潇湘花侍哑然一笑，回答他道：“在下做这部书，一半原是寓言醒世。所以上半部形容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场，处处都隐寓着劝惩的意思，好

叫列位看官看看在下的这部小说，或者有回头警醒的人，这也总算是在下编书的一片苦心、一腔热血。并不是闲着笔墨，旷着功夫，去做那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若要把在下这部小说当作历代兴亡的史鉴，泰西各国的蓝皮书，那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只说前回的章秋谷和那赛飞珠鬼鬼祟祟的到底商量什么事情？章秋谷送给陆晚香的戒指怎么又会到了赛飞珠的手中？真是一本算不清的糊涂帐目。在下不说明白，料想看官们有细心推究的，也有些想得出当日的情形。

原来章秋谷因陆晚香定要嫁他，推辞不脱。堂子里头的规矩，若是那客人要娶馆人，馆人不肯；馆人要嫁客人，客人不要，这两件事真是那天字第一号的坍台，竟有不共戴天的光景。章秋谷被陆晚香缠绕住了，不得开交，又不肯当面回绝，叫陆晚香面子下不来。左思右想，甚是为难。忽被他想着一个刁钻主意。他以前在苏州，晓得赛飞珠吊膀子的工夫甚好，便到高升栈去寻着他，说明原委，要他去吊陆晚香的膀子。料想堂子里的馆人，那里有什么定力，况且赛飞珠的身段甚好，相貌也在中上之间，就口馒头，落得慨然领受。

赛飞珠初时不肯应承，秋谷许了他的谢仪，方才答应。又怕没有凭据，秋谷便叫他上手之后，问陆晚香要个戒指作为表记；又向他说了晚香手上戒指的样式，叫他诸事小心在意，切不可露了口风。赛飞珠欣然答应，便借着去探望秋谷，到聚宝坊来见了陆晚香。戏子们吊膀子的工夫果然厉害，别有心传。不多几天，三言两语的，那陆晚香那里晓得是章秋谷叫来做弄他的，容容易易竟是被他吊上。过了两夜，便问晚香要个戒指。晚香正是同他

打得火热的时候，自然情情愿愿的给他。赛飞珠却嫌着这一个戒指的样式不好，那个戒指的宝石不精。碗香拿了几个出来，换来换去，都不中意，就赌气不要了，碗香急了，就拿章秋谷给他的那一个戒指拿出来，替他带在手上，方才欢喜。那知他刚得转身，就飞一般跑到吉升栈来找秋谷，把戒指给与秋谷，又将前后的情节述了一番。

秋谷便把戒指带在身上，径到聚宝坊来，问碗香要取那一个戒指。碗香吃了一惊，暗想：“天下真有这般巧事，怎么一边刚才带去，一边就忽然的要起来？”只得假做寻了一回，支吾半晌，暗地和娘姨说明，说是被大阿姐借去。秋谷当时说道：“只怕是高升栈的四阿哥来借去的罢。”原来那赛飞珠排行第四，人人都赶着他叫滑头阿四，所以秋谷说这个影射的话儿，要叫他自家明白。陆碗香听了，当顶门就是一棒，勉强装作不知，强颜为笑，还想要用言遮饰。不料章秋谷当时取出戒指，送到碗香面前。这一来，把个陆碗香逼得目定口呆，好似那深山樵子，忽闻虎豹之声；弥月婴儿，乍被雷霆之震。只见他低下头去，一言不发，那面上一阵阵的泛出红来。看他那惭愧的神情，真是万分难过。

在章秋谷的意思，原不要同他反面绝交。只因碗香定要嫁他，腾挪不得，所以想出这一个偷天换日的奇谋，拿住了他姘戏子的真赃实犯，那嫁的一层说话，自然说不出来。却想不到自己这个主意虽然不错，却忒嫌刻毒了些儿。你看那陆碗香，一副嫩郁郁吹弹得破的脸皮，那里禁得起这般砢礅？秋谷见了，觉得也有些懊悔起来，倒向碗香笑道：“我不过和你说了一句笑话，你何必这样的认真？我又不来怪你，只要你自家明白就是了，难道我们认得了这几年，你还没有晓得我的脾气，这些小事一定要和

你过不去么？”陆晚香看见秋谷非但并不反面，倒如无其事地去安慰着他，心中很是感激秋谷遇事含容，不肯出他的丑。又羞又喜，一个头低了下去。那头上好像有一座泰山压住的一般，羞怯怯的，只是抬不起来。秋谷见了，点头暗赞晚香天良未泯，还有些羞耻之心，想来还可劝化得转，不免再费一番唇舌把他提醒一场，也算不枉了两年相识。便携着晚香纤手，把他拉到烟榻旁边，两下对面躺下。秋谷看着晚香面上还是两颊绯红，羞态可掬。正是：红上胭脂之颊，两浣桃花；春横却月之眉，羞颦杨柳。秋谷觉得有些怜惜起来，便低低的向他说道：“这件事儿你也不过是一时之错，我虽然晓得，绝不向人传说，坏你的名头，你只顾放心，不必放在心上。况且现在上海滩有些名气的倌人，那一个不要姘几个戏子？算不得什么希奇。”晚香听秋谷说到此处，越发羞得背过脸去，把一方白绸小手巾掩住两眼，几乎要哭出来。秋谷见了，甚觉可怜。携着他的手温存了一会，方又说道：“姘几个戏子虽然算不得希奇，但是你们堂子里的倌人犯了这个毛病，被外头传说出来，非但生意上头大有妨碍，而且从此露了名头，真是一件有损无益的事。为什么你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这件事儿恰看他不透？你想那戏子同倌人轧了姘头，不肯花钱，专要想倌人的倒贴。倌人们辛辛苦苦在客人身上敲了竹杠出来，去供那戏子的挥霍，好像不是戏子姘着倌人，倒是倌人嫖着戏子一般。到了倌人的银钱用尽，供应不来的时候，他就立时立刻翻转面孔，和你断了交情。轧姘头到这个样儿，可还有什么趣味？从来妓女无情，优伶无义。你们做倌人的，在客人身上虽然没有良心，独到和戏子轧了姘头，却是真心相待。偏偏遇着那班戏子，平时看待别人也还不到得这般刻毒，一到姘着了一个倌人，就出

奇的天良尽丧起来。我也不懂这个里头到底是怎么的一个讲究？再说起那班爱姘戏子的信人，以前的周双林，现在的花玉笙，那一个不是姘了戏子弄得声名狼藉、车马稀疏？到后来拆姘头时候，还免不了一场吵闹。从没有姘戏子的有个好好的收场。你如今趁着外面没有风声，快快的回头改过，不要到了将来和周双林、花玉笙一样起来，那时就懊悔嫌迟了。我劝你的一番说话，却是句句良言，你不要认错了我的意思，当作故意来坍你的台，那就埋没了我的一片真心了。”

陆晚香听了章秋谷这一番提醒的良言，觉得无一句不体贴，无一字不婉转，不由的那感激秋谷的心念就感激到二十四分。暗想：“如今世上，那里还有这样好人。晓得我姘了赛飞珠，他不吃醋也罢了，还肯这样苦口劝人，说得这般真切，并且留着我的面子，不肯高声，恐怕被娘姨们听见，不好意思。真是个大字号的好客人。”这样一想，便慢慢的回脸来，握着秋谷的手，含情带愧，相视无言。忽又自家懊悔，不该姘了戏子，做出这样事儿。料想要嫁他的一层说话是不消提起的了。眼看着章秋谷这样的一个人风流名士，倜傥才人，自家做错了事情，消受不起。不觉由感生惭，由惭生悔，懊悔到极处，竟忍不住两行珠泪直滚下来。秋谷明晓得他意思，安慰一番，也就罢了。

秋谷略坐一会，正欲起身，忽见辛修甫同陈海秋走了进来，大家相见过了，秋谷道：“我道客人是谁，原来是你们两位。想来有什么事情么？”修甫笑道：“也没有什么别事，今天是陈海翁专诚请你在东合兴花小舫家吃酒。恐怕你有了应酬不到，所以我们特地自己过来相请，可好就此同行。”秋谷笑道：“既然陈海翁赏光请我，岂有不到之理。但是时候尚早，何必这样要紧？尽可

在此宽坐一回再去。十分早去了，也没有什么道理。”修甫道：“在我多坐一回也不要紧，但陈海翁是个性急的人，我们还是就去的好，省得他发躁起来。”秋谷一笑，便也起身。

三人一路同到东合兴来。秋谷走进弄堂，就看见第三家门左高高的挂着一块花小舫的金字招牌。陈海秋当先走进，秋谷等跟着，上了扶梯，进得房来，娘姨招呼坐定，却不见馆人出来。秋谷便问那娘姨道：“你家先生可是堂差出去了么？”娘姨陪笑道：“倪先生勒浪后房，就出来哉。”秋谷听了，暗想馆人既然没有出去，为什么不出来应酬？心上就有不然起来。

坐不到一盏茶时，方见一个十八九岁的馆人从床后走将出来，五短身材，面貌也还秀丽，小花宝髻，石竹罗衣，虽无倾国之姿，大有回风之态。只是一张瘦骨脸儿，觉得露筋显骨的，没有那妩媚的神情。走到面前，大落落的，慢慢的叫了一声“陈老”。也不招呼客人，便一屁股坐在凳上。忽回头见了章秋谷，仙骨珊珊，玉山朗朗，似有一道光华射将过来。吃了一惊，连忙又立起来，走到秋谷身旁问他尊姓。秋谷此时见花小舫一面孔的时髦馆人，架子甚大，心上十分有气，不去理他。见他来请问姓名，勉强回称姓章，花小舫倒着实应酬了他几句。修甫便向小舫笑道：“怎么你不应酬我，单应酬他？可是见他面孔生得标致么？”小舫被修甫说破心事，面上不免一红，道：“格位章大少是今朝第一转来，耐是同仔陈老日日来格。倪自然要先应酬仔生客，再挨着耐格熟客慢慢里来。耐勿要性急㗎。”说着便走了开去。陈海秋便问小舫道：“请客的可曾回来？我们先摆起台面来罢。”花小舫冷冷的答道：“耐请格客人，倒有一半勿来。才勒浪搭耐客气，耐阿要再去请仔两个罢。”秋谷听了，冷笑一声，向修甫道：

“陈海翁请的客人有一半不到，是替他客气，也还罢了。怎么他们这里的花头，今天也只有陈海翁一个，难道这样的红倌人，那班吃酒的客人也同他客气不成？”修甫听了一笑。小舫听章秋谷的说话来得锋铄，知道一定是个花丛老手，只把他说得连耳根满面通红。瞅了秋谷一眼，又不好发作，只得笑道：“倪是勿会应酬格，闲话说得勿好。章大少看陈老面浪，包涵倪点，勿要扳倪格差头。”秋谷听了，正要回答，听得楼下高叫：“客人上来。”秋谷同陈海秋起身看时，却是贡春树来了，便打断了话头，略谈几句，先摆起台面来。随后客人陆陆续续的到了几个，原来是王小屏等一班旧识。入席之后，陈海秋鼓起酒兴，叫相帮去大菜馆内拿了几瓶会司克来，开了瓶。斟在玻璃缸内，要合席和他照杯。众人只得勉强相陪，干了一杯。陈海秋还不肯歇，又自己干了两杯，不觉就有了七八分醉意。正是：银屏锦帐，缠绵杜牧之情；冶叶狂花，辜负韦郎之意。欲知陈海秋醉后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杀风景莽客醉飞觞 意缠绵良宵花解语

且说陈海秋多喝了几杯酒，醉眼朦胧，有些糊糊涂涂的，斟了一满杯酒，要和章秋谷对饮。秋谷不胜酒力，连忙摇手推辞。陈海秋见秋谷不饮，回过头来，见小舫坐在身后，便把满满一杯会司克递在花小舫手中，要他代饮。小舫接了酒，仍旧放在席间，冷笑道：“章大少勿肯吃酒末，阿关得倪啥事！那哼叫倪来代章大少格酒介？”陈海秋见他不饮，酒醉的人最易提动肝气，已有了几分怒意，也不开口，仍向席间取了酒杯，直送到花小舫口边，一定叫他和秋谷代饮。花小舫袖着两手，不住的摇头，那里肯接？陈海秋一手拿着酒杯，伸了出去，竟缩不回来，就乘醉大声道：“你当真不喝，我灌也要灌你一杯。”便踉踉跄跄的直立起来。花小舫恐怕他真要硬灌起来，只得一手接住酒杯，一手推他坐下，道：“勿要来动手动脚，像啥个样式？等倪自家来吃末哉。”陈海秋见他肯吃，方才住手。却不肯坐下，要候花小舫吃干了这一杯。花小舫只得皱着眉头，勉强吃了一口。那知这会司克酒性燥烈非常，花小舫又是向来不能吃酒的人，一口酒刚到喉咙，没有下咽，就觉得一股辣气直透入脑门里来，不由得连忙回过头去，把一口酒吐将出来，又急急的取过茶碗，喝了两口茶，方才罢了。不料陈海秋见花小舫刚刚接过酒杯吃了一口，仍旧一齐回了出来，认作他有心不吃，心上登时大怒，乘着酒兴，一手抢过那一杯满满

的酒来，连酒连杯子望地下一摔，只听豁唧一声，杯子打得粉碎。把秋谷等大家都吃了一惊，齐声相劝。花小舫恰板着面孔，冷笑道：“倪从来勿会吃酒，大家才晓得格，就是客人骂代酒末，也有娘姨勒浪吮。故歇格客人，才有点阴阳怪气。倪勿做生意末，把势饭也吃仔两年哉，勿亮张今朝耐吃醉仔格酒来，瞎起倪格花头，阿要诧异。”

秋谷听花小舫的说话夹七夹八的，不知说的什么，便也动起气来。正色向花小舫道：“你刚才一番说话，还是有心说着我们这起客人，还是说的陈老？你若说着我们，我们并没有叫你吃酒；若是说的陈老，客人们要俚人吃酒，也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什么希奇。况且陈老今天已经醉了，你们既是多时相好，恰不该说出这样的话儿，索性连我们客人也骂在一起。我倒要请教你们堂子里头可有这个规矩么？”花小舫被秋谷扳住错处，开口不得。心上虽然暗恨，却不得不敷衍他们。勉强忍住了气，向秋谷道：“倪是一句无心闲话，章大少勿要动气。索性费耐章大少格心，劝劝陈老。倪也是一时之错，勿要作倪格过意。”秋谷听得花小舫自家认错，方不开口。

陈海秋攒碎了一只酒杯，不觉酒涌上来。口中却还在那里乱嚷道：“我不过叫他喝一杯酒，他一定不肯，有心坍我的台，难道我就罢了不成？”说着，便立起来，又去斟酒，一定叫花小舫和他照杯。王小屏在旁劝道：“他既然不能吃酒，你何必定要强他，不如让他喝了一杯绍酒，过过你的场罢。”陈海秋还不肯答应，当不得众人大家称是，又劝：“花柳场中，本是寻欢取乐的地方，何必要斗这般闲气？”陈海秋无奈，只得点头，自己取过酒壶，斟了满满的一杯绍酒，递与小舫，立逼着要他一气饮干。

花小舫见方才一番说话犯了众怒，明知不得开交，只得接过酒杯，在口边拭了一试。皱起双眉，把那一杯酒，慢慢的一口一口刚吃得一半。

原来不能吃酒的人那里喝得下这许多的酒？不觉喉中一呛，那酒直冲起来，把那刚才咽下的酒往外直冲，口内冲不迭，连鼻孔内也冲出酒来。花小舫身上穿一件湖色闪光外国纱衫，吐得浑身湿透，就是陈海秋身上也沾着些儿。把个花小舫直吐得粉黛霏霏，胭脂狼藉，更兼头痛眼花，说不出来的一种难过。不由的心中大怒，把心肠横了一横，顾不得客人挑眼，把手内的酒杯竟也是也往地下一掼，一言不发，立起身来，跑进后房去了。陈海秋这一气非同小可，连忙跳起来，要走进后房去追赶小舫。秋谷等大家见此情形，十分诧异。又见陈海秋要赶进后房，一把将他拉住道：“你不要这般性急，小舫既然可恶，你就是打掉他的房间，也没有什么道理。将来传说出去，终是一件杀风景的事情，反说是我们酒醉滋事。你且不要动气，且去叫他出来，看他有何理说。”陈海秋见秋谷说得不差，捺住了一股恶气，便和娘姨说道：“你们去叫了先生出来，他方才好好的，又没有人得罪了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跑了进去？”娘姨听了，便向后房去叫小舫，叫了半天，非但小舫不来，连那姨娘也躲在后房，不见出来。

陈海秋等了一回，甚是焦躁，又直喉咙叫了小舫两声，竟不见后房答应。海秋冷笑道：“我倒从没有遇着上海滩上的倌人有这样大的牌子，既是这样，你又何必要出来做什么生意呢？”听得小舫在里房高声说道：“倪人未吃仔格碗把势饭，倒也勿在乎此格。唔笃高兴末，赏赏倪格光，倪也无啥希奇；勿高兴末，随便唔笃末哉。”

此时章秋谷见花小舫这般说法，有心得罪客人，暗想这样的信人，无从与他讲理。只好想一个计较，也用野蛮手段去对待他。眉头一皱，早已想了一个法儿。只见陈海秋气得喘吁吁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秋谷一面劝他，一面附着陈海秋的耳朵说了几句。海秋大喜，连连点头。秋谷明知后房没有客人，只有花小舫和娘姨两人在内，竟自走了进去。见花小舫满面怒容，把一件纱衫卸去，单穿一件粉红汗衫，正在那里对着镜子重施脂粉，再点铅黄。娘姨立在身后，也不言语。见秋谷走进，并不招呼，口中说道：“阿呀！间搭是龌龊煞格，章大少请外势坐罢。”秋谷走进一步，含笑说道：“我特来请你出去，为什么要这般动气？就是陈老叫你吃杯酒儿，也不算得罪了你。况陈老已经醉了，你也须原谅他些。无论你再有天大的委屈，有我在这里一面招陪。快些出去应酬，不要冷了台面。”花小舫见章秋谷满面春风进来相劝，把方才的恼气早已丢过一边，只不好意思当时出去。把秋谷瞟了一眼，微笑一笑。秋谷见他已心肯，便趁势上前，携着花小舫的手，低低笑道：“就算陈老得罪了你，却与我们客人无涉。难道我自己进来请你，你还不肯赏光么？你若再要这般生气不肯出去，就是有心坍我的台了。”说着，不由分说，携着小舫往外便走。说也奇怪，花小舫的一个身体不由软洋洋的跟着他立了起来。恰瞋了秋谷一眼，道：“慢慢的叫看哩，让倪着好仔衣裳看。”秋谷听了，暂时放手。娘姨另取了一件纱衫和他披上，钮好扣子，方才同着秋谷移步出来。只见陈海秋颓然座上，酒意熏人。花小舫虽然走了出来，不免还有几分怒气。在海秋背后一坐，默默无言。秋谷向花小舫使一个眼色，小舫只得立起身来，在席上斟了一巡酒，算是自家赔个不是的样儿，向修甫等说道：“倪刚刚进

去换件衣裳，各位包涵点，勿要动气。”大家见花小舫这个样儿，颇觉气愤，却又不好发作，只好勉强点头，无心吃酒。大家草草终席，一齐立起身来。

陈海秋醉到十分，立脚不住，向秋谷道：“你们要紧回去，我却今天醉得挣扎不来，只好在这里借个干铺的了。”花小舫听了，冷笑一声。秋谷见不是头路，便向海秋道：“我看你今天还是回去的好，借干铺是不便当的。”章秋谷一句话还未说完，陈海秋酒在肚里，事在心头。他本是个广东人，初入花丛，那里晓得堂子的规矩？就大声说道：“我在他们这里摆了好几台酒，难道今天借个干铺都不行么？”花小舫只是在旁冷笑。秋谷听陈海秋说的都是些曲辫子的话儿，不再和他多讲，一手拉住他的衣袖，往外就走。陈海秋那里拗得过他，被秋谷拉得七跌八铤的，跟着下楼。

修甫等见了，甚是好笑。大家一哄而下。走到门前，秋谷道：“还是我寓内近些，我们且到吉升栈去坐一会儿再说。”大家称是。出了东合兴，便直到吉升栈来。开了房门，大家坐下。陈海秋坐了一会，神气顿清。秋谷向海秋道：“你这个人真真的没有志气，闹到这般地位，还要在他们那里借起干铺来。要晓得我叫你不要发标，是卫顾你暂时的面子，得个好好的落场。你若要和他闹些脾气，他肯来认错张罗还好。万一他横了心肠，听凭你们怎样，他只是一个不见不闻，不来敷衍，那时你又怎的一个落场？我们都是面子上人，又怎的坍台得起？所以我把你暂时劝住，遮过了当时的场面，然后慢慢的再想收拾他的法儿，你道可好？”陈海秋听了章秋谷的说话，一想果然不错，便道：“你的说话虽是不错，但想个什么计较去收拾他呢？”秋谷道：“我早已打定了一

个主意，明天我邀你在陈文仙处碰和，恰把花小舫叫来代碰，那时我们如此这般，管教要把他气一个发昏。你们众位看来，我想这个法儿怎样？”众人一齐称是。陈海秋道：“万一他不来呢？”秋谷道：“上海地方，熟客叫局，那有不来之理？况且今天散的时候，原来欢欢喜喜的，不露一毫马脚，他那里就想得到有这一着棋子出来？这个你倒不必多虑。”陈海秋听了点头。坐了一会，大家告辞散了。

秋谷却到陈文仙院中住了一夜。文仙因秋谷多日不来，颇形怨望。并且文仙发痧方好，面上瘦了些儿，从前是荷粉露垂，杏花烟润。如今却是腰低弱柳，眉锁湘烟；低回西子之颦，天袅落花之舞。大有六铢衣薄，翠袖侵风的意态。秋谷便默然相对，细细的领略色香。文仙和他说话，竟不答应，只点头微笑。文仙道：“耐今朝啥格路道？跑得来口也勿开，阿是倪得罪仔耐哉，耐看见仔倪讨气？”秋谷依然不答，只是上上下下的看他。把个陈文仙呕得急了，走过来揪着秋谷的耳朵道：“啥格倪搭耐讲章，耐一声勿响，耳朵倒仔那洛里去哉？”秋谷见文仙发起极来，方才立起来，哈哈一笑，便把陆晚香一节事情，细细的告诉他。

文仙听完，把秋谷打了一下，又把嘴一拨道：“耐格心思倒直头刻毒笃哋，就是陆晚香要嫁拨耐末，也是俚格要好，耐心浪勿高兴末？啥勿爽爽乐乐回头仔俚，要俚去上格种恶当，俚耐上仔耐格当，耐也无啥好处哋，倒看耐勿出，做起事情来，实梗格刁梟法子，真真少有出见格！难下转倪也要当心点哉。”秋谷哈哈的笑道：“他是爱姘戏子，所以上了我的牢笼，你是向来不姘戏子的人，为什么要你当心？可是近来也有些……”秋谷说到此处，把口顿了一顿，似笑不笑的看着文仙。文仙急了，板着面孔，

接下去问道：“有点啥末事介，说下去哩！”秋谷道：“我不说了，若要直说出来，你岂不要生气？”文仙娥眉半蹙，杏眼含嗔的正色向秋谷说道：“二少，倪讲闲话是讲闲话，搨白相是搨白相，耐倒勿要勒浪随仔只嘴瞎说一泡。耐末是说格笑话，拨别人家当起真来，说仔出去，看耐那哼对倪得起？”秋谷见文仙将要动气，便过来携住他的纤腕道：“我是一句无心笑话，你何必要这样认真？”文仙道：“耐末说说笑话无啥希奇，阿晓得倪吃勿消？”秋谷打着苏白，笑道：“倪也勿说啥格呀，先生勿要动气哩。”说着就向文仙打了一拱。文仙也忍不住笑道：“厚皮得来，才做得出格。”说罢，回过手去，把秋谷膀子上拧了一把，道：“耐下转阿要瞎三话四哉。”秋谷被他拧得叫了一声“阿呀”，道：“你这个人，岂有此理！大家说说玩话，怎么用劲拧起来？”文仙道：“啥人叫耐瞎说一泡格介，耐阿是嫌比勿痛，等倪再来补两把阿好？”秋谷连忙跑开，彼此一笑。

秋谷又向他说：“花小舫有心得罪客人，十分可恶。明天要在你这里请客碰和，去叫花小舫来代碰，好如此这般的翻他的本儿，当着众人面，给他一个大大的下不来，也叫他以后自家晓得些儿难处。”正是：熨贴檀郎之意，玉软香温；安排花信之风，嗔莺叱燕。不知以后如何，请看下回交代。

第三十五回 暗提调碰和叫局 现开销当面坍台

且说陈文仙听了章秋谷的说话，瞋了他一眼道：“别人家格事体，阿关得耐啥事，要耐去瞎起劲？就是花小舫得罪仔客人末，耐也勿犯着来做格个冤家碗。”秋谷听了，微笑不言。一夜无话。到了明日上灯时候，果然陈海秋拉了修甫同来。不多时，贡春树也来了，当下碰和脚色已齐。文仙亲手配了筹码，大家入座扳庄。秋谷道：“你们不要心慌，先发了局票再说。”修甫道：“果然，待我写起来就是了。”秋谷道：“今天碰和，只有四人。我自己也叫一个，趁趁你们大家热闹。”文仙瞅了秋谷一眼，却不作声。秋谷便叫了陆兰芬，修甫叫的龙蟾珠，贡春树不消说，自然是金小宝了。修甫提笔在手，一一写好，秋谷拿过来，点一点不错，就把花小舫的一张局票抽出来，搁在旁边，还有那三张局票，一并交在娘姨手中，叫他传下楼去。陈海秋见了，诧异道：“一样的四张局票，自然一起去发，为什么要留下一张？难道还恐怕他来得太早了？”秋谷道：“不是这个讲究，稍停你自然明白。”陈海秋不便开口，心上十分的疑惑；修甫同春树也有些不懂起来，同声问道：“到底你是个什么意思，不妨此刻说明。”秋谷笑道：“这是我的军机密事，岂能和你说明？你们不要开口，在旁看着就是了。”说罢，不由分说，自家坐下，便去扳庄。陈海秋见章秋谷不肯说出，也不晓得他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又不好苦苦的

追问，便只得归座扳庄。

扳好了庄，转过座位，碰不到两副，陆兰芬已经到了。湘帘后处，莲步移时，香风已到；眉画初三之月，绿锁横波；鬟挑巫峡之云，花欹宝髻；戴一头翡翠押发，穿一身浅色衣裳；轻启朱唇，低开檀口，笑盈盈的叫了一声：“二少。”秋谷还不曾答应，这一声不打紧，早把个贡春树叫得直跳起来，逼紧喉咙，打着苏白道：“阿呀，先生格喉咙脆得来，格一声二少，叫得倪骨头才酥脱格哉。”兰芬听了，免不得粲然一笑，别过头去，就坐在秋谷身旁。修甫等大家哄堂大笑起来，秋谷也忍不住笑了。却向贡春树道：“你的一身功架固然不错，但是见了一个倌人就要吊膀子。我看你也有些应酬不来，就如张书玉一般，到得大家吃醋闹出事来，你恰又把一个头直缩到腔子里去。倒要卸到我旁人身上，替你们调停这一件醋海的官司。像你这样的人，真是那天字第一号的滑头码子。”说得陆兰芬笑起来，抿着嘴笑个不住。春树无言可答，只得笑道：“你这般发急，敢是怕我割了你的靴腰？我虽然是个滑头，朋友面上，也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你只顾放心就是了。”秋谷狂笑道：“我向来不怕剪边，你只要看中了兰芬，尽可自家去做，我若有了一毫醋意，就罚我做一只万世的乌龟，与现在的康抚台一样。你道如何？”这一句话来得突兀，把辛修甫等三人又招得大笑不止，好一会方才渐渐的止住笑声。修甫笑道：“现在多少道台知府翰林举人拚作性命，奴颜婢膝的在那里巴结老康抚台，惟恐不当其意；你却把他当作乌龟，还借着他来赌神发咒，若被那班大人先生们听见，真要把你当作个一生的切骨之仇。从来惟口兴戎，以后还是收敛些儿为是。”秋谷听到此处，不觉肃然拱手，对修甫道：“多谢良言，有逾金石。我章秋

谷一生的吃亏之处，就是处处以狂态逼人，以致场屋文章，不中主司的绳尺；清流议论，每来朋辈之讥评。想起来真是有损无益，如今定当随处留心，学为谦退，庶几不负你劝我的一片热心。”说罢，大家嗟叹不已。

陆兰芬见秋谷有些抑郁的神情，更提起了精神，殷殷勤勤和他说笑。秋谷一面应酬，一面碰和，把那一腔的豪情胜慨登时又提了起来。刚才是拔剑砍地，搔首问天，大有四海无家前路苍茫之恨；如今恰又是俯观山海，高见风云，又有那斗酒十千、红绡买醉的神态。正碰着和，陆兰芬忽然问着秋谷道：“唔笃常州有个姓方格客人，说俚是安徽格候补知府，耐阿认得俚格？”秋谷听了，初时想不起来。细细想了一会，方才想出是他。

原来章秋谷原籍本是常州，后来因住在南京多年，所以入了金陵籍贯。直至秋谷丁了外艰之后，方才移到琴川。常州有几处祖坟，每年春秋二季，秋谷定到常州祭扫一趟。前书中贡春树初到上海之时，也曾表过，按下不提。只说章秋谷猛然记起，这个姓方的客人同秋谷向来认识，家中也有二三十万家财。自家本是个目不识丁的人，你就是叫他写封平常通候的书信，他也写不出来。却又有一样脾气，最怕人家说他不通，最喜要结交一班名士。从前章秋谷回去扫墓，住在贡春树家，不知怎样的被他打听着了，晓得章秋谷是个风流才子、当代名家，连忙自己先来拜会，又请秋谷吃过几次酒，算是和他接风。秋谷见他这样的屈意殷勤，情不可却，只是看着他的言谈卑鄙，举止仓皇，自头上看到脚边，没有一根雅骨，真是个俗不可耐的人。无可奈何，只得勉强与他来往。现在听了陆兰芬问他的话，想起他来，便笑道：“不错，我认得这个人。可是个瘦骨脸儿，长挑身材，名叫方子

衡的么？你要问他作甚？”兰芬道：“照耐说起来，一点勿错。一定就是格当码子。倪前日仔有格姓方格客人来叫倪格局到金谷春去。勿然是倪本来勿去格，为仔有倪一格姓王格熟客替俚代叫，勿好意思坍俚格台。就是格日仔夜里向，格个方家里跟到倪搭，摆仔一格双台，接下去碰仔两场和，直到仔两三点钟，天亮辰光走格。昨日仔又是双酒双和。今朝故歇辰光还勸来。倪看格个客人瘟得厉害，诧异起来哉，所以问问耐阿认得格个人，到底是那哼一个路道。”秋谷笑向兰芬道：“恭喜恭喜，又做着了一个绝好的户头客人。这个方子衡，不比那个方幼恠，虽然也有些啬刻性情，但他专要爱装场面。你若把他挤在面子上，叫他转不过脸来，就是一万八千，也肯忍着心痛挥霍，可不是一个绝好的客人么？”陆兰芬听了，甚是欢喜。

忽见金小宝和龙蟾珠两人一先一后走了进来，招呼了几句话儿，各自坐下。秋谷见他们局已到齐，止有花小舫未曾去叫，便连忙把局条发将下去，却对兰芬、小宝说道：“今天我们这一席，却不是专碰和，其中另有一番缘故。”遂把昨夜在东合兴花小舫家吃酒情形说了一遍，“所以今天我想一个主意，在此碰和，叫小舫来代碰，要把他羞辱一场，出出胸中的闷气。特地把你们三个叫来，合花小舫合成一局，恰好四人。候他动手之后，方才慢慢的问他为什么要得罪客人，看小舫如何回答；然后将他的局帐当面开销，大大的给他一个没趣。但是还有一层说话要先和你们说明，等会儿小舫到了，你们大家不要睬他。如有人和他说了几句话儿，便是瞧我们众人不起。你们大家记着，千万不可理他。”陆兰芬和花小舫向来相识，颇是要好，听见章秋谷这番说话，暗暗心惊。便想要劝他几句，叫他不要顶真，少停等小舫到

来，赔个不是也就过去了。正要开口，见小宝把舌头一吐道：“耐格主意倒直头来得刁，区得倪有啥差头，拨耐扳着。要是一格勿当心，得罪仔耐，是耐也要想仔法子来翻倪格本哉。”秋谷一笑，又道：“此刻花小舫将近就来，你们快些坐下，不要耽误了工夫。”于是陆兰芬代了章秋谷，金小宝和龙蟾珠代了修甫、春树，合着陈海秋四人，慢慢的碰起来。陆兰芬还想着要解劝秋谷，便叫着秋谷道：“二少，耐过来，倪有两句闲话要搭耐讲笃。”秋谷便走了过来，还未立定，已见花小舫进来，淡淡的向陈海秋叫了一声“陈老”。陈海秋只当秋风过耳没有听见的一般，一声不应。花小舫见陈海秋竟不答应，已经气上心来，腮边现两朵红云，眉际起几分怒色。秋谷见了，恐小舫不肯坐下碰和，连忙过来，含笑招呼道：“今天我们碰和，陈老特叫你来代碰。快些下去，替他代碰两副，好和他转转色头。陈老的一底筹码输得差不多了。”一面说着，陈海秋已经立起身来，秋谷捺着小舫坐下。小舫见秋谷等三人都是叫局代碰，推辞不得，只得就碰起来。又招呼陆兰芬一声，觉得陆兰芬冷冷的神气，似理非理的应了一声。花小舫心中不觉有些疑惑，偷眼再看秋谷等时，神情之内都觉有些奇异。陈海秋更是双眉微竖，勃勃的现出怒气来。正在心中摹拟之际，只见陈海秋对着陆兰芬等一班叫来的馆人高声说道：“你们大众都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红馆人，请你们替我评评道理。我昨日在花小舫院中请客，闹了一肚子的闷气出来，你们堂子里头可有这样的规矩么？”便又把昨日要他吃酒的情形重说一遍，又道：“堂子里头的筋络，我虽然是个外行，但是比他再红的馆人，我曾见过无数，从未见这种样儿。难道他既然吃这碗堂子里头的饭，还混摆他的什么架子不成？”花小舫听了，方才心

中明白假说叫局，骗他来羞辱一场，明知他不能不去，想不到陈海秋有这样的挖陷心肠，只气得泪滚珍珠，花容失色，几乎要哭出来。这里陆兰芬便立起来，咬着秋谷耳朵说了两句不知什么话儿，秋谷点头不语。又听陈海秋盛气向花小舫说道：“你这样的红倌人，我姓陈的也高攀不上。我们花了银钱，原是到你们堂子里来寻个开心，想不到你们吃把势饭的，居然竟敢这样放肆起来。不要说是你这样半红半黑的倌人，就是比你红了十倍的人也不能这个样子。你也把我当作曲辫子的客人看待么？”

此时，陈文仙房内鸦鹊无声，大家悄没声儿寂然静听。花小舫早气得呆在椅上，就如木偶一般，那眼内的泪珠只是滚个不住。陈海秋又冷笑道：“你的局账料想不肯抄来，我自家倒还记得明白，共是二十三个局钱，三台菜钱，一共四十七块。”说到此处，向身边摸出一把洋钱，数了一数，望着花小舫身边一掼，豁唧唧一声，滚得满房都是，声音清脆，入耳异常。海秋又大声道：“我也没有这样的工夫和你生气，你拾了洋钱，与我快些出去。你是个上海第一的红倌人，不要坐在此间沾了我一身霉气！”花小舫听了，真是冤愤填胸，无门可告。要想发作，又怕陈海秋动起蛮来，吃了现亏；气到极处，索性把眼泪揩干，霍地立起身，待要走出门去，早被陈海秋抢上一步，挡住房门，喝道：“你不把局钱带去，还要我叫人送到你的门上么？”直把个花小舫急得坐又不是，立又不是；哭又不是，笑又不是。那一刻工夫的神景，一支笔那里形容得出来。秋谷见花小舫十分惭怒，暗想就是这样，总算翻了本儿，若再要过分羞辱他，非但恐怕一时间逼出事来，心上也觉得有些不忍。便向陆兰芬使个眼色，兰芬会意，走到小舫身旁，软软的携住小舫的手道：“耐也勿要生气，倪同耐

到后房去坐歇罢。”又回头向陈海秋道：“陈老，勿要动气，等歇倪再叫俚出来，消消陈老格气性。”说着，便同了花小舫一径往后房便走。花小舫正在又急又气之际，巴不得躲过他们，连忙同着陆兰芬进去。陈海秋还要开口时，秋谷急急止住。修甫朝着秋谷，把大指伸了一伸，低说道：“主意果然甚好，只是陈海翁说话过分了些。”秋谷也觉略略带些懊悔的意思，想等花小舫定一定神，去安慰他几句。

等了一会，只见陆兰芬移步出来，望着秋谷招手，叫他进去。秋谷便走进后房，见花小舫满面泪痕，靠在一张榻上。啼妆惨淡，鬓影蓬松，别有一副可怜的神态。兰芬见章秋谷进来，便低低向他说道：“倪刚刚问明白哉，耐也勿要怪倪一干子，陈老自家格勿好。”秋谷诧异为什么倒是陈海秋不好，兰芬对他告诉出来。正是：春掩胭脂之泪，绿怨红愁；风欺薄命之花，飘茵堕溷。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说大话满口吹牛 摆双台安心落局

且说陆兰芬向着章秋谷细细的讲说陈海秋初做花小舫的情形。陈海秋生长广东，平日最是性急，兼之初到上海，不懂堂子里的规矩。自从辛修甫将小舫荐与海秋之后，刚叫了三四个局，就想住夜起来。小舫的娘姨向他说道：“倪长三堂子里头向格先生，比不得么二搭仔野鸡。总要碰几场和，吃几台酒，到仔是实梗模样格辰光，再好讲到住夜浪去。耐实梗性急，是勿成功格哩。”陈海秋听了娘姨的话，当夜就摆了一台花酒，连着碰了一场和，接连又吃了一台酒。陈海秋的心上，以为吃了两台酒，小舫一定要留他。谁知花小舫身价自高，非但没有留他，并且应酬之间也是随随便便的样儿，并不十分巴结。陈海秋见小舫并没有留他住夜，心上就着实的不快活起来。说那娘姨有意哄他摆酒，又装着身分不肯留客，“难道你们选了这个生意，还要装什么千金小姐的身分么？”花小舫听了，又气又笑，晓得他是个外行，着实抢白了他几句。陈海秋虽然听见，不甚懂得他们的口音，也就罢了。昨夜陈海秋又到小舫院中请客，小舫一肚子不高兴，那有好气待他。又值海秋醉后，一定要强他吃酒，所以闹出这一件花城香国的风波，也不能全怪信人的不是。

章秋谷听了，方才明白。不住的点头：“果然这件事儿做得过分了些。”又见花小舫泪浣罗衣，眉颦翠黛，倒可怜小舫起来。

又劝他道：“这件事儿，陈老虽然性急，你也冒失了些。但陈老是个外路客人，不懂堂子里头的规矩，你何不将这些情节向我们朋友说明，等我们再去劝他，便没有今天这一场糟塌了。如今事情已过，不必再谈。你看着我的面情，不消生气，我去向陈老说明，叫他进来陪你一个不是，只当没有这件事儿可好？”花小舫明晓得今天这一场冤屈，是章秋谷暗中提调众人，恰又无可奈何，坐起来用手巾拭了泪痕道：“谢谢耐，对勿住，总是倪自家勿好，得罪仔客人，难下转请耐二少照应点倪，陈老搭说句好话。”秋谷听了，暗道：“这两句双关话儿，倒也来得厉害，竟像晓得是我的主意一般。”心中想着，口内胡乱答应一声，便走了出去，附耳和陈海秋说了几句。

海秋初时不肯，禁不得被秋谷一把衣袖拉住了，直到后房。花小舫正和陆兰芬并肩坐着，不知口中低声悄语在那里说的什么，见章秋谷同了陈海秋进来，小舫登时板起面孔，别转头去，低头向壁，不发一言。秋谷向陈海秋努了一努嘴，海秋会意，抢着小舫面前，挽着他的手道：“刚刚二少已经和我说明，这件事情恰是大家不好。我虽然性急了些，你也不消动气。看着二少的面情，不要放在心上。”小舫并不开口，夺过手来，赌气避了开去。海秋只得又走过来，向他央告道：“我方才也是一时性急，现在有章二少从中劝解，是再好没有的了。你何必要这样认真？”小舫听了，就如没有听见的一般，低着头看自己手中的帕子。秋谷见了，晓得自家在此不便，碍了他们的眼睛。向陆兰芬把手招招，两人一齐退出外房。只有陈海秋同花小舫两人在内。

修甫等见秋谷出来，争问怎样。秋谷不语，只指着后房，把手摇了两摇。好一会，方见陈海秋走了出来。秋谷便仍旧同着兰

芬进去，把小舫拉了出来。花小舫见了众人，不免面上红了一红，有些惭愧。兰芬见他不好意思，便把他拉到靠壁两张椅上坐下，两人啾啾唧唧的谈心。陈海秋取过一碗茶来，喝了半碗，把余下的半碗递在小舫手中。小舫正在说话，不及提防，只认是娘姨给他倒茶，顺手接了过去；及至回过头来一看，方知就是陈海秋，又见众人目光一齐注在他一人身上，不禁羞得他满面通红，把海秋啐了一口，自己也撑不住笑了，又道：“刚刚搭倪反末，也是耐；故歇末，也是耐。耐格人……，”说到此处，顿了一顿道：“赛过是戏台浪格三花面，一时一样面孔，才做得出格，啥人来看耐呀。”说着，又低头而笑。陈海秋见他笑了两声，心中方才快活。秋谷也是欣然。忽听得贡春树向秋谷笑道：“你自己常对人说：‘堂子里头玩耍，万万不可认真。’你为什么今天又认起真来？”秋谷笑道：“你这个人说出来的话儿，真是不通情理。我说不要认真，是遇事将就，不必挑他们的眼儿。若是倌人把我们当作瘟生，任情得罪，自然也要认真起来，难道真是和那一班马夫戏子一般，专想他们倌人的倒贴么？”一句话，早又把个花小舫说得面红起来。秋谷觉得，连忙用别话混了开去。

小舫略坐一会，起身去了。陆兰芬等也陆续要走。秋谷叫住兰芬，又说了几句话，问到方子衡身上来。兰芬道：“俚耐日日八九点钟辰光到倪搭来请客，一连请仔两日哉。今朝勿得知阿要来。”略谈几句，也就走了。

陆兰芬回到院中，果然那方子衡已在房里高坐，等了好久。见兰芬回来，大喜道：“今天什么人叫你的局，去了半天？我等了一点多钟，为什么到此刻才来？”兰芬微笑道：“倪从前格熟客叫倪去替碰和，坐勒浪厌烦煞，刚刚今朝旣拨转局，只好替俚

一直格碰下去。倪人末勒浪替俚笃碰和，心浪末勒浪牵记仔耐，晓得耐故歇辰光一定要来快哉。方大人对勿住耐，等仔倪多化辰光。”说着，横波展笑，眉黛生春，笑迷迷的朝方子衡膘了一眼。这一个眼风几乎把方子衡的三魂七魄都钩了出来，爱到极处，迷着两只眼睛看定了陆兰芬，嘻嘻的傻笑。兰芬见了，心中暗暗的好笑，故意走到方子衡身边立定，把一支纤手搭着方子衡的肩膀，低低问道：“耐今朝阿要请客嘎？”方子衡正在色授魂飞之际，见陆兰芬走到身旁，更加欢喜，张开两手，想要趁势把兰芬搂入怀中。早被兰芬觉着，连忙把他的两手挡开，低声笑道：“勿要惶，拨俚笃看见仔，算啥个样式介。”方子衡听了，只得暂时住手，虽然已是动情，却晓得陆兰芬是个金刚队里的出色人员，平日之间，将就些儿的客人，绝不肯假一些词色的。方子衡不敢冒昧，恐怕兰芬要发那红倌人的标劲出来，只好规规矩矩的和他说话。又问他方才叫局的究竟是什么客人，陆兰芬依实回答，又道：“姓章格客人说搭耐向来认得，耐到底阿认得俚介？”方子衡听了，想起章秋谷来，跳起来道：“果然不错，我认得这个客人，原来他也在这里，巧极了！”便一叠连声叫快拿笔砚来写请客票头，一面又叫先摆台面。方子衡早把请客票头写好，就到兆贵里陈文仙家去请秋谷，又请几个别处的客人。

不一会，客人陆续到了。章秋谷在陈文仙院中，尚未回栈。众人已经散去，接到了方子衡的票头，本想不去，回过念头一想，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便也随后到来。到得兰芬院中，方子衡直接到楼梯边，呵呵大笑道：“章秋翁，幸会幸会。怎么你既到上海，竟不给我一个信儿？今天幸而兰芬向我说起，方晓得你在此间。为什么不肯通知朋友？停会恰要罚你一杯。”秋谷无暇回答，只

是含笑招呼，跨进房中，和那一班先到的客人彼此通了名姓。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恰好那金汉良也在座中，秋谷略道几句寒暄。

方子衡最是性急，连叫快起手巾。自家提起笔来，替众人写好局票，交代娘姨。彼此相将入席。金汉良叫的金小宝却第一个先来，见秋谷也在席中，似有诧异之状，叫了一声，方走至金汉良背后，竟不招呼，只把头略略朝金汉良点了一点，便自坐下。金汉良见他叫的局第一个先来，他本来是个瘟生，只乐得他摆尾摇头，身子坐在椅上不住的摇晃，闭着眼睛，口内咕噜咕噜，不知说的什么，猛然睁开眼睛，向席上众人说道：“这堂子里头的玩耍，虽然不算什么正经事情，然而也作实的有些讲究。不是我兄弟说句夸口的话儿，无论再是有些名气的馆人，但凡兄弟做的地方，比起别人来总要多占一分面子。你们众位看小宝这样的红馆人，兄弟去叫起局来，总是第一个先到。若不是他把我兄弟当做恩客，那里肯巴结到这个样儿？不瞒你众位老哥说，兄弟在此间堂子里头颇有些名气。”金汉良正要再说下去，金小宝坐在后面冷笑一声，止住汉良的话头道：“金大少，耐倒慢慢叫，闲话说清爽仔，倪啥辰光做耐格恩客？耐倒搭倪说说看。就是叫你把局，倪有转局末，来得晏点，呒拨转局来得早点，阿是倪来得早仔点，就算做仔耐个恩客哉，倪倒从来勔晓得做啥格恩客，那哼末叫恩客，那哼末叫勿恩，耐倒讲拨倪听听。倪堂子里向格客人多多花花，像耐金大少一样格客人也多煞来浪，倪要碰碰就做恩客，是也好格哉。耐格只嘴说起闲话来，真真呒拨仔淘成，阿要瞎三话四。”金汉良正在高兴，被金小宝兜头拦住，说出一番冰冷的话来，把个金汉良说得又羞又气，顿口无言。章秋谷见他那

一副可笑的神情，早已想起前日在四马路中见他坐在小宝轿内那种的怪相，忍不住转了头，不住的暗笑。其时陈文仙出局已来，坐在秋谷背后，见秋谷这般好笑，悄问为甚。秋谷附耳和他说那金汉良的可笑情形，陈文仙也格格的笑个不住，又恐怕金汉良见了疑心，将一方手巾掩在嘴上，极力忍住。

方子衡划了两个通关，见客人的局已经到齐，便一个个细细的浑身打量。只见这一个惊鸿顾影，那一个是飞燕惊风；这个是艳影凌波，那个是纤腰抱月。正是：绛唇珠袖，花飞一面之春；雾縠冰绡，红浣桃花之影。方子衡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又回顾看看兰芬，觉得他的姿态清丽绝人，脂粉不施，衣裳淡雅，丰神整洁，眉目清扬，那顾盼之间别有一种动人之态。方子衡看了一回，忽地向兰芬问道：“你为什么都是穿的素色衣裳，浑身上下没有一些红色，同他们那一班时髦倌人的装束大不相同。可是你平日不爱浓妆，所以这般装束么？”兰芬听说，不觉长叹一声道：“倪故闲话说起来，三日两夜也说俚勿尽。”说着，早眼圈儿红了，桃腮挹露，眉黛含颦，似有许多幽怨说不出来。

方子衡不知什么原故，连连问他，兰芬方才叹口气道：“倪故歇吃格碗堂子饭，真叫无法。说起来也是坍台。”就把他当初嫁了个姓张的客人，因他正妻妒忌，另租了一所小公馆和他同住，两下如何要好，怎样恩情；不料不到一年，姓张的生起病来，医治无灵，竟自死了，其时无可奈何。兰芬说到此间，那声音早呜咽起来，用手帕去揩那眼梢，好像要流下泪来的光景。停了一会又说：“死了不多几日，正室天天吵闹，不容他住在家中，寻事生非，闹得翻天覆地，存身不住，只得出来重落风尘，再做这行生意。这也叫红颜薄命，无可如何。”一面说，一面促额低头，

盈盈欲涕，装得十分相像。又道：“倪故歇想起来，总是倪自家格命苦，张格勿死末，倪也勿会出来。所以倪格衣裳才是素格，头浪也勿扎红头绳，赛过搭俚穿孝，总算是倪心浪勿忘记俚格意思。”方子衡听了兰芬一番说话，暗想堂子里头竟有这样的多情妓女，若把他娶回家去，倒是一个好人，料想不至于闹什么笑话。方子衡心上打了这个主意，便看着兰芬，竟越看越好起来。陆兰芬面貌本自不差，方子衡看了他，竟是个吴王苑里的西施，汉帝宫中的合德，差不多把今来古往见于转载的那些倾城倾国的佳人合将拢来，也比不上陆兰芬的丰格。这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且说章秋谷听了陆兰芬的说话，暗暗赞他迷人的手段不差，看来这方子衡又免不得要入他的圈套，我们做朋友的人，应该要把他提醒，免得他堕落迷途，方是道理。但是这方子衡一钱如命，也不是什么好人，平日间有些不得意的亲友要向他借贷些须，就如割了他身上的肉一般，只是向他借贷过一次的人，从此他见了你的影儿，望风远避，比那穷人见了债主还要惧怕几分。果然是富人怕借，穷人怕债，说得不差。章秋谷想到此间，那里还肯去管他的闲事，只预备看看他们的笑话罢了。正是：三千选佛，输他荀令之香；十斛明珠，难买罗敷之嫁。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真急色春宵圆好梦 假堂差黑夜渡陈仓

且说章秋谷走后，众客人陆续告辞。依着方子衡的意思，今夜就想要坐在兰芬院中，怎奈陆兰芬身价甚高，等闲不敢开口，又不好意思露出那性急样儿，俄延半晌，已有三点多钟，兰芬催他走了。自此之后，方子衡天天在兰芬院中吃酒碰和，天天报效。有时也遇秋谷在座，却只是冷眼看他。

光阴迅速，不觉一连已有十余天。方子衡见兰芬虽是待他甚好，却是落落大方，全没有一些儿女温柔的情态。方子衡忍耐不住，微微的露些仰慕的意思出来。兰芬听了，只是微笑，并不回言。方子衡急了，捉个空儿，私下向着兰芬再三央告。兰芬着实沉吟了一会，方向方子衡附耳说了几句。方子衡不懂，连忙问他说的什么。兰芬又向他说了一遍，方子衡虽已听得，但不晓得兰芬是个什么意思，仍是漠然。兰芬十分好笑，把方子衡推了一把道：“耐格人啥实概介。”又拉着方子衡去坐在床榻上，两人对面躺下，兰芬方才低声说道：“耐心浪格事体，倪蛮明白来浪，就不过有一件，倪为仔格件事体，心浪向也转仔几化念头哉。”方子衡连忙追问他究竟为着何事，兰芬方才叹口气道：“故歇倪格身体，赛过是个讨人，说拨别人家听仔，阿肯相信？倪来浪张家里出来格辰光，一塌刮仔带仔一个衣包。耐想无拨洋钱，陆里好做啥生意？衣裳头面搭仔房间里家生式样，才要拿仔洋钱去办，

格末间架头哉。区得有两个娘姨相帮，搭倪掬仔三千洋钱带挡，难末总算将就过去，陆里晓得格两个娘姨掬仔带挡，格末叫讨气。诉仔到钱勿算，另外还要搭倪讲啥个拆头做起客人来。倪自家一点点作勿来主，些少客人面浪推扳仔点末，俚笃就要咕噜哉，说倪做生意勿肯巴结。倪末一径是老老实实格人，勿会勒客人身浪，敲俚格竹杠。俚笃又要说倪夹忙头里向，做起恩客来哉。真真叫哑子吃黄连，有苦无处说。倪总想生意好点，多点洋钱下来，拿俚笃格带挡，还脱仔末好哉。刚刚格两节格生意勿好，差勿多单做一个开消，格末也叫无说法。方大人，耐想想看，叫倪陆里好做啥客人呀？”方子衡听了陆兰芬的一派花言巧语，竟自信了，暗想：“他自己不能作主，不过客人多费些银钱，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便又欠身起来，偎着兰芬的粉面，问道：“既然你这般说法，我便去把娘姨叫了进来，当面商议可好么？”兰芬不语，只点点头。方子衡又道：“虽然如此，但也要你自家斟酌一番，可有什么勉强之处？”兰芬听说，瞅了方子衡一眼，把一个指头指一指方子衡，又指一指自己的心口，然后斜溜秋波，嫣然微笑。方子衡见了大喜，连忙叫了娘姨进来。娘姨阿金走进房中，兰芬急朝他使个眼色。娘姨会意，不等方子衡开口，就拉着他坐到床上，咬着耳朵讲了一会。方子衡好像有些不肯的一般，微微的把头摇了一摇。阿金出声笑道：“阿唷，方大人！耐勿晓得倪先生来浪上海滩浪，总算有些名气，客人笃转起念头来，用脱仔三千二千，直头无啥希奇，换仔推扳点格客人，俚就是洋钱再用得多点，倪倒也勿放来心浪。勿瞒耐方大人说，用仔洋钱，近勿到身体格客人多煞来浪。倪刚刚说格闲话，不过绷绷倪自家格场面，勿是敲耐啥竹杠，耐方大人也蛮明白来浪。”几

句话，已把方子衡说得暗暗点头。阿金又道：“耐方大人是有名格阔客，比勿得啥别人，倘忙就是实梗随随便便攀仔相好，勿要说倪先生坍勿落格个台，拨俚笃说起来，就是耐方大人面浪也无啥趣势哝。”方子衡听了，点头称是。当夜无话，不提。

且说陆兰芬自和方子衡有了相好，竟教他把行李搬到自己院中。兰芬的房间本来甚多，腾出一个房间叫他住下。方子衡被兰芬哄得终日昏昏沉沉的，也不去理会别的事情。兰芬要他代买了一副珍珠头面，又是一副金钏臂，差不多也花了二千开外。兰芬趁着没有客人的时候，便来陪着方子衡殷勤说笑。也有时客人连连络络的不断，直到天明之后，方始回房陪着方子衡睡觉。

事有凑巧，忽一天来了两个住夜客人，一个叫陆小廷，是银行董事；一个叫余芹甫，是个当铺东家。同兰芬都是几年相好，性情极是奢豪，银钱更加挥霍，不约而同的先后都到了兰芬院中。兰芬知道今夜推辞不得，权且把他们二人安顿在两处房中，一面应酬，一面要想打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想了一会，蓦然计上心来。走到亭子间，叫了娘姨阿金，附耳与他说了一回，阿金点头领会。

兰芬走了出来，其时已有十二点钟。兰芬便到方子衡和余芹甫二人房内略略周旋了一会，恰向余、方二人说道：“今朝来仔一个过路客人，格末叫来得讨气，一定要勒倪搭借一宿干铺，倪又勿好叫俚勿借。耐来浪房间里向坐歇，倪去仔转来，有闲话搭耐说。”二人听了，自然如奉着纶音恩旨一般，那敢违拗，果然静悄悄的坐在房中。兰芬安顿了他们二人，款步出房去了。约等了有一点钟的光景，忽然楼下相帮高声叫起出局来，楼上问什么地方，相帮说后马路王家库，楼上默然不应。余芹甫只道陆兰芬

真要出局，甚是心焦。不料不多一会，兰芬走了进来，含笑说道：“格个断命客人，来浪要困快哉，倪勿去管理，阿要倪也困罢。”余芹甫道：“你不要是去出局么？”兰芬带笑低声道：“后马路倪勿去哉，脱仔局也无啥希奇，勿要倪去仔，耐一千仔勒浪等人心焦。”余芹甫听了，自然感激非常，相将就寝。那知睡不多时，楼下相帮又高喊起来道：“徐大人叫到老旗昌去。”兰芬故作嗔道：“更深半夜，来叫啥个断命堂差，惹厌得来？”余芹甫慌问他：“老旗昌叫局可去？”兰芬道：“徐个是倪搭老客人，俚耐叫格局倒勿好意思勿去。”余芹甫默然，又问他几时回来。兰芬道：“说勿定，耐勿去末，倪定规早点转来。”芹甫听了，又欢喜起来，点头应允。兰芬略照一照镜子，急急的到方子衡房内来，故意对着方子衡抱怨道：“格碗断命饭，倪直头吃得来勿要吃格哉，倪刚刚堂差转来，老旗昌又来叫局，阿要讨气。”在方子衡房内约有一点多钟，也不知他做些什么。临走恰叮嘱方子衡道：“倪出局去转来，长恐要到天亮哉，耐定心点困歇。”子衡答应，兰芬瞥然走了。到得将近天明，兰芬恰仍到余芹甫房内。芹甫正在朦胧之际，被他惊醒，问道：“你可是刚刚回来？”兰芬点头，便又上床睡下。睡了一会，见芹甫已经睡熟，悄悄的蹑下床来，不知何处去了。

芹甫这一觉直到十点余钟方醒。睁眼看时，不见兰芬在床上，房内静悄悄的。便叫了兰芬几声，不见答应。只见阿金急急的走进房来，问芹甫道：“余老爷要啥？”余芹甫问他先生那里去了，阿金道：“倪先生刚刚起来，勒浪梳头，阿要去喊俚来。”芹甫点头不语。阿金去了多时，方见兰芬云髻半偏，秋波恹恹，一面打着呵欠，慢慢的走进来。芹甫道：“时候尚早，你为什么要

紧起来？”兰芬含笑道：“倪困勿着哉呀，难末起来去梳个头，听见耐来浪喊倪，倪头也勿梳，要紧奔得来看耐。啥勿困歇起来介？”芹甫道：“我店中有事，十二点钟一定要自家到店，现在已将近十一点钟，也差勿多了。”兰芬见也要走，知道他向来如此，并不相留，但道：“格末耐吃仔点心去，勿要饿仔肚皮，叫俚笃去叫仔一碗鸡面来，阿好？”芹甫点头。不多时叫来，娘姨送上，芹甫吃了，匆匆而去。

那边房内的陆小廷，七点钟已经回去。兰芬一时打发了两人，又到方子衡房内殷殷勤勤的陪着他。方子衡那里晓得兰芬一夜之内接了两个客人，依旧欢天喜地的照常相待。陆兰芬见他瘟得厉害，更把自己的全身伎俩施展出来，把个方子衡骗得伏伏贴贴的，竟把他当作世界之内有一无二的好人，渐渐露出要娶他回去的意思。兰芬听了，正中下怀，恰故意不肯答应，向方子衡说道：“倪从前嫁仔格人，看看像煞蛮好，陆里想得到故歇再要出来做生意？倪吃格嫁人格苦吃得足里足格哉。故歇倪想起来，再要嫁人倒有点放心勿落。耐方大人肯讨倪转去，再要好也无拨。不过倪格两年生意勿好，亏空加二来得大哉。倪想再做两节下去，倘忙生意好点，还脱仔格亏空，格末再说到嫁人，阿是就容易哉？”方子衡听得陆兰芬的口风推托，心上有些不快活起来，便道：“如此说来，你是不肯嫁我的了？”兰芬听了，慌忙问道：“啥人说勿肯嘎？耐格人末，一句闲话缠夹仔大腿浪去。倪要嫁人，像耐方大人一样格人勿嫁末，再要去嫁啥人？不过倪心里来里想，倪格亏空，故歇好像拖得重点，再做仔两节下去，阿好拨轻点亏空就好哉，故歇倪总算是自家身体，只要无拨仔亏空，倪拍拍身体跟仔耐方大人就走，阿有啥人来要倪格身价洋钱？耐方

大人故歇就要讨倪转去，刚刚正是间架格辰光，多花几千洋钱，耐方大人是自然呒啥希奇，不过倪自家像煞有点意勿过。”方子衡听了，沉吟一会，又问陆兰芬道：“你究竟有多少亏空？可有一万么？”兰芬道：“一万末勿到也差勿多笃哩。”方子衡道：“既是不到一万洋钱，料想我还开销得起。我来和你还清债务何如？”兰芬道：“耐方大人肯来搭倪开销，倪阿有啥勿要格道理？不过倪搭耐想起来，耐也勿犯着实梗破费哋。”方子衡听了，不觉愕然，呆了半会，方问兰芬：“为什么犯不着这般破费？你这个话儿来得诧异，倒把我说得糊涂起来。”兰芬忍住了笑，走过来，袅袅婷婷的坐在方子衡身上，方子衡看兰芬时，见他双鬟滴翠，高髻蟠云；梨涡颊上之痕，低偎檀口；杨柳怀中之玉，醉倚纤腰。真个是花月为神，琼瑶作骨。把个方子衡看得骨软筋酥，刚才和他说的什么话儿早已一齐忘在九霄云外去了。兰芬低声说道：“勿是呀，耐就是一定要讨倪转去，倪有一个阿哥来里，大家也要商量商量，故歇热煞格天气，也做勿出啥格事体，索性让倪做仔一节，下节脱仔牌子收场，倪外势格局账也好去收收，多少收点转来贴补贴补。故歇倪搭仔耐赛过自家人哉，耐少用一个铜钱，倪心浪好像快活点。晓得耐有铜钱人，勿在乎此，省仔洋钱下来，搭倪多创点物事末哉。瞎用脱俚做啥，方大人阿对？”方子衡听了，心上十分欢喜。看官，方子衡虽然是个富家，但如今世上的人情，只有嫌少，那有嫌多的道理？况且也认定了陆兰芬是个有情的女子，兰芬的一番说话又句句打到他心坎中间，那得不入他的罗网？有分教：吹箫引凤，凄凉秦女之台；金屋银屏，辜负高唐之梦。不知陆兰芬究竟肯嫁方子衡与否，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还带挡做成圈套 订白头再捉瘟生

且说方子衡听了陆兰芬一番说话，非但不要他的身价，而且还替他打算省钱，心里喜欢得毛骨耸然，十分畅快，便问兰芬：“可要先付些洋钱，慢慢的还清债项？”兰芬连连摇手道：“格末谢谢耐，勿要实梗性急，就是娘姨笃面浪，耐也勿要说起，赛过无拨格件事体。倘忙一格勿当心拨俚笃说仔出去，大家晓得仔格是勿要说啥生意哉，连搭仔局帐一钱才收勿着，去便宜俚笃格排客人也勿犯着哋。”方子衡听了，觉得甚是有理，心中自是喜欢。但不免还有些儿不满之处，便向兰芬道：“你既是一心嫁我，何必定要多做一节生意？就有些局帐收不下来，我也不是这般苛刻的人，那有不肯代还的道理？况且你的身子已经嫁我，这些局帐自然要我包场，你又何必一定要替我节省呢？”陆兰芬听了，把眉尖一皱，颦蹙道：“耐格人啥总归实梗性急得来？格个嫁人格事体勿是一句两句闲话说得清爽格，倪末也总算商量商量，耐末也自家想想，勿要就是实梗马马虎虎。故歇倪格身体总归要嫁拨耐格哉，阿好再去接啥客人？就是生意做到下节，不过场面浪实梗说法，赛过嫁拨仔耐一样哋。”方子衡听了，方才放心。

兰芬见方子衡已经受了笼牢，这件事儿便有了二十四分拿手，正要乘着这个机会狠狠的砍他一下斧头，还要叫他情情愿愿地报效出来，一毫不觉得陆兰芬是个敲竹杠的都头，砍斧头的名

手。正是：准备金笼关彩凤，安排香饵钓神鳌。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忽一日，陆兰芬院中来了一个客人，是阿金同来的熟客。兰芬却讪讪的不甚应酬。过去略坐一回，便走了出来，把那客人丢在房中佯佯不睬。那客人坐了半天，仍不见兰芬出来，心中未免也有些生气，起身要走，却被阿金拉住不放。急急的过来和兰芬说了，要他出去应酬。兰芬坐着不动，那里睬他？阿金见了这个样儿，不知何故，呆呆的立在旁边，见兰芬只当没有听见一般，忍不住又催一遍。兰芬冷笑一声，也不言语。阿金见连催了两三遍，兰芬只是不理，发起火来，也冷笑道：“做生意勿做生意，生来勿关倪娘姨啥事，倪阿好来管耐，不过耐挂仔牌子，客人来仔勿应酬末，做啥格生意？”这兰芬听了，不觉面上一红，道：“个把客人，倪勿做末勿做哉，要耐去瞎巴结俚格啥？倪做仔生意，倒挨着耐格娘姨来管起倪来哉，阿要笑话！”阿金听了，更加火冒，按捺不住，大声说道：“倪娘姨末娘姨倒也三千洋钱笃，耐末是先生，倪末是娘姨；客人做勿做，生来勿关倪事，只要耐拿格三千洋钱带挡还拨仔倪格末随便那哼，随耐格便，勿然末倪也有两句闲话勒浪说说。”陆兰芬听得阿金竟是顶撞起来，那说话的神情十分可恶，只气得蛾眉倒竖，粉面生红，把一双小脚在地下一跺道：“耐一塌刮仔三千洋钱带挡，啥格希奇勿煞，还仔耐格洋钱末，才完结哉。阿挨得着耐来瞎噪，嘖嘖，啥格样式！直头无拨仔淘成哉。”阿金冷冷的把手一摊道：“还仔倪格洋钱末，顶好哉，倪有仔三千洋钱，阿怕无拨仔生意？勿要耐故歇末说得蛮好，停歇歇要起洋钱来原是无拨格，是定规勿成功格。”兰芬怒极，转向方子衡说道：“耐听听俚格闲话，阿要气煞仔人？二三千洋钱，才拿勿出仔末？直

头拨耐钝光格哉。”阿金呵呵冷笑道：“耐实梗格红信人，阿怕拿勿出仔洋钱？就不过还有倪经手格店帐，好像勿少。耐倒记记明白，一淘交代仔倪，等倪去还拨仔俚笃完结，明朝等耐舒齐好仔倪来拿。”说罢，竟自走了出去，头也不回，自去回复那客人去了。只把个陆兰芬气得呆了多时，一言不发。方子衡婉婉转转的劝了兰芬一回，兰芬长叹道：“总归倪要仔俚笃格带挡勿好，耐看俚格样式标得来，阿像啥格娘姨？赛过比仔本家再要厉害。故歇倪也说勿得哉。想点法子，还仔俚格洋钱，看俚阿再有啥格说话？”说到此处，便登时愁锁双眉，着实的踌躇起来。方子衡问他为什么这般着急，兰芬道：“阿金格带挡洋钱，倪答应末答应仔俚哉，故歇想起来，一时三刻，陆里拿出几花洋钱？格件事体倒直头间架哉。”方子衡笑道：“这些小事，极是容易，何必要这般着起急来？明天我就去打张票子来，替你还了他的带挡可好？”兰芬摇头道：“耐勿要实梗性急，等倪到别处借借看，倘忙无借处，再搭耐说。”方子衡诧异道：“前日我早已和你说明替你代还债项，为什么忽然的不要起来？”兰芬道：“勿是呀，耐勿要缠错，耐搭倪还债末，倪阿有啥勿要？耐搭格洋钱放来浪，总归一总格呀，等倪下节勿做仔生意，再拨倪好哉。”方子衡听他说得有理，点头称是。

隔了一天，兰芬说是出去借钱去了，半响方才愁眉不展的回来。方子衡急问他可曾借到，兰芬拍手道：“无借处，啥人肯借拨倪呀？倪问格客人要借五千洋钱，俚勿借倒也罢了，陆里晓得俚说出来格闲话，格未来得讨气。俚倒说：‘耐借得忒多哉，一借就是五千，叫倪陆里来得及？勿比三百五百洋钱，倪还好应酬应酬。’倪拨俚气昏哉，对俚说倪‘穷未穷，几百洋钱倒也勿

在乎此。倪要老仔格面皮，问客人笃来借格三百五百洋钱，格是好煞格哉。’难末倪一径跑仔转来，耐说阿要勿色头？”方子衡道：“既然如此，我一准去划了票子来，可好？”兰芬道：“难道生来只好问耐方大人借哉，不过耐方大人末，看仔几千洋钱无啥希奇，倪自家心浪意勿过煞来里。”方子衡果然去后马路汇划庄上划了一张五千洋钱的汇票来，交与兰芬。兰芬接在手中，低声笑道：“谢谢耐，倪今朝拿仔耐洋钱，赛过就是收仔耐格定洋，故歇耐搭倪两家头……”兰芬说了半句，觉得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两颊微红，回头匿笑。方子衡看了这种含羞佯笑的情形，浅逗轻挑的言语，只把他喜得眉飞色舞，乐不可支。陆兰芬接了银票，便立刻唤了阿金上来，又从妆台抽屉内取出一叠发票，一一的算清，合起来连那三千带挡洋钱统通在内，竟有五千多些。兰芬又开了拜匣，取出几张钞票，一齐交与阿金，当面言明，从此两无交涉。又把阿金数说了一番，说他不该这样的全无义气，无缘无故的和他吵起来。阿金银钱到手，并不计较，只冷笑两声，接过票子，收拾衣装扬长去了。这兰芬便问方子衡道：“倪收末收仔耐五千洋钱，阿要写张借票拨耐？”一句话，把个方子衡说得哈哈的笑起来道：“岂有此理！难道我不相信你么？”说得兰芬也一笑道：“勿是呀，常恐耐勿相信，说倪骗仔耐格洋钱。”

自此以后，兰芬便和方子衡商量，要办红裙披风，珠花首饰，一切嫁人应用之物，估计起来，也有三千开外。方子衡那里晓得兰芬不是真心，一味的拿出钱来，任凭布置。兰芬因天气甚热，借着歇夏的名头，不出堂差，夜间的和酒也就少了些儿。方子衡忽然想起要坐马车，便向兰芬说知，要他同去。兰芬道：“一淘去也无啥，就不过倪去末，总归要带个娘姨，一部车子坐勿落

吮。”方子衡道：“一部坐不下，就叫两部，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兰芬方才欢喜，叫相帮去雇两部橡皮马车。相帮去不多时，马车已是来了。方子衡便催着兰芬，叫他快换衣裳。兰芬将就洗一把面，略施脂粉，重整云鬟，换了一套衣服，越显得娇如解语，弱不胜衣。扶在娘姨肩上向方子衡笑道：“价未倪去喏。”方子衡只是讪笑，要让兰芬先行。兰芬不肯道：“倪勿要呀，耐毫燥点走喏。”方子衡一面笑，一面同着兰芬出门，上了马车，马夫加上一鞭，跑开四蹄，径往大马泥城桥一带跑来。

此时正是六月初天气，新月在天，明河倒影，碧天如水，萧然无云。已觉得心旷神怡，烦恼尽去。再过了跑马厅一带，无数的重阴密树，接干交柯。树阴之内漏出一角月光。那树枝的影儿不住的往来弄影，风飘翠袖，露湿罗衣，好像到了清凉世界一般。到了张园，方子衡和陆兰芬下了马车，就在草地上拣一张桌子，泡茶坐下。不多的一刻，那班有些名气的馆人，陆续到来，也有泡茶的，也有并不泡茶到各处去闲走的。内中有认得兰芬的馆人，走过来招呼两句，兰芬含笑应酬。忽见随后又是一班少年客人，蜂拥而来。在一班馆人的桌子面前走来走去，穿个不了，口内评头品足的恣意说笑。那班馆人也有背过脸儿不去理会的，也有打情骂俏儿揽生意的，更有和客人动手动脚扭作一团的。兰芬看不入眼，扭转身子向方子衡说道：“故歇格馆人，真真笑话，耐看俚笃当仔几几化化人，做出实梗样式，阿要面孔，连搭仔格倪台，才拨俚坍完格哉。”方子衡点头称是。兰芬正在说话，忽然背后伸过一双手来，两手交叉，把兰芬的眼睛紧紧掩住。兰芬不晓得什么人和他玩笑，待要发作，又恐是个熟人，不好意思，发极喊道：“啥人价，勿要实梗噪喏。”就这一声喊里，背后的人方

才放手，哈哈的笑起来。兰芬急回头看时，原来不是别人，就是那章秋谷。兰芬见了，故意沉下脸来，埋怨秋谷道：“耐末总是实梗无淘成，倪拨耐吓煞快，认仔是个流氓，要拆倪格梢哉。”说着不禁也笑了。又反手摸摸头发，用豆蔻盒的镜子照了一照。秋谷随便坐下，招呼了方子衡，陈文仙随在秋谷身后，便也坐在一旁。秋谷向子衡道：“多时没有见你出来，怎么今天居然有空儿坐起马车来了？你们贵相知竟许你出来么？”方子衡一笑，尚未回言，陆兰芬面上早不知不觉的红起来，瞟了秋谷一眼道：“耐末总无拨好闲话说，狗嘴里阿会生得出象牙？方大人出去勿出去，阿关得倪啥事？随便啥格闲话，到仔耐格嘴里向末，就无拨仔淘成哉。”秋谷正待再说，方子衡拦住道：“你们不要大家斗口，还是我们来谈谈罢。”就把椅子往前挪了一挪，低声诉说要娶兰芬回家去，可好托他做个现成媒人。秋谷听到此间，便把兰芬着实盯了一眼。兰芬低着头装不看见，自在那里和陈文仙交头接耳的密密谈心。秋谷等方子衡说完，方才笑道：“原来你就要纳宠，所以这样喜欢，我竟没有晓得风声，不曾和你道喜。但是你要我做个现成媒人，虽然极是容易的事情，这个媒人我却是做不来的。”正是：画中爱宠，难销金谷之春；天上兰香，一现昙花之影。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第三十九回 陆兰芬雨后试新妆 方子衡花前申旧约

且说章秋谷向方子衡道：“你要我做个媒人，我却不能答应。为什么呢？一则我向来没有经手过这些事情，二则在堂子里头讨个把信人回去，老实说，也用不着什么媒人。你们自家早已两下言明，这个媒人，岂不是个多余饭桶？”说得方子衡同兰芬都笑起来。秋谷又道：“此时我不做媒人，可担不着将来的干系。不要你们回来有了什么说话，又来寻起我来。”方子衡听得秋谷口风诧异，连忙问他：“将来好好的，有什么说话？”秋谷微笑，正要回答，那边兰芬咳嗽一声，向秋谷递过眼色，似乎教他不要多说。陈文仙坐在背后，更把秋谷的衣裳乱扯，秋谷不觉笑了一笑，转口说道：“不是别的，你们既然请了我做媒人，将来免不了有什么开销赏项以及脱牌子的喜封等，很是一件累赘的事情。你想我弄得来这个么？”几句话就把方才的情形遮掩过了，兰芬方觉放心。方子衡本来没有留心，那里估量得到他们的话中有话，便把这一层说话丢过一边。

方子衡问秋谷道：“明天你可有应酬么？若是没有甚么应酬，明天我就在兰芬那里摆个双台，请你们吃杯喜酒。”秋谷攒眉道：“多谢盛情，我却未必能到。这样的热天，吃酒有什么味儿？我向来六月天气不去应酬，你还是另请了别人罢。”方子衡听了，直跳起来嚷道：“岂有此理，我专诚请你，你竟不肯赏我的光，可

是瞧我不起么？”秋谷尚在迟疑，经不得方子衡一定不肯，兰芬也在旁边说着，方才勉强点头。秋谷略坐了一会，不耐久坐，霍地立起身来，向方子衡道：“亏你们都有这样的耐心，呆呆的坐在此间，有什么趣味？我天天到此一趟，总不过打一个圈子，若不是遇见熟人，一刻也不能久坐。”兰芬道：“难倪也要去快哉。”秋谷使用手搭着凉篷，四围一望，见自己的马夫正在前面，连忙招手叫他。那马夫跑来问道：“阿是去哉？”秋谷更不言语，只点一点头。马夫去不多时，便拉了一部橡皮两轮快车过来，停在草地旁边。秋谷指挥陈文仙，叫他先上车去，然后向方子衡拱手告辞，撩衣摸裳，耸身一跃，早坐在马车上。回头向兰芬微微一笑，飞过眼风，一手顺过丝缰，一手拔出鞭子，把鞭梢扬了一扬，马背上加上一鞭，那马跑开四蹄，电卷风驰，径往园外而去，顷刻之间早已烟尘滚滚，不见影儿，只听得远远的马蹄声响。正是草软沙平，十里春风之路；香车宝马，一鞭陌上之尘。陆兰芬看得出神，不由得口中喝一声彩。方子衡绝不理会，随后也叫娘姨去寻着了马车，一同回去。

次日，直睡到午后方才起身，梳洗已毕，差不多有两点余钟。其时正是万里无云，一轮赤日，热得十分厉害。流金砾石，鸦雀无声。兰芬房内一齐都装着风扇，终日扇风，那里解得这天中的烦热？不但方子衡热得走头无路，连陆兰芬也热得微微娇喘，汗透罗衣。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见西北角上堆起一片黑云，方子衡道：“好了好了，天上堆起云来，像是要下雨的光景。”就拉了兰芬，同他坐到窗前去看。果然那一堆云起，渐渐的移过来，移到天中，不知不觉的已把日光遮没，不多一会，就遮得满天都是乌沉沉的，就如晚间的天色一般，辨不出东西南北。兰芬看得有

些害怕起来，拉着方子衡的手道：“倪进去罢。怕煞个，看俚啥介？”两人手挽着手，正要进去，大风起于西北，汹汹涌涌直卷过来，就像那钱塘江上的潮水一般，有千军万马金戈铁马之声，自远而近，把楼上的几扇玻璃窗吹得互相撞击，砰訇有声。只听豁啷一声，早打碎了两块玻璃，吓得兰芬拉着方子衡，三脚两步的跑了进去。再看那天上时，风声怒吼，云气迷漫，愈觉暗得异样，差不多像大米的泼墨山水，满纸淋漓。天低如盖，那云昏雾暗之中，隐隐约约的现出万道金蛇，周回乱掣。兰芬慌忙叫娘姨们去关上纱窗，话犹未了，又是一阵凉风吹进，吹得人毛骨悚然，随后电光一闪，霹雳一声，大雨倾盆而降。一班娘姨七手八脚的关立窗棂。霎时间狂风骤雨，把房震得岌岌动摇。

兰芬素来胆小，最怕雷声，吓得伏在方子衡怀内，自己用两手紧紧掩住耳孔，又叫方子衡用衣袖遮护着他的头面，一动也不敢动。方子衡甚是好笑，只得用两手揽住兰芬的粉颈，紧紧的抱着他。那窗外的雨一阵大似一阵，好似那匡庐瀑布，大海飞湍，白茫茫的一片，平空直泻下来，夹着那闪烁烁的电光，四周飞舞，直射入屋子中间，照得人毫发肌肤，纤毫毕见。雷声又隆隆而起，轰轰隐隐不绝于耳，震得大家心骇耳聋。兰芬靠紧了方子衡，浑身乱战。

好一会，雷声渐止，檐溜仍淙淙不绝。停了一回，渐渐的也小了。兰芬方才放大了胆，放开子衡，立起身来。已经揉擦得脂粉模糊，云鬟散乱，连身上的纱衫裤子也绉得不像样儿。兰芬走到着衣镜内端详了一回，自己也不由好笑。忙忙的换了衣裳，重新梳洗。方子衡自己走到窗前，向外看时，残雨未消，晚烛初散，尚兀自有些跳珠激浪的余势。再向天上看时，断虹明减，霞彩满

天，那天上的颜色就如水洗过的一般，苍翠欲滴。约莫正是七点多钟时候，那林梢屋角之间尚隐隐的有些薄雾，暝色四围，苍然欲合，早露出一钩新月，斜挂天中。这一阵急雨，把方才的暑气不知赶到何处去了。晚风吹袂，凉气袭人；当户披襟，开轩送爽。竟是深秋天气，那里像什么三伏炎天？方子衡心中大乐，便连声叫取笔砚过来，写了几张弯弯曲曲的请客票头，正要叫人去发，恰好陆兰芬晚妆初罢，缓步走来。换了一身白罗衫裤，拖着一双湖色拖鞋；淡扫娥眉，不施朱粉，只淡淡的点了一点唇上的胭脂；秋波送媚，巧笑多姿；娇如解语之花，皎若中秋之月；眉如远黛，八字斜描；腰似垂杨，三眠初起；加以云鬟耀眼，凤翼低垂，梳得竟没有一根乱发，夺目争光，只带着一支全绿翡翠押发，鬓边髻上，簪着一排茉莉珠兰，妖艳动人，香风扑鼻，又夹着一种花露水的香气，十分甜静。灯影迷离之下，竟是花香人气，一例模糊。好像兰芬身上有一道光华射到面前，把方子衡的眼光罩住，越看越不得分明起来。

看官听者，这样的一身妖艳，满面风流，就是那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有名道学先生到了此时，也万万把持不住，何况这方子衡不过是一个公子哥儿，没有什么阅历，又是个头等瘟生、著名冤桶，那里逃得过这陆兰芬捉怪降妖的绳索，勾魂摄魄的兵符？

当下方子衡见了陆兰芬这一身打扮，不由的三魂七魄一起飞出顶门，不知去向，一口气放了出去，几乎收不转来。正在那飘飘荡荡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个人把他的肩膀乱推，方才把他推醒。回转过头来，见陆兰芬立在身后，一只手扶在自家肩上，用力乱摇，却笑得面红耳赤，腰都立不起来，趁势伏在方子衡背上

笑作一团。方子衡不知何故，冒冒失失的问了一声，兰芬更加好笑。笑了半天，方说道：“耐心浪想着仔啥格老相好哉？倪问仔耐几声，一响勿响。阿是勔听见？”方子衡听见，不觉自家也笑起来。兰芬又问子衡道：“吃酒末晏歇正好来吮，啥格要紧得来？阿嫌忒煞格早仔点？”方子衡道：“趁着这一场雨后，暑气全消，正好趁此摆起台面，略早些却也不妨。”兰芬听了，便叫相帮一面去发请客票头，一面摆好台面。请的客人却是章秋谷第一个先到。刚刚走进房门，便笑道：“好大的一天风雨，一会儿就凉快了许多，真是一雨成秋，绝不是六月间的天气了。”方子衡点头道是，“我见今日比昨天更热，还怕你不肯赏光。不料天公凑趣，下了这一场大雨，好像代我邀客一般。”说话之间，兰芬也来应酬两句，不觉又谈起兰芬身上的事来。方子衡问秋谷道：“你看兰芬的为人何如？”秋谷听了，看着兰芬微微而笑，不发一言。兰芬正和秋谷并坐，连忙用金莲踢一踢秋谷的脚。秋谷忍着笑答道：“兰芬的为人，还有什么不好？待你也煞是多情。但是依我看来，吃惯了这碗堂子饭儿，恐怕做不来良家妇女。你道如何？”方子衡正在一团高兴的时候，巴不得要旁人帮衬，不料被章秋谷兜头浇了一桶冷水，心中大为不然，默然不答。陆兰芬却急了，插口说道：“人家人末也是人，倪堂子里向末也是人，阿是吃仔堂子饭，就勿好做人家人格哉？倪归辰光，一班姊妹嫁人格多煞，故歇才是蛮好来浪，也勔出歇啥格花头吮。独剩仔倪一干仔运气勿好，嫁仔人再出来，做格个断命生意，一迳也勔碰着歇对劲格客人，故歇难得格方大人搭倪要好，说好仔要讨倪转去。耐二少是方大人格朋友，该应要照应倪点。方大人浪有啥勿舒齐末，搭倪说两声好话，勿亮张耐格二少爷好话勿说，倒说起倪格邱话

来，耐阿对倪得起？也无拨该号道理哝，方大人阿对？”方子衡听了，只是点头。陆兰芬说完了这一番说话，又暗暗的拉了秋谷一把，斜溜了他一眼，送个眼风。秋谷料想方子衡已经堕落在情海中间，那里翻腾得起？此刻徒劳口舌，劝他也是枉然。便趁着兰芬拉他的机会，立起身来，哈哈笑道：“算了算了，我通共讲了一句无心说话，反被你叽哩咕噜说了一大篇，难道我有心破败你们的好事么？”兰芬也笑道：“耐自家勿好哝，啥人叫耐瞎三话四介？”说着，又使一个眼色，把秋谷调至外房，悄悄埋怨他道：“耐格人末，直头少有出见格。别人末只有帮帮倪格腔，耐倒来弄倪格嘴舌，阿要讨气，故歇倪搭耐说明白仔，勿要去多说话，阿晓得？”秋谷也笑道：“姓方的是我的朋友，我不提醒他一句好像不好意思。”兰芬嗔道：“耐再要说，姓方格又勿是耐同来得格客人，随便俚去那哼，勿关耐事，要耐去瞎说格多花啥？”秋谷听了，也觉不差，只得点头答应。又笑道：“你要我不开口却也不难，我坐在这里，你朝我磕一个响头，我便不露你的马脚。不然，就要对你不起。”恨得个陆兰芬又气又笑，咬紧了牙齿，把他撮了一撮。秋谷趁势走进房去，回头望着兰芬咳嗽一声，急得兰芬远远的向他摇手，又合掌当胸朝他拜了几拜，似乎央告他的意思。章秋谷方才微微的点了一点头，兰芬放下了心来，跟进房来。方子衡问道：“你们同到外房，说些什么？”兰芬一笑，不答。秋谷道：“你们贵相知将我调到外房，不过要打听打听你的家世，并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正说着，只见金汉良也高高兴兴的走进房来，随后客人先后都到。写了局票，起过手巾，方子衡邀客入席。陆兰芬亲身斟酒，甚是殷勤。不多一会，相帮叫局回来，把金小宝的局票带回，放

在台上说：“金大少叫金小宝勿来，说谢谢哉。”众人相顾错愕，都看着金汉良的面色，看他说出什么来。正是：落花有意，犹开半面之妆；流水无情，不逐胡麻之饭。要知金小宝为甚不来，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蓝桥咫尺旧雨不来 芳草天涯王孙归去

且说金汉良叫了金小宝的局，小宝回说不来。方子衡也觉得十分诧异，多看着金汉良的面色，想着他下不来台，定要发作一场，重写局票去叫。不料金汉良不慌不忙，面上也没有一些愧色，竟是若无其事的一般，慢慢的说道：“我昨天在小宝院中，小宝这两日受了暑气，我就料他今日未必出来，果然今夜不能出局。这原是我自家不好，不应就去叫他。”众人不料金汉良说出这一番遮掩的话来，一个个十分好笑，却又不好说明，只含着笑看他的神色。金汉良见无人应接，自觉脸上也有些发起热来，只得又向方子衡说道：“小宝的为人，却甚是和平，没有一些时下倌人的习气。兄弟深晓得他的性情，他却也不把兄弟一定当做客人看待，差不多就像自家人的一般，所以他偶然有些差错之处，兄弟也并不怪他。今天他一定是撑不起来，才回了兄弟的条子。若换了别的时候，只要他勉强得来，兄弟去叫他的局，万没有不来的道理。”方子衡虽然是个外行，然而毕竟是个世家子弟，终不像金汉良的草包，听了他这一派怯排场的说话，也觉好笑。章秋谷更觉得胸胃中作恶起来，皱着眉头，瞪了金汉良一个大大的白眼，暗想这样的东西，怎么也到应酬场中现眼，亏他这般老脸，叫局不到，还说出这般混摆架子的话来。待要骂他几句，却想起来与自家无涉，不必去做这冤家，便忍住了，只在鼻子眼里笑了

一声。那金汉良不知好歹，索性把喉咙提高了一调，高谈阔论起来道：“不瞒你们众位说，金小宝在上海滩上有名气的信人，排在四大金刚之内。你们请想，要不是他色艺兼全，那里数得着他呢？兄弟此番到了上海地方，也不过要闹些名气，所以就做了小宝，没有再去做过别人。小宝的看承兄弟，也是竭力张罗，十分巴结。论起小宝的为人来，虽然没有什么脾气，却总有些红信人的性情，往往一个不高兴，免不得就要得罪客人，独有我做兄弟的到了小宝院中，无论如何烦恼，总是笑面相迎，从没有得罪过一句。”说到这里，又笑嘻嘻的低声说道：“就是攀相好的时候，也没有花费什么银钱，那许多要好的情形，真是一言难尽。想众位在这件事儿之内，都是些过来人，也用不着兄弟细说的了。”这一席话尚未说完，台面上的一众客人早已笑声盈耳。金汉良全然不觉，还在那里手舞足蹈的数说金小宝如何要好，那样多情。

章秋谷实在忍不住了，把桌子猛然一拍，哈哈大笑道：“金汉兄，你还认着金小宝和你真心要好？敢是在那里做梦么？你坐了他一趟轿子，他就敲你四十块钱的竹杠，还说了你无数尖刻的话儿。这也还罢了，今天你好好的叫他的局，竟自谢了不来，上海地方，可有这般规矩？你是小宝的恩客，尚且这般相待，那不是恩客的人又是怎样？岂不更要受他的糟塌么？他吃了堂子饭，要是这样的得罪客人，也不必做什么生意了。金汉兄，我倒有一言相劝，你既然不懂，不必满口胡吹，还是少说些儿为妙，这是我的金玉良言，你却无须动气。”这几句话儿，把一个惯吹牛皮的金汉良说得顿口无言，羞得面红耳赤，那头上的汗就如荷叶上的露水一般，往下乱滴。众人见了金汉良这般局促的情形，又听了章秋谷这样发松的说话，一齐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金汉良愈加

着急，拿出手巾来揩了头上的汗珠，又不住的用扇子乱扇。看他那个样儿，好生难过，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忽然又逼得面皮紫胀，口内发起喘来，一刻之间，就露出许多怪像。最苦的是白白的被章秋谷这般打趣，不敢认真。众人笑了一回，毕竟方子衡是个主人，见金汉良急到这般模样，有些过意不去，朝着众人连连摇手，止住笑声。

金汉良过了老大一会，方才渐渐的回过面色，暗暗的切齿痛恨秋谷，却又无可如何，只得搭讪着向方子衡笑道：“既然小宝不来，我却没有别人可叫，台面上未免寂寞些，只好借重方子翁和我代叫一个的了。”方子衡道：“也不必另外再叫别人，你看台面上的局已到齐，你自己拣个中意的馆人，转一个局过去不好么？”金汉良听了，便四周看了一遍，见馆人大姐娘姨等挤得密密层层，却仔细看来没有什么好的，只有章秋谷背后坐着一个馆人，约有十八九岁光景，柳眉贴翠，檀口含朱，妙丽无双，容华绝代。正在那里遮着扇子和秋谷密谈。金汉良暗想这一定就是什么陈文仙了，却为方才被秋谷无故骂了一顿，不好意思转他的局。对面方子衡看了，已知其意，便唤秋谷道：“章秋翁，有人要转一个文仙的局，不知可肯割爱否？”秋谷失笑道：“奇了，馆人挂着牌子，无论何人都好叫他的局，怎么问起我来？难道我有什么不肯么？”回头对陈文仙道：“你只管坐过去就是了。”方子衡和金汉良大喜。不料陈文仙听秋谷叫他转局，登时沉下脸来，把身子一扭道：“倪一帮里向客人勿做两个格，耐末无啥希奇，倪倒哧拨格号规矩。”秋谷一笑。金汉良又碰了一个钉子，连方子衡都不好意思起来。金汉良气得呆呆的，半晌不言。还是方子衡怕他下不来台，叫兰芬去转个本堂局，坐在金汉良肩下。兰芬勉

勉强强的去坐了一坐，仍旧回来。

方子衡见台面甚是冷落，便鼓起兴来，要摆三十杯的庄。陆兰芬不许，瞅了方子衡一眼道：“勿要实梗哩。晏歇吃醉仔，倪搭是无拨啥人来浪替耐吃酒。”方子衡道：“我就一人独吃，不用你们替代，何如？”兰芬也笑道：“倪勿要嘎。”就把方子衡手内的酒壶夺去。方子衡再三央告，陆兰芬只是不许。合席的人都笑起来。章秋谷笑道：“我来同方大人请个情儿，许他摆了十杯拳庄罢。”兰芬还不肯应，秋谷打着苏白笑道：“耐也就是实梗仔罢，勿要来浪做啥格生意劲哉。”大家哄然又笑。兰芬听了，急把酒壶放下，瞪着眼睛，一手指着秋谷道：“耐格号人未直头……”兰芬说到此处，自觉有些碍口，顿住不说。秋谷也忍笑无言。方子衡却不甚明白，只把酒壶取过来，先斟了五杯，便要同章秋谷揼拳。方子衡却却的连输五拳，兰芬咕嘈道：“难生来等耐自家去吃，吃醉仔勿关倪事。”方子衡果然直着喉咙灌了五杯，便又去寻别人对揼。一时叫来出局的倌人，会揼拳的一齐出手，霎时间，红飞翠舞，玉动珠摇，那手上带的金玉腕钏互相摩击，铿锵作声。方子衡看了大乐。秋谷也微微而笑。丝哀竹急，履错钗横，红粉两行，金钗十二。方子衡左顾右盼，骇瞩流光。

正在乐不可支之际，忽见留在栈内的一个家人满头大汗闯进房中，后面跟一个信差模样的人，手中拿的像是一封电报。方子衡不觉呆了一呆。果然那家人走进面前，垂手回道：“家内来了一封电报，不晓得是什么事情，请老爷过目。”就向那信差手中接过电报，递在方子衡手中，两人便退了出去。方子衡拆开电封看时，那知都是洋码，并未翻出，涂鸦书蚓的就如天书一般，一个字也认不得。便又叫了家人进来，要叫他带到局里去翻。章

秋谷向他摇手，问陆兰芬道：“你们可有官商便览的历本么？”兰芬应声道：“有。”叫娘姨取来，送在秋谷手内。秋谷向方子衡要过电报，一字一字翻了出来。不多时，早已翻好，取笔写出。秋谷略略一看，皱皱眉头，并不言语，即便交与方子衡。子衡接过来看时，只见那一张报纸上写着道：

上海名利栈方子衡：父病重。速回常。万勿迟误。铨。方子衡看了，登时变色，半晌说不出话来。

众人看他神色惨淡，知道家中有了变故，一齐拥上前来。看了电报，一个个闭口无言，默然相对，还是章秋谷道：“既是你令尊病重，你自然该应连夜赶回。这里如有什么不了的事情，我尽可代你料理，你也不必心慌。”方子衡听了，方才立起道：“这个自然。好在我在此间没有什么大事，可以立刻动身。但是今天苏州的轮船已经开了，我想，只好到轮船局去和他商议，单雇一只小火轮一直拖带回去，你道好么？”秋谷连声道“是”。陆兰芬听得方子衡的父亲病重，立时就要赶回去，也吃了一惊，却一刻之间也想不出什么主意，只紧紧的拉了方子衡的手，看着他的面孔，像要说话，却又说不出什么来。章秋谷见他如此，料想他们一定还有什么体己的话儿要说，况且方子衡此时心思已乱，大家不好久坐。章秋谷第一个立起告辞，又淡淡的慰劝了几句，便先走了。秋谷走后，大家也一哄而散，单剩了方子衡和陆兰芬二人。

陆兰芬拉着方子衡同向榻床躺下，悄悄问道：“阿是唔笃老太爷来浪生病，叫耐转去？”方子衡点一点头。兰芬又道：“价末耐明朝阿走介？”方子衡道：“我想明朝一早就走。”兰芬着急道：“耐阿好耽搁一日？”方子衡摇头。兰芬便欠身凑到方子衡一边枕上，推开烟盘，脸贴脸的问道：“耐就要转去末，倪先起头说个

闲话，耐阿是勿记得哉？”方子衡又摇摇头。兰芬把一点朱唇凑着方子衡耳朵道：“耐到底阿记得说哩？”方子衡停了半晌，方才开口道：“我此时心上，实在不得主意。你想家内来了电报，叫我立时回去，我此时身体还在上海，不能飞到常州，家内的情形现在也不知怎样，叫我心上怎生好过？那里还想得出什么主意来？你的事情只好我下次再来的了。”兰芬听了，假作发极道：“耐实梗说起来，是耐来浪想搯脱仔倪，再讨别人哉嘛？倪一句闲话说出仔口，总归是耐格人，好好坏坏，搭耐来浪一淘，故歇倪生意末也勿做哉，大家才晓得耐要讨倪转去，耐倒想要搯脱仔倪，要倪下节再作格断命生意。耐想想看，倪再有啥面孔来浪上海滩浪见人？耐要倪随便那哼，倪总无啥勿肯，耐要搯脱仔倪，叫倪再做生意末，倪就是死仔，倪格魂灵也要寻着耐格。”一句话尚未说完，已止不住泪流满面，宛转娇啼，春深眉黛之愁，红掩灵芸之泪；回眸掩面，悲不自胜。把个方子衡的心上搅得就是乱丝一般，又有些怜惜起来。究竟那父老的死生抵不得美人的情重，不知不觉的早把他父亲病重丢在一边，打叠起许多的软语深情，陪着笑面，着实劝慰。兰芬一面把方子衡两手推开，一面还呜呜咽咽的掩面而哭，又道：“耐再要来骗倪，耐格闲话啥人来听耐嘎？”说罢又哭。方子衡被他哭得柔肠百结，凭你如何解劝，只当作没有听见的一般。方子衡急了，勾着兰芬的肩项，轻轻问道：“依你要怎么样呢？只要你说出口来，我总依你就是了。”兰芬听了，方才趁势慢慢的收住哭声，却还口中咕噜道：“耐搯脱仔倪，倪是不过死仔末哉，也无啥希奇，只要耐自家摸摸良心，阿对倪得起？”方子衡只是讪讪的笑了两声，又问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兰芬不答，经不得方子衡千求万告的，勉强把他拉了起

来，用手替他拭干眼泪，兰芬方才慢慢的说道：“依仔倪格心浪末，故歇就跟耐转去。不过倪搭再有几化债户，勿曾开销，耐明朝就要转去，总归勿成功，叫倪陆里来得及？耐去仔又勿见得就来，倪过仔该节，下节定归勿做生意格哉，勿做生意末，住来里上海做啥？生来只好跟耐转去哉。倪想起来勿如耐先转去仔，留一个当差格往来里倪搭。等倪舒齐好仔，同俚一淘到常州来。耐说阿对？”方子衡听了，觉得果然不差，心上十分欢喜，把那家内的事情，一时间就撇在九霄云外，竟自携着兰芬一同归寝。

看官请想，方子衡起初接了家中电报，想要连夜赶回，总算他天良未泯，后来被陆兰芬两行珠泪，一片虚情，哄得他把一个病重的父亲也置之不顾，反和着陆兰芬两人同到温柔乡里携云握雨起来。正是：多情神女，飘烟抱月之腰；无赖襄王，暮云朝雨之梦。欲知方子衡究竟何时回去，且听下回。

第四十一回

骂瘟生西楼惊好梦 唱骊歌南浦黯销魂

且说方子衡本来急欲回家，被兰芬灌了一阵迷汤，竟把一个病危的老父丢在家中，全没有一毫着急的念头，也不想赶回家去。他二人倒趁着雨后新凉，珍簟初铺，碧天如水，竟是价鸳鸯并宿，翡翠双栖；春深玳瑁之床，香暖合欢之枕。陆兰芬更拿出全身手段，枕边软语，被底风情，说不尽的山盟海誓；倒凤颠鸾，把一个方子衡哄得如入黄河之阵，如穿九曲之珠；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一个身子觉得飘飘荡荡的，说不出那心中的快乐来。良宵易度，一刻千金。早又是红日满窗，晓风入户，窗外有许多鸟雀，在那里钩辀格磔的群噪弄晴。方子衡和陆兰芬香梦初回，模糊未醒。方子衡睡在枕上，见陆兰芬睡意惺忪，春情满面，酥脸半露，星眼微开，那一种娇憨的态度煞是可怜。方子衡待要起来，却又踌躇不忍，把枕头挪了一挪，重复并头睡下。陆兰芬正要收服方子衡的心，见他如此，正中下怀，自然的软语喁喁，殷情相对。他二人一个是秋娘未老，一个是季子多金，果然似漆投胶，如鱼得水，不觉重又霍然睡去。

看官试想，上海堂子里倌人那一等勾魂摄魄的功夫可厉害不厉害？凭你有些主意的人，不落他的圈套便罢，若要落了他的圈套，就免不得被他们哄得个神志昏迷，梦魂颠倒，甚至败名失操，荡产倾家。古往今来，多少英雄才子到了这一个色字关头，

往往打他不破，英雄肝胆变做儿女心肠，辜负了万斛清才，耽误了一生事业。你道可怕不可怕？

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昨夜辞别了方子衡，仍到陈文仙家住了一夜。午刻起身，梳洗已毕，想到方子衡昨日接了电报，今天不知曾否动身，有些放心不下，要到陆兰芬处去看看他。文仙叫他吃了饭去，秋谷不肯，文仙再三挽留，秋谷只得坐下。文仙知他爱吃雅叙园的京菜，便暗暗叫娘姨下去，令相帮去叫几样菜、一壶酒来。不多时，已是来了，娘姨便一样一样的搬了上来。秋谷看时，见是一盆生拌腰片，一盆糟鸭，一盆虾子扁尖，一大碗生川火腿汤。秋谷皱皱眉头道：“为什么要去叫这许多？”文仙忙笑道：“啊唷，二少，勿要客气，倪搭就是请耐勿到，格两样菜勿中吃格。”秋谷也不禁笑了。文仙自己过来斟酒，就坐在下首相陪。秋谷要文仙同吃，文仙因章秋谷是个极熟的客人，并不推托，却因天热，不敢吃酒，恐怕呛坏了喉咙。只陪着秋谷吃了半碗饭。秋谷因急于要到兰芬院内去探望方子衡，随便吃了几杯酒就不吃了。吃了饭，洗一把面，穿上长衫，急急到兰芬家来。那知进了大门，一直走上扶梯，楼上相帮喊了一声，只有一个粗做娘姨走到楼梯边来招呼秋谷。秋谷一脚跨进穿堂，见两个大姐都靠在榻上打盹，静悄悄的不见一人。秋谷心中疑惑起来，想是方子衡已经走了。正要问时，两个大姐听得脚步声音走进客堂，晓得有客人来了，连忙揉一揉眼睛，一各碌扒起身来。见是章秋谷，笑嘻嘻的低声说道：“二少，阿是看方大人格？方大人搭仔倪先生，两家头才勔起来。二少房里去坐喎。”秋谷听了，更加诧异，随口问道：“方大人昨日没有走么？你们可晓得他几时动身回去？”一个大姐叫做巧宝的抢先笑道：“方大人昨日来浪说，今朝

要动身转去，难末拨倪先生说仔一泡，方大人倒好格，听仔倪先生闲话，今朝勿转去哉。”章秋谷听了，真是没头没脑，摸不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暗想定是兰芬放出功夫，把方子衡迷住，要叫他慢些回去，好趁着这个机会，大大的敲他一下斧头。但是方子衡昨天说得明明白白的要去单雇轮船，连夜赶回家去，怎么忽然变起卦来？难道为了一个陆兰芬，就连他自己的生身老父病在垂危也置之不顾？这岂不竟是禽兽的行为么？天下竟有这般奇事，可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了。又自己心中转一个念头道：“方子衡虽不是什么好人，何至于丧心病狂到这步田地？大约是大姐听错了说话，以讹传讹，也未可知。”一面心中盘算，一面走进房去坐下。又以心问心的想道：“此刻也用不着胡思乱想，少停等方子衡起来之后，问他一个明白。如方才大姐所说的话果是真情，我不免要把他正言戒责一番，叫他及早回头，免得众人唾骂；如若执迷不悟，须要把他痛骂一场，从此与他绝交，也不为过。”正在心中思想，见一个大姐走进房来，巧宝随后踵至，揭开大床帐子，低声叫唤。方子衡毕竟心中有事，叫了一声，便已惊醒。张开两眼，便问什么事情。巧宝道：“方大人朋友来哉，阿要起来罢，一点钟刚刚敲过哉。”方子衡听说朋友来看，已经一点多钟，自家还在高卧，不免吃了一惊。又有些不好意思，连忙坐起，穿好衣服，跨下床来，把陆兰芬也惊醒了，朦胧问道：“啥要紧起来介？”方子衡还未回言，巧宝接口道：“辰光勿早哉，方大人有朋友来里。”兰芬听说，便也坐起身来，打了几个呵欠。

这里方子衡跨到床下，见是章秋谷端端正正的坐在窗前，那面上的气色似乎有些不善，早又吃了一惊。原来方子衡许多朋友之中最是敬畏章秋谷，每每的方子衡有些错处，秋谷就要正言厉

色教训起来。以此方子衡见了秋谷，虽然十分爱重，却是如对师保一般。当下见了秋谷，自觉有些虚心，脸上讪讪的红了起来。彼此招呼过了，秋谷便问方子衡道：“你昨夜亲口向我说过，要连夜赶回，为什么直到今日还不动身，更兼睡到此时未起。你接了一封电报，倒也亏你放得下心！”说着就冷笑了一声。方子衡听了，十分惭愧，口内支支吾吾的说道：“本要今日动身回去，但我身体之中，着实有些不快，恐怕不得动身，大约要到明朝的了。”秋谷听了，方才大姐的一番说话竟是真的，不觉大怒起来。秋谷本来性急，一时怒发，激得他满面通红，怒气横飞，双眉倒竖，高声说道：“你家内令尊病重，发了电报来叫你立刻回去，你却恋着一个馆人，连自己的生身父母都不放在心上。你倒自家想想，天下可有这样的道理么？我与你虽然朋友，却不愿认得你这样无父无君的人。我们从此讲明，彼此绝交，大家不认。我将来到了常州之后，还要把你们亲友请到当场，把你的荒唐地方和他们讲个明白，也好泄泄我一肚子的不平。”说着，怒气冲冲的立起身来要走。方子衡虽然受了陆兰芬的骗局，毕竟天良难昧，自己心中也觉不安，如今被章秋谷突然骂了一场，却平空的把他提醒，羞惭满面，无地可容。又见秋谷立起身来往外就走，竟要与他绝交，连忙赶上前来一把拉住衣袖道：“你的说话，句句是金石之言。我如今自己深知愧悔，今天一定动身，只求你不要说绝交的话。”一头说着，想起他父亲病重，天良发现，止不住流下泪来。秋谷方才的一番言语，原是一时的愤激之谈，现在看见方子衡赶来拉住，又见他流下泪来，知道他真心愧悔，心中也是欢喜。便立住了脚道：“你既知改悔，今日就可动身。遥想你们令尊既在病中，不知怎样的望你回去，你还忍心在此稽迟，万一你

迟到一天，竟抱了终天之恨，你抚心自问，可不成了个名教中的罪人么？”方子衡听了，更加毛骨悚然，浑身汗下，也没有什么别的说话，只是诺诺连声。

此时陆兰芬已在床上起身，不及与秋谷相见，掩至大床背后小遗。章秋谷责备子衡的话，也被他依稀听见，只是不甚清楚，大约是催他回去的意思。好在昨天晚上已经两面说明，方子衡答应留下五千洋钱和他还债，并留一个家人叫刘贵的住在兰芬楼中，一过秋节，候陆兰芬把上海的事情料理清楚，便同着刘贵一起同到常州。为的是留下一个家人，一半好监押着他，叫他不能翻悔的意思。所以兰芬听得秋谷要催逼方子衡回去，并不十分着急。当下兰芬在床后走了出来，云鬓散乱，玉体慵怠。秋谷见兰芬出来，瞅了他一眼。兰芬便低下头去叫了秋谷一声，问道：“二少，阿是催方大人转去？”秋谷点一点头，随口说道：“你可肯放他回去么？”兰芬面上一红道：“笑话哉！方大人屋里有仔病人，生来该应早点转去，阿有啥问起倪来哉？倪阿好叫俚勿要转去？”便把方子衡的衣袖一拉道：“耐自家说，阿是倪来浪叫耐勿要转去？”方子衡默然不言。秋谷一笑，便打断他的话头道：“现在长话短说。你既然今天要走，料想趁搭轮船是来不及的了。我却有个认得的人在船局内，我和你写张条子，知会一声，叫他代备一号小火轮，一直开到常州。立刻生起火来，上灯时候就可登舟。我同他向来认得，价钱里头料想不至吃亏，你道好么？”方子衡此刻被章秋谷数言提醒，想着他父亲的病不知怎么样了，心上边焦躁异常，归心如箭。听了秋谷的话，拱手致谢。秋谷果然立刻写了一张条子，叫了方子衡的家人上来，令人送去。兰芬却向方子衡说道：“章二少搭耐说格闲话，句句才是好格。耐听仔

俚格闲话，早点转去。倪是早晏点总归是耐格人，勿要牵记仔倪，误仔耐格事体。倪事体舒齐好仔，马上就到常州。耐放心转去末哉。”方子衡听了，也不言语。秋谷甚是诧异，正要问时，方子衡拉了秋谷过来，请他坐在炕上，把兰芬昨夜的言语告诉一番。又说现在留下一个家人同他回去，但终怕倚靠不住。要请秋谷代他料理一切，过节之后，把陆兰芬一直送到常州。秋谷连连摆手道：“这样的事情，我向来不能料理。就是我自家的事，也还要转托别人，那里办得来这样的肱搭帐？你们既已两下言明，又有一个家人在此，料不至于有什么意外的事情。你难道信不过兰芬的话么？”方子衡听秋谷不肯担认，也只得罢了。转过身去和陆兰芬轻轻悄悄的说了许多密语，又开了箱子，取出一只洋漆嵌螺甸的拜匣，在拜匣内不知拿了些什么交与兰芬。兰芬欢天喜地的接了过去。章秋谷在榻上横着远远看他，虽没有看见是什么东西，心中早已十猜八九。

恰好刚刚到船局去的那个家人走了进来，呈上一封回信，秋谷拆开看时，大略说轮船已经代备，刻下正在生火，就泊在本局码头；价目一层，彼此至交不能多要，照着自己的本钱核算，并不多赚一文，共合八十块洋钱，连轮船酒钱统通在内。后面又说令亲如有急事，八点钟即可开行的话。秋谷看了，把信递与子衡，叫子衡也看一遍，道：“八十块钱虽然并不吃亏，却也不见十分便宜。”方子衡看了，拱手称谢，便叫家人先去收拾了行李衣箱，发下船去。

兰芬因子衡尚未吃饭，便去叫了几样菜来。方子衡邀秋谷一同吃饭，秋谷因先已吃过，推辞不用。方子衡却草草的吃了些儿，只觉得心中好像有千头万绪，一时说不出口来。不知道腹中是饥

是饱，将就吃了半碗饭，也辨不出什么味儿，只紧握着陆兰芬的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说不尽的那一种缠绵婉转的神情。兰芬更是两只眼睛水汪汪的含着两眶眼泪，不则一声。秋谷看了，暗中好笑，想他们堂子里头的妓女，惯会做出一番假意虚情，但是到要紧时候，居然进得出一副急泪，也算亏他。便催促他道：“现在已经不早，你还是早些上船的为是。”方子衡听了，只得硬着心肠要走。兰芬把脚儿在地下一跺道：“慢慢交，倪还有闲话来里。”方子衡又立住了，眼睁睁的看他，兰芬低声叮嘱了几句，方子衡连声答应，兰芬方放了手。方子衡硬着头皮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看看兰芬。兰芬直送下扶梯，秋谷也同到门口。方子衡一步一步的捱出大门，兰芬立在客堂门口，还说道：“倪格闲话，耐勿要忘记脱仔。”方子衡回头答应。秋谷也说了几句套话道：“论理我要送到船上，我们还可以谈谈，但是你此番回去，是急如风火的事情，就是到了船上，也不得畅谈，还是出来再见罢。”方子衡也谢了一声，彼此一拱而别。

秋谷立在门前，看他坐上马车，电卷风飞的去。秋谷便回上楼来，想欲和兰芬说话。走到房内，见兰芬刚刚坐下。见了秋谷进来，不觉向他一笑，展齿嫣然。正是：惆怅云屏之梦，青鸟难通；荒唐云雨之踪，玉人何处？欲知兰芬如何说法，但听下回。

第四十二回 吃大菜粲花生妙谗 错房间无意遇名姝

且说章秋谷见陆兰芬向他一笑，便也笑道：“你骗客人的工夫果然不错，偏偏两个姓方的都被你骗得死心塌地，吃了你的空心汤团。怪不得你说常州来的客人都是一班土地码子。这班人却也实在瘟得厉害，竟是一些不懂的东西。若要换了我做你的客人，就要对你不起。”兰芬听了，“嗤”的笑了一声，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道：“难阿好谢谢耐，勿要去多说多话，倪一径待耐勿曾错歇。就算仔耐是老白相，也勿犯着替倪做格个冤家碗。倪做仔生意，生来才靠两个客人，像俚笃格档码子，敲仔俚格竹杠，俚笃也勿晓得碗。”秋谷倒被他说得无言可答，略坐了一会，便回栈去了。

兰芬这边按下不提。只说章秋谷走出陆兰芬家，觉得无事可做，信步掠去，意思要到新马路辛公馆去看看修甫。先到西安坊龙蟾珠家去问辛老爷可在院中，刚刚凑巧，辛修甫竟在里面，却是方才走到，坐未多时。秋谷大喜，款步登楼，与修甫相见坐下。龙蟾珠也走过来应酬两句，穿着一身湖色洋纱衫裤，内衬妃色紧身；梳一个懒妆髻，发光可鉴，兰气袭人，簪着几朵珠兰；不施脂粉，不衫不履的样儿，打扮得甚是雅素。秋谷见了，喝一声：“好，直头出色！”龙蟾珠微笑说道：“倪是勿好格，就不过为仔天热，衣裳着得清爽点，有啥格好嘎？”秋谷却不理会他说的什

么，转向辛修甫说话。又把昨天方子衡接着电报的一段故事，以及他自己今天责备的话儿一一向修甫说个明白。修甫又笑又叹道：“这方子衡被你骂了一场，居然还晓得自家惭愧，究竟还算是个好人。陆兰芬这番举动，大约又要借他恣一个浴。但是我真不懂，如今世上那里来这许多痴子，情情愿愿的供给他们，难道这班人都是没有心肺么？”大家笑了一会。秋谷道：“这些花柳场中逢场作戏的地方，自然免不得花费。但是另有一层道理，也不必一味奢华。凡是面子上的银钱，这是自家的场面，不妨多出些儿；若是塞狗洞的地方，你就是花了一万八千，好像丢在水里一般，响声也没有一点，这样的银钱却万不可出，非但闹不出名气，而且还被他们当作瘟生。总而言之，场面上的银钱不能不出，塞狗洞的花费尽可无须。这却要做客人的自家斟酌，只要看准了嫖界的方针，便不至误落信人圈套。若要一毛不拔，和他们斤斤的计较锱铢，那就还是不嫖的为是，免得闹出笑话来。”修甫听了，点头叹服。龙蟾珠也在旁边听着，默然不语，若有所思。忽然目不转睛的注视秋谷，两边颊上渐渐红晕起来。秋谷一眼瞧见，微笑一笑，倒反背过脸去。修甫便问秋谷：“今晚没有应酬，我们到一品香去可好？”秋谷点头道好，便邀蟾珠同去，蟾珠也答应了。秋谷道：“我们两人先去，你随后坐了轿子就来。”蟾珠点头，章秋谷便和辛修甫出门先走。

出了西安坊口，路上的马车、东洋车连络不断，那车声就如雷响一般隆隆不绝。二人慢慢的沿着马路走到一品香，上了扶梯；因龙蟾珠尚未到来，恐怕他找寻不着，便就在扶梯旁边第五号房内坐下。侍者送上茶来，问：“可要请客？”秋谷想本来人数太少，便取过客票写到迎春坊金小宝家，去请贡春树，连小宝也

请在里头，又写了龙蟾珠、陈文仙的两张客票，便叫细崽去发。那侍者刚刚出去，已另有一人引着龙蟾珠进来，便叫回先前的细崽，把西安坊的一张抽去。一面便先点起菜来。秋谷点的是鲍鱼汤、铁牌鸡、炸虾球、牛奶冻四样，又点了一客樱桃梨。修甫也和秋谷一般，只换了一样鸡绒汤，添了一样咸牛舌。秋谷又叫蟾珠点菜，蟾珠止要了鲍鱼汤和樱桃梨两样，都是吃不饱的东西，秋谷不由分说，替他添了一样禾花雀，又叫侍者先开两瓶冰冻荷兰水上来，并拿了两瓶啤酒和两杯克力沙，一齐放在桌上。秋谷先举起一杯荷兰水来，一口气吃个干净，觉得一股冷气直透心脾，其凉震齿。龙蟾珠在旁调笑他道：“二少，耐当心点格好，晏歇点吃，勿消格哩。”秋谷一笑，又取过一杯来，向龙蟾珠说道：“你不要寻我的开心，且先自顾着你自家再说。若是你昨夜没有这般如此，你就做个好汉，把这一杯冰水吃下腹中，不要推三阻四，我便佩服你是个好的。”蟾珠红着脸道：“啥格实梗实梗，倪是勿晓得格，耐倒说拨倪听听看。”秋谷大笑道：“你一定要我演说出来，我却没有这般福气。”用手把修甫一指道：“只好你们两人试法试法，看是如何？”说得蟾珠脸上更加红了，啐了秋谷一口，别转头了，忍不住笑道：“二少爷，倪一径搭耐规规矩矩，今朝啥高兴得来，单单来浪寻倪格开心，阿作兴实梗格？”秋谷笑道：“你昨天晚上若是干干净净的，我说我的话儿，不干你事，为什么要你这般着急？一定你有了虚心毛病，我的说话刚刚碍着了你的痛疮，所以着急得这个样子。”一句话把龙蟾珠说得当真发起急来，把面孔胀得通红，十分腴腆，口中咕噜道：“好好里一句闲话，拨耐说得来，加二无拨仔淘成哉，真真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耐说格闲话，倪一塌刮仔勿懂，随便耐去说啥末

哉。”秋谷见他急得面红头赤，更加狂笑起来。忽见贡春树携了金小宝同走进来。春树开口笑道：“你们为的什么事情这般好笑？可好分些给我笑笑么？”修甫也笑着把方才章秋谷和蟾珠斗口的话说了一遍。春树、小宝齐笑起来。正在笑得热闹，陈文仙也走了进来，笑道：“唔笃啥格事体，来浪好笑，倒闹忙笃哋。”秋谷便叫他们坐下。贡春树也点了五样菜，又和小宝、文仙点了几样，都是大同小异的差不多。把菜单交与侍者，一面先喝起酒来。这三人都年少风流、倜傥自喜的人物，芝兰结契，金石同心，高见古人，俯视流辈，自然谈得十分契合，水乳交融，更兼各人带了相好，坐在一起，一个个明眸皓齿，粉颈纤腰，媚态旁生，妍容侧聚，更是心上快然，毫无拘束。

正在豪饮雄谈之际，忽听见一个绝清脆的喉音，啾啾莺声，在门外问道：“啥人叫格嘎，阿是该搭介？”秋谷等方在诧异，已见一个倌人，扶着一个大姐，约十七、八岁光景，轻移莲步，走进门来。秋谷举目看时，只见他腰肢纤小，态度安详；面如春晓之花，眉画初三之月；明眸善睐，一顾倾城；暖玉凌波，双弯贴地；云光外露，秀气内含；浑身上下竟有一道宝光射将过来，不由得心迷目眩。那倌人走进来，见一个不认得，知道认错了房间，回头一笑，便欲退出。秋谷见陈文仙朝他点了点头，想是向来认得，又听见那倌人问道：“该搭阿是六号嘎？”文仙道：“该搭是五号，六号来浪隔壁。”那倌人便回转身来，又向着众人一笑，方才走了出去。

秋谷看他走出房门，连背影都不看见了，方回过头来说道：“不意风尘中竟有这般人物，我们为什么竟没有看见过他？”便问陈文仙道：“他和你说话，想是你认得他么？”文仙掩着嘴，格格

的笑道：“阿是耐看中仔俚哉？等倪来替耐做个媒人阿好？勿要连耐格眼睛带仔隔壁房间里去？”说得大家都笑起来。秋谷问叫什么名字，文仙道：“俚叫王佩兰，就勒浪兆贵里，本底仔倪也勿认得俚，有转把台面浪碰着仔，难末认得起格，头俚搭倪讲讲说说，倒蛮要好。俚自家说一径来浪苏州仓桥滨做生意，为仔苏州生意勿好，难末到上海来，故歇到仔勿多两节，还是该节调到仔倪兆贵里来，耐看看俚阿中意嘎？”

秋谷听了，笑而不答，便取过客票，写了一张请吃大菜的票头，叫侍者送到隔壁房间请王佩兰。不多时，王佩兰竟是姗姗其来，笑道：“洛里一位大少姓章？”秋谷尚未回答，文仙朝着王佩兰将秋谷指了一指，将秋谷身旁的一把椅子拖开。王佩兰会意，便走向秋谷身旁坐下，含笑不言。秋谷却打着苏州白向着王佩兰笑道：“阿唷，先生时髦得来，跑进来赛过一只电气灯。”王佩兰也笑道：“呵唷！章大少客气得势，倪是勿好格呀，陆里说得着时髦倌人？章大少来浪寻倪格开心哉？”秋谷连说勿要客气，口中在那里随口应酬，眼内却仔仔细细的把他自头至足看个尽情。果然是比玉生香，如花有韵，丰姿婀娜，骨格轻盈。心上十分欢喜，回头再看陈文仙时，珠光照彩，艳影惊鸿；太真出浴之妆，西子捧心之态，和王佩兰比较起来，却也不相上下。但细细评论两人的丰格，又觉得各不相同：陈文仙是一身的爱好天然，清华都丽；王佩兰是一派的妖娆荡逸，意态飞扬。看起来还是陈文仙较胜一筹，绝不是王佩兰那一种专取轻挑的模样。

章秋谷在这边细看佩兰，王佩兰也在那边细看秋谷，见他丰神跌宕，气宇端凝，眉目之间别有一种英爽之气；回眸顾盼，丰彩动人；潘安仁逸世之姿，卫叔宝羊车之度。就是旁坐的两个客

人，也觉得气概非常，仪容出众。王佩兰看了多时，满心欢喜。秋谷叫他点菜，佩兰推道：“倪刚刚吃过夜饭，吃勿落来里，章大少请慢慢交用末哉。”秋谷见他不吃，也不相强，只寻些说话来引动他。又问他几时到的上海，生意可好。王佩兰见秋谷问得殷勤，也不觉亲热起来，一一回答。也回问秋谷几句，竟密密的谈起来。陈文仙见了，免不得有些醋意，但是不好意思放在面上，只神色之间默然不悦。秋谷和王佩兰谈得正是投机，那里去理会到陈文仙身上，倒是辛修甫寻些话与文仙兜搭兜搭，文仙也只得含笑应酬。

贡春树忽向秋谷道：“我有一个手卷，要你做一篇序文，随便什么体格，四六骈体不拘，就是散体也好，你可有工夫么？”秋谷皱眉道：“我于文字一道，荒疏已久，你偏要来和我歪缠，放着辛修翁这样有名的一个古文大家不去请教，可不是有心要我献丑么？”春树道：“就是辛修翁我也放他不过。明日我把手卷取来看，笔意很是工致，就请你们二位赐题。”辛修甫谦让了几句。秋谷问春树是什么手卷，春树道：“就是苏州那一个小照，我新近托人钩了下来，另外补些花木，我自己的小照也一同画在上边。”秋谷听了，方才想起春树初到上海时托他的一番说话，便道：“你一定要我和你做篇序文，也未始不可，但我平日的性情，向来不肯题诗跋画，学那班斗方名士的行为。或者我替你写一篇四六，仿着《玉台新咏》的体裁，直叙你们的事迹，不好么？”春树道：“你肯做篇四六，是再好没有的了，我多时没有请教你的骈文，觉得数日不见珠玉，顿令胸中鄙念复生。别人的四六骈文未尝不清华绮丽，但是看起来，好像总没有你的来得熨贴，虽然外表看去平浅无奇，却是格律谨严，一字不能移动，也不知是个

什么原故？或者我的见解与近时的名士不同，所以看了他们的文字，终觉得格格不入，何以我看了古人的文字，那见解又和别人差不多呢？这我就想明白了。”说得章秋谷狂笑起来，道：“这是他们的文情古奥，你看了一时间解说不来。你要将来中了进士，点了词林，就懂得他们的文字了。”修甫和春树都不觉好笑。

金小宝等一班馆人在旁听着，一些不懂，见他们大家好笑，认是说笑他们。小宝把一张樱桃小口撅得高高的，口中说道：“唔笃来浪说啥？阿是笑倪？倪勿来格。”说得三人重新又笑起来。这一笑不知不觉的菜已陆续完了，侍者呈上一篇帐来，夹着一张签字纸。秋谷看帐时，只得五元几角，甚是便宜。当下照着数目签好了字，大家起身。秋谷又向王佩兰说了几句套话，佩兰乘机要约秋谷去院中小坐，秋谷应允，说少刻就来，佩兰便先走了。这里辛修甫同着贡春树先下楼来，见门前有一堆人在那里嚷闹，听不出是什么事情，两人连忙走到门口看时，见门外停着一部极精致三弯头的包车，漆得十分光亮，点着一对药水车灯，闪闪烁烁的，耀得人眼都睁不开来，车上外国纱绣花围垫，一色簇新，那轴上车沿包的都是银鍍起花的什件。正是：忽遇玉台之选，名士倾心；惊逢狐兔之成，小人得志。欲知后事如何，但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章秋谷痛骂无耻奴 王佩兰暗吃山西醋

且说贡春树同辛修甫走到一品香门口，见停着一辆包车，却不晓得是何人吵闹，便急急的走出门外看时，只见一个年少车夫十分精壮，头上戴一顶极细的外国窄边草帽，身上穿一件玄色拷绸号衣，四围用湖色金绉纱滚着灵芝如意；品蓝生丝裤子，玄色夹纱快靴；靴头上也用绿皮镶成如意头的样子。那样儿甚是时髦，春树暗想：“不知是那里的车夫，打扮得这般邪气。”又见那车夫揎拳掳臂的，揪着一件衣裳破碎的老头儿，白须白发，已有七十多岁光景。

只听得那车夫口中骂道：“我把你这个瞎眼的乌龟，好好的自家走路，怎么撞到别人身上？几乎把我撞了一交，还把我的衣裳扯破，你好好的赔了我的衣裳便罢，若说一声不肯，我就请出我们的老爷来，一张名片把你送到巡捕房锁押起来，看你走路还撞人不撞！”那老头儿听了这一派利害的话儿，早把他吓得浑身乱抖，面容失色，没口子的求告那个车夫道：“我一时自不留心，把你撞了一撞，可怜我是个穷人，那里赔得起你的衣服，只求你行个方便，放我去罢。”那车夫那里肯听，圆睁两眼，大声说道：“你这个老死囚，谁叫你走路这般乱撞，你赔不起，难道就算了么？”那老头儿听了，更加着急，再三哀告，车夫只是不依，拉住不放，却看着他自己身上穿的一身衣服，扬扬得意的样儿，摇

头晃脑的向旁边看的人说道：“我这一身号衣，穿了还不多几次，偏偏今天遇着老乌龟，走路就如逃命一般，没命的撞过来，把我簇新的衣裳拉了一道口了，你想可恼不可恼？”说着，便提起那拉破的地方给众人瞧看。春树看时，原来是那衣裳叉口里头少微脱了些儿线缝，并不是要紧地方，明是这车夫倚着主人的势焰，狐假虎威，在那里欺压良善。春树见车夫满面得意的样儿，挺胸凸肚指手划脚的，揪着老头儿的衣领定要赔了衣裳才罢。气势汹汹像要打他的样子，这老头儿本来是个老实乡愚，又不会说话，被那车夫讹住，急得他无可如何。看他那个样子，像要哭出来的光景，不住口的认错说：“我是个苦人，那里赔偿得起，只算放了一个生罢。”旁观的人听了，多甚可怜那老头儿，争着人上前劝解，那车夫那里肯听，不觉心中焦躁起来，顺手把那老头儿着力一拖，听得哈的一声，早把那老头子的领头撕破，直豁到背脊上来。老头子没有防备，站立不稳，扑地跌了一交，扒起来不敢开口，还在那里央求。春树见此光景，心中十分忿恨，打算要替那老头儿抱个不平，便抢步上前，分开众人，向那车夫说道：“你的衣服虽然破了些儿，却是脱了线缝，算不得什么损伤；你一定要他赔你的衣服，你看这老头儿样子，可是赔得起衣服的人么？况且他不过撞你一下，你就要他赔还衣服，你把他的衣裳撕破，难道是不要赔的么？据我看来，还是两边扯直，放他去罢，你就是和他闹到明天，他也赔不出你的衣服，何必要这般倚势横行？”贡春树说这一番话儿，自以为是极和平的了，那车夫料无不听之理。不料那车夫听了，把脸一沉，睁着一双贼眼冷笑一声道：“先生，你走你的路儿，不要来多管我们闲事，你不晓得我家老爷的厉害，一身新做的号衣给我穿了出来，如今破了一块，

给他看见，他肯答应么？这个老乌龟，如若定不肯赔，管教他到巡捕房里坐上几天，吃些眼前的苦楚，他才晓得利害呢。”几句话把一个贡春树气得发昏，辛修甫在后边听得，也是心中不忿，走上来向车夫说道：“这老头儿虽然穷苦，却总是我们四万万国民内的同胞，你不能照应他些，已经不能尽同类的义务了，为什么倒反施着野蛮的手段用压力去禁制他？你难道没有一些儿国民思想的么？”那车夫听了，那里懂得他讲的是什么东西，满口叽哩咕噜的说不清楚，只认辛修甫说的是外国话，倒也不敢得罪他，只向修甫摇了摇头，似乎是不懂得他说话的意思。修甫自家也觉好笑，便向他讲了一句平话道：“你放那老头儿去罢，他穷到这个样儿，你难道没得一些恻隐之心么？”那车夫听得明白，方知他刚才说的并不是外国话儿，又翻起那一张势利面孔，恶狠狠的瞪了修甫一眼，竟不理睬于他，却只顾朝着那老头儿暴跳如雷的道：“怎么样，你延捱一会子，就不要你赔不成？我没有多大的工夫在这里等你，我可要喊巡捕去了。”气得个辛修甫走了开去，不忍看他，向着贡春树叹口气道：“你看他穿着一身奴隶的衣服，不晓得一毫惭愧，反觉得一面孔的得意非常，靠着他主人的势力糟塌自己的同胞，就和现在的一班朝廷大老一般，见了外国人侧目而视、倾耳而听，你就叫他出妻献子，他还觉得荣幸非常，仗着外国人的势头拼命的欺凌同种，你道可气不可气？怪不得外国人把我们中国的人种比作南非洲的黑人，这真是天地生成的奴隶性质，无可挽回。你想我们中国，上自中堂督抚，下至皂隶车夫，都是这般性质，那里还讲得到什么变法自强！只好同三两岁的孩子一般，说几句梦话罢了。”

春树道：“这个车夫实在的可恶，怪不得激出你平日的牢骚，

但不知这个时候秋谷恰恰走到那里去了，若得他来解劝，这车夫若是不知风色，不免就要吃亏，偏偏我们两人都是个弄笔书生，没有一些气力，到了这些地方，可见平日懂些拳棒也有用处，刚才只要我有些气力，我便不管他什么捕房的规矩、租界的章程，且先将这车夫痛打一顿，出出这一口不平的恶气，只当做陈琳的一篇草檄、祢衡的三挝渔阳。”

贡春树正还要说将下去，不料章秋谷早已随后下来，见门口有人吵闹，不知何事，便也挤出来看时，见贡春树正在和那车夫说话。秋谷暗笑：“春树这样斯斯文文的话儿，这班山精野兽一般的人那里肯听他说话。”果然那车夫非但不听，反把贡春树抢白了两句。又见辛修甫抢上前去和车夫背了一大套的新名词，秋谷更加好笑，跟在二人后面听他们再说什么。那车夫闹事，他们两人劝解的情形，一一的被他看得明白、听得分明。此刻再忍不住，在他们二人背后直跳出来，大笑道：“你用这些说话去劝这种绝无意识的畜生，真真是对牛弹琴，枉费了多少功夫，他却一毫不懂。你想一个拉包车的蠢物，他有这样高的人格么？”修甫听了，也不觉自家好笑起来。秋谷又道：“要打发他们这些禽兽，一点不难，自然另有一番说法，不信你看我来。”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车夫扭着老头儿的衣服，高声叫起巡捕来。那老头儿急得战抖抖的，涕泪俱下，幸而叫了一声，巡捕尚未听见。秋谷急忙走上前去，两手一拦，说一声：“且慢。”就这一拦里，早把那车夫的手松开，两人一齐倒退了几步，车夫见秋谷的手势来的厉害，不觉吃了一惊，又见秋谷人才轩爽，衣服鲜华，凤眼含瞋，双眉微竖，带着一团怒气，未曾开口，先觉得有些怕他，秋谷拦开了他们两个，向那车夫喝道：“你的主人

是何等样人？现做什么生意？与我叫他出来！你不过是他的一个车夫，连个奴才也不如的脚色，居然就敢在马路之上这样的欺人！你可知租界的章程，相打相骂，都是犯规，你在马路上边和他揪扭，你自己先犯了捕房的规矩，还要吓唬别人，满口混说，我劝你赶紧放他去了，还是你的便宜；否则，我叫巡捕到来，把你们两个一同送到捕房，有话明天再说。只怕问明白了，你还要赔他的衣服呢，你当巡捕房内的捕头就是你主人做的么？好个不要脸的奴才，还不与我快滚！”那车夫听章秋谷话头利害，想一想果是不差，摸不着秋谷是何等人物，想着要叫他的主人出来说话，一定是个大大的来头，那敢得罪，被秋谷骂得诺诺连声，低头倒退。那老头儿正是着急，无意之中，倒遇着了章秋谷这个救星，千恩万谢的走了。秋谷回过头来，向着修甫和春树二人笑道：“何如？”修甫笑道：“这却实在亏你装得真像。”春树忽诧异道：“小宝他们那里去了？”秋谷道：“还等得你来查问！你们劝架的时候，他们早已回去的了，我们也快些走罢。”说着，便邀二人同到王佩兰家去打茶围，二人应允。便从四马路穿过石路，径进兆贵里来。春树问他：“陈文仙处可去？”秋谷摇头。

三人联步行来，寻着了王佩兰的牌子，走进客堂，问王佩兰房间，相帮说在楼上，秋谷当先走上楼去，早有王佩兰的大姐走出来招呼进去。佩兰刚刚出局回来，含笑叫了一声大少，章秋谷笑道：“我排行第二，堂子里头都赶着我叫老二，你以后也不必叫什么大少爷、二少爷，竟直直捷捷的叫我一声老二就完了。”佩兰把眼一瞟，笑道：“阿唷，格末倪叫差哉，二少勿要动气。”秋谷拍手道：“刚刚一句说话，叫你不要叫我什么大少爷，二少爷，你又叫我二少。”佩兰带笑说道：“别人家勿叫二少爷，叫耐老二，

格是有道理格嘅，像倪该搭，二少难得赏赏倪格光，生来总要客气点，倪阿好跟仔别人叫耐啥格老二？倪也无拨格号交情嘅。”说罢，又向秋谷飞了一眼道：“二少爷阿对？”修甫春树见了，不约而同齐齐的叫一声好，秋谷笑道：“我同别人家有什么交情，你倒要说说我听。”佩兰又笑道：“阿唷，格是倪勿晓得格嘅，耐二少爷搭俚笃格交情，倪陆里会晓得？不过倪想起来，拿仔客人格排行当仔称呼，实梗格窝心，还说无拨交情，说拨随便啥人听听看，阿肯相信。”秋谷走上一步，低声说道：“如此说来，定要有了交情，方好把排行当作称呼的了？”佩兰道：“格是自然㗎，无拨交情也办勿到嘅。”秋谷道：“自此以后，你就叫我老二何如？”王佩兰把嘴一拨道：“倪阿有格号福气，拨陈文仙晓得仔是，反得来好白相煞哉。”秋谷道：“陈文仙倒向来不是这样的人，你不要混冤枉他。”王佩兰道：“阿唷，倒会帮笃嘅，阿是说仔耐格相好，耐来浪帮俚哉？”说得大家笑了。

秋谷暗想：“王佩兰面貌虽然不错，说起话来着实有的醋意，只怕性情不好，比不上陈文仙的阔大和平，这种人做了他，恐怕没有什么趣味，便觉得心上冷了好些。”又转一个念头，想道：“虽然如此，但是做个把信人，不过是逢场作戏的勾当，合着脾气的多走两次，性情不好的少去两趟，又不是要娶他回去，何必拣得这样顶真？”这般一想，便决计想要做他，要想把陈文仙和王佩兰做个一箭双雕，方才满意。

闲话休提，只说秋谷等三人随意坐下，见房间甚是宽阔，陈设极精。房内一个娘姨，一个大姐，也甚是伶俐，应酬得颇为周到。秋谷坐了一会，因修甫有事要走，便也走了。自此秋谷在王佩兰院中连吃了几台酒，接连碰了两场和，倒着实的报效了几

天。秋谷和佩兰两人差不多都有些意思。

有一天，秋谷独自一人到佩兰家来打茶围，佩兰恰好在家，亲手替他脱了长衫，挂在衣架上，请他坐下，自己坐在旁边，用一把雕翎扇轻轻的与他扇风，笑道：“今朝一千仔来，清清爽爽倒无哈。”又低声说道：“耐要来末，一千仔来好哉，啥事体同仔几花朋友闹得一塌糊涂，倪要说两声闲话才无拨空，格末叫讨气。”秋谷听了甚喜，问他有什么说话，佩兰笑道：“倪想仔闲话，要问耐末，耐倒勿来；故歇耐来仔，倪格闲话倒又忘记脱格哉。”秋谷一笑，明知他是一句随口应酬的话，也不追问。佩兰忽问秋谷道：“格两日耐陈文仙搭阿去？”秋谷道：“不去。”佩兰把指头在秋谷额上推了一下道：“耐末再要瞞倪，唔笃老相好，阿有勿去格道理？耐格鬼话也说得勿像哏。”秋谷也笑了。两人谈了一回，无意之中谈到如今堂子里的倌人，做起客人来也有许多难处，王佩兰道：“故歇格客人，划一来得讨气，做起倌人来，东边做仔一个，西边再做一个，旣拨一定格地方，做到仔后来，做起来去，总归旣拨要好格倌人，耐想客人脾气勿好，东做做，西做做，倌人阿会搭俚要好？”正是：消受莺花之妒，梅子含酸；欲争邢尹之妍，蛾眉暗画。欲知后来何如，请看下回便知分解。

第四十四回 有情人都成新眷属 懊恼记重仿玉台文

且说章秋谷听了王佩兰的说话，不觉对他笑道：“你的说话，虽是不差，也看信人的脾气，碰着个会吃醋的信人，就要把客人吃住，不放他到别处去，再做别人。也有性气好些的，做了客人，却也并不是这个样儿，就如陈文仙，我做他将及两年，虽不见得十分要好，却是大家客客气气的，从没有看见他和人吃醋，不像你这般脾气，就和山西老表一般，一身儿都是酸气。”

王佩兰听了，不好意思起来，洋洋的走了开去，道：“耐格两声闲话，倒诧异笃哝，倪啥辰光搭陈文仙吃醋？耐倒说拨倪听听看，耐欢喜陈文仙末，只顾到俚搭去末哉，倪阿好叫耐勿去，为哈要牵牵连连，拿倪一淘说？倪末搭俚吃格啥醋？耐自家想想看，勿要缠错仔人。”秋谷晓得堂子里信人，最犯忌的是说他吃醋，况秋谷和王佩兰还没有落过相好，自然更加避讳的了，因此笑了一笑，便也不提。两人谈了一会，秋谷叫娘姨取过长衫要着，王佩兰一把拦住道：“耐着仔长衫，要紧到啥场化去？”秋谷佯笑道：“我不到别处去，要回栈去睡了。”王佩兰鼻子里哼了一声，似笑非笑的道：“耐末要紧到陈文仙搭去，阿怕倪勿晓得，今朝倪定规勿许耐去，看耐有啥格法子。”秋谷却故意笑道：“你不许我去，把我留在此间做甚？”王佩兰面上一红，假作没有听见，口中说道：“勿然是倪也勿来叫耐勿去，故歇耐再要瞞倪末，倪定

规勿成功。”说着，半真半假的，趁势往秋谷身上一坐，撒娇道：“倪勿来，耐下转阿要实梗。”秋谷也随随便便的和佩兰鬼混一回。看看钟上已经两点多钟，秋谷故意立起身来，像个要走的样子。佩兰嗔道：“耐阿是咦要去哉？”秋谷低声笑着学他的话道：“勿去末无啥事体嘛，倪两家头来碰对对和阿好？”佩兰吓的啐了秋谷一口，羞得别转头去，面上发起烧来，秋谷兀自假意要走，佩兰一手拉着秋谷的衣袖，道：“勿要来浪假痴假呆哉，搭我去坐来浪。”秋谷问他可有什么话说，佩兰说不出来，只把秋谷瞪了半日，一声不响。娘姨在旁说道：“二少爷勿要去哉，倪先生从来勸自家留个歇客人，挨着耐格二少爷，还是头一转来嘛。”秋谷方才一笑无言，娘姨开上稀饭来吃了，伏侍佩兰卸过头面，掩上房门，大家退出。这里章秋谷和王佩兰一个是敷粉欺朱，平叔莲花之面；一个是飘烟抱雨，小蛮杨柳之腰，自然是人面田田，脂香满满，不消说是一双两好的了。

只说秋谷一连在王佩兰家住了几天，陈文仙院中，竟绝迹不去，王佩兰又说陈文仙的品行如何不好，娘姨们的应酬更不讲究，叫秋谷不要再去做他。秋谷口中含糊答应，心上虽然不信，却就此陈文仙家的踪迹疏了好些。

忽一日，王佩兰竟敲起章秋谷的竹杠来，要他打一支十五两重的金水烟袋，秋谷大为诧异，欲待不答应他，恐怕当面受他的奚落；若要当真去和他打造，不但对不住陈文仙，连自己也对不起。回想自家在花城香界之内整整混了五年，也颇颇的有些名气，就是一等再时髦些的倌人，从没有这样大敲竹杠，所挥霍的都是面子上的银钱，自家其实所费不多。旁人看了他的豪华气概，差不多就像个有名的阔客一般。每每见那一班曲辫子的客

人，和信人去买这样，办那样，鞠躬尽瘁的一种光景，笑他是个大大的瘟生。不料如今轮到自家身上，也被王佩兰当作瘟生看待，敲起大注的竹杠来。懊悔当初不该钻头觅缝的去做他，如今却弄得这般结局，觉得王佩兰这个人势利异常，全没有一些情义。便又想着陈文仙，做了多时也没有敲过他的竹杠，可见如今世上，都是王佩兰一路的人，要如陈文仙这个样儿，已经难得的了。当下笼笼统统的答应了他一声，王佩兰便正色道：“耐答应仔，是要去拿得来格喲，勿要故歇末答应，歇仔两日绰倪格烂污是倪勿来格喲。”秋谷见王佩兰惟利是图，含着一腔怒意，面子上不露出来，故意笑道：“我既然答应了，停两日自然拿来，难道我是哄你的么？”王佩兰听了，见秋谷说得斩钉截铁，料想不是假的，方才满心欢喜，喜孜孜的放出满面春风。又问他几时打好，秋谷道：“这却我也不知，要去问那银楼里头方得明白，大约一礼拜只怕也差不多了。”佩兰屈着指头算道：“今朝是礼拜一，耐礼拜日仔拿得来，阿好？”秋谷勉强点一点头，坐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起身要走，佩兰送到楼门，又千叮万嘱的，叫秋谷不要忘了。

秋谷出了王佩兰家，心想王佩兰这般可恶，想要把他处置一番，一时又想不出什么主意，只好到了礼拜日，慢慢的耽搁他，叫他自家晓得，不来开这口儿也就罢了。一面想着，脚下随便乱走，低着头只往前撞，不知不觉早出了兆贵里的巷堂。只听得迎面有人叫了他一声，秋谷抬头起来一看，却是贡春树，手中拿着一卷不知是什么东西，正要举步进巷，恰见秋谷低头急走出来，故而叫了一声。秋谷立住了脚，含笑问道：“你到兆贵里，可是去寻我的么？”春树笑着点头，秋谷又问他手内是什么东西，春

树道：“就是要给你看的那个手卷，我一连几天不得功夫看你，今天特地带着手卷前来看你一趟。一来要请教你的珠玉，二来请你看看这个手卷的笔意画得如何。”秋谷道：“我刚在王佩兰家出来，要想回去，此间立谈不便，还是回栈去坐一回儿罢。”春树应允，两人同到吉升栈来。到了栈内，走进房内坐下，秋谷就把贡春树手内的手卷取了过来，打开细看，只见那一幅纸儿约有二尺余长，绫锦装潢十分华丽，上面画着一座工细楼台，纱窗半掩，青琐横斜，高高的吊起一挂湘帘，栏杆屈曲，映衬着楼外边几树垂杨，随风飘拂；垂杨之下，便是一湾流水，停泊着几只画船。那楼窗内倚着一个美人，露着半身，凭栏凝睇，春山敛恨，秋水含颦，微微的带着病容，丰神酸楚，那一双眼光紧紧的注在楼下一只船上；船头上也立着一个少年，玉立亭亭，丰仪整洁，和春树甚是相象，呆呆的仰望高楼，四目相视，神气之间画得甚是活泼。发纹衣褐，工细异常，大有赵子昂的笔意。

秋谷看了一回，赞道：“这一个手卷居然画得不差，却像个近时名家的手笔，可是吴友如画了么？”春树道：“不是吴友如，听说已经死了几年，这个手卷是我们常州一个画家名叫黄松寿画的。”秋谷不语，只点点头。春树便接过手卷把后面放开，见后面空着丈余长的素纸，摊在台上，道：“就请你的大笔一挥，何如？”秋谷摇头道：“这些事儿，我素来没有弄过，我还是和你做一篇四六序文，这题的一层，你赶紧去请教别人，我却不能破例。”春树见他不肯，也只得罢了，把手卷收起，向秋谷笑道：“你既然一定不肯，我也不能勉强。只把那一篇序文，快快做来好待我开开眼界。”秋谷笑道：“你还是这般性急，待我慢慢的想起来，你却不要在旁打岔。”说着，便立起来在房内走了几步，不

到一刻钟，腹稿已经打好。却笑向春树道：“我想做一篇短短的四六，题目就叫《懊恼记》，你那一个手卷，索性也叫他做《懊恼图》何如？”春树拍手叫好。当下秋谷取了一张冷金笺铺在案上，提起笔来，飏飏的便写一笔赵松雪的行草，就如兔起鹘落的一般，写得满纸上龙蛇飞舞。春树见他写得神速，差不多就是个再生的曹子建、转世的温八叉，暗暗的心中佩服。不一会，秋谷已是写完，把笔一掷，立起身来，笑道：“虽然潦草成文，幸而还没有不通之处，你来看看，如有不妥的地方，我们大家酌改。”春树笑道：“你又来说违心之论了，老实说，我们做出来的文字，无论再是不通，总还比近来的名士文章高了几倍。况且你的四六也极好的了，我们一班同辈之中，那里赶你得上？”秋谷一笑无言，春树便走近案前，看时，只见写着道：

琵琶沦落，商妇工愁；小玉多情，十郎薄幸。所以情天不老，韩寿圆割臂之盟；密约难忘，徐令合惊闺之镜。彩鸾已嫁，嗟绿叶之成阴；飞燕重来，笑花枝之独照。未还珠于合浦，先种玉于蓝田。扬州杜牧之狂，太白西川之痛。桃花易老，银汉难通，此《懊恼记》之所由作也。则有门承通德，家庆弹冠，刘晏七龄，能为正字；邺侯四岁，解赋方圆；少登北海之堂，长有羊车之誉。而且何郎怀袖，春留十日之香；李泌丰神，夜抱九仙之骨。长卿善病，叔宝多愁，未逢绿绮于临邛，先得倾城于吴会。罗敷相见，遗玉佩以归来；卓氏私奔，脱貂裘而换酒。天上双星之会，碧落团圆；人间倩女之魂，红销惆怅。盖飘萧华发，依然卫玠之姿；落拓江湖，未改潘安之度。三生慧业，一见倾心；蚌已含珠，人难化鹤。海天蜃气，辨幻影于楼台；情海生波，更惊心于风雨。匆匆

归去，歌残白练之裙；好好题诗，剔破桃花之纸。花开造次，心未死而先灰；莺苦丁宁，泪将流而未敢。公河莫渡，指白水以为盟；比翼相欺，愿青天之作证。从此相思刻骨，远梦惊心，丁香之眉结难开，莲子之心期终苦。押衙已死，叱拨何来？碧血招魂，黄衫安在？使君打鸭，可怜花底之鸳鸯；公子思乡，谁解笼中之鹦鹉？愁如春水，不解西流；泪似大江，还期东去。嗟乎！冯京宅里，何来金带之招？温峤堂前，未有玉台之聘。当年相遇，愿为连理之枝；他日重逢，长作相思之树。

春树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朗吟了几遍方才放下，向秋谷道：“这一篇四六做得香云缭绕，花雨缤纷；词意缠绵，文情宛转。真是个鹿锦凤绫之艳，珊瑚玉树之珍。我们实在望尘不及，甘拜下风，但是一样，把我却抬举的过份了些。虽然一字之褒，荣于华袞，我自家心上，却总觉有些过意不去，当不起这样的揄扬。”秋谷大笑道：“文字中的褒贬，扬之可使上天，抑之可使入地，有什么一定的讲究，你果然自家过意不去，只把我这一篇文字当作是说的别人，何必要这般呆实？”说得春树也笑了，春树又道：“我把你这一篇草稿带去给修甫他们大家看看，明天在密采里请你们吃顿大菜，你可有功夫到么？”秋谷道：“你请我吃大菜，那怕再没有功夫，也要到的。”春树大喜，叮咛而别。

到了明天晚上，春树果然亲到栈中，邀着秋谷同到密采里。坐了不多一会，修甫等大家都已到来，又有几个常州乡亲，秋谷素不认识，一一的招呼过了。末后，又走进一个人来，一进房间就向主人作了一个大揖，众人觉得甚是好笑，原来不是别人，就是那有名饭桶、第一瘟生的金汉良，秋谷不觉格声一笑，金汉良

抬头一看，见是章秋谷，心上就吃了一惊，暗想：“今天真是倒运，恰恰又遇着了这个冤家。”勉强大家入座，这一席是章秋谷倡议不要叫局，为的是大家好细细的谈心，若一叫了局来，众人个心便一齐移到信人身上，没有说话的功夫。当下坐定之后，贡春树便取出秋谷做的那一篇《懊恼记》来，给修甫、小屏等大家传看。修甫等看了一遍，一个个极口称扬，秋谷不免谦让几句。春树又把那一个手卷交与修甫，要请他们大家题些什么，修甫、小屏齐声说道：“我们构思颇迟，那里赶得上你们的这般神速，万不能即席挥毫，你一定要我们当场献丑，只好把这个手卷我们带了回去，慢慢的构思起来，可好？”春树拱手应允。

这一席因没有叫局，大家谈得十分热闹，只有金汉良一人，坐在席上，没有人去理他，呆呆的听着众人讲话，却又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东西，自家觉得没趣起来，四边一看，见章秋谷的那一张草稿，众人看过之后没有收起，还在那桌子中间。金汉良伸手取了过来，约略看了一遍，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因要卖弄他自家的才情，假充通品，便闭着眼睛，摇头拍手的做出许多丑态，竟高声朗诵起来，不知不觉的念出多少骑马句子，还有无数的白字，这一来早把众人的话头打断，都看着金汉良，暗暗的好笑。金汉良还是一毫不觉。正是：浣花笺纸，凄凉金缕之歌；杨柳楼台，懊恼玉钩之梦。欲知后事，请听下回。

第四十五回 说官话小子无知 困春愁萧娘多病

且说章秋谷等听得金汉良念出许多白字，甚是好笑，章秋谷便埋怨贡春树道：“今天我们一班朋友，都是性命之交，正好趁此良宵，快谈风月，为什么偏要带着这一个蠢货，被他搅得满座不欢？难道这样的一身俗骨畜生，你还要和他来往么？”春树听了，也觉有些懊悔，忽又笑道：“他这样混混沌沌的人物，正好给你做一味下酒的嘉肴，比到用《汉书》下酒还要胜强百倍呢？”秋谷听了，忍不住狂笑起来，修甫等在旁听得分明，一个个放声大笑。金汉良正在那里念得出神，那里去管他们是笑的什么，也万想不到笑的就是自家，还在那里提起了毛竹一般的喉咙，念得十分得意。众人虽然惹厌，也只得由他。好容易一会儿的工夫，才算念毕，方才咳嗽一声，吐了一口浓浓的涎沫，抬起眼睛，打量众人时，见秋谷等还是笑容满面，心中暗想：“幸而我今天显了一显才情，他们就登时瞧得起我来。”又见章秋谷今天没有开口取笑着他，心上更是欢喜。不料这一阵欢喜，顿时忘了平时的顾忌，不觉露了他的本来面目出来，便张牙舞爪的立起来，打着那不三不四的官话对着众人说道：“像这样的文章，兄弟小时也曾读过，记得还是十九岁的时候，先生叫兄弟念了一部古文，后来又出了几个什么论题，要兄弟做甚么策论，兄弟却也很费了些功夫。可惜现在荒了多年，只怕做出来，没有这般的顺口了。”众

人听他打着一口京腔，南腔北调的，十分可笑。

章秋谷忍不住问金汉良道：“金汉兄是什么贵班？想就要到省的了，果然你们官场中人，毕竟有些儿气派，不要说是别的，就是你这一口京腔，也说得十分圆熟，比那戏子唱的京调，倌人说的苏白，觉得还要好听些。”金汉良听章秋谷问到他的功名，这是他生平第一件快心得意的东西，正要逢人卖弄，只把他得意的身子摇了两摇，好像一个身体都没有放处的一般，只见他满面精神的说道：“兄弟是个尽先候选知县，现在已经指了直隶的省分。不瞒你老哥说，兄弟报捐这个知县，倒也很费了一笔大钱，如今打算就要到省去领了制台的咨文，再进京去引见，早些到省，或者当个什么差使，也好捞转两个本钱，到底这般做官的赚起钱来比到那做生意容易多了。”说罢，哈哈大笑。章秋谷听到此际，实在忍不住了，便驳他道：“你既然是个候选班，该应归部铨选，怎么又平空的指起省来？况且向来的章程，大凡各省报捐的候补人员，都要先行引见，领了部里的文凭方能到省。你金汉兄才说要先去领了制台的咨文，再去引见，请问这制台的咨文可是给皇上的么？”金汉良听了，知道自家说错了，面上红了一阵，老着脸皮说道：“这是他们引见过的人员来说的，他们是过来人，说的话儿，料想不错。只怕还是你章秋翁记错了罢。”秋谷忍住了笑，又道：“想必是你金汉兄做了吏部，和他们改了章程？我本来没有捐过功名，那里晓得这里头的规矩！”说得金汉良面上一红一白，好不难过，还亏待他脸皮甚厚，捱了一回，也就罢了，便不和秋谷说话，又同贡春树谈心起来。

秋谷见他不知羞耻，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老面皮，竟奈何他不得。想了一会，便又向众人说道：“我有一个笑话，讲给你

们大家听听何如？”众人估料一定又是骂着金汉良的笑话，都要听他又编出什么故事来，大家齐声说好，秋谷笑说道：“那公冶长不是会听鸟语的么？你们却不晓得公冶长还有一个兄弟叫作公冶短。”春树等听了“公冶短”的名字已忍不住先笑起来，秋谷又道：“那公冶长能解禽言，不料这公冶短也有一般绝技，能通兽语。公冶短的住房间壁是个磨豆腐的磨坊，养着一个驴子，每天四更起来，把这驴子上了笼头叫他磨麦。不想有一天，这驴子忽然带着笼头乱进乱跳，高声大叫起来，叫得驴主人恼了，把鞭子狠狠的打他，谁知打者自打，叫者自叫，凭你怎样的乱抽，他还是叫个不住，这驴主人诧异得了不得，连忙过隔壁去请了公冶短来，和他说了，要他听听这驴子说的是什么话儿。公冶短走到驴子身边，仔细听了一会，驴子还在那里昂头掉尾的嘶鸣，似有得意之状。公冶短听了，把头摇了一摇，侧耳再听一回，依然不懂，公冶短焦躁起来，抢过一根鞭子。”

秋谷说到这里，走过来把手在金汉良肩上一拍道：“把那驴子狠狠抽了一鞭，口中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生，放着好好的话儿不说，偏要学起蓝青官话来，你这样的畜生，人格还没有完全，配说什么官话！难道你也想学着他们一班捐官的人报捐了什么州县，去到省候补么？’”众人听了，这一阵笑声就如那春雷震耳，一个个笑得话都说不出来，贡春树笑到极处，一个不留神，竟连人连椅望后一仰滚在地下，还在那里大笑。众人正在笑得有趣，猛然听见“扑通”一声，急急的看时，见贡春树跌在地下，一张椅子也倒在一旁，众人更加好笑，秋谷连忙过去把春树拉了起来。

金汉良被章秋谷的一场笑话，说得他满面通红，又被众人这

一阵笑声笑得浑身出汗，待要认真发作起来，料想他们口众人多，那里说他得过，只得勉强忍住了，觉得自家面上一阵阵的热气直升上来，直把他气得坐立不安，好生难过，坐在席上，如坐针毡一般。巴得他们吃完了，立起身来，金汉良急急的穿好长衫，就如那笼中鸟雀、网内鱼虾，连忙别了主人，飞一般的逃了出去。这里众人说说笑笑，一路回来，又去打了几个茶围，方才分手。

到了礼拜日的那一天，王佩兰因秋谷几天不去，晓得事情有些不妙，起了一个绝早，梳好了头，竟到吉升栈内来看秋谷。其时约有十点多钟光景，秋谷尚未起来。当差的进来叫醒秋谷，睁眼一看，见王佩兰扶着一个大小姐，婷婷袅袅的进来，就坐在秋谷床上，向秋谷嫣然一笑，说道：“耐倒好格几日天勿到倪搭去，倪牵记得来。”秋谷也作苏白答道：“好哉，勿要来浪生意劲哉。”佩兰嗤的一笑，把秋谷拧了一把。秋谷披衣坐起，问他为什么来得这般早法，佩兰道：“为仔耐几日勿去，常恐耐有啥格勿舒齐，所以倪来看看耐呀。”秋谷含笑道：“多谢多谢，看是不敢当的，你有什么事情，只顾请说。”佩兰道：“倪也无啥别样事体，就是格支烟筒，耐今朝好去拿得来哉哋。”秋谷假作失惊道：“该死该死，我竟忘了，没有到银楼去定，只好等回儿再去的了。”王佩兰见说，不依道：“耐前日仔搭倪说得明明白白，今朝啥格假痴假呆，说忘记脱哉，耐吃饭困觉阿会忘记？倪勿要，耐豪燥点去搭倪拿得来。”秋谷只是笑，也不说拿，也不说不拿。王佩兰见秋谷不肯，焦躁起来，拉着秋谷的手，着紧问道：“耐到底阿去搭倪拿介？”连问几声，秋谷并不开口，王佩兰更加着急，把秋谷乱推道：“耐说喏，啥一声勿响哉呀。”秋谷方开口笑道：“你也不要拿什么烟筒了，倒是我去拿一把斧头来，送你用用罢。”

王佩兰听了，跳起来嚷道：“偁笃听听看，说出来格闲话，阿要气煞仔人，耐自家绰仔倪格烂污，倒说倪敲耐格竹杠，耐格人阿有良心？”秋谷笑道：“有了良心，还肯敲客人的竹杠么？”王佩兰听秋谷的话一句紧似一句，更觉生气，冷笑一声，一言不发。秋谷也不理会，跨下床来，洗脸漱口，诸事完毕，回身仍旧坐在床沿，向佩兰笑道：“为什么半天并不开口，可是没有和你去拿烟袋，所以生了气么？”佩兰冷冷的答道：“倪末陆里敢生气，只要耐二少爷勿生仔气末是哉。”停了一停，又道：“倪要耐拿一只烟筒，也不算敲耐格竹杠哝，耐勿情愿末，好好里说末哉，倪也无啥希奇，勿壳张耐当时未来浪答应，骗得倪欢喜煞，到仔故歇，原是放仔倪个生，还要说倪敲耐格竹杠，耐倒直头好意思格。”说着，就低下头去，眼波溶溶，好像要流下泪来的样子。又道：“故歇倪房间里格排娘姨，才晓得耐来浪搭倪打金烟筒，连搭仔楼下底格本家，才晓得哉，停歇歇俚笃问起倪来，耐是生来无啥要紧，倪阿好意思说得出。”秋谷听他说到此间，不觉已有几分怒意，又听他说道：“耐故歇就是拿拨仔倪，一塌刮仔几百洋钱格事体，耐二少爷实梗格场面，也勿在乎此哝。老实说，推扳点格客人，送仔倪两副金钏臂，倪理也勿去理俚，勿要说落啥格相好哉，耐末。”说到此，口中顿了一顿道：“再要说倪敲竹杠。”秋谷不觉笑道：“如此说来，反是我得了便宜了？”王佩兰面上也红了一红，星眼流波，蛾眉半锁，瞅了秋谷一眼，又道：“耐是有名气格客人哝，故歇为仔一只烟筒，放倪格生，倪是就不过坍仔点台末哉，耐为仔格点点小事体，倒卖脱自家格牌子，倪搭耐想起来，啥犯着嘎。”秋谷听王佩兰说得十分尖刻，不觉勃然大怒，面上已经红了，勉强捺住了怒气，冷笑道：“我不过和你说句玩

话罢了，难道真要绰你的烂污么？此刻我就同你一同到银楼去何如？”佩兰听了，方才大喜，顿时眼笑眉开的道：“倪也晓得耐勿是格排滑头码子，推扳点客人，倪也勿肯做哩哏。”秋谷不待说完，截住了道：“不用说了，我叫人去雇部马车，我们一同就去。”

恰好那一天阴沉沉的，没有日光，甚是凉爽，佩兰此时心满意足，再不多言。一会儿马车放到门前，佩兰叫跟来的大姐先自回去，同着秋谷坐上马车。马夫问明去向，加上一鞭，直向杨庆和门前停下。秋谷因和那杨庆和的老班杨宝宝素来相识，向有往来，便同着佩兰下车，进内和那柜内管帐的先生说明要打一只金水烟筒，大约十四五两的光景，明天就要来拿。管帐的听说明天就要，踌躇道：“明天恐怕打造不来，可好略停两日？”秋谷和那管帐的再三商量，央他连夜赶做，管帐的却情不过，只得点头。秋谷略坐一会，拱手辞别。王佩兰不肯放他回栈，便直到兆贵里来，王佩兰欢天喜地的同着秋谷进去，那一种要好巴结的情形，竟比往常时加了几倍，难以尽述。

留秋谷吃过了饭，王佩兰要坐马车到张园去，秋谷也同王佩兰坐了一马车上，到张园泡了一碗茶，坐得不多一刻，只见一个馆人从上首转了过来，态度温存，风姿淡雅，走到秋谷面前，朝他点一点头，停住脚步，微微含笑，似欲有言。秋谷看时，见是陈文仙同院住的馆人金湘娥，也朝他笑了一笑。湘娥悄问秋谷道：“耐阿晓得文仙来浪生病呀？”秋谷吃了一惊道：“我几天不去，不晓得院内的事情，他为什么又生起病来？”湘娥道：“为仔耐几日勿去，认仔耐动气勿来哉，难末心浪一径勿舒齐，格两日局才勿出，才是倪搭俚代格，耐今朝阿去看看俚呀？”秋谷点了一点头道：“我停回晚间就去，托你回去和他先说一声。”湘娥应

允，也不坐下，姗姗的去了。王佩兰虽坐在秋谷对面，却并未留神，不去理会，只认做金湘娥也是秋谷做的相好。候他去了，方向秋谷笑道：“耐格相好倒多笃哧。”秋谷笑而不辩，心上却很记忆着陈文仙，要想张园出来就去看他。王佩兰死命的拉住，那肯放松，撒娇撒痴的定要秋谷送他回去。秋谷摆脱不来，只得把佩兰送到院中，一同进去，佩兰提起了全副的精神，应酬秋谷。无如秋谷心上想着陈文仙，总有些无精打采的样子，佩兰也猜不着他有什么心事，只是伴住了，不肯放他。

到得差不多十二点钟，秋谷立起身来，一定要走，佩兰拦阻不住，发起极来，喊道：“唔笃豪燥点来哩，二少爷要去哉。”就这一声喊里，后房房外跑进四五个大姐娘姨，一齐拥上，竟是打了一个拷拷圈儿，把一个章秋谷团团围住，好像那杨国忠的肉屏风、石季伦的锦步障，一些儿水泄不通，七张八嘴的挽留，七手八脚的乱扯。秋谷见此光景，暗中好笑，料想走不脱身，只好安心住下。

这一夜，王佩兰尽力应酬，倾心巴结。双钩抱月，半面偎云；花飞锦帐之春，水满蓝桥之路。若换了差不多些的客人，早已被他迷得丧心失志。当不得章秋谷歌场酒阵阅历多年，那一样事儿没有见过？近数年来，更是结束铅华，屏除丝竹，差不多就有些杜司勋梦觉扬州、王摩诘西风禅榻的光景，不过是借着这载酒看花，消遣那牢骚郁勃，所以凭着王佩兰如何做作，只是淡淡的勉强应酬，看看佩兰的一片虚情假意，反觉得有些惹厌起来，越发把一个陈文仙深深的印入脑筋，竟有些儿丢撇不下。正是：疑云怨雨，缠绵宋玉之情；金枕银环，辜负丁娘之索。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争闲气怒掷缠头 恶跳槽气伤名妓

却说章秋谷在王佩兰院中住了一夜，明天不到九点钟时候，秋谷已自起来。佩兰也便惊醒，见秋谷起身，连忙也揉一揉眼睛，跨下床来，不肯再睡。秋谷暗暗的好笑，便披上长衣匆匆要走，王佩兰一手拉住道：“故歇辰光，耐要紧到啥场化去？就是要去，看侬笃格相好，晏歇点也正好勒。耐看耐格辫子啥格毛得来，实梗样式阿要倪来搭耐打条辫子，吃仔点心，慢慢交去末哉？”秋谷本要径到陈文仙院内去看他的病，看看钟上还不到十点钟，也觉得似乎太早，料想他们还没有起来，便点头应允，就在窗口藤椅上坐下。王佩兰取了牙梳发篦过来，立在秋谷身后，替他慢慢的拆开，先疏通了头发，又用发篦编了一会，然后编起辫子来，编好之后，又用刨花水刷了又刷，直把秋谷的一条辫发刷得没有一根乱丝，黑漆漆的宝光如镜，方才完事。又问秋谷要吃什么点心，秋谷道：“还是去叫碗面来的好。”佩兰晓得他平日爱吃九华楼鸡丝面，便叫相帮到九华楼去叫了一碗钱六分的生川鸡丝面来。秋谷吃了，王佩兰便坐在秋谷旁边，对镜梳洗，却把一个身子斜倚在秋谷身上，低声笑道：“倪搭耐打格辫子阿好？勿是倪来里说，别人阿肯实梗呀。”秋谷见王佩兰睡态未消，余香犹腻，娇波流慧，顾盼生妍，不由的心中一动，暗想：“王佩兰这般姿态，也算蛾眉队里一个出色的人才，可惜他看待客人没有一些儿

良心，只晓得一味的混敲竹杠，将来一定没有好好的收成。”想了一会，方才立起身来。王佩兰挽留不住，又咬着耳朵叮嘱了一番，叫他晚间务必要把金水烟筒带来，秋谷微笑答应。

出了王佩兰家门口，径到陈文仙家来，走上扶梯，相帮高叫一声，只见陈文仙的娘姨宝珠姐蓬着头走了出来，正和秋谷打个照面，登时满面上堆下笑来，道：“咦！二少爷，多日勿来哉，倪先生牵记得耐来勒浪生病，房里向去坐坐。”推着秋谷的背进房坐下，陈文仙本来尚未起身，被宝珠姐在外间说话惊醒，听得秋谷到来，心中大喜，便坐起身来。秋谷见文仙已经坐起，一直到床沿坐下，握着文仙的手，正要问时，只听得文仙先说道：“二少爷，耐一径勿来，倒好意思格。”说到此际，便顿住了不说下去。秋谷看他云鬓恹恹，不施脂粉，果然消瘦了好些。心上好生怜惜，要想几句安慰他的说话，却急切里一时想不出来，只紧紧握住他的手，彼此默然。文仙又道：“倪是一径耐待差歇耐，耐别地方去做仔相好，倪搭勿来末，只要凭耐格良心末哉，倪做客人，总不过实梗样式，呒拨啥格别样花头，勿象别人，有多花迷人格功架。”说着，又低下头去，玉容寂寞，眉黛含颦，大有凄凉之态。秋谷觉得甚是过意不去，只得着意温存了一会，文仙方才有点笑容，秋谷问他可有什么不快，文仙道：“倪人是倒也无啥，就是心浪向勿舒齐，勿晓得啥格道理。”一面说着，便走下床来，秋谷直候他梳洗完了，方把王佩兰敲竹杠的一层事情细细的告诉了陈文仙。文仙听了，心上自是畅快，面上却冷冷的道：“唔笃两家头，实梗格要好，耐去搭俚拿一支金水烟筒，也无啥要紧。”章秋谷知他醋意未消，便抱着文仙坐在膝上，密密的说了一回，文仙面有喜色，故意说道：“格是耐自家情愿格，勿

关得倪啥事，勿要隔仔两日，再要说倪敲耐格竹杠。”秋谷连连摇手道：“你只管放心，我难道肯说这样的话么？”文仙方才不说。

秋谷到得天晚，便到杨庆和银楼去了一趟，把那昨天定打的金水烟筒取了回来，共是十四两金子，连工钱在内，合要七百三十块钱。秋谷带了金水烟筒，却不到兆贵里去，一直到吉升栈来，把烟筒交代当差的，又叫了几句说话。方到兆贵里来，王佩兰见秋谷进来仍是一双空手，不觉登时变了面色，连忙问道：“金水烟筒啥勿搭倪拿得来？”秋谷道：“我刚刚去了一趟，要停一会儿方有，我叫当差的在那里坐等，一直拿到你这里来，今天决不能绰你的烂污，你放心就是了。”佩兰听了，方才转过面皮，笑逐颜开，春风满面。这一刻时候，王佩兰恨不得要把个章秋谷心坎温存，眼皮供养，要哄他这一支金水烟筒。

秋谷坐了一会，向佩兰道：“我今天本想要请几个客人，就此刻吃了一台罢。”佩兰更是欢喜，连忙关照下去，秋谷一面写票请客，一面叫摆起台面来。不多时，请客已经来了，写好局票交与相帮，大家入席。秋谷却添叫了一个陈文仙，王佩兰看见，连忙伸手过去把那一局票抢了过来，撕得粉碎，口中咕嘈道：“耐说陈文仙搭勿去哉，故歇为啥要去叫俚格局？”秋谷笑道：“你不用这般着急，我为今天客人太少，叫的局又不多，所以多叫一个，台面上热闹些儿，并不是要再去做他。”王佩兰嗔道：“倪勿要呀，耐末总是实梗。”秋谷暗暗好笑，便把王佩兰拉了过来，低低的说了几句，佩兰方才依了。秋谷又重写一张局票，交代下去。不多时，陈文仙已经来了。走进房内，叫了一声，便默然坐下，一言不发。秋谷只顾应酬客人，并不理会。王佩兰见此光景，心中暗喜，倒与陈文仙问答几句，秋谷摆了二十杯庄，要

人代酒，方回头过去将两杯酒递与陈文仙，文仙一气饮干，王佩兰也代了几杯。这一席酒不觉已吃到十点多钟，将近散席，王佩兰等来等去，候了多时，不见当差的到来，便伏在秋谷肩上悄悄的问他，为什么金水烟筒还不送来，秋谷故意诧异道：“这奴才真是没要紧，为什么不赶紧送来？此刻已经十点多钟，大约也差不多了。”说着，早搬上干稀饭来，大家随意吃了些儿，起身散座。

其时叫来的局已经散尽，惟有陈文仙催了几趟转局，兀自坐着不走，王佩兰看看陈文仙的面孔，着实诧异。连那班客人也奇怪起来，王佩兰正和秋谷在那里附耳密谈，陈文仙立起身来要走，被秋谷一把拦住道：“慢些儿，我还有话说。”文仙佯嗔道：“台面也散哉，独剩仔倪一千仔坐来浪，算啥嘎？”秋谷道：“你为什么这般性急，难道说一句话的功夫都没有么？”文仙方立住脚问道：“有啥格闲话，豪燥点说哩。”秋谷尚未开口，只见门帘一起，堂差的高福走了进来，手中拿着一支金水烟筒，黄澄澄的，辉煌夺目。王佩兰一见，喜得娇含杏靥，笑晕梨涡，那搓酥捏粉的脸上喜孜孜现出两朵红云，粉融融添了一团春色，轻移莲步，走近前来，正要伸手去接，高福把身子往后一退，转过身来交在秋谷手中。王佩兰觉得有些没趣，见秋谷把金水烟筒接在手中，王佩兰的一双俊眼，就跟着秋谷的金水烟筒周围乱转，心上早突突的跳起来，眼花缭乱的看不清楚，定了一定心神，方才看见秋谷手内的那一支金水烟筒打造得十分工细，雕镂精巧，光彩照人。修甫等也走近前来一同观看，都说：“果然打得不差。”大家心上都觉得章秋谷此举有些瘟气，只有贡春树心中暗想：“秋谷平日时常说别人是个瘟生，如今轮到自家身上，也做起瘟生来

了，可见得‘色’之一字最易迷人，章秋谷这样的花丛老手，都受了他的圈套，其余的人，可想而知，更不必说的了。”正在彼此疑惑之际，只见秋谷笑问王佩兰道：“你看这一支烟筒如何？”王佩兰此际得意已极，并不言语，只笑着点点头。秋谷又回过脸来问陈文仙，陈文仙道：“打工倒无啥，倪看也无啥希奇。”秋谷一笑，王佩兰却瞧了陈文仙一眼，微微冷笑，大有看不起他的样子，不提防秋谷把那一支水烟筒竟自递在文仙手内，向他说道：“我自从做你将及两年，从来没有敲过我的竹杠，我如今送你一支金水烟筒，好等那一班专爱银钱死敲竹杠的倌人看个样儿，我姓章的并不是不肯出钱的客人。”文仙把金水烟筒接在手中，笑迷迷道：“谢谢，耐晏歇请过来。”说罢，也不作别，往外便走，三脚两步去了。王佩兰万料不到章秋谷使出这一着棋子来，见了这般光景，这一来，就是那石破天惊、云垂海立也没有这样的惊奇。这一气非同小可，真似那冷水淋头，闷雷击顶一般，直把一个王佩兰气得来脸泛秋霜，眼流珠泪，面青唇白，半晌无言。到了这个时候，方才懊悔自家差了主意，不该一味的混敲竹杠，做出那一副神情，恰恰的钉头碰着铁头，遇着了个花柳惯家、温柔名手的章秋谷。竹杠没有敲成，还在其次，偏偏的章秋谷把陈文仙叫了过来，千不给，万不给，单单的给了陈文仙，还带着把王佩兰骂了几句，燥燥他的脾胃。叫他在房看着，心上已自难过，当着这大庭广众之间，彼此相形之下，你叫那王佩兰的面上怎生的下得来。

辛修甫等大家看了章秋谷这样的作为，一个个方才心服，未免众人的视线一齐逼到王佩兰身上。看得佩兰愈加惭愧，满面飞红，待要和秋谷不依，却又不好怎样，那一时的神景实在好看。

秋谷本意原要待陈文仙走后，对着众人尽情把他数落一番，好叫他自家懊悔。现在见王佩兰这般模样，面红头胀，珠泪双垂，又觉得有些不忍起来。想着那定情之顷，山盟海誓，何等缠绵制，毕竟有些怜惜。便也不去合他多话，把手招招众人，起身便走。又似笑非笑的向王佩兰道：“但愿你以后多做几个阔客，不要像我一般，我留心看你就是了。”佩兰正在气得发昏，听了也没有什么说话。

秋谷便同着一班朋友走了出来，一直就走到陈文仙院内。文仙接进房内，自是欢喜。贡春树道：“秋谷，这件事情未免太过些儿，王佩兰虽是不该混敲竹杠，你也不应这样的反面无情，究竟你和他总算有过交情，凡事须要将就些儿，为什么这般刻薄？”秋谷听了，也有些自悔孟浪，便道：“我生平作事，无论什么事情，专要取那一时的快意，过后也觉得过分了些。”众人谈了一会各自散去。

按下这边，且说方子衡回去之后，留下家人刘贵住在陆兰芬院中，痴心妄想陆兰芬过了中秋，还清债项，便好和刘贵同到常州，一心一意的嫁他了。那晓得上海的红倌人，不是轻易招惹得的，何况是金刚队里坐第一把交椅的陆兰芬？枇杷花下，车马如云；三千选佛之场，十万缠头之锦。那一班坠鞭公子、走马王孙，落了他的圈套要娶他回去的人，也不知多多少少，那里把一个方子衡这样的曲辫子客人放在心上？大凡上海倌人的外交政策差不多都是一般：无论见了什么客人，只要一有交情就满口的山盟海誓，定要嫁他。及至客人被他灌了迷汤，入了他的圈套，他却只要银钱到手，就登时反转面皮，把那以前的被底风情、枕边盟誓一笔勾销，好似素不相识的一般，也不管客人的死活。其实倌人

见了客人，起初也不是有意奉承，后来也不是负心背约，总而言之，都是堂子里头照例的事儿，算不得什么丧心负义。你想他做了妓女，吃的本来就是这碗饭儿，不骗客人的钱，却骗那个的钱？难道要他自己赔钱不成？所以堂子里的倌人做了客人，那倌人的说话行为千篇一律，就如一个模子里头印出来的一般，跳不出这个圈子。依着在下的意见想来，倌人们哄骗客人，却也怪他不得，为什么呢？他们既做了这行生意，自然就要指着生意开销；若要对着客人说起真话来，那里还有什么生意，这哄骗客人岂不是他们的应尽义务么？最可恶的，是那一种嫁人之后复又出来重做生意的人，你想：既已嫁人，便是良家妇女，如何又要下堂求去，重新做起生意来？这便是他生成贱骨，爱落风尘，超拔不出的了。在下这一番议论，原是凭着自家的意见一时拟议之谈，未知看官们以为然否？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只说方子衡把刘贵留在上海，住在兰芬院中，一天到晚没有一些事情。正是：两餐老米饭，一枕黑甜乡。不觉过了几天，那刘贵实在无聊到极处，便和那些相帮随口闲谈。说到他主人方子衡要娶陆兰芬，两下已经说定，所以主人把他留在此间，好同兰芬回去的一层说话。那班相帮听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冷笑一声，不来理会。刘贵看见这般光景，免不得疑惑起来，便向那班相帮追问，相帮等那肯说明，只是不住的冷笑。刘贵打听不出，晓得事有蹊跷，暗想方子衡临走的时候，曾经吩咐过他，要他一过中秋便把陆兰芬同回家去。现在这个样儿，看着有些不像，心中着实慌忙。正是：惆怅温郎之镜，天上人间；重寻渔父之津，落花流水。未知陆兰芬后来究竟肯嫁

方子衡与否，试听下回。

第四十七回 负心郎黄衫求作合 薄命女紫玉竟成烟

却说刘贵见兰芬的样儿不像，未见得肯嫁人，心上不免着急起来，只得候陆兰芬起来之后，正在对镜梳头，一步步的趲上楼梯，走到房内，立在一旁，正要开口，兰芬早已看见，故作不知，问道：“耐是啥场化来格，到倪搭阿有啥事体，耐有啥闲话到帐房里去说，啥格一直跑到仔房间里向来？”刘贵听了兰芬的话，不觉呆了一呆，心上明知不好，只得说道：“我就是方大人留在这里的家人，怎么又不认得起来？”兰芬听了，方才笑道：“噢，原来耐就是方大人搭格管家，倪倒像煞勿认浪得哉。”娘姨在旁边插口道：“俚耐往来浪倪搭呀，住仔好几日哉。”兰芬听了，点一点头，又问刘贵道：“侬笃大人阿要几时出来，倪倒牵记煞来里。”刘贵听兰芬的话不是头路，更加慌了，便道：“我们大人临走的时候，把我留在此间，叫我过了中秋就要把先生送回家去，难道他没有说明么？”兰芬故意摇头道：“倪陆里有功夫到常州去，俚耐走格辰光，也勸搭倪说过歇，就是实梗马马虎虎，要叫耐同倪转去。”说到这一句，就鼻子里“哼”了一声，回头向背后梳头的娘姨道：“阿要一厢情愿。”刘贵听陆兰芬说出来的说话愈加不对起来，把一个刘贵说得急了，便直说出来道：“我们大人没有动身的时候，你自家亲口答应，定要嫁他，还要我们大人替你还债，所以才把我留在上海，要把你同转常州，说得明

明白白的，怎么现在忽又变起卦来？”兰芬听了，“嗤”的笑了一声道：“阿是我陆兰芬嫁拨佢笃大人，实梗容易，老实搭耐说仔罢，倪堂子里向见仔客人，生来才是实梗样式，无啥希奇，倪吃仔格碗把势饭，碰碰就要嫁起人来，也吮拨几化客人来浪嫁吮，佢笃格大人阿，勿是倪勒浪说俚，直头是格伧大，一句闲话就要当倪格真，耐想倪堂子里说出来格应酬闲话，阿好作准？倪就是要嫁人也吮拨实梗容易吮。”兰芬说毕不觉又好笑起来。

刘贵听了这一番言语，好似顶门上浇了一桶雪水下来，方知果然是自己主人入了陆兰芬的圈套，无可奈何，又勉强争道：“你既然不肯，为什么要满口应承，有心哄骗？何不早些回复了他？”兰芬又冷笑道：“倪做仔生意，生来要应酬客人，俚一团高兴要讨倪转去，倪阿好勿答应，坍俚格台？老实说，倪嫁起人来，像佢笃大人格号客人勿见得靠得住，耐去想哩，佢笃大人一塌刮仔，几十万银子格家当也勿说啥格大家私。再说起功名来，一个候补知府，加二挨俚勿着倪搭格客人比仔佢笃大人。再要阔点想，讨倪转去格，多煞来浪，倪眼睛角落里向梢也勸梢着，勿要说啥佢笃格大人哉。”这几句把刘贵说得哑口无言，又急又气，只得说道：“我原是奉上差遣，没有我的事情，但是你既已当面应承，现在又是这般变卦，叫我们当家人的回去怎样的销差，你也要替我想想才是。”兰芬道：“格号事体，啥格销差勿销差，希奇勿煞，耐转去搭俚说，有啥闲话末，叫俚自家来搭倪说好哉，勿关得来啥事，倪总勿见得怕仔俚勒逃走，耐只顾放心转去末哉。”说着，又叫娘姨去衣橱内搬出一只小拜匣来，兰芬开了匣盖，检出六张十元的银行钱票递与刘贵，道：“格点小意思，请耐吃顿点心，耐转去就拿倪格闲话搭佢笃大人说末哉。”

刘贵待要不接，明知无奈他何，只得伸手过来。接了钞票，快快的走下楼去。心中暗想：住在此间无益，只可赶早动身回去禀了主人，再作道理。又想方子衡平日最敬重的是章秋谷，姑且去和他商议，或者有什么法儿也未可定。主意已定，便急急的走到吉升栈来寻章秋谷，不料秋谷已经两夜不回，寻了几处地方，直到陈文仙院中方才寻着。见秋谷坐在房中，正与陈文仙说笑。

刘贵走进房去，请了一个安，垂手侍立。秋谷见刘贵进来，似乎有些认识，却模模糊糊的记不清，问道：“你可是在方大人那里当差的么？”刘贵走上一步答应了一声是，秋谷问他可有什么事情，刘贵就把方子衡留他在此和陆兰芬忽然变卦的缘由诉说了一遍，又道：“主人把家人留在此间，原叫家人要同着陆兰芬回去，现在他忽然变了口风，家人回去，怎好销差？可好请章老爷想个法儿，家人实在不得主意。”说着，又请了一个安，秋谷听了，大笑道：“我早就料到这件事儿定有一番口舌，你们贵上那时正在迷惑之际，劝他一定不依，反要失了我们的和气。依我看去，陆兰芬忽然改悔起来，还是你们贵上的运气。他们堂子出身的人，那里受得人家的规矩，与其将来闹出什么笑话，坏了你们贵上的名声，不如现在听他反悔的为是。你回去同你贵上请安，就说我劝他不必放在心上，痴心妄想的还想娶他。上海的馆人，不是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娶回家去，万一将来闹出事来，那时就懊悔嫌迟了。你住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情，莫若早些回去，免得你贵上等得心焦。”刘贵听了，不敢多言，只好连声答应。辞了秋谷，出得门来，想着章秋谷的话儿实在不错，只得到陆兰芬家取了铺盖，急急的回常州告诉方子衡去了。

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见刘贵去了，向陈文仙笑道：“天下

竟有这般痴子，上了陆兰芬恶当，花掉了银钱不算，还要把自己一个家人留在上海，想要把陆兰芬同到常州，在上海滩上，要讨一个堂子里的倌人那有这般容易？真是世界之上有一无二瘟生！”陈文仙也笑了一会。

不觉又过几日，其时已是七月中旬，桂魂初生，金风未动，已经凉快了好些。秋谷因离家已久，家中又连次信来催他回去。穷年索寞，旅舍萧条，虽然酒醉歌场，尽有温柔之梦；却是十年一觉，偏多落魄之悲；前路苍茫，华年似水，便不免有些张季纯秋风莼菜之思想，要暂时回去一趟，随后再来上海。却又有些迟迟疑疑的，自家作不定主意。这一天正在栈内检点朋友往来信札，已经聚了一大堆来信，多没有写回书，便拣那要紧的先写了几封，正要叫人送去，忽见贡春树闯了进来，形景仓惶，面有忧色。走进来一屁股坐下，也不言语，皱着双眉，好像有什么心事一般。秋谷觉得有些诧异，便追问贡春树，倒底为着什么事情这般着急，春树叹了一口气，走至秋谷身旁，附耳朵说了几句，秋谷笑道：“这也不算什么大事，我早已知道了的，何用急得这个样儿。”春树顿足道：“在你看来，原没有什么希奇，只在旁边说两句现成话儿，可有什么用处？你不晓得这件事儿的关系，万一闹了出来，我怎的对人得起？你以前答应我的话儿，到底怎样？可有什么法子么？”秋谷冷笑道：“你既晓得对人不起，为什么一到上海就拚命的乱吊膀子，混轧姘头？难道你这般胡闹，就对得起人么？”春树听了，哑口无言，想秋谷的话果然不错。一时脸上红红的，竟说不出话来。呆了半晌，见秋谷装着冷面不去理他，只得立起来，走到秋谷面前深深的打了一拱，道：“你向来是个极有血性的人，这件事儿总得替我想个法子。除了你，别人也没

有这样的担当。”秋谷起初推托不肯，当不起贡春树再三再四苦苦的求告，推辞不得，只得应了，便道：“这件事儿，我虽然应了下来，却又鲁莽不得，须得我自己赶到苏州，方有把握。但是你自己闹了乱子，却无缘无故的要我来替你张罗，你的朋友甚多，为什么单要寻我，不去照顾别人？这是什么讲究？”春树怕他又要改口，再三央告，急得几乎要流下泪来。秋谷方笑道：“论起理来，我们读书子弟不应去做这样事情，但是据你说来，若不趁早想个法儿，一定要闹乱子，这也只好急则治标，从权些儿的了。”春树听了大喜，举手称谢。秋谷又道：“我既然应了，也不必耽误日期，明天就好动身同你一同前去。但想个什么主意，也要预先商量方好。”

正在打算，见茶房又传了一封信进来，秋谷看封面时，见是方子衡在常州寄来的。拆开封袋看时，倒是方子衡亲笔，写得歪歪斜斜的，白字连篇，那文理又似通非通的，十分费解。秋谷甚是好笑，仔细摹拟了一回，方才略略懂得他的大意，原来方子衡赶到家中，他父亲的病居然好了些儿，这方子衡虽是勉强在家，却一心一意的记念着陆兰芬，一刻也放他不下，觉得陆兰芬的声容笑貌，没有一天不在他心目之中，差不多竟是害了单思病。恨不得一刻儿飞到上海来，好和那意中人会面，无奈他父亲有病，不得脱身，只把个方子衡恨得咬着牙齿，咒骂不已。正在那梦魂颠倒，胡思乱想的时候，不料那刘贵赶了回来，一五一十的把陆兰芬的说话直言拜上，不曾掉了一些，说到高兴的地方，还要添些枝叶，这一下不打紧，把方子衡气了一个发昏。想来想去，没有什么法儿，叹了几口冷气，只得罢了，却又痴心不断，自己写一封信给章秋谷，要请他去问那陆兰芬为什么无故变卦。章秋谷

看了他的来信，微笑一笑，把信递与贡春树道：“你看竟有这样到死不悟的瘟生，我那有功夫去碰陆兰芬的钉子！”春树把信接在手中，还没有到眼，听见秋谷说到“陆兰芬”三字，不及看信，连忙向秋谷道：“说到陆兰芬，你可晓得陆兰芬已经死了么？”

秋谷吃了一惊，急问道：“那有这般奇事，可是真的么？不要是外头瞎话，为什么我这里没有风声？”春树道：“确而又确，还是昨天半夜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听小宝家的相帮传说方才知知道，断断不是传来的谣言。并且我还听见相帮们自家议论，说兰芬身上的亏空倒有两万多些，听得兰芬死了，一齐赶到，有的还去投报捕房，现在不知怎么样了。”秋谷听了，料想是真，因平日间兰芬和他虽然没有交情，却是相待甚好，现在听他死了，不觉有些心中酸酸的，不忍起来。便又问春树道：“你晓得他是什么毛病，就死得这般快当？”春树道：“我也弄不清楚，好像听他们说发痧刚好，夜间留了一个客人，登时反复霍乱吐泻的发作起来，不到一天功夫，便断了气。却不晓得究竟如何。”

秋谷听了，便拉贡春树作伴，要同到兰芬院内去看看他那班债主怎样的开销。春树应允，立刻同出栈门，到兰芬住的大洋房来。走到门口，只见有一个印度巡捕立在门内，那出进的人纷纷不绝。秋谷便同着春树纵步登楼，往日间走上楼梯，便有娘姨应客，雏婢呼茶，青琐回灯，湘帘卷月，真个是桃花门巷，杨柳楼台。如今章秋谷走上楼来，那些旧日的娘姨、大姐一个不见，鼻观之中，只闻得一股纸钱灰气直逼进来，那里还有什么花香人气！正是：风月依然，倾城何处；惆怅昙花之影，燕子楼空；凄凉倩女之魂，华清梦醒。秋谷忍不住一阵心酸，勉强忍住了，走到房内，见大床上的帐子已经卸去，直挺挺的躺着陆兰芬。那生

前如花如玉的丰神，宜喜宜嗔的态度，不知往那里去了。只觉得口开目闭，形状怕人，身上只穿着一身半旧的竹布衫裤。秋谷别转头去，不忍再看。房内的衣橱箱子，一齐贴着封皮。客堂内有一簇人，在那里纷纷议论。有一个人把一本账簿摊在桌上，在那里不知写的什么，想就是陆兰芬生前的债户了。

秋谷正在徘徊感慨之际，忽见人丛中，挤出一个人来，把秋谷一把拉住，大哭道：“二少，耐看看难末叫我那哼。”秋谷吃了一惊，急看时，原来就是陆兰芬的亲生娘，泪流满面，头发蓬松，秋谷见了，也不禁恻然，只好将就安慰他几句。

兰芬的娘哭道：“俚耐刚刚死得勿多辰光，就有几化格债户同仔巡捕房里向格人赶得来，一塌刮仔格物事，才上仔封皮，动也勿许倪动。说是要拍卖仔洋钱，替俚还债。故歇洋钱末旪拨，借也无借处，叫我那哼弄法？”说罢，又大哭起来。秋谷心上十分酸楚，只得对他说道：“兰芬生前，虽有许多亏空，要拿他的衣裳首饰拍卖抵价，却照例要另外留出一分作为治丧的费用，事已如此，你也不必这样的伤心。我们一班和兰芬素来要好的人，只要可以帮忙的地方，没有不尽力的。”说着，便向身边取出一卷钞票，点了一点，又问贡春树身边可有钞票，春树连声说有。便也取出一卷来递与秋谷，秋谷接过来，看一看，检了几张和自己的合成一百块钱，把余多的仍旧还了春树。正是：红颜薄命，伤心天宝之歌；黄土埋香，肠断真娘之墓。要知后事如何，但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章秋谷惊散野鸳鸯 霍春荣排演花蝴蝶

却说章秋谷闻得兰芬病死，甚是凄然，拉着贡春树同去看他，遇见了陆兰芬的亲娘，拉住秋谷放声大哭，秋谷十分不忍，给了他一百块钞票，叫他凑着使用。兰芬的娘千恩万谢的接了，又道：“倪囡件活浪格辰光，客人笃来来去去，格末叫忙。故歇俚死仔是，格排勿要面孔格客人，勿要说啥帮倪格忙。连搭仔欠来浪格局帐，一塌刮仔漂脱，像耐二少实梗好人，故歇陆里再有呀。”

秋谷听了，转觉心酸，痛紫玉之成烟，感华年之似水；彩云易散，情海难填。再想起自家的际遇来：身世飘零，江湖落拓，阮步兵驱车痛哭，李谪仙酒肆逃名；登广武而歔歔，望中原而欢息；易求骏足，难遇孙阳。把自己的一腔抑塞一齐提上心来，再也存身不住，急急的同着春树下楼，兰芬的娘还想挽留，秋谷那里肯住，一路出了大门，对着春树叹口气道：“这就是他们名妓的下场，真是不堪回首，想那陆兰芬在生时节，何等锋芒，差不多的客人，倒反要仰承他的颜色。他的枇杷门巷，差不多竟像个督抚衙门，车马如云，往来不绝，只为他吃惯了堂子饭儿，做不来良家妇女，倚仗自家的色技，不肯嫁人。这般的一个有名妓女，今日之下却弄得这等的收场，真是可怕！”说着，不觉得言下怆然，春树也叹息不已。一面走着，顺路到迎春坊金小宝家，和他

说明要去苏州的缘故，一礼拜就可回来。金小宝初时不肯，后来经秋谷帮着解说，方勉强应了。但向春树道：“耐去仔，要豪燥点来格，倪也无啥闲话，来勿来，听耐自家格良心。”春树连连答应，秋谷又讲到陆兰芬死后的情形，金小宝免死狐悲，物伤其类，免不得挥下几点泪来。秋谷又道：“他若趁着方子衡没有回去的时候，安安稳稳的嫁了他，不要一味的乱敲竹杠，如今死了，倒也博得些儿死后的风光，不至于弄到这般地位。可见你们吃堂子饭的人总以嫁人为是。只看陆兰芬这样的收场，也该觉悟回头，惊心动魄。你想，做男人的沉迷不醒，尚且每每弄得荡产倾家，身名扫地，何况你们是个信人？”

金小宝不等说完，便截住道：“耐格闲话，自然勿错。不过倪想起来，各人有各人格打算，倒勿在乎嫁人勿嫁人，只要自家有点主意好哉，倪格排人，要嫁起人来格末叫讨气，佢笃去想，好好交格人家，啥人肯讨格信人转去做大老母？推扳点客人家，倪又勿肯嫁，就算嫁仔一格好好里格人家，也不过一个小老母，总归有多化勿称心格地方，阿是也听啥趋势。”秋谷听了，觉得他的道理倒也不差，便问他道：“依着你的意见，不嫁人便怎么样呢？”小宝道：“倪从小头里吃仔格碗堂子饭，身体散淡惯哉，再要去做格人家人，像煞受勿来佢笃格规矩，只要自家有点主意，生意浪多点洋钱下来，勿要去贴啥格马夫戏子，像佢笃实梗，欠得一塌糊涂，自家阿有啥格好处？现在格世界，只要有仔铜钱，样式才办得到。倪有仔铜钱，就是勿做生意，也无啥稀奇，再要做起客人来，老老实实点，勿要去拨佢笃，吃啥格空心汤团，到仔着未完结，总归原要出来，拨别人叫声老枪，也听啥好听。二少，耐说阿对？”章秋谷听了，不住的点头道：“你这个主意倒

也不差，真是有些阅历，并不是同他们一样一味的哄骗客人，想不到你竟有这般见识，也算是庸中佼佼的了。”秋谷说罢，又向春树道：“你既要同去，赶紧去雇一只中号快船，好叫轮船拖带，到了苏州，便好住在船上，省得住在岸上，露了风声，不是玩的。”春树诺诺连声。

秋谷便到兆贵里去，坐了一回，陈文仙出局未回，觉得无趣，起身出院，想到新马路辛修甫公馆内去看他，并和他说一声要暂去苏州耽搁。因修甫这几日有些小恙，知他在家养病，并不出门。便坐上包车，径到新马路昌寿里来。修甫在家，正是独坐无聊，见秋谷来了，心中甚喜。留他吃了晚饭，又谈了一回，秋谷把要去苏州的话向他说了，修甫他几时回来，秋谷道：“说不定，或者一礼拜内就可回头。”

说着，听见自鸣钟当当的已敲了十二下，便辞了修甫，坐车回去。那车夫因时已不早，拉着车子飞一般的向前直走。刚到新马路转弯之处，秋谷坐在车上，见有两三个在跑马厅迎面走来，一个个不着长衫，都是官纱短衫裤，一齐散着裤腿，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凸肚挺胸。秋谷看得明白，晓得定是一班流氓，不去理会。那车夫拉着包车，腾云驾雾的一般跑过头去，秋谷忽听得背后那班流氓，口中高高的打了一个哨子，又把掌心击了一下。秋谷分明听见，疑惑起来，低低的叫车夫停下车子，从黑影里绕过头去看时，只见那几个流氓正立在转弯角上，对着一座洋楼。那洋楼本是个姓王的铁路委员租的公馆，沿着马路两间楼面，湘帘不卷，隐隐的露出灯光。秋谷看了，恍然大悟，晓得那班流氓方才的哨子，是个吊膀子的暗号。秋谷平日本来爱管闲事，索性立住了看他究竟如何。又见那班流氓等了一会，不见动静。悄悄

的说道：“咦！倒诧异笃哧。”便又打一声哨子，比先前高了好些。秋谷一声不响，隐在黑影里偷看他们，这班流氓那里晓得有人窥探，只眼睁睁的看着楼上，目不转睛。不多一会，果然那湘帘里面影影绰绰的映着灯光，露出一个人影，揭起帘缝，倚着栏杆往下张看。秋谷在暗处看得真切：是个二十余岁的妇人，那身材态度，觉得甚是苗条，面目虽不甚清楚，却也红腻桃腮，绿堆云鬓。约略看时，不是什么粗蠢的人材。秋谷正在细看，又听得“呀”的一声，那两扇大门轻轻的开了一扇，走出一个小大姐来，看来只有十三四的样子，低低的说道：“里向去哩。”那流氓之内便有一个正要举步进门。

秋谷看了多时，早已心中不忿，暗想：“这班流氓，引诱良家妇女，真是死有余辜。”便忍不住咳嗽一声，在黑影里急抢出来，喝一声“且慢”，那班流氓出其不意，大吃一惊，那个开门的小大姐更是吃吓，急急的把大门关上，也顾不得那班流氓，七跌八铤的逃了进去。连那楼上的妇人也吓得回身进去，连忙把两盏点着的自来火灯一齐集灭，一霎时，玉钩全下，帘影沉沉。秋谷看了，十分畅快，那班流氓见破了他的道儿，心中大怒，一齐回过身来，要与秋谷寻事。及见秋谷身上衣裳穿得甚是齐整，不觉呆了一呆。一个流氓便开口喝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鬼头鬼脑的掩在黑影里头？”秋谷未及答应，又一个流氓插口道：“看他这个样儿，深更半夜不声不响的掩在这里，一定不是个好人。”说着，七手八脚的齐赶上来，看着秋谷的一身衣服华丽非常，又有金边眼镜、钻石戒指，着实值几个钱。众流氓看得垂涎起来，倚着新马路地方冷静，大有攫取的意思。还未动手，早听得章秋谷哈哈冷笑道：“你们这班不知进退的流氓，我还没有盘问你们

的来历，你倒反过来问我起来。我正要问你，你们这班不三不四的人，半夜三更在人家公馆门前探头探脑，口内还打着暗号，做的什么事儿？你们可懂得租界的章程么？况且我走我的路，与你们什么相干，要你们来多嘴？你们趁早的与我走开便罢，不然，把你们送到捕房，问你们一个引诱妇女的罪名，看你们可吃得起吃不起！”众流氓不听犹可，一听章秋谷这番说话，一个个顿时大怒起来，嚷道：“你到说得这般容易！要把我们送到捕房，真是你自己不知进退！你既说这般大话，我们且叫你吃些眼下的现亏，先打你一顿再说。”说着，不由分说，两三个人一齐拥上。一个身材高大的流氓抢上前来，先把秋谷劈胸一拳，秋谷不慌不忙，霍地闪过，扑的一个箭步，早已跳在旁边。那流氓那里肯舍，当先赶上，照着秋谷的脑袋又是一拳下来，秋谷把左手轻轻一格，觉得也似乎有些力量，便顺着他的来势，右手劈胸一拳，这一下来得势猛，那流氓站脚不住，踉踉跄跄的直跌出去。又有一个流氓上来，想要扭住秋谷的胸前衣服，秋谷也不躲闪，趁势把他胁下一掌，也便滚在一旁。这一来，把后面第三个流氓吓得不敢动手，眼睁睁的看着他。

秋谷甚是好笑，正拔步要走时，不防那抢先动手的流氓，却也懂得些儿拳棒，见秋谷手势伶俐，知是惯家，便在地下一溜烟爬起身来，趁着秋谷走过身旁，不及提防之际，把身子一伏，俯身下去就想要挤秋谷的肾囊。果然秋谷轻看他们，毫不防备，见他来挤肾囊，吃了一惊，招架不及，把左足腾开一步，就地飞起右腿，正踢在那流氓肩窝之上，用得力猛，把那流氓踢得直掼开去，有四五步远近，觉得好似踢折了肩骨一般，这一痛直钻入心窝里去，那里挣扎得住，由不得高声喊叫起来。秋谷见他喊叫，

倒吃了一惊，恐怕巡捕到来，马路上的规矩：同人相打，两造都要同入捕房。岂不失了体面？急急的四边一看，幸而还好，正是十二下钟巡捕换班的时候，落班的已经去了，接班的尚未到来。暗暗的叫了一声“惭愧”。急忙三脚两步跳上车去，那班流氓已经被他打怕了的，谁敢上前拦阻，眼睁睁看着秋谷的车子飞也似的跑了。转眼之间不见踪影，也是这些流氓的一个小小报应，只好自认晦气，被他白打了一场罢了。

且说章秋谷坐在车上，沿路喝叫车夫快走，一直到陈文仙家，心上甚是高兴。陈文仙见他这般快活，问他为什么事情，秋谷把方才的事告诉了他一遍，倒把个陈文仙吓得粉面通红。埋怨他道：“耐末总是实梗，呒拨仔格清头，俚笃来浪吊膀子，关耐啥事；要耐去管俚笃格闲帐？结仔冤家，还勿算数，倘忙真格拨巡捕拉仔巡捕房里去，阿要坍台？”咕咕噜噜的埋怨一个不住。秋谷始而大笑，笑他的胆子忒小，后来仔细一想，他的说话倒也不差，倘然真被巡捕拉到捕房，等到问明白了，连忙释放出来，已是失了自家的体统，何苦把自家的名气去拼那班不要脸面的流氓。如此一想，便觉有些后悔起来，又兼陈文仙坐在秋谷身上，挽着他的手不住的揉搓，口内埋怨道：“倪勿来格，耐下转勿要实梗，闯仔穷祸，呒啥人来替耐阿晓得？”秋谷见陈文仙一片天真，深情缱绻，转着实安慰了他一番，又答应他此后不去闯事，文仙方才罢了，一夜无话。

明日秋谷起来，要回栈去检点行李。文仙叮嘱他早去早回，秋谷答应。刚刚起身要走，文仙叫住道：“慢点去看，倪有闲话说呀。”秋谷又回来坐下，问他有什么说话，文仙看着秋谷的面孔，看了半晌恰说不出什么话来。彼此相对了一刻，文仙道：

“倪像煞有几几化化格闲话，来浪心浪，要搭耐说。不过好像心浪横七竖八格勿好过，勿知说仔陆里一句格好，故歇直头一句也说不出，耐总归豪燥点转来就是哉。”秋谷听了，似觉得也有些儿惆怅，又吩咐了文仙几句，方才走了。

秋谷回到栈内，收拾带去的行李，因为天热，只带一个皮包，装着几件替换的衣服，一条番席，一个气枕，都塞在皮包里头；又带一只考篮，放些笔墨书本；又恐人多口杂，把两个当差的高福、顾升都留在楼中，叫他们小心照应。刚刚收拾停妥，贡春树早已到来，把物件发下船去，二人随后登舟，径往苏州去了。

看官且慢，贡春树要求秋谷和他设法同到苏州，到底是什么事情？自《九尾龟》初集之内就是一个闷葫芦，直到如今尚未打破。这是个什么体格呢？看官们且休性急，只把那《九尾龟》第三集第三卷内的一篇《懊恼记》细细的追寻，便有了七八分影子。且待在下做到四集，把这件事情的下落演说出来，好叫看官们心中明白。如今且学些时下编书的俗套，待看官们自家慢慢的揣摩。

闲话休提。且说章秋谷和贡春树二人到了苏州，把船开到南濠，紧靠着一家水阁下边停泊，秋谷进城去访方小松。小松见了。故友相逢，十分欢喜，便一起同出阊门，到船上去见了春树。小松和春树都是一般的裙屐少年，见面自然投合。小松便邀秋谷、春树一同上崖，到新开的一家堂子高桂宝家小坐。原来章秋谷自在苏州回去不到半年，阊门开了马路，渐渐的热闹起来，那盘门青阳地的生意就登时冷落，所有的戏园堂子一齐搬到阊门外来。那先前的丹桂戏园，因为折了本钱关了，现在新开了一家丽华。那盘门外的马路依然是景象荒凉，人烟冷落。只有上海轮船到了

埠头，还有些儿市面。真个是盛衰一瞬，沧海桑田。

秋谷打听分明，心上不由的顿生感慨，又问花云香、许宝琴的踪迹，方知许宝琴早已嫁人，花云香也回无锡，更觉怅然。小松见他不乐，便请他就在桂宝家吃酒，好让他提些兴会出来。秋谷看高桂宝时，姿容娇小，态度玲珑，颇觉得动人怜爱，便欣然应允。小松又道：“你既到苏州，可晓得丽华园内新到了一个武小生霍春荣么？”秋谷喜道：“原来霍春荣到了苏州，此人我前在上海看见过他的戏，相貌既好，武功更是讲究，却算得武行内一个出色的人才。但不知他今天唱什么戏？现在天已不早，我们先去看戏，再来吃酒何如？”小松道：“先去看戏也好，我们略坐一回便去。”桂宝听了，也要同去看戏，小松应了，叫他快些打扮。等得桂宝换了衣裳，重施脂粉，便一同坐了马车，同到戏园门口。下车进去，检一张正桌坐下，案目送上戏单，秋谷看时，恰好是霍春荣的《花蝴蝶》，小松也看了戏单，向秋谷道：“你可晓得这霍春荣的来历么？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有分教：多情蝴蝶，春留枕上之香；懊恼鸳鸯，惊起花间之梦。还有下文，贝小姐包厢，霍春荣被捉；章秋谷夜盗红绡，王云生再施骗局等许多节目，都在四集书中。请看续回，便知分解。